

第36年

27

$18.00

編者話

石中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虎山行」刊於本期。劉府是京中首富，少主劉小山却無端惹上風流劫，與九門提督貝銘之六姨太有染，結果被捉住關進大牢，生命不保，其繼母文素媚，嬌妻白敏芝正爲此事煩惱，「千面書生」「冷面殺手」古劍卻不請自來，仗義援手願代爲伸冤……故事內容引人入勝，佈局嚴謹，加上石中奇先生巧奪天工的舖陳設計，娓娓道來，使人閱之隨着情節之迭宕起伏，心情爲之忽憂忽喜，時緊時鬆，是篇好文章，獻給你欣賞。

* * *

本期刊登楊無忌先生撰著的兩期完故事「雷霆三絕斬」，篇幅雖短，故事精采絕倫，文筆流暢明快，頗値欣賞。大結局將於下期刊登，敬請讀友屆時切莫錯過。

* * *

下期將刊載煮酒客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鐵漢豪情」，秦風先生撰著的短篇故事「劍底遊魂」，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侠世界
第36年
第27期
（總號183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虎山行

文·奇 中 石／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圖·飛 可

冷面書生 義伸援手

是綠肥紅瘦的初夏。

雨後的後花園，更是滿眼一片清新的嫩綠，令人心曠神怡。

一位清裝中年美婦人，正悄立窗前，默默的沉思着。

她約莫三十五六歲，臉蛋嬌美，皮膚白晰，尤其難得的是，身材還保持得像花信年華少婦一樣的苗條，襯托上那一身裁剪適宜的青色衫裙，更顯得清麗脫俗，有如一枝水仙。

由外表初看，她好像正在陶醉在目前這美妙的風景中。

但仔細看，却顯然不是那麼回事。

因爲，她的俏臉上，美目中，都籠罩上一片濃得化不開的憂愁。

那兩道秀眉，更是時而緊皺，時而高挑。

眞箇是，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究竟是什麼事情，使得她如此苦惱呢？

良久過後，只見她一挫銀牙，仰首幽幽地一嘆，道：「這畜生，什麼女人不好玩，爲什麼偏偏要去捅那馬蜂窩，自找麻煩。」

她背後傳來了滿含幽怨的語聲，道：「娘，不是自找麻煩，是自尋死路。」

隨着話聲，一位約莫雙十年華的紅衣少婦，徐徐地走向中年美婦人的身邊。

那紅衣少婦也很美，但由臉部的輪廓判斷，她們之間不可能是母女關係。

不可能是母女關係，而又叫中年美婦人爲「娘」，那就該是婆媳，或者是義母女的關係了。

那中年美婦人伸手搭在紅衣少婦的香肩上，雙雙苦笑着長嘆出聲。

中年美婦人忽然沉喝一聲：「是誰？」

那紅衣少婦立即搶先答道：「是呂總管。」

室外也傳來一串清朗語聲，道：「啓稟夫人，屬下呂文才告進。」

語聲中，一位身穿青色長衫的漢子緩步而入，並向中年美婦，和紅衣少婦的背影躬身爲禮，狀極恭敬。

這位呂總管呂文才，約莫四十出頭，身材頎長，面相清秀，算得上是一表人才，而且還有幾分書卷氣。

兩位女主人仍然面對窗外。

那中年美婦人頭也不回地問道：「什麼事？」

呂文才恭聲道：「回夫人，關於少主的案子，屬下方才想起了一個解救的辦法。」

兩位女主人霍地轉身來，那紅衣少婦搶先問道：「是什麼辦法？」

呂文才道：「回少夫人，咱們去找古大俠，一定可以馬到功成。」

那中年美婦人道：「古大俠是誰？」

呂文才道：「回夫人，古大俠就是『千面殺手』古劍，也有人叫他做『冷面書生』。」

「怎麼我從沒有聽說過。」

「夫人，自從主人去世之後，妳一直閉門謝客，不再過問江湖中事，屬下也不敢有瀆清神，夫人自然沒聽過古劍這號人物了！」

那中年美婦人苦笑道：「有道理，好，你且說說看，那古大俠是怎樣的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呢？」

說完，與紅衣少婦相偎着坐下來，並擺擺手道：「請坐。」

「謝夫人。」

呂文才的禮節很週到，躬身施禮之後，才在一旁的錦墩上坐下來，而且是目不斜視，甚至眼觀鼻，鼻觀心地道：「夫人，這些年來，妳雖然不過問江湖中事，但對於武林第一奇人『黃山俠隱』天龍子，當還記得？」

「當然記得。」中年美婦接問道：「難道你說的古大俠就是天龍子的徒弟？」

「正是。」

「來頭是眞不小。」

「古大俠的夫人江小玉的來頭，也同樣的不小哩！」

「那又是怎麼樣的來頭？」

「是白石庵主和金花鬼母兩位武林奇人的徒弟，身兼正邪兩派之長。」

中年美婦人道：「呂總管，有一點你必須了解，虎父可能生犬子，明師未必出高徒。」

呂文才道：「夫人言之有理，但屬下所說的這兩位可的確是明師之徒，四個月前，消滅修羅教的那一番盛況，至今還是武林同道們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哩！」

中年美婦人輕輕地一嘆，道：「我相信你說的是實情，但你要明白，少主所犯的案子，不是憑武力可以解決的。」

呂文才道：「這一點，屬下知道，如果武力可以解決，就憑夫人您一個人的力量，就綽綽有餘，用不着去求人了。」

「那你爲何還要提議找什麼古大俠？」

「因爲，古大俠除了武功超絕之外，朝廷中還有極具權勢的奧援。」

「那是誰？」

「當今皇叔恭親王。」

中年美婦人美目爲之一亮，道：「恭親王的確是極具權勢的人物，有時候，連當今皇上也不得不

賣他的賬。」

接着，又注目的問道：「古大俠跟恭親王是什麼淵源？」

呂文才道：「古大俠是恭親王的布衣朋友，也是忘年之交。」

「古大俠多大年紀？」

「二十三四歲。」

「還這麼年輕？」

「他是天龍子前輩的關門徒弟呀！」

中年美婦人道：「據我所知，恭親王已經是五十出頭的人了，又怎會跟一個毛頭小夥子的江湖草民訂交？」

呂文才道：「因爲古大俠是恭親王的救命恩人。」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約莫是一年半以前，有刺客向恭親王行刺，於生死一髮間，被適時路過的古大俠救了下來。」

中年美婦人道：「救命之恩，形同再造，這份交情，的確是夠深的了。」

呂文才道：「所以，只要能找到古大俠，屬下膽敢保證，少主的案子一定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中年美婦人沉思着道：「話是不錯，只是，咱們跟古大俠非親非故，又素昧平生，人家會管這閒事麼？」

窗外忽然傳來一串清朗語聲道：「大丈夫有所不爲，有所當爲，作爲一個俠義道中人，如果祇是因爲『非親非故，又素昧平生』，就不肯過問人間的不平，那麼，『千面殺手』古劍，就不配被稱爲『古大俠』了。」

那是一位面貌很普通，中等身材，年約二十三四歲，身穿白色長衫，腰懸長劍的年輕人，也就是四個月之前，使得修羅教，一夕之間冰消瓦解，而更加名震江湖的「千面殺手」古劍。

但室內的三位，顯然都不認識古劍。

他們都睜着充滿訝異的雙目，注視着他侃侃地說完之後，才幾乎同時發問：「閣下是誰？」

古劍含笑答道：「在下古劍。」

呂文才目光爲之一亮，道：「你就是名震江湖的『千面殺手』古劍大俠？」

「不錯。」

「眞的？」

「如假包換。」

室內的三個人六隻眼，一齊在古劍的周身上下溜轉着，一時之間，都沒開口。

古劍又笑問道：「各位心中，是不是都有『見面不似聞名』之感？」

那紅衣少婦搶先嬌笑道：「是有那麼一點兒的感覺。」

古劍道：「是由於在下貌不出衆，語又不驚人。」

那紅衣少婦道：「不是。」

「那麼，是哪一點不對勁呢？」

「方才，咱們呂總管正談到閣下你，除了『千面殺手』之外，還有一個『冷面書生』的外號。」

「不錯。」

「可是，現在，你一直笑口常開，一點也不冷嘛！」

「哦……原來妳說的是這個。」古劍禁不住啞然失笑道：「那是由於現在在下正是新婚燕爾，喜上眉梢，想冷也冷不起來呀！」

也直到這時，呂文才才含笑說道：「古大俠燕爾新婚，不請自來，那眞的太好了，太好了！」

古劍却笑了一下，說道：「恐怕不太好。」

呂文才一怔，道：「此話怎講？」

古劍道：「閣下不妨多想想看，你們正想請我幫忙，我就適時出現在你們眼前，世間上會有那麼巧合得不可思議的事嗎？」

呂文才道：「這個……難道說，此中另有文章？」

「不錯。」

「那是怎麼樣的文章呢？」

那中年美婦人也含笑說道：「古大俠，咱們隔着一個窗兒說話，不但不是待客之道，也太不方便，能否請入內待茶，以便詳談。」

「謹遵芳命。」

古劍朗笑聲中，已穿窗而入。

這是一幢巨宅中面臨後花園的一間小花廳，陳設豪華而不失典雅，加上四周窗戶洞開，清風徐來，置身其中，別有一番舒暢的感覺。

雙方分賓主坐下，使女獻過香茗之後，古劍才含笑說道：「很失禮，在下還沒請教各位尊姓大名。」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但當各位聽過在下的補充說明之後，就不會以此見責了。」

呂文才拈鬚微笑道：「即使古大俠不加以補充說明，咱們也不敢責備古大俠失禮，因爲，方才，古大俠還沒請教『尊姓大名』的工夫。」

「多謝各位的諒解。」古劍正容接道：「其實，在下來此之前，已經知道各位的來歷，尊姓大名，以及此間發生的事故了。」

三位作主人的面現詫容，却誰也沒吭聲。

古劍徐徐地接道：「這兒主人姓劉，名大山，是京城中數一數二的大戶，去世已經三年，對不對？」

對方三人默默點頭。

古劍又道：「這位夫人姓文芳

名素媚，爲峨嵋派傑出的俗家弟子，過去是劉老爺子的繼室，現在是這兒的主人。」

那中年美婦人含笑點頭道：「不錯。」

古劍又向那位紅衣少婦道：「這位少夫人是這兒的少主人劉小山的元配，姓白，芳名敏芝，也是出身武林世家。」

那位紅衣少婦也含笑點頭說道：「是的。」

古劍的辭鋒轉向呂文才道：「閣下姓呂名文才，是劉府的總管。」

呂文才點點頭，沒接腔。

古劍道：「劉家世代經商，不諳武功，你呂文才也不諳武功。」

呂文才點首笑道：「在下殺過鷄。」

「很有勇氣。」古劍一本正經地接着道：「我想，他也一定還踏死過不少螞蟻。」

白敏芝禁不住爲之「噗嗤」的笑了出聲，文素媚却是掩口媚笑。

文素媚一笑之後，又立即正容的問道：「古大俠，對於寒家，你還知道一些什麼呢？」

古劍道：「我還知道令郎劉小山吃上了風流官司，目前正關在九門提督的大牢中。」

文素媚點首長嘆。

古劍又道：「據我所知，這一宗風流案的女主角，也就是九門提督貝銘大人的六姨太，如果不速謀解救良策，令郎生命勢將不保，影響所及，不但劉家偌大家財乏人繼承，香火也會斷絕。」

一頓話鋒，又注目的問道：「這些，我都沒說錯吧？」

「沒錯。」文素媚苦笑反問道：「這些情節，古大俠如何知道？」

古劍却是問非所答地笑道：「各位都知道，我有一個『千面殺手』的外號，但我有我的原則，那就是不殺好人，而且是要求的代價很高。」

對方三人顯然不明白古劍爲何忽然說出一句題外話，齊爲之現出困惑之神色。

古劍却狀如未覺，娓娓地接着道：「作爲一個半職業性的殺手，爲錢可以殺人，當然爲錢也可以救人。」

接着，他淡淡地一笑道：「在下此行，就是爲了錢救人而來。」

文素媚美目中異彩一閃，道：「就是爲了救小犬而來？」

古劍含笑點首道：「不錯。」

文素媚道：「那太好了，古大俠需要什麼代價，請儘管直言。」

古劍說道：「不，已經有人付過酬金了。」

文素媚訝問道：「是誰付的酬金？」

古劍道：「不知道，我所收到的，只是一封信，信末沒署名，有關貴府的情況，也是那封信中告訴我的。」

文素媚道：「那人付過多少酬金？」

古劍道：「白銀一兩。」

呂文才插口訝問道：「古大俠，僅僅爲了一兩白銀，就趕來救人？」

古劍道：「難道不可以？」

呂文才訕然一笑道：「當然可以，當然可以，而且，站在敝東的立場，更是無任歡迎，無比感激。」

文素媚立即接道：「而且，古大俠也知道，寒家薄有資財……」

說到這裡，她忽然訕然一笑道：「古大俠請莫誤解，我的意思決不是炫耀我的家財。」

古劍道：「我明白，劉夫人的意思是想說，事成之後給我一筆大大的酬金。」

呂總管含笑點首，說道：「正是，正是。」

「那我先謝了。」古劍正容接道：「錢，固然是人人喜愛，也人人都不嫌多，但我古某此行，決不是想獲得貴府的巨額酬金而來，也不是爲了那個不明來歷的人所預付的那一兩白銀的酬金而來。」

文素媚美目睜得大大的問道：「那麼，古大俠此行究竟是爲了什麼？」

「好奇。」

「好奇？」

「那個不明來歷的人所寫的信中，除了說明貴府情形和簡略的案情之外，還說：『古劍，聽說你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對於目前這一件很平凡的案子，應該是易如折枝，馬到功成，但我敢跟你打賭一兩銀子，除非你不插手，否則，不論你能不能擺平這件案子，今後，江湖上不會再有千面殺手古劍這號人物了。』」

他一頓話鋒，又笑問道：「三位請想想看，如果三位中任何一位站在我的立場，是不是也會同樣的好奇？」

呂文才搶先道：「是的，不但好奇，也絕對不服氣！」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古劍含笑接道：「所以，儘管我明知可能是一個陷阱，也只好硬着頭皮向裡面闖。」

文素媚微現不安，却是很誠心說道：「古大俠，雖然我很希望你能對小兒義伸援手，如果讓你陷入別人的陰謀陷阱之中，却……」

她「却」了半天，沒接下去。

古劍含笑代她接了下去，道：「讓妳心中殊感不安，是不是？」

文素媚點點頭道：「是的。」

古劍道：「劉夫人大可不必感到不安，因爲，這固然可能是對付我的一個陷阱，但也可能是有人跟我開玩笑，總而言之，一句話，爲了令郎的生命，也爲了替我自己爭一口氣，這件事，我是管定了。」

「好！」呂文才拇指雙翹起地道：「見面更勝聞名，古大俠不愧爲義薄雲天，豪氣干雲的鐵錚錚漢子。」

古劍道：「還有嗎？」

呂文才道：「有，在下代表敝東先致最衷誠的謝意。」

古劍說道：「呂兄只是口角春風，已經是晚餐時間了，還是先請我祭五臟廟吧！」

「失禮，失禮。」呂文才連聲道歉。「待會，在下自罰三杯。」

文素媚也歉笑道：「只是事前不知古大俠大駕光臨，臨時湊合的濁酒粗餚，請勿介意。」

古劍笑道：「古某人是一個浪跡江湖的浪子，一向是隨遇而安，不求享受，但我也深信，貴府的便餐，絕對也差不到那裡去的。」

不錯，儘管是臨時湊合的便餐，還是少不了一般人難得一嚐的山珍海味。

一頓豐富的晚餐，吃得賓主盡歡，然後，爲了了解劉小山跟九門提督貝銘的六姨太通姦的詳情，古劍跟文素媚做了一次單獨的詳談。

當他們詳談結束，古劍起身告辭時，窗外忽然傳來一聲慘呼！

古劍臉色一變之下，幾乎沒經過大腦考慮立即穿窗而出。

此時夜幕早已深垂，但古劍目光如炬，於穿窗而出後同時，已看到約莫十五六丈外的一株樹下，有人濺血橫屍。

死者是劉府的園丁，致命傷是一把匕首，插在心臟部位，深沒及柄。

桃樹的樹幹還釘着一張素箋，上面潦草地寫着：

「古劍，你走到那兒，哪兒就有人喪命，信不信由你，還有，在下在陶然亭恭候大駕，如果有種，今夜三更，歡迎準時赴約。」

古劍看完之後，扭頭向文素媚一笑道：「劉夫人，好俊的輕功。」

原來文素媚也是緊跟在古劍之後，穿窗而出的，與古劍只是前後之差別到達現場。

在輕功方面，能與古劍趕個前後腳之差的人，當然決非泛泛之輩。

所以，目前古劍所說的話，不是讚美，而的確是由衷之言。

不過，此情此景之下，讚美對方的輕功，好像有點兒不合時宜。

但文素媚好像沒有聽到這些，只是皺眉的苦笑道：「古大俠，非常之抱歉……」

古劍截口說道：「不，該道歉的是我，因爲如果我不到這兒來，貴府的這位園丁，就不會喪命。」

誰能否定古劍說的不是理？

誰又能否定古劍說的不是歪理？

因此，文素媚一時之間無法回答，而只好報以苦笑。

古劍劍眉一揚，又道：「劉夫人，到目前爲止，這件案子好像已經是我古劍自己的事了，所以，妳大可不必有什麼歉疚的想法。」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正容接道：「劉夫人，現在，妳什麼都不用說，有關令郎的事，我想，快則一天，遲則三天，當有佳音回報，告辭了。」

話落，長身而起，在夜空中劃起一個美妙的半弧，一閃而逝。

＊　＊　＊

陶然亭在天安門內之南下窪，原址爲遼金時代的慈悲庵，清康熙乙亥，郎中江藻在此設亭，採白樂天詩：更待菊黃家釀熟，與君一醉「陶然」，而命名「陶然亭」。

亭上有聯云：「十朝名士閒中老，一角西山恨有青。」頗富逸氣。

在京城中頗負盛名的香塚，就在陶然亭東北不遠處。

朦朧月色下，塚旁石碑上那「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芳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的字跡，清晰可辨。

現在，古劍就卓立在石碑前，目注那石碑的字跡，默默無語。

少頃，他背後不遠處忽然傳出一聲嬌笑，道：「眞想不到，名震江湖的『千面殺手』古劍，也是一位雅人，面對死亡約會，居然還有興緻尋幽探勝，發思古之幽情。」

語音嬌甜，而且，對古劍來說，還好像有似曾相識之感。

但一時之間，他却想不起來，究竟是曾經於何時何地，聽過這樣的嗓音。

他沒轉過身去，也沒有任何反應。

那嬌甜的語聲又道：「喲，畢竟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夠沉着。」

古劍還是沒有任何的反應。

那嬌甜語聲嬌笑道：「古劍，咱們也算是老朋友了，你應該聽得出我的嗓音來吧！」

古劍仍然沒有轉身，却已開了金口：「是的，我已聽出妳的嗓音，但是我不敢相信。」

「哦……」

「我不相信一個已經被廢除武功的人，還能夠再度掀起江湖風浪。」

「古劍，你未免孤陋寡聞了，你要明白，死人復活是不可能，但廢除了功力的人能夠東山再起，應該不算是奇聞。」

「那麼，妳果然是鐵木燕兒了。」

古劍口中的鐵木燕兒，也就是四個月之前被古劍等人消滅的修羅教的公主。

如果古劍沒有聽錯，那麼，鐵木燕兒的母親，也就是修羅教的教主鐵木青青，是否也已經死灰復燃呢？

四個月之前，以古劍夫婦及師兄弟們爲首的羣俠，消滅修羅教時，對於鐵木青青母女，並未加誅而只將她們的武功廢掉。

一個被廢掉功力的人，竟然在短短四個月的時間之內恢復了功力，並再度在江湖上掀風作浪，可能嗎？

＊　＊　＊

那嬌甜語聲笑道：「何不轉過身來看看？」

古劍霍地轉身，目光一觸之下，楞住了。

因爲，俏立他對面五丈外的，果然是被稱爲修羅教公主的鐵木燕兒。

暗淡的月色下，鐵木燕兒不但嬌艷如昔，而且，比四個月之前更加容光煥發了。

她似笑非笑地注視着古劍，道：「古劍，你看像不像？」

古劍凝注對方，沒接腔。

鐵木燕兒又道：「還是不相信？」

古劍笑道：「是的，我不能不相信事實。」

鐵木燕兒櫻唇一動之間，古劍又道：「但我還得考驗妳一下，才能完全相信。」

鐵木燕兒說道：「很好，我也想考驗你一下，看看你這四個月來，已有多少長進。」

話落，舉掌三擊，只見一陣人影飛閃，古劍周圍已傲立着四個青色布包頭，臉色青慘的青色勁裝漢子，鐵木燕兒身邊，也多出四個同樣臉色的人。

這八個人，由他們出現時的身法判斷，都可以列入一等高手，年紀約莫在四至五旬之間。

由他們那青慘的臉色看，顯然都是戴了人皮面具。

不過，儘管他們的裝束，臉色都一樣，但手中的兵刃却並不完全一樣。

圍着古劍的那四個人，是兩個持劍，兩個持牛耳尖刀。

站在鐵木燕兒身旁的那四個，却是一刀一劍，另兩人是持鐵杖。

古劍精目橫掃之後，目注鐵木燕兒笑道：「怎麼？妳不屑親自賜教？」

鐵木燕兒嬌笑道：「只要你有本事殺掉這八個人，我自然會親自出手。」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我知道你這位『千面殺手』雖然殺人無算，但有一個原則，不殺好人，所以，我特別提醒你一聲，只要你有本事，儘管放手屠殺，我保證你一定會心安理得的。」

古劍精目一轉，冷笑道：「妳眞顧慮得夠週到。」

接着，目光橫掃，對圍住了他的四個人沉喝一聲：「請！」

那圍着他的四個人，毫無反應。

鐵木燕兒笑道：「古劍，別客氣，你一發動攻勢，他們自然會有反應。」

古劍沒接腔，只是冷笑一聲，揮劍進擊。

他使的雖然是一招很平凡的「橫掃千軍」，但平凡中却有着最不平凡的威力。

尤其是那一份快速，更令人目不暇給，就像是突然之間，閃過一道冷電。

以古劍的個性，自然不肯佔那先行進招的便宜。

所以，儘管他這一招「橫掃千軍」，由表面上看來威力無比，實際上却是虛應故事的虛招。

但那四個青衣漢子也似乎看透了這一點，居然沉着穩如泰山似地紋風不動，一任那森寒的劍尖以尺許之差，由他們的前胸掠過。

「好，値得我放手施爲……」

話聲中，古劍身隨劍轉，還是那一招「橫掃千軍」的原來招式。

招式雖然沒變，但劍尖上冒出的烎芒，却突然增長了一尺有餘。

此情此景之下，如果那四個青衣漢子還是紋風不動的話，那就勢將被腰斬了。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就當古劍的長劍上突然冒出尺許長的烎芒的刹那間，那四個青衣漢子突然一齊疾退八尺。

一退之後，又立即疾撲而前，而且是採取上、中、下三路分進合擊的戰術。

那就是一個使劍的騰昇三丈，攻古劍的頭頂。

另一個使劍的攻古劍的中盤。

兩個使刀的却以「地堂刀法」攻古劍的下盤。

這一個分進合擊的攻勢，固然算得上是別開生面，而那四個青衣漢子的身手之高，與招式的快速、奇詭，也的確夠得上稱爲一流高手。

像這樣的攻勢，自然是企圖一舉殺掉了古劍。

因爲此情此景之下，古劍已沒

有迴旋閃避的餘地了，而祇有放手硬碰一途。

一方面是由於沒有選擇的餘地，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對方存心險惡，其心可誅。

因此，古劍的反擊也絕不留情。

只見刀光似雪，劍氣森森中，一道矯如遊龍的精虹迅疾一閃，立即一切歸於靜止。

不，所謂「靜止」，也不過是那麼一刹那。

因爲站在鐵木燕兒身邊四個青衣漢子，已飛身向古劍撲了過來。

至於原先那四個，已在古劍那雷霆萬鈞的一擊中，立即斃命，兩個使劍的身首異處，兩個使刀的不但腦袋搬家了，而且一個失去一條左臂，一個被砍下一條右腿。

四個人都是連慘呼聲都未曾發出。

由這一點，也不難想見，方才，古劍那石破天驚的一擊，威力是如何之强，速度是如何的快。

* * *

那新上來的四個，顯然比方才那四個還要强上一二籌。

尤其是那兩個使用鐵杖的，不但功力特强，而且使的竟然是少林寺中七十二般絕藝之一，而鐵杖又是屬於重兵刃，使將起來，虎虎生風，別具威力，加上另外兩個一刀一劍的配合，雙方惡鬥了十五招，還是難分勝負。

站在一旁觀戰的鐵木燕兒嬌笑道：「古劍，現在這四個，還算强差人意吧！」

古劍沒有答話，只是冷笑一聲。

繼一聲冷笑之後，人已騰昇四丈多高，一式「蒼鷹搏兎」，俯衝而下，慘呼連聲中，四個圍攻他的人，又全告了賬了——兩個使鐵杖的，左胸各插着一把飛刀，深沒及柄，使劍的一個被掌力震斃，使刀的一個被一劍穿心。

片刻之間，現場中橫屍八具，而且一具具死狀奇慘，令人不忍卒睹。

古劍俯身由兩具屍體中收回飛刀，鐵木燕兒又嬌笑道：「高明，高明。」

古劍沉聲說道：「別廢話，該妳親自賜教了。」

鐵木燕兒嬌笑如故地道：「不忙，你且先看看，被你殺死的是一些什麼人？」

「我沒興趣。」

「你一定會有興趣。」

鐵木燕兒於話聲中，飛快地繞場一週，手中已多出八張人皮面具——揭自八個死人頭上的人皮面具。

這也就是說，那八個死人，都已現出了本來眞面目。

原來那八個死人中，三個使劍的是武當派的俗家子弟，兩個使鐵杖的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那三個使刀的都是八卦門中的高手。

這八位，都是他們本門中的傑出人物，在江湖上也都有頗爲响亮的名頭，而且，他們都是跟古劍或多或少有點兒交情的人。

因此，古劍目光一觸之下，如受電殛似地，當場定住了。

鐵木燕兒嬌笑道：「要不要我介紹一下？」

古劍目光如電，凝注對方，沒接腔。

鐵木燕兒又說道：「現在，你有興趣了？」

古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抑下心中的激憤之後，才冷笑一聲，道：「是的，但妳用什麼手段控制他們的意志，我有興趣知道。」

鐵木燕兒道：「本門的姹女惑心術，脫胎於天竺的瑜珈術，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瑜珈術只能短時間控制對方的意志，但姹女惑心術練到登峯造極時，却能使對方終身接受控制，我記得四個月之前，你好像曾經見過，是不是？」

「我已經不記得了。」

「不記得不要緊，現在，你總算又開了一次眼界。」

「多謝，妳的姹女惑心術是否已經練到登峯造極了？」

「你說呢？」

古劍目光深注地道：「我說嘛，我要親自領教一番。」

「很好。」鐵木燕兒嬌笑道：「接招！」

話出招隨，身隨招進，刹時之間攻出了十八劍，將古劍逼退十八步，並媚笑道：「我這兩下子，還算不賴吧！」

「也不算怎麼好。」

古劍於朗笑聲中，揮劍反擊，也是十八劍，將對方迫退一十八步。

而且，也不乘勝追擊，只是冷冷地一笑道：「方才，我所說的領教，是要領教妳的姹女惑心術。」

鐵木燕兒道：「算啦，你是大行家，應該明白，這種屬於精神上方面的功夫，當你心理上有了準備時，是無效的，何况，四個月以前的經驗告訴我，像你這樣的高手，也不是施術的對象。」

「妳總算有自知之明。」

「所以，我跌倒了還可以再站起來。」

「才給妳四兩染料，就想開染坊。」

「我自己倒不覺得。」

「那我可以提醒妳，雖然妳有自知之明，但今宵，妳却犯了高估自己的錯誤，妳要明白，高估自

己，跟低估別人一樣，都是兵家大忌。」

「啊！」

「妳好像是不相信？」

「我不是不相信，而是我這個人，從來不低估自己，更不高估敵人。」

古劍冷笑道：「所以妳才有四個月以前的一敗塗地，並有今宵的重蹈覆轍。」

鐵木燕兒笑問道：「你以爲，四個月以前的歷史還會重演？」

古劍道：「不錯，我有把握，在三百招之內，將妳生擒活捉。」

「活捉我幹什麼？」

「逼妳供出幕後那個見不得人的東西來。」

鐵木燕兒櫻唇微張，沒接腔。

古劍背後却傳出一串沙啞的語聲道：「古劍，夜風不小，當心閃了舌頭。」

由聲音判斷，那人已欺近古劍背後十丈之內而未曾被察覺出來，古劍內心的震驚，自不難想見。

但他外表上却是神色不動的，冷然問道：「你是誰？」

他不但神色不動，而且，連身軀都沒有轉過來。

那沙啞的語聲道：「夠沉着，不愧是老江湖。」

古劍霍地轉過身來，沉聲道：「答我所問。」

傲立他面前的，是一個臉色蠟黃，身着黃色長衫的中年文士。

可能由於身穿黃衫的襯托，在朦朧月色下看起來，更顯得黃得怕人。

因此，古劍一轉之下，又注目問道：「你戴了人皮面具？」

黃衫人含笑點頭道：「不錯。」

「也服過變聲丸？」

「不錯。」

「你是我所認識的人？」

「唔……」

「那麼，我收回方才的問話。」

「你並不太笨，知道我不會將眞實姓名告訴你，所以乾脆不問。」

古劍目光深注着，沒答腔。

那黃衫人又道：「但我自己却必須告訴你，我是要將你留下來的人，也就是你方才對鐵木姑娘所說的『生擒活捉』。」

古劍笑道：「這話好新鮮。」

「我還有更新鮮的話。」

「說。」

「我要在百招之內，將你擺平。」

「不錯，這兩句話的確夠新鮮。」

黃衫人笑道：「我想，你一定不相信，是嗎？」

古劍說道：「如果你是我，你會相信嗎？」

黃衫人道：「我當然不會相信。」

古劍冷笑道：「所以，不必再說廢話，接招。」

「招」字聲中，一道冷虹已疾射黃衫人胸前。

黃衫人疾退丈外，同時朗聲笑道：「古劍，老子先讓你十招。」

古劍當然不會接受對方禮讓十招，「刷」地一連串攻出十招之後，才放手搶攻，並冷冷笑道：「老子不領情。」

黃衫人一面拔劍迎敵，一面笑道：「古劍，你夠狂傲，不但對老子禮讓的十招不領情，連稱呼也不肯吃虧，現在咱們只好在藝業上一分高下，看看究竟誰是老子了。」

就這說話之間，古劍的攻勢，有如長江大河似的，精妙絕招，源源施出。

但不論古劍的劍招如何快疾，如何精妙，黃衫人却顯得從容不迫地見招拆招，而且還拆得恰到好處，就像是對古劍的劍法非常之熟悉似地。

這情形，自然使得古劍越鬥越心驚。

但也就當古劍越鬥越心驚之間，黃衫人又說出驚人之語道：「古劍，你畢竟不過是天龍子的最小的徒弟，這套分光劍法的火候還不夠，像方才那招『風起雲湧』，如果能夠偏左半寸，一定可以在老子身上的衣袖上留下一點記號的，對了，像現在這招『電逐星飛』，速度方面，也還慢了那麼一點點兒。」

試想想，像這樣的情况，古劍還能鬥下去嗎？

但事實上，古劍却不能不鬥下去。

名震江湖的「千面殺手」古劍，如果就這麼栽在一個還不知來歷的神秘人手中，不但是笑話，他自己也不甘心。

古劍沒有作聲，他的心目中有什麼打算，也沒法知道。

那黃衫人又道：「古劍，百招之數過了一半，知道了嗎？」

古劍這回開口了：「知道又怎麼樣？」

那黃衫人又道：「不怎樣，只是像現在這樣，已用不着一百招，八十招之內，一定將你擺平了。」

古劍道：「如果八十招之內，擺不平老子呢？」

黃衫人又說道：「老子立刻撤腿走人。」

古劍笑着說道：「這……太不公平了吧！」

那黃衫人又道：「難道你還想將老子留下來？」

「老子正是這個意思。」

「作夢。」

他們雙方口中沒閒，招式上更

是一招快似一招，也一招狠似一招。

到目前為止，已經接過了七十招了。

在這一段對話之間，古劍也一直處在被迫而節節後退的情況之下。

由於黃衫人熟悉古劍的劍法招式而穩佔絕對優勢，所以，他說古劍想要將他留下來是作夢，倒也不算過份狂傲。

古劍冷笑道：「究竟是誰在作夢，馬上就有事實証明。」

那黃衫人也冷笑道：「別廢話，古劍，只剩下十一招了，將吃奶的氣力都使了出來吧！」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黃衫人已採取主動，攻出七招，將古劍逼退七大步。

而且，黃衫人使的還是古劍師門的「分光劍法」，不論是勁力的拿捏與招式之間的精妙變化，都好像要比古劍強上那麼一點兒。

但現在的古劍，對於這些好像已經是一點也不感到震驚了，儘管他還是不由自主地被迫而後退，却是神態自若的笑道：「你也別廢話，只剩下四招啦！」

「老子知道。」

那黃衫人的話聲未落，忽然發出一聲驚叫：「咦！」

原來古劍的左手已悄沒聲地發出三把飛刀。

那三把飛刀以「迴風舞柳」的手法，由黃衫人的背後繞了半圈，兵分三路，分別射向黃衫人的上、中、下三盤，而且是分別由三個不同的角度進攻，一取背後「靈台」穴，一取右胸，一取小腹。

這是一次意外的奇襲。

只要是行家都明白，飛刀這玩藝兒，利於遠攻而不宜近戰。

像目前的古劍，於雙方短兵相接，生死決於俄頃之間發出飛刀，而且，發射的手法又是如此之神乎其技，可說是令人嘆為觀止。

也所以，古劍這一出人意外而又神乎其技的奇襲，立即使那佔盡優勢的黃衫人大驚之下，不得不回劍自保，而一時之間給弄得手忙脚亂了。

那黃衫人手忙脚亂的結果，雖然已經把三把飛刀擊落，但由於空門大開，古劍的長劍已如電閃般地一閃而入，直刺他的左胸。

黃衫人除了熟悉古劍的劍路之外，內力方面，也跟古劍不相上下，但此刻，却是一步錯，滿盤皆落索，只有閉目等死的份兒了。

但就當黃衫人的生死一髮之間，只見寒芒一閃，「錚錚」兩聲，古劍的青鋼長劍斷為三截，那黃衫人已被托出丈遠之外，俏立古劍面前的是鐵木青青——四個月之前，被古劍羣俠消滅掉的修羅教教主，鐵木燕兒的母親鐵木青青是也。

鐵木青青顯得容光煥發，而且也比以前更出落得妖艷了。

她身穿青色衫裙，手持一支紫光耀目的長劍，似笑非笑地斜睨着古劍，默然不語。

古劍撥弄着已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斷劍，自我解嘲地一笑道：「恭喜教主，賀喜教主，不但神功已恢復，而且比四個月之前，更為精進了。」

這時，這位倖逃一死的黃衫人，默然恭立一旁，好像連大氣都不敢出。

鐵木青青不理會古劍那似是捧她似是損她的話，却向黃衫人沉聲問道：「知罪嗎？」

那黃衫人躬身說道：「屬下該死。」

「你是該死！」鐵木青青冷哼了一聲，接着叱道：「臨行前，教主對你的吩咐，都忘了嗎？」

「小的不敢。」

「你以為熟悉古劍的劍法，就目空一切，如果本座遲來剎那，你還能活到現在嗎？」

「總護法救命之恩，屬下今後沒齒難忘。」

「救命之恩可以忘記，但教主向本座所交代的話，却絕對不可忘記。」

「屬下記下了。」

「希望你以後能有功可以折罪，否則，教主面前，本座也沒法替你週全。」

鐵木青青不待黃衫人接口，立即向古劍笑問道：「古劍，方才我本來可以一劍殺死你的，你信是不信？」

古劍不加思索地道：「我相信。」

「但我沒有殺你，為什麼？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告訴你，那是為了四個月之前，你們那些自命為俠義之門的人，對我們母女沒有過為已甚，我才特放你一馬。」

「那麼，今後，咱們兩方算是兩不相欠了。」

「不錯，錯過今宵，就絕對不再手下留情。」

「以後的事，還難說得很，現在，先說眼前的……」

鐵木青青截口笑道：「我覺得眼前已經沒有什麼可說了。」

古劍含笑說道：「我說還有，比方說，方才妳寶劍削斷我的普通長劍，雖然妳已手下留情，但我既不領情，更不服氣。」

鐵木青青道：「我不要你領情，也不要你服氣，方才我之所以沒殺你，不過是盡了我做人的本份而已。」

古劍披唇一哂笑道：「聽這語氣，還眞有點兒一教之主的風範，哦……對了，聽你們方才的對話，現在，妳已經不是教主了？」

鐵木青青道：「不錯，我現在是總護法。」

「是誰把妳降級了？」

「與你不相干。」

「跟我當然不相干。」

「現在，也不是過去的修羅教，是天香教的了。」

「哦！教主是那一位高人？」

「你很快就可以見到他，古劍，如果我是你，我早就走了。」

「可惜妳不是我。」

鐵木青青俏臉一沉道：「古劍，如果你不想見到明天的太陽，我定成全你。」

古劍的劍眉雙軒，朗笑道：「鐵木青青，眞是給妳四两染料，就想開染坊，告訴妳，儘管妳方才仗着這支寶劍偷襲，佔了便宜，但我絕對自信，即使妳方才手下不留情，也殺不了我，不信就以妳的寶劍來鬥鬥我手中的半截斷劍，且看究竟是誰濺血橫屍。」

鐵木青青冷笑道：「很好，也很像一個威震江湖的『千面殺手』所說的話。」

她的背後忽然傳出一串陰冷語聲，道：「可惜妳却沒有一點長輩的風度。」

鐵木青青霍地轉身，只見十五六丈之外，一道黑影一瞬之間已到達了她面前丈遠處。

那是一名身材瘦小，白髮蒼蒼，在鬢上插着一朵制錢大小的金花青衣老嫗。

鐵木青青心頭一凜，注目問道：「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古劍却向青衣老嫗躬身施禮道：「劍兒參見姥姥。」

青衣老嫗向古劍一擺手道：「退過一旁。」

「是！」恭應聲中，青衣老嫗精目中冷芒一閃，向鐵木青青冷笑道：「我老人家的話，妳聽不懂？」

鐵木青青也冷笑道：「就是不懂才問呀！」

青衣老嫗道：「妳忘了，妳曾經是武揚的姘婦，而武揚却是古劍的老丈人。」

鐵木青青道：「那早已過去了。」

青衣老嫗道：「那麼，就談現在，現在，難道妳不是古劍的師伯姚百化的姘婦？」

鐵木青青身軀一震，沒接腔。

青衣老嫗又道：「所以，不論是過去和現在，妳都是古劍的長輩，不折不扣的長輩。」

鐵木青青仍沒有作聲。

青衣老嫗一字一字地沉聲說道：「一個長輩，以紫電寶劍偷襲晚輩，得手之後，還要說出一套似是而非的道理來，妳自己想想，還有一點做長輩的風度嗎？」

鐵木青青居然笑了起來。

她抬手掠了掠鬢際青絲，又淡然一笑道：「雖然妳說的都是事實，但我還是不認為我是古劍的長輩。」

青衣老嫗道：「說理由。」

鐵木青青道：「妳自己也承認，我跟武揚、姚百化不過是姘婦的身份，不是正式的夫妻，既然不是正式的夫妻，就不構成作為古劍長輩的條件。」

青衣老嫗截口冷笑道：「夠了，我老人家沒工夫跟妳胡扯。」

鐵木青青笑道：「那麼請妳老人家說說自己的姓名來歷，這點工夫總有吧！」

青衣老嫗道：「怎麼？妳還不知道我老人家是誰？」

鐵木青青道：「妳老人家額頭上又沒有刻字，我怎麼會未卜先知呢？」

青衣老嫗道：「我老人家雖然沒有額頭上刻字，但就憑方才古劍對我的稱呼，以及插在鬢上的金花，妳應該心中有數。」

鐵木青青媚目一轉，「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妳老人家就是古劍老婆江小玉的兩位恩師之一，威震苗疆的金花鬼母？」

青衣老嫗哼了一聲，道：「妳總算開竅了。」

鐵木青青媚笑道：「我一向是後知後覺，請老人家多多包涵。」

金花鬼母道：「少來這一套，我不是臭男人，妳這套狐媚技倆白費了。」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儘管妳已經是老大不小了，但在我老人家面前，却還是後生小輩。」

「是，是，妳老人家說得有理。」

「聽好，我老人家不以大欺小，決定讓妳們自己離去。」

「是是是，妳老人家很有長輩的風度。」

「不許插嘴！」

「是！」

「回去告訴姚百化，他師門中的恩怨，應該去黃山找天龍子了結，不許跟小輩過不去，不許跟官家扯上關係，更不許濫殺無辜。」

「是，這些，我都記下了。」鐵木青青含笑接問道：「老人家還有什麼指示？」

白布血書　觸目驚心

金花鬼母擺了擺手，道：「走吧！我不再說什麼了。」

「妳老人家不再想說什麼，我

卻想說得很哩。」

鐵木青青本來就是一直臉含媚笑的，現在，她俏臉上的笑容更濃了。

金花鬼母好像是楞了一楞，道：「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小意思。」鐵木青青俏臉上的笑意一下子消失得乾乾淨淨，並疾如電掣地向金花鬼母原先藏身處，也就是約莫十五六丈外的一處叢中飛撲，並一下子抓出一個人來，才嬌笑道：「原來是妳這死丫頭在搗鬼。」

鐵木青青口中的「死丫頭」是一個青衣使女，也就是古劍的老婆江小玉的使女董雙城。

鐵木青青這一意外的行動，實在太快速了，因而使得古劍、金花鬼母二人不但來不及採取救援行動，也當場為之楞住了。

金花鬼母一楞之後，立即沉聲喝道：「放開她。」

鐵木青青笑道：「我會放的，但我之所以放人，不是由於妳老人家的金面，而是我一向做人的原則，我不會跟後生小輩過不去，更不會為難一個下人。」

說完，她果然放開了董雙城。

然後，又向金花鬼母笑道：「妳老人家也該現現寶相金身了吧！」

金花鬼母精目深注，沒接腔。

鐵木青青又道：「妳老人家眞不愧是『千面殺手』的老婆，易容術已達到了無懈可擊的程度。」

「千面殺手」古劍的老婆是江小玉，而金花鬼母是江小玉的師傅。

現在，鐵木青青竟然這麼夾纏不清，難道說目前的金花鬼母是江小玉所喬裝？

不錯，目前的金花鬼母是江小玉所喬裝的。

因為，她已經自動以最快速的動作除去了一切偽裝，現出她的「寶相金身」，並苦笑了一下，道：「高明，高明。」

婚後的江小玉，身材方面比四個月前好像豐腴了點，也可以說，已經有了點兒少婦的風韻了。

不過，由於一時之間，還沒有服過變聲丸的解藥，所以，儘管她已恢復花樣年華的青春，和那宜嗔宜喜的俏臉，卻還是操着「金花鬼母」那蒼勁的嗓音，聽起來令人有濃厚的滑稽之感。

至於古劍，顯然是早就知道這情形的，所以，他顯得神態自若，一派安詳。

鐵木青青淡淡地一笑道：「也許我還不夠高明，不過，從現在起，該稱老人家的是我。」

「我不反對。」江小玉嬌笑道：「我已現出寶相金身了，妳老人家怎麼說？」

鐵木青青道：「不怎麼說，但你們小兩口子可以放心，我老人家還是堅守不難為後生小輩的原則，但妳得老老實實回答我一些問題。」

江小玉道：「我可以回答的問題，一定回答得老實，但我要特別聲明，我之所以同意回答妳的問題，並不是怕妳老人家為難我們，妳要明白，現在的『千面殺手』，跟四個月以前的又不一樣。」

「如何的不一樣？」

「我自信，咱們夫妻倆聯手之下，我還想不起當代武林中的邪魔外道，還有誰能難為得了我倆。」

「小丫頭，光是嘴皮子犀利，是不管用的。」

「別鬥嘴了，讓我先問妳一些問題，可以嗎？」

「可以。」鐵木青青含笑道：「妳是不是想問我，是如何察覺妳的偽裝的？」

江小玉也含笑點首道：「正是，正是。」

鐵木青青笑道：「我不妨老實告訴妳，方才，妳一現身就露出了破綻。」

「啊！」

「但我不能不佩服妳，年紀輕輕，居然能使出這種鬼點子來。」

江小玉沒接腔。

鐵木青青道：「方才，妳本來想以令師身份，並施展『千里戶庭、縮地大法』的絕頂輕功，將我一下子鎮住，對不對？」

「對！」

「以妳的年紀來說，不論妳有多少奇遇，也不可能練成『千里戶庭、縮地大法』的絕頂輕功。」

「唔！」

「但妳方才是趕鴨子上架，冒充令師的身份，不得不別出心裁，勉力一試。」

江小玉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沒接腔。

鐵木青青又道：「於是，妳使出了吃奶的氣力，並要董雙城在暗中相助，才勉強完成了方才那一晃就是十五六丈的壯舉。」

江小玉含笑接道：「對，一切有如目睹，我不得不又讚妳一聲高明。」

鐵木青青道：「現在，我老人家要指出妳一現身就露出破綻的事實了。」

話鋒一頓又道：「當時，妳的呼吸是比較重濁，也比較急促，儘管那種重濁和急促都很輕微，但是，卻逃不過我老人家的法眼。」

江小玉苦笑道：「不錯，這是我百密一疏中的敗筆。」

鐵木青青道：「就因為妳這一敗筆，引起我的懷疑，試想，令師跟天龍子、白石庵主齊名，是當代武林中有數的頂尖兒高手之一，怎

會由於施展一下絕頂輕功就顯得呼吸重濁而又急促。」

江小玉截口苦笑道：「所以，妳因生疑而凝神默察，而察覺到十五丈以外的董雙城？」

鐵木青青道：「不錯，而且，董雙城的呼吸，比妳更為急促而又重濁，所以，儘管是相距十五丈以上，我卻聽得清清楚楚。」

江小玉苦笑無言。

鐵木青青又道：「當時，儘管我已斷定妳這位金花鬼母是假的，卻還不知道妳究竟是什麼人。」

江小玉道：「直到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抓到了董雙城之後，才確定是我冒充的。」

「唔……」

「好，現在，問妳所要問的吧！」

「我自然會問。」鐵木青青笑了笑道：「江小玉，妳別罵我得了便宜還賣乖，現在，我先要數說妳幾句，妳畢竟太年輕，想得也太天眞了。」

江小玉沒接腔，只是向一旁的古劍扮了一個鬼臉。

鐵木青青又道：「妳想想看，對我來說，四個月前的教訓，難道還不夠慘重嗎？」

江小玉道：「是夠慘重的了。」

鐵木青青道：「那麼，我此番東山再出，又豈有不將令師等幾個老不死的會干預在內加以估計，何況，天香教的主要敵人，就是黃山的天龍子，這些，妳已經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不錯。」

「那麼，妳方才假扮金花鬼母，還能對我發生什麼鎮懾作用？」

不等江小玉接腔，又道：「既然發生不了鎮懾作用，豈非是證明妳太天眞。」

江小玉正容接腔道：「方才，我雖然是冒充家師的身份，但所說的話卻是完全代表家師的意旨，希望妳能轉告姚百化。」

「我會轉告的。」

「現在，請趕快問妳所要問的，不然，我要告辭了。」

鐵木青青道：「我所要問的，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妳對本教的事，已經知道多少？」

江小玉道：「到目前為止，我已經知道姚百化和師門恩怨，也知道他就是天香教的教主，也是妳這位總護法的相好。」

「妳是怎麼知道的？」

「妳忘了，我跟古劍成婚之前，曾經以『包打聽』的身份，到處招搖。」

「妳說的都是實話？」

「信不信由妳。」

「好，我姑且相信。」鐵木青青沉思着接道：「你們走吧！」

江小玉嬌笑道：「要不要我說一聲：『多謝老人家手下留情了』？」

鐵木青青沉聲說道：「丫頭，別油腔滑嘴的，惹火了老娘，我老人家改變『不為難後生小輩』的原則，對妳可沒好處。」

江小玉嬌笑如故地道：「好啦，我惹不起妳，逃總可以了吧！劍哥、雙城，咱們走！」

「走」字聲中，三人同時長身而起，疾射而去。

目送他們離去的背影，鐵木燕兒不以為然地道：「娘，為什麼不留下他們？」

鐵木青青笑道：「這叫做放長綫，釣大魚啊！」

接着，又苦笑了一下，道：「其實，妳也明白，要想留下他們三個，可不是那麼簡單的哩！」

* * *

客棧的上房中。

斗室、孤燈；人兒三個——古劍，江小玉、董雙城。

桌上有剩酒殘餚，他們由陶然亭回到了客棧之後，已吃過消夜了。

喝了點酒的江小玉、董雙城俏臉上一片酡紅，燈光下看起來，使得古劍看了有比美酒更使他陶醉之感。

江小玉伸了一個懶腰，道：「我醉欲眠君且去。」

古劍苦笑道：「已經快天亮了，妳要我去那兒？」

江小玉俏皮地一笑道：「自是去董雙城房中呀！」

那時候，丫頭使女都是陪同小姐陪嫁的。

董雙城雖然跟江小玉情同姊妹，但名義上畢竟還是江小玉的使女。

江小玉跟古劍成婚，董雙城自然也跟着陪嫁過來。

作為姑爺的人，在習俗上，對於陪嫁過來的使女，不論是收為偏房，或者是另行改嫁，都有絕對的權力，可以為所欲為。

由目前的情形看來，董雙城顯然已被古劍收為偏房了。

古劍苦笑如故地道：「小玉，妳怎能裝迷糊的。」

江小玉也苦笑道：「這年頭，好人可眞難做啊，你跟雙城睽別了將近兩個月，有道是：久別勝新婚。」

古劍也截斷她的話，道：「小玉，現在是什麼時候，妳還要開玩笑。」

江小玉道：「那……依你之見呢？」

古劍道：「方才，我提出一連串的問題，妳都說吃飽後再說，現

在，吃飽了，妳却裝起迷糊來。」

江小玉嫣然一笑道：「抱歉，我的確是夠迷糊，你不提起，我已忘記了哩！」

「好，我祇好重新問過。」古劍含笑，接道：「方才，當妳現身時，我還以爲妳眞的是姥姥，但事實上妳這位姥姥却是假的，那麼，那眞氣傳音如何解釋？因爲，以妳目前的修爲，眞氣傳音絕對不可能達到十五六丈之外。」

古劍口中之「姥姥」，指的就是金花鬼母了。

江小玉道：「那以眞氣傳音給你指示的，是我師傅。」

「當時，她老人家眞的到了那兒？」

「不錯。」

「那……以後？」

「她老人家爲了引走姚百化，不得不先行離去。」

「姚百化當時也在場？」

「現在，你瞭解當時的危機了吧！」

古劍苦笑了一下，道：「還談不上了解，因爲，對於姚百化這個人，我才不過由妳這位假姥姥口中，聽到了那麼一點兒。」

江小玉訝問道：「你竟然不知道有這麼一位師伯？」

古劍道：「恩師從來不曾跟我提說過，我怎麼會知道？」

江小玉道：「那麼，就由我來告訴你吧，不過，我也是由恩師口中聽到一個大概。」

古劍道：「『大概』也不要緊，總比完全不知道的好得多。」

江小玉沉思着道：「據我恩師說，令師祖大方眞人一共收了三個徒弟，兩男一女，兩位男的是姚百化和你師傅，女的最小，姓花，芳名萬枝。」

「好名字。」

「不但名字好，人更長得美麗大方，師兄妹三人中，她雖最小，論武功却排第二位。」

「我師傅當然是排名第一。」

「不，論武功，令師排名第三，姚百化是排名第一。」江小玉輕嘆着接道：「你那位三師叔，雖然美麗大方，武功也好，但她的命却實在不好。」

古劍訝問道：「此話怎講？」

江小玉道：「因爲，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她被姚百化所施暴，因而羞憤自戕了。」

古劍身軀一震道：「會有這種事？」

江小玉娓娓地接道：「令師祖雖然是道教中人，作風却很開明，對於三個徒弟，既未强迫他們出家，更不干預他們的兒女情懷。」

她一頓話鋒，又道：「當時，令師和姚百化，都對這位美而賢淑的小師妹展開追逐，但小師妹却是表面上對兩位師兄都保持若即若離的態度，暗中却將一縷情絲繫在二師兄也就是令師身上。」

古劍若有所悟地「哦」了一聲。

江小玉接着說：「男女之間一涉及感情的事，那是最敏感的，花萬枝暗中鍾情於令師的情形，自然逃不過姚百化的明察。」

古劍插口道：「於是，姚百化爲了造成既成事實，乃先下手爲强，來一個霸王硬上弓。」

江小玉道：「但他却沒想到，花萬枝性烈如火，受汚辱之後，竟羞憤而自殺了。」

古劍長嘆一聲，道：「以後呢？」

「以後，令師出家了。」

「我是說姚百化。」

「姚百化闖下了這滔天大禍之後，自然是脚底抹油，逃之夭夭。」

「我師祖沒有找他？」

江小玉道：「怎麼會不找，本來，以江湖之大，如果姚百化能隱名埋姓，安份守己，也很可能逃得過你師祖的追踪，可是，他不作此圖，反而賊性難改，一而再，再而三到處姦殺良家婦女，仗着一身所學，成了一個十足的淫魔。」

說到這裡，她忽然岔開了話題，道：「劍哥，四個月之前，協助鐵木青青搞修羅教的府鎮西，還記得嗎？」

古劍一楞，道：「妳以爲我的記憶力那麼差。」

「不差就好。」江小玉含笑接道：「府鎮西有練武的最佳資質，但姚百化資質却比府鎮西更勝一籌。」

古劍苦笑道：「所以，他的武功成就也高於他的師弟妹。」

「不但高於他的師弟妹，而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如果稍假以時日，他的成就一定高於你們的師祖。」

「會有這種事？」

「你不信？」

「我當然相信。」

江小玉一嘆：「如果沒有當年的『這種事』，也就不會有今天的糾紛啦。」

古劍道：「難道我師祖當年一直沒找到他？」

江小玉道：「找是找到了，而且最初發現他的還是你師父，當時，令師還幾乎丟掉了小命。」

古劍苦笑道：「當他亡命江湖之際，自然要拚命保護自己，何況又是情敵見面，份外眼紅。」

江小玉嬌笑道：「當年，如果不是你師祖及時趕到，今天也不會有你這個傑出『千面殺手』了。」

古劍說道：「當年我師祖爲何

沒殺他？」

江小玉道：「據我師父說，你師祖是一位有名的好好先生，當時，儘管他老人家對姚百化的喪心病狂深惡痛絕，一方面却也深愛他的絕佳資質和武功成就，所以擒下姚百化之後，不但沒有殺他，連他的武功也捨不得廢除，只是將他囚禁於黃山天都峯的一個絕險的天然石洞中，令他面壁思過。

「那天然石洞甚爲寬敞，却只有一個進口，進口封死之後，是沒法逃去的。

「你師祖的意思，是認爲讓他面壁若干年之後，會化解他的惡性，變化的氣質。

「事實上，當你師祖仙逝之前，他也是表現得很不錯，而且，每當你師父給他送食物時，他一再地向你師父表示懺悔之意。

「可是，就當你師祖仙逝之後第三年，姚百化忽然破洞而逸，不知所踪。

「當時，你師父自然感到十分緊張，除了自己提高警覺之外，也暗中通知一些同道友好，包括我的兩位恩師在內。」

江小玉一口氣說到了這兒，才停下來，擧杯飲了一口香茗，潤潤喉舌。

古劍却有點迫不及待地接口問道：「以後呢？」

江小玉又飲了一口香茗，才徐徐地道：「以後，一直到你成婚之前，多年來都沒有姚百化的消息，你師父以爲姚百化在那段被囚禁的日子中已經大徹大悟，不再爲非作歹了，起初是暗中鬆了一口氣，慢慢地也幾乎將姚百化這個人忘記了。

「可是，就當在三個半月之前令師和家師等人替你我主持婚禮之後，家師於歸程中却偶然與姚百化不期而遇，雙方並曾交手百招。」

古劍問道：「妳所說的是那一位恩師？」

江小玉有兩位恩師，一位是白石庵主、一位是金花鬼母。都是與古劍的師父「黃山俠隱」天龍子齊名的當代武林中的頂尖兒人物，也由於江小玉有兩位師父，古劍才不得不有此一問。

江小玉道：「我說是你叫『姥姥』的那一位啊！」

這是說跟姚百化交手的就是金花鬼母。

古劍接問道：「交手的結果，誰勝誰負？」

江小玉道：「表面上是平分秋色，但我師父心中明白，當時，姚百化並未全力施爲，至少還保留了兩成以上的眞力。」

古劍身軀爲之一震，道：「他會那麼的厲害？」

江小玉道：「如果不厲害，他憑什麼膽敢出來興風作浪。」

接著，又笑問道：「你道那姚百化當時對我師父說些什麼？」

「我怎麼知道？」

「他說：『廖金花，現在，我不說難聽的話，但請妳轉告柏長青，如果他有什麼得力的助手，趕快去邀請，三個月之內，我一定親上黃山，取他的狗命』。」

廖金花與柏長青分別是金花鬼母與天龍子的本來姓名，但當他們成名之後，一般人却祇知道金花鬼母與天龍子，而極少有人知道他們的本來姓名。

古劍皺眉苦笑道：「這實在太過份了，我師父根本與他談不上仇恨。」

江小玉道：「當時，我也是這樣問我師父，她老人家說，站在姚百化的立場，他是有理由的，他認爲，如果沒有你師父，他這一生一定過得很幸福美滿，多采多姿，就由於有了你師父，才毀了他一生幸福，所以，他才將你師父認爲唯一的强仇大敵。」

古劍長嘆一聲，沒接腔。

江小玉道：「我師父又說，人都是越老越固執的，如果年輕時受過某種打擊，則除了越固執之外，還越老越偏激。」

古劍苦笑道：「這麼說來，姚百化現在的作爲，倒算是很正常了？」

江小玉道：「不錯。」

古劍道：「那麼，他脫困已有多年，爲何直到現在，才採取報復行動？」

「這個問題也曾問過我師父。」

「她怎麼說？」

江小玉又岔開了話題，道：「劍哥，方才鐵木青青手中那枝紫色寶劍，你知道它的來歷麼？」

古劍苦笑道：「小玉，怎麼又將話題岔開了？」

江小玉嬌笑道：「山人自有道理，請先答我問話。」

古劍道：「我不知道。」

江小玉道：「那我可以告訴你，那是三百年前，一代奇人紫陽眞人所遺留下來的紫電寶劍，姚百化被囚的那個天然古洞，也是當年紫陽眞人修眞的洞府。」

古劍道：「我明白了，姚百化因禍得福，在石洞中獲得了紫電寶劍。」

「還獲得了埋劍處所生的一株兩百年以上的劍蘭。」

「姚百化的福緣，可眞不淺。」

「可惜不走正路。」

「當時，姚百化服下了劍蘭，功力大增，於是仗著紫電寶劍，得以脫困。」

江小玉道：「姚百化當年仗著

寶劍脫困是不錯，但他所服下的劍蘭，卻並未因而功力大增。

古劍訝道：「那是什麼原因？」

江小玉道：「這原因，姚百化自己也不明白，一直到他姘上了鐵木青青之後，也就是修羅教被咱們消滅之前的約莫半年光景，才由鐵木青青替他解開這個疑團。」

一頓話鋒，才嬌笑道：「誰也不會想到，竟然是你師祖在囚禁他時，在他身上的某個偏穴上，暗中弄了手腳。」

古劍「哦」了一聲，道：「那一定是可以制止功力增進的穴道。」

江小玉道：「是的，由於姚百化資質特佳，你師祖深恐他面壁若干年後，賊性不改，而功力大增，到時候，一旦脫困，師父也制不了他，那還得了。」

古劍道：「我師祖竟不幸而料中了，但他老人家的那一招還眞管用，竟然連劍蘭的功效也給阻止了。」

江小玉道：「可是，老天爺也未免太會捉弄人了，讓他姘上了鐵木青青，卻又是太不幸了。」

古劍道：「所以，事後，姚百化感恩圖報，連紫電寶劍也送給了她鐵木青青，並協助她們母女恢復功力。」

「鐵木青青也投桃報李，將她的寶貝女兒也獻給姚百化了。」

「眞是無恥的狗男女。」

「對於鐵木青青母女來說，這實在算不得什麼。過去，她對我爹，對你的二師兄以及對府鎮西，還不都是母女一同奉獻的嗎？」

「這些狗皮倒灶的事，不要再提。」

江小玉媚笑道：「你們臭男人就喜歡這樣的臭女人，所謂臭味相投，提提也頗有意思的嘛！」

古劍苦笑一下，道：「小玉，別開玩笑，我還有問題。」

「好，問吧！」

「方才妳說，姚百化姘上了鐵木青青，是在修羅教被咱們消滅的半年前。」

「唔……」

「那麼，當時，姚百化爲何不助鐵木青青一臂之力？」

「問得好，你要知道，當時，姚百化被你師祖所暗制的穴道乍解，正在閉門苦修，以期增加功力呀！」

「哦……」

「何況，當時的鐵木青青，氣焰萬丈，根本沒有將咱們看在眼中，所以，也根本沒想到要姚百化助她一臂之力。」

「有道理，有道理。」

「現在，你該明白了，方才那個黃衫人，爲何會懂得你的劍法？」

「是的，那是姚百化的徒弟，對了，那是誰？妳知道嗎？」

江小玉又嬌笑道：「我又不是神仙，怎麼會知道？」

古劍苦笑道：「妳雖然不是神仙，卻是包打聽呀！」

江小玉道：「好，爲了保存我這包打聽的金字招牌，最短期內，我一定將他打聽出來。」

古劍沉思了一下，道：「小玉，對於姚百化復出之事，姥姥是否還有指示？」

江小玉道：「有，她老人家說，鐵木青青母女倆的事，由我們小輩負責，至於姚百化，我們做小輩的管不了，也毋須我們操心。」

古劍沉思一下，道：「看來，這兒劉府之事，就是鐵木青青在幕後操縱。」

「唔……」

「這妖婦這樣做，目的何在？」

「我想，現在不用瞎猜，當務之急，先將劉小山救出來再說。」

「也好。」

江小玉道：「那麼，我們該分手了，你去恭親王府，我和雙城自己活動，晚間在劉府中碰頭。」

古劍注目問道：「妳好像已經胸有成竹？」

「目前還談不到。」

「我認爲，你們還是調息一下再走，因爲，昨宵一晚沒睡。」

江小玉笑道：「我們幾時變成那麼嬌生慣養了，一晚不睡，又算得了什麼？」

古劍正容道：「話是不錯，但京城是臥虎藏龍之地，可不能掉以輕心。」

「我知道。」

「尤其是雙城，她的武功可不能跟妳比……」

「放心，雙城也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這兩個月以來，我師父已給了她不少好處哩。」

董雙城苦笑道：「小姐，妳別說了，方才給鐵木青青那妖婦一下子抓了起來，人家好難過了。」

江小玉道：「那不是妳差勁，是妳遇上的對手太强太高明了，所以，妳一點也不用難過，何況，那妖婦的行動，又是那麼出人意外。」

古劍正容說道：「總而言之，一句話，一切以小心爲上。」

江小玉嬌笑道：「記下啦，我的公子爺，要不要我排儀仗隊恭送？」

古劍苦笑之下道：「既然妳那麼討厭我，那麼我馬上滾蛋就是了。」

他是說走就走，連房門都懶得打開，逕自穿窗而出，一閃而消失在圍牆上頭。

* * *

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

這是說，富貴人家的豪華生活，可以跟天上的神仙媲美。

宰相府尚且如此，貴爲當今天子皇叔，深爲皇帝所倚重，權傾朝野的恭親王府，其豪華程度，自是更不在話下啦。

現在，恭親王就在他那既豪華，又典雅的小花廳中負手踱著方步。

恭親王是位年約五十五六，身材魁偉的漢子，儘管由於環境的薰陶，使他由外表看來，顯得不怒而威，但那種外表的不怒而威，卻難以掩飾他臉上那一份濃得化不開的隱憂。

才天亮不久，這位一向養尊處優，目前炙手可熱的恭親王，爲何不窩在美人的懷抱中多享享艷福？卻是滿面隱憂，一個人在小花廳中踱著方步呢？

突然，恭親王停止他那無比沉重的方步，臉上的隱憂也一下子就消逝得乾乾淨淨，代之的是一片心底發出的笑容。

使恭親王一下子轉憂爲喜，是卓立小花廳門口的一位不速之客——古劍。

古劍向著恭親王抱拳長揖，朗聲說道：「王爺大哥別來無恙。」

恭親王好像還不相信眼前的事實。

他抬手揉揉自己的眼睛，才一個箭步，衝到門口，一把拉住古劍的健腕，搖撼著笑道：「我的好兄弟，你眞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我正在想你，你就及時趕了來。」

說話間，他已將古劍拉進了小花廳，並將其强行按坐一張逍遙椅上，含笑接道：「兄弟，你是怎麼進來的？」

古劍笑道：「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如果我有興趣，雖然是皇帝的禁宮，我也愛來就來，愛走就走，你這小小的恭親王府，能算老幾？」

恭親王一掌拍拍古劍的肩頭，道：「好，快人快語，也只有我的兄弟，才配發此豪語。」

不待對方接腔，又道：「兄弟，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是：你應該先通報，好讓我到大門口去接你。」

「一位親王，去王府門口接一個江湖草民，你不怕被御史大人參你一本？」

「誰敢管我的閒事，我先摘掉他的頭上烏紗帽。」

古劍神色一正，道：「王爺……」

「你忘了？叫大哥。」

「是，大哥，你說，你正在想念我？」

「是啊！正想得要命，可是，我又沒法子找到你。」

「究竟是什麼事？」

「唉，一言難盡。」恭親王苦笑道：「兄弟，你還沒有吃早點吧！」

古劍道：「不但沒有吃早點，昨宵還沒有睡過。」

恭親王道：「那麼，先吃早點，然後好好的睡一覺，等你睡足了，再慢慢的談。」

古劍道：「大哥，對我來說，即使是三天三夜未睡，也不妨事的，先吃點心吧！咱們邊吃邊談。」

王爺的一聲吩咐，精美的點心立刻送了上來，還有熱騰騰的燕窩湯。

由於恭親王有著沉重的心事，儘管他心目中的救星已經不請自來，對那精美的點心，卻還是提不起一點興趣而根本不曾動用。

但古劍老實不客氣地吃了一份還不足，將恭親王那一份也照單全收，然後，才拍拍肚皮，道：「大哥，五臟廟已經塡飽了，說吧！」

恭親王沉思了一下，才娓娓地說出他的心事來。

原來恭親王之所以獲得當今皇帝的寵信，是皇帝於皇子時期爭奪寶座時所建立的交情。

這也就是說，當今皇帝之所以能登上皇帝寶座，恭親王是最大的功臣。

當年跟當今皇帝爭奪皇帝寶座的，是當今皇帝的兄長，如今被封爲寶親王——一位毫無權勢地位可言的冷門親王。

當今皇帝繼位之後，當年替寶親王賣命的人，全部被殺掉了，但其中最厲害的一個，卻乘機逃掉了。

被逃掉的那個人，複姓皇甫，單名一個正字。

皇甫正本來是一個江洋大盜，武功高强，人也很機智，當年是寶親王最得力的助手。

其實，皇甫正的機智，也是很正常的事。

如果他不機智，不可能成爲寶親王的得力助手，也不可能於事敗之後，別人都被殺掉了，而他却能獨自逃生。

不過，皇甫正雖然逃掉了，但他的家小全部被殺，無一倖免。

當然，這些血腥事件，都是恭親王所一手促成的。

也因爲如此，恭親王經常擔心皇甫正這個亡命之徒會向他尋仇。

一年半以前，有人向他行刺，被古劍適時路過，將他由鬼門關口搶救回來。

後來，那個刺客嚼舌自盡，是否皇甫正所指使，無從查究。

但恭親王的心中，卻一直有一

個皇甫正的陰影在威脅着他。

昨夜，他憂心了多年的事，終於降臨了——他的枕畔出現一把雪亮的匕首，還有一幅白布血書。

儘管那血書只有「血債血償」四個字，他却觸目驚心。

而更令他寢食難安的，却是那血書上的署名，赫然是皇甫正三個字。

皇甫正終於找上門來了。

昨夜，皇甫正明明可以取他的性命，爲何却沒有殺他？

是爲了要他死前多受點折磨，威脅？還是別有原因呢？

自昨日到現在，他一直在想——想解開這個謎，想如何才能逃出此一劫。

當然，他也想到了古劍，眞的是「想得要命」。

但事實上，他的精神都白費了。

心中的謎團固然解不開，而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古劍，更是想找也無從著手。

總算天無絕人之路，當他精神面臨崩潰邊緣時，古劍却突然出現在他眼前。

這情形，只有一種情況可以比擬恭親王此時的心情——就好像一個即將溺斃的人，忽然抓住了一根足以救命的稻草一樣。

當恭親王說明了這些事之後，古劍也深感這事情的確很棘手。

因爲，這不是個憑個人武功可以解決的問題。

王府這麼大，皇甫正是在暗裡，隨時隨地，都可以發動偷襲。

而他自己，連江小玉、董雙城一起算上，也只有三個可用之將，可說是防不勝防。

這是古劍心中的事，卻沒說出來，以免更增添恭親王的憂慮。

他沉思著道：「大哥，事情雖然有點棘手，但既然給小弟遇上了，一切自有小弟代爲解決……不過……」

恭親王連忙問道：「不過怎樣？」

古劍正容道：「大哥，我只有一個人，不可能隨時隨地都陪著你，何況，大哥的家小衆多，而又敵暗我明，防不勝防，所以，我必須將你兩個弟妹找來。」

恭親王忍不住高興笑問道：「兩位弟妹都已到了京城？」

「是的，但是必須到晚上才能找到她們。」

「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同時，我也覺得，王府的侍衛，不但身手太差，人數也太少。」

「哪，我怎麼辦？」

「我想，可分開兩方面同時進行，一方面由大哥立即進宮，請皇上加派大內高手協助。」

「這一點我馬上可以進行。」

「另一方面，對了，大哥，王府中有沒有秘密而又堅牢的地下室？」

「有！」

「那麼，從現起，大哥的家小，全部進入地下室去，並且派最親信的侍衛守護。」

「好！這也可以立即進行。」

古劍苦笑了一下道：「大哥，現在，要說到了我自己的事情了。」

恭親王訝問道：「你……你有什麼問題？」

古劍道：「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不過，那是小事，微不足道的小事。」

接著，他將劉小山被關入九門提督大牢的案情，簡略地說了一遍。

恭親王聽了之後，不加思索的道：「我馬上下手諭，叫貝銘放人。」

「多謝大哥。」

「你連這也要多謝，那不是太見外了嗎？」

「不，不是太見外，這叫做禮多人不怪。」

「好，好一個禮多人不怪，來人！」

一名聽差立即在門口出現，躬身請示。

恭親王沉聲接道：「準備文房四寶，請總文案，快！」

「是！」

不多久，文房四寶就送了進來。

恭親王才將給九門提督貝銘的手諭寫好，王府的總文案也到了門口。

王府總文案姓張，名鐵心，是一位年約四旬上下的中年文士。

那時候的一位親王府的總文案，地位相當於現代機關中的秘書長，職權却比現代的秘書長還要大，公私事務一把抓，也等於東主的軍師和管家婆。

張鐵心雖然是才由床上給「請」過來，雖然是衣冠楚楚，那清秀的臉上，卻還有胭脂的殘跡。

恭親王入目之下，不等對方開口，就皺眉的說道：「鐵心，這手諭立即派人送給九門提督貝銘。」

「是。」

「還有，通知本府內眷，立即遷往地下室，並加派可靠人員，嚴加護衛！」

「是。」

張鐵心躬身一禮，正待轉身離去。

忽然一名宮女裝束的少女，氣急敗壞地飛奔而來，並邊跑邊叫道：「張爺，不好啦，出了人命呀！」

忽然人影與劍光齊閃，一支長劍已抵住文素媚酥胸……

本來給東主的一連串命令，弄得滿腹疑雲，卻又不便發問的張鐵心，不由臉色爲之一變之間，那宮女已手持一張素箋，到達張鐵心身前，大口大口地喘著氣，道：「張爺，世……世子被……被人殺死了。」

世子是將來繼承恭親王王位的長子。

「世子被人殺死了！」這消息，對恭親王來說，等於晴天霹靂。

因此，恭親王像發了瘋似地竄出了門口，一把抓住宮女，促聲問道：「妳說什麼？」

那宮女說道：「王爺，世子被人殺死了。」

恭親王厲聲道：「是誰殺的？」

那宮女道：「不，不知道，王爺請……請看看這個……」

她揚起手中的素箋。

恭親王一手奪過那素箋，只見上面潦草地寫著：

「老賊，現在，我向你說明白，昨宵我爲何不取你狗命的原因了，從現在起，我每天殺你一個最親近的人，殺完你滿門之後，最後才輪到了你，我要你在死前受盡精神上的威脅和煎熬，老賊，你等著，我還有你想不到的絕招來消遣你。」

素箋沒署名，但不問可知，那是皇甫正寫的。

隨後跟上來的古劍，當然也看清了那素箋上的字跡。

因此，當恭親王看完那素箋之後，悲呼一聲，幾乎要昏倒地上時，古劍連忙將其扶住，並沉聲喝道：「大哥，你應該節哀順變。」

恭親王強振精神，慘笑道：「兄弟，我方寸已亂，要休息一下，然後進宮面聖，此間一切，請兄弟代我全權處理。」

古劍連連點首道：「大哥，請放心，小弟全力以赴。」

恭親王又向一旁的張鐵心道：「鐵心，我跟這位兄弟所說的話你都聽到了。」

張鐵心恭聲道：「是的。」

恭親王道：「從現在起，我這位兄弟所說的話，就是代表我的話，本府上下人等，一體遵從。」

張鐵心恭身說道：「卑職遵命。」

恭親王又向古劍道：「兄弟，偏勞你了。」

也不等古劍接腔，說完就轉身離去。

由他那步履蹣跚的背影看來，這位一向健壯得有如生龍活虎的恭親王，好像突然之間，衰老了十年以上。

說來也難怪，「中年喪子」本是人生最難堪的事件之一。

而目前的恭親王，除了「中年

喪子」之痛外，還有莫大的精神負擔。

試想：這情形，對於一向養尊處優，並一直處於順境中的恭親王，教他如何承受得起。

另一方面，古劍的心中，也大大的不是味道。

劉家後花園中，那位神秘人物於殺人後所留下的便條上留話：「古劍，你走到那兒，那兒就有人喪命。」

很不幸地，那兩句話，居然馬上應驗了。

是巧合？還是那位神秘人物的故意安排？

不久，九門提督貝銘親自回報，劉小山早已於淸晨於獄中死亡，原因不詳，正徹查中。

此時，剛好恭親王入宮面聖，還沒有回府，否則，貴爲九門提督的貝銘大人，必然免不了一頓訓斥。

恭親王也很快就回來了，皇帝對恭親王的寵愛，是沒有話說的，不但立即派來精選出來的三十六名大內侍衛，同時也派來五萬名御林軍，擔任王府外圍警戒。

經過了半天的忙亂，恭親王的內眷已全部遷入地下室內，王府裡外的警戒也特別加强了。

午餐時，只有古劍和恭親王兩人，他們兩人說了些什麼，外人無法得知，午餐後，古劍已馬不停蹄地悄悄離開了王府。

古劍到達了劉家，劉家上下人等的臉色，都是一片陰沉。

儘管劉家突遇少主死亡的劫難，但文素媚、白敏芝婆媳，以及總管呂文才等三人對古劍的接待，卻依然禮敬有加。

但對古劍來說，劉家主人越是對他敬禮有加，只有更增加他內心的不安。

因此，他滿含歉意地向文素媚道：「非常抱歉，如果我昨天不去恭親王王府，而先去九門提督衙門，也許令郎還有挽救的機會。」

文素媚淒然一笑道：「這都是命，我絕不怨天尤人，古大俠也毋須自責了。」

古劍說道：「多謝劉夫人大度諒解，但站在我的立場，無論如何，我必竭盡所能，將兇手找出來，以慰令郎在天之靈。」

文素媚盈盈站起，向著他襝衽一禮，道：「古大俠的雲天高誼，文素媚敬致最衷誠的謝意！」

就當古劍起立還禮，還來不及說些謙遜話之間，門外有人恭聲稟報道：「啟稟呂總管，有人送信來。」

呂文才沉聲道：「呈上來。」

一名青衣漢子立即入內，雙手呈上兩個信封，收件人之一是此間主人文素媚，另一封卻赫然是古劍的。

呂文才注目問道：「這是什麼人送來的？」

那青衣漢子道：「是一個短裝中年漢子。」

「人呢？」

「已經走了。」

呂文才一揮手道：「好，下去！」

古劍、文素媚二人分別由呂文才手中接過那封神秘的來信，並都立即拆了開來。

給文素媚的信還眞簡單，大意是：要文素媚於今宵日落前準備好黃金五千両、白銀十萬両，一律開銀票，到時候他會親自來取，花錢消災，此後，他不再找劉家的廡煩，否則，劉家還有人死於非命。

以劉家的財富，如果花錢能消災解禍的話，半天工夫籌集五千両黃金、十萬両白銀，並非難事。

問題是：花了大把銀子之後，是否眞的能消災呢？

至於古劍的信，卻使古劍有啼笑皆非之感，那信上的原文是：

「古劍，這一両銀子之賭博，你已經輸掉了大半了，失敗的滋味如何？也許你還不承認失敗，但現實是殘酷的，試問：從昨宵到現在，這不到一晝夜的短時間中，你有那一件事情是佔了上風？

「一個人，認輸要有勇氣，服輸更必須有更大的勇氣！

「你已經輸了，有沒有勇氣認輸，並服輸呢？

「在下爲你借箸代籌，你最好早點服輸爲上策。如果早點服輸，當我事成之後，還可以封你一官半職，要是不見棺材不掉淚，輸到一敗塗地時，那時想服輸也來不及了。古劍，俗語說得好，識時務者爲俊傑，希望你三復斯語。」

箋未署名，但古劍看得出，那是皇甫正的筆迹。

皇甫正的信上所說的，都是實情，這一點，連古劍自己也不否認。

但不否認是一回事，服輸不服輸，又是另一回事，他能服輸嗎？

何況，對古劍來說，目前這兩封信的本身，也具有極濃厚的挑戰意味。

古劍才到劉家，信也跟着送到，表示人家對他的行踪瞭如指掌。

向劉家的勒索信同時送到，並限定時間，親自前來取銀子，這，等於是向古劍說：有沒有勇氣等著我一決雌雄？

古劍當然了解對方的用心，他也決心接受對方的挑戰，決定等到一決高下之後，再回到恭親王王府，何況到時候江小玉、董雙城二

人也該到達了劉家了。

古劍雖已暗中決定，卻並未即刻說明，因爲，他必須了解，皇甫正跟劉家，究竟有什麼深仇大恨？

於是他向文素媚注目問道：「劉夫人，皇甫正跟貴府之間，究竟有何過節？」

文素媚一楞道：「皇甫正是誰啊？」

古劍道：「皇甫正就是殺死令郎，並向妳勒索巨金的人。」

文素媚皺眉苦笑道：「沒聽說過。」

在一旁的呂文才道：「也許是先主人的仇家。」

古劍點點頭，沒接腔。

呂文才又道：「古大俠，目前這兩封信都沒署名，你怎能斷定就是皇甫正寫的呢？」

古劍道：「因爲我認得他的筆迹。」

說到這裡，古劍不得不將皇甫正與恭親王之間的仇恨加以說明。

文素媚聽完之後，才向古劍苦笑著一嘆，道：「那麼，目前，古大俠如何打算？」

古劍眉梢一揚，道：「我別無選擇，只有等在這裡，跟皇甫正一決高下……」

不等他說完，呂文才已含笑說道：「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古劍道：「現在，我有點小事情廡煩呂兄你了。」

呂文才道：「古大俠有什麼差遣，請儘管吩咐。」

古劍道：「我需要調息一下，請替我準備一間靜室。」

「好，馬上就可以辦妥。」

「在我調息期間，除非是皇甫正趕來了，不要打擾我。」

「這好辦，我可以親自守在門外。」

「即使是拙荊和小妾趕來，也請她們暫時在花廳中稍候。」

「是是！」

呂文才含笑連聲恭應中，文素媚插口訝問道：「古大俠兩位尊夫人也會來？」

古劍點首道：「是的，我跟她們約好，天黑前後，在貴府碰頭。」

呂文才也含笑道：「這下可好了，古大俠加上兩位古夫人，再加上本府的夫人和少夫人，諒那個皇甫正即使是長了三頭六臂，也絕對難逃公道！」

文素媚道：「我們婆媳倆的這點三腳貓功夫，只能搖旗吶喊，助助威而已，主要還是希望古大俠伉儷大發神威，替江湖伸張正義，幫寒家討回公道。」

古劍正容說道：「劉夫人太謙虛了，對我古劍也太過謬獎了，不過，不論如何，在下當全力以赴，這一點，請劉夫人絕對放心。」

「我已經放心了。」文素媚注目接問：「古大俠要不要先吃點東西。」

「多謝，我還不餓。」

「那麼，呂總管，請帶古大俠去調息吧！」

呂文才含笑道：「好的，古大俠且請稍待，讓我先將房間收拾一下。」

說完，立即匆匆離去，但當他離去時，曾向一直靜坐一旁，愁然不語的白敏芝深深的盯了一眼。

洞察秋毫　揪出內奸

古劍調息的靜室，也就是劉府主人劉大山生前的書房。

書房佈置得很典雅，一點富豪之家的銅臭氣也沒有，而且，窗明几淨，纖塵不染，足以證明，儘管這書房的主人去世已經三年，卻是每天都派專人淸理打掃的。

當古劍游目四望時，陪同他前來的呂文才笑問道：「古大俠對這間房間，印象如何？」

古劍含笑道：「很好。」

呂文才道：「很好是談不上，但卻是本宅中最淸靜的一個房間。」

「多謝呂兄！」古劍好像有點兒心不在焉。

「不用客氣，古大俠請好好的調息，我不打擾了，有什麼吩咐，請一拉叫人繩鈴，我就會來。」呂文才也很識相，說完，立即躬身退了出去。

古劍關上房門，立即迫不及待地由衣袋中掏出一個紙團來。

那紙團是古劍離開花廳，經過白敏芝身邊時，由白敏芝塞進他口袋中的。

由於白敏芝手法太快速，而當時的呂文才、文素媚二人又在前頭帶路，所以，這一個秘密，就只有古劍、白敏芝這兩個當事人知道。

而且，當白敏芝塞過紙團時，還向古劍投過一個令人難以意會的眼色。

那紙團一經打開，上面祇有很潦草的七個字：化功散，當心暗算。

這兩句話，好像有點不能串連，但不難想見，白敏芝是在一種非常緊急的情況下所寫的。

儘管這七個字有點不能串連，但它所包涵的示警意味卻是任何人都能體會到的。

但此刻的古劍，不論是表情和行動，都有令人莫測高深之感。

他看過七個字之後，既不驚訝，也不意外，也沒有不安的表情，就像完全沒有那麼回事一樣，隨手就將那紙團揣入衣袋中，就在

書房一角的榻上和衣躺了下來，而且，不到盞茶工夫，就發出均勻的鼻鼾聲。

時光在寂靜中溜走，在古劍那不斷的均勻鼾聲中，彩霞漫天的黃昏已悄悄地降臨。

江小玉、董雙城二人還沒有來。

不遠處，有人在悄聲說話：「還沒有醒來？」是文素媚的嗓音。

「他太累了，兩天一夜沒休息，人畢竟不是鐵打的金剛啊！」答話的是呂文才。

「時間太久，應該叫醒他了。」

「也好。」

呂文才的語聲接着訝問道：「你……你幹嗎？」

另一串嬌甜語聲道：「婢子給古大俠泡的鐵觀音呀。」

呂文才的語聲道：「誰叫妳泡茶來？」

「是少夫人。」

「噢……妳……我怎麼沒見過？」

「呂爺，婢子是少夫人身邊的小紅的姊姊，小紅今天不舒服，特地請婢子代她做工夫。」

「妳叫什麼名字？」

「婢子叫小桃。」

「以前，妳來過本府？」

「是的，以前，小紅帶我來過四次，所以……」

呂文才截斷她的話道：「好了，茶給我，妳先回去吧！」

「是……」

接著，是文素媚說：「奇怪……」

呂文才語聲道：「有什麼奇怪呢？」

「古大俠兩位夫人怎麼還沒有來？」

「遲早會來的，晚一點來，不是正好麼？」

語聲和步履聲逐漸接近房門口。

接著，文素媚和手持一隻托盤，托盤上放著細瓷茶杯的呂文才雙雙出現。

當他們到達書房門口時，呂文才向文素媚打了一個止步的手勢，他自己才舉手輕敲房門。

裡面傳出古劍的含含糊糊的語聲道：「是誰？」

呂文才含笑答道：「在下呂文才，給古大俠送茶來。」

古劍的語聲道：「門沒上門，請進來吧！」

呂文才推門而入，古劍正由軟榻上欠身而起，並歉笑道：「失禮得很，呂兄，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呂文才一面將手中的托盤安放於一旁的茶几上，一面含笑答道：「還早，約莫才是酉初光景。」

古劍雖已欠身而起，卻還賴在床上，只是斜倚床頭，笑道：「眞是想不到，這一覺，竟然睡了半天。」

呂文才道：「古大俠請先喝杯茶，這是少夫人親自爲你泡的鐵觀音，功能提神醒腦。」

古劍「咦」了一聲，道：「不知是否能消除化功散的藥力？」

呂文才聞言一楞之間，古劍又道：「你們少夫人眞是菩薩心腸，對一個已經失去功力的人，還能如此體貼入微。」

呂文才臉色微微一變，但旋即恢復正常，淡然一笑，說道：「也好，既然你已經自行覺察，那麼，咱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對，對。」古劍含笑接道：「呂兄眞是快人快語。」

呂文才冷笑道：「你很夠沉着，不愧爲是見過大風大浪的老江湖。」

古劍苦笑道：「我不沉著又有什麼用呢？何況，你信上說得很明白，只要我識時務者，就可以封我一個一官半職的，是不是？」

呂文才道：「話是不錯，你莫把馮京當做馬涼，那封信可不是我寫的。」

「怎麼？你不是皇甫正？」

「皇甫正是我的師兄，我是如假包換的呂文才。」

「哦……你也是姚百化的徒弟？」

「不錯。」

「那麼，咱們也算是同門師兄弟。」

「不是也算，應該說，咱們本來是同門師兄弟。」

「有道理……」

「也所以，你直到現在還能好好的活著。」

古劍笑道：「對，我也應該謝謝你呂師兄手下留情才好。」

不等對方接口，又笑問道：「呂兄，我可以請教一些問題嗎？」

呂文才連連的點頭，說道：「可以，可以。」

古劍注目地問道：「你跟恭親王，是否也有宿仇？」

「沒有。」

「那麼，你是站在師兄弟的立場，爲皇甫正效力？」

「正確的說法，應該說是幫忙。」

「效力與幫忙，本質上是一樣的。」

「這一點，我同意。」

「還有，你跟劉家又有什麼過節？」

呂文才臉色一沉，道：「奪妻之恨，你懂嗎？」

古劍訝道：「這是說，現在的劉夫人，本是屬於你的？」

呂文才笑道：「恰好相反，劉夫人本來不是屬於我的，但現在卻是屬於我的了，而且……還有搭頭，嘻嘻……搭頭，你懂不懂？」

古劍道：「搭頭是指少夫人白敏芝嗎？」

呂文才道：「一點就通，夠聰明。」

古劍苦笑道：「別得了便宜又賣乖，我要是夠聰明，就不會陰溝裡翻船了。」

呂文才陰笑道：「何必那麼認眞，栽在自己人手裡，又算得了什麼。」

古劍又笑了笑道：「我可以下床活動一下嗎？」

呂文才含笑道：「當然可以。」

古劍下了床，在書房中，一面踱著方步，一面笑問道：「劉小山被殺，也是你在暗中搗的鬼？」

「不錯。」

「文素媚也同意你這麼做？」

「劉小山又不是文素媚所生，她爲什麼不會同意？」

「劉小山是劉大山的元配所生？」

「不錯。」

「照你這樣說，有奪妻之恨的，應該是死鬼劉大山才對呀！」

呂文才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劉大山的元配，本來是我的老婆，是劉大山憑他的財雄勢大，强行奪去的。」

「哦！」

「當時，我根本不會武功，只好認命，可是，當我學好武功之後，劉大山却已經死了。」

「那麼，劉大山的元配夫人是什麼時候去世的？」

「就是生劉小山時，因難產而死。」

「劉小山雖然是劉大山的兒子，卻也是你心愛的人的骨肉，現在，你竟然將他殺了，你自己心中能過意得去嗎？」

「這一點，我是有點過意不去，但爲了報復劉大山，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也就顧不得那麼多了。」

古劍又在床頭上坐了下來，沉思著沒接腔。

呂文才笑問道：「還有沒有什麼要問的？」

「有。」古劍注目問道：「搞那個跟我賭一兩銀的把戲的，也是你？」

「不錯。」

「我的行蹤，一直在你洞察之中，昨天午後，你跟文素媚表演那套雙簧，也是做給我看的。」

「不錯！」

「高明。」

「如果不高明，又怎能教你這威震江湖的『千面殺手』上當呢？」

古劍苦澀地一笑道：「現在，你那奪妻之恨，已徹底報復，而且還賺回兩位夫人和劉家的無數財富，應該算是志得意滿了。」

呂文才含笑接道：「是的，現在我是志得意滿了，但你還漏了一項沒說明。」

古劍道：「漏了那一項？」

呂文才道：「你自己。」

古劍一怔道：「我……」

呂文才笑道：「替我師兄擒著像你這樣的一個强敵，難道還不値得我志得意滿嗎？」

古劍爲之啞然失笑道：「値得，你這麼一說，連我這個階下囚，也有點飄飄欲仙了！」

這時，文素媚忽然出現於門口，冷冷地道：「你們的廢話，實在太多了。」

「不多，不多。」古劍含笑接問道：「我還有兩個老婆即將自投羅網，先以廢話拖延一段時間，不是對你們更有利了。」

文素媚嫣然一笑，道：「眞難爲你了，替我們設想得這麼週到。」

古劍道：「一個能替別人設想週到的人，對他自己的設想也不會太疏忽的。」

文素媚一怔，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小意思。」古劍話落手起，疾如電掣地凌空點了呂文才的四處大穴，並含笑接道：「劉夫人，現在妳該明白了。」

呂文才儘管一向對他的武功保密，而且以不會武功的文士姿態出現，但由於他是姚百化的徒弟，不難想見，他的武功絕對是一流的。

可是碰上一流身手的古劍，而且是在絕對意外的突擊之下，他不能不乖乖地受制。

這一極端意外的變化，不但使呂文才爲之目瞪口呆，連那俏立門口的文素媚，也爲之俏臉大變，駭然退了三大步。

古劍又笑道：「別怕，劉夫人，如果我也同時對妳突襲，妳絕對退不了這三步，妳信是不信？」

「不信。」文素媚冷笑道：「既然你那麼自信，爲何不將我一齊同時制住？」

「那不是太乏味了嗎？」古劍含笑接道：「所以，我給妳一個公平的機會，讓妳敗得口服心服。」

文素媚道：「那你一定會後悔！」

古劍道：「那不可能，馬上就有事實證明。」

呂文才截口一嘆，道：「古劍，能不能回答我一個問題？」

古劍含笑反問：「是不是有關我仍然保持功力的問題？」

「不錯。」

「告訴你，我一離恭親王王府，就獲得密報，知道你們的陰謀，也獲得解藥，所以，我還未進入劉府之前，就已經服下防化功散的解藥了。」

呂文才臉色一變，道：「這一秘密，是誰透露給你的？」

「我老婆。」

「是江小玉？」

「不錯。」

「她是怎麼知道的？」

「妳忘了，她一向就以『包打聽』自我標榜。」古劍得意地笑道：「其實，知道這一秘密算不了什麼，待會兒，還有更令你震驚的事哩！」

「是嗎？」呂文才冷笑道：「我且拭目以待。」

文素媚插口問道：「古劍，你離恭親王府以後的行踪，一直在我方人員的監視下，據我所獲密報，一路上你不曾和任何人接觸過。」

古劍截口反問道：「也沒有機會跟我老婆碰頭？」

「不錯。」

「是妳所派的人太差勁，再說，如果我這個千面殺手這麼容易被監視，我還憑什麼闖蕩江湖。」

文素媚冷笑道：「古劍，別得了便宜還賣乖，別人怕你這千面殺手，我文素媚可不怕你的。」

說完，「嗆」地一聲，已亮出寶劍。

古劍笑道：「劉夫人，妳儘管放手進攻，我說過要給妳公平一戰的機會，就一定絕對的公平，我決不以呂文才作爲要脅，使妳有投鼠忌器的心理負擔。」

文素媚截口冷笑：「哼！別廢話，亮劍！」

古劍道：「看情形，妳也一定得過姚百化的不少好處。」

文素媚道：「你知道就好。」

忽然人影與劍光同閃，一支青鋼長劍已抵住文素媚酥胸，並冷笑一聲：「可惜妳卻一點也不明白。」

這個「半路殺出來的程咬金」，竟然是劉家使女小紅的姊姊小桃——不久之前奉少夫人之命，送茶來的小桃。

文素媚臉色一變，怒叱一聲道：「妳瘋了嗎？」

小桃嬌笑道：「我沒瘋，是你們蒙了心竅，太大意了。」

古劍插口道：「小玉，妳這一橫裡架樑，豈不是教我爲難？」

原來這個小桃，就是江小玉所喬裝的。

其實所謂喬裝，也不過是髮型的改變，衣衫更換而已，面孔卻依然是本來面目。

因爲，劉家的人沒有人認識江小玉，即使不易容，也不怕被人揭穿她的秘密。

也由於古劍自行揭穿此人秘密，使得文素媚身軀一震，道：「妳……妳就是江小玉？」

「廢話。」江小玉頂了文素媚一句之後，才向古劍笑問道：「劍哥，你有什麼爲難？」

古劍道：「我才說過，要給她一個公道一戰的機會，這麼一來，豈不是教我失信了？」

江小玉道：「這不構成你的失信，因爲你是你，我是我，你對她有承諾，我可沒有，再說，你看，天都快黑了，這兒的事，必須儘快解決，立即趕往恭親王府，是不是？」

古劍又笑問道：「還有，這些人如何處置，也請夫人一併示下。」

江小玉道：「廢掉他們的功力，以恭親王名義送往九門提督衙門，讓王法來制裁他們。」

她是言出法隨，話落手起，揚指凌空連點，但見文素媚、呂文才二人身軀一顫，頹然垂首——他們的武功已被廢了。

呂文才厲聲道：「妖婦，妳爲何不殺了我們？」

江小玉道：「殺死你們，等於揑死一隻螞蟻，但我不願我的寶劍受到汚染。」

這時，白敏芝也悄然出現在江小玉身邊，一身素服，鬢邊還插著一朵白花，手持長劍，俏臉一片冷肅。

好一個冷艷無雙的新寡文君。

呂文才入目之下，「哦」了一聲，說道：「我明白了，白敏芝，是妳出賣了我們。」

白敏芝幽幽一嘆，沒接腔。

江小玉卻嬌笑道：「呂文才，你只是說對了一半，是我先找上了她的。」

呂文才道：「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江小玉道：「是昨天晚上。」

「妳……不愧是神通廣大。」

「多謝誇獎。」

呂文才目注白敏芝，恨聲道：「白敏芝，我一向待妳不薄。」

白敏芝淒然一笑道：「是的，你與文素媚狼狽爲奸，汚我清白，殺我丈夫，企圖霸佔劉家財產，這都是最好的證明。」

呂文才默然無語。

白敏芝又道：「還有，九門提督貝夫人那個六姨太，也是妳的師妹，他跟小山的一切，也都是你在幕後安排的。」

文素媚插口冷笑道：「那都是經過妳的同意。」

白敏芝道：「當時，我有不同意的自由嗎？」

文素媚怒叱道：「好個利嘴的賤人。」

白敏芝道：「文素媚，別再端什麼婆婆的架子了，妳早已失去婆婆的身份了，至於我，嘴不算利，人更不賤，也由於我人不賤，所以，當江女俠找上我時，我才決定跟她竭誠合作。」

江小玉打斷了她的話道：「夠了，白姊姊，我們必須馬上去恭親王府，這兒善後問題如何處理？」

白敏芝淒然地一笑，道：「方才，我已冷靜地考慮過了，關於呂文才、文素媚這一對狗男女，就如大妹子妳方才所說，將他們送交衙門，接受王法的處理及制裁。」

她沉思了一下，又道：「至於劉家的財產，我一文都不會要，請賢伉儷代爲捐獻朝廷。」

江小玉點點頭，注目地問道：「妳自己有何打算？」

白敏芝反問道：「我……怎麼樣？」

江小玉道：「我是說，今後妳作何打算。」

白敏芝淒然一笑的道：「我嘛，找一個清靜尼庵，古佛青磬，木魚貝葉，以渡晨昏……」

江小玉截口道：「不行，我不同意，我看……妳自己的問題，且等此間事了之後，咱們再從長計議。」

接著，扭頭向古劍笑道：「劍哥，你該先去恭親王府了。」

古劍問道：「妳呢？」

江小玉道：「我協助白姊姊將這對狗男女送到九門提督衙門之後，同白姊姊一道去恭親王府。」

古劍道：「好！那我先去了。」

＊　＊　＊

恭親王府。

燈光如畫，刁斗森嚴。

恭親王端坐太師椅上，一臉憂容，猛吸水煙袋，總文案張鐵心侍立一旁，眉峯緊皺，幾度欲言又止。

半晌恭親王噴出一個濃而圓的煙圈，向張鐵心問道：「鐵心，怎麼我那古兄弟還沒有回來。」

張鐵心諂笑道：「王爺請放心，時間還早，古大俠很快就會回來的。」

恭親王苦笑道：「但願如此。」

張鐵心諂笑如故地道：「王爺千金之軀，爲防萬一，你還是回地下室去吧！」

恭親王長嘆一聲，道：「不用了，至少他今宵不可能殺我。」

說到這裡，又有人送來了催命符。

儘管那不是用鮮血寫的，但用朱砂筆寫在白紙上，白紙紅字，卻比眞的鮮血書還更令人怵目驚心。

「地下室不能保証你家小的安全，今宵，我要殺你最小的女兒。」

閱後，恭親王臉色大變，不，其實，當恭親王看到了白紙紅字的「血」書時，早已臉色一變，不過現在變得更厲害一些而已。

當然，張鐵心也是臉色爲之一變，並向那送「血」書的人疾聲問道：「這……這……是在那兒發現的？」

那漢子道：「回總文案，就在前面井旁的桂花樹的樹幹上。」

同時，也傳出了古劍清朗語聲，道：「是在哪兒發現這玩藝兒不要緊，要緊的是快保護小郡主安全。」

說話間，古劍已安詳地緩步而入。

「是是……」張鐵心連聲諂笑道：「古大俠來得正好。」

恭親王卻一把拉住了古劍就往外走，並道：「兄弟，趕快看看小女去。」

古劍邊走邊向張鐵心笑道：「張兄，我也希望我是來得正好。」

通往地下室的通道上，燈光輝煌，明如白晝，短短十來丈的地段，卻安排了十六名大內高手，眞箇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

像這情形，如果說是一隻蒼蠅也飛不進去，那是太誇張了一點，但如果說是一個刺客能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去殺人，那是誰也不能相信的事，除非那個刺客早就在恭親王的內眷之中。

恭親王內眷中，會有敵人混在當中嗎？

答案是絕對否定的。

所以，恭親王對於地下室中家小的安全，他是相當的放心的。

不過，由於皇甫正那「血」書寫得那麼肯定而有自信，恭親王爲防萬一，還是不得不拉著古劍急急忙忙的奔向地下室。

恭親王的小郡主才六歲，是個聰明伶俐，有如粉雕玉琢，人見人愛的小女孩。

像這樣的小女孩，怎忍得下心向她下殺手啊？

當恭親王、古劍二人回到地下室時，小郡主正跟兩名宮女在捉迷藏，古劍也正好經過小郡主身旁。

眼被一條綢巾蒙住的小郡主，一把抱住古劍的大腿，笑道：「我逮住了……逮住了……」

恭親王一見自己的小女兒安然無恙，不由愁懷盡去地呵呵笑道：「小淘氣，妳看看，給妳逮住的是誰？」

小郡主自行揭開蒙住眼睛的綢巾，一見自己抱住的竟然是新來的古劍叔叔，不由連忙縮手，小臉一紅，一頭鑽入了乃父懷中。

恭親王笑道：「小丫頭也會害臊，還不叫叔叔，叔叔最疼妳。」

小郡主由乃父懷中探頭出來，

向古劍笑道：「叔叔，我不是小丫頭，是小郡主啊！」

古劍含笑說道：「對，妳是小郡主，小郡主乖，讓叔叔抱抱。」

「不，我還要去捉迷藏。」

她笑著，掙脫乃父的懷抱，一溜煙地走了。

小郡主一走，愁緒又上了恭親王的眉頭。

他雙眉緊皺，向古劍問道：「兄弟，你看皇甫正能硬闖進來嗎？」

古劍道：「這是絕不可能的。」

「可是……那賊子說得那麼肯定，可怕。」

「我疑心會有內奸。」

「這個……這兒都是我的家人，所有宮女，也都是絕對可靠的。」

「這兒，除了正式的入口和出口之外，是否還有別的暗門？」

「沒有，另外祇有四個通氣口。」

「通氣口我已經查看過，即使是施展最好的縮骨神功，也絕對進不來，何況，每個通氣口外都派有雙哨，即使對方想施毒也是不可能。」

恭親王苦笑道：「那賊子憑什麼說得那麼肯定呢？」

古劍沉思道：「那也許是空言恫嚇，目的在加重你精神上的壓力。」

「但願如此。」

「待會，小玉、雙城還會帶一助手來，到時候，我要她們三個人至少分兩人在地下室中來。」

「對了，兩位弟妹怎麼沒有來？」

「按時間推算，她們都該來了，也許她們已經來了而我們都不知道。」

「會有這種事？」

「大哥有所不知，你這兩個弟妹的易容術，決不在我這個『千面殺手』之下，至於她們心中的鬼點子之巧，有時候會令人啼笑皆非。」

「哦，那很好啊，這才是眞正的賢內助呀！」

「多謝大哥誇獎。」

恭親王注目接問：「兄弟，方才你說，弟妹還會帶一位助手來？」

古劍點點頭，道：「是的，那是劉家的少夫人白敏芝。」

也直到此刻，古劍才有機會說明了方才在劉家所發生的一切經過，使得恭親王一直爲之搖頭嘆息不已。

這時，江小玉、董雙城、白敏芝三人，在張鐵心的前導之下進入了地下室來了。

由於恭親王跟他口中的兩位弟妹還是初見，儘管目前的情況特殊，卻還是免不了一番的熱鬧。

尤其是王府的內眷們，她們實在想不透，江小玉、董雙城這兩個嬌滴滴的俏佳人，怎會有那麼好的本領，因而全都以既驚奇，又羨慕的目光向她們打量著，連帶著使白敏芝也成了她們心目中的英雄。

一番熱鬧過後，古劍夫婦略一商量，決定讓董雙城、白敏芝二人留在地下室中照顧小郡主，古劍、江小玉二人卻又悄然離去。

二更已過，恭親王府的裡裡外外一片寂靜，但寂靜中卻有一股無形的壓力，使得每一個人都有喘不過氣來的窒息之感。

地下室中，恭親王的內眷都已安寢。

也許「安寢」二字用得並不妥貼，因爲，此情此景之下，眞能安然入夢的人畢竟不多。

但不論他們是否眞能安然入夢，至少他們都已上了床。

至於那根本不知道死神正在向她招手的小郡主，可眞的確是安然入夢了，她沉睡得那麼香、那麼甜，小臉蛋上還漾溢著甜甜的笑意，可不眞是好夢方酣麼！

整個地下室中，還沒有上床的人只有三個人——恭親王、董雙城和白敏芝。

董雙城、白敏芝二人勁裝持劍，分坐小郡主床位的兩邊，凝神戒備著。

恭親王卻斜倚在一張太師椅上，儘管他雙目中滿佈紅絲，眼皮也不聽話，而一再自行垂闔，但他卻是堅持著不肯上床。

入口處有輕快的腳步聲傳來，那是總文案張鐵心。

張鐵心緩步走向董雙城，向雙眼垂闔的恭親王呶了呶嘴，悄聲問道：「董女俠，王爺是否睡著了？」

董雙城也悄聲道：「如果沒有特別的事情，最好不要打擾他。」

儘管他們的語聲很低，但保持高度警覺狀態的恭親王還是聽到了。

只見他雙眼忽睜，疾聲問道：「鐵心，什麼事？」

「沒什麼。」張鐵心連忙躬身笑問道：「王爺，方才你派人叫我？」

恭親王一楞，道：「沒有啊！」

張鐵心也一楞，道：「奇怪！」

恭親王接問道：「你是聽誰說的？」

張鐵心道：「是唐義。」

這唐義就是專門侍候總文案的聽差之一。

張鐵心話說一半，立即臉色一變，道：「這小子是發瘋了，王爺，我馬上回去問問他！」

他不等恭親王接腔，躬身一禮之後，又匆匆的離去。

唐義沒有瘋，卻是四平八穩地躺在張鐵心所專用的一張逍遙椅上呼呼大睡。

這情形，使得張鐵心一進門就臉色爲之大變而怒叱一聲：「唐義……」

唐義沉睡如故。

張鐵心一個箭步，竄到唐義的身前，「啪啪啪啪」一連四記耳光，道：「你是死人！」

儘管唐義的臉頰都被摑得腫了起來，卻仍然是沉睡如故。

唐義沒有任何反應，別的地方卻有了意外的反應。

只聽得「噗」一聲，室內的四盞八角宮燈忽然變成了綠色，光線也一下子減弱了一半以上。

那本來是十分豪華的起居室，剎時之間，變得綠慘慘，陰沉沉的，有如幽靈地獄。

當然，由外表看來，張鐵心也變成了一個綠慘慘的怪人，也因此沒法分辨他是否已因目前的奇變而嚇得變了臉色。

但可以肯定的是，張鐵心很沉着，因爲，他靜立原地不動。

一般說來，在目前這種情況之下，靜立原地不動，也可能是被嚇呆了，但張鐵心却應該是夠沉着，而不是被嚇着的。理由是：他雖然沒有動，卻由鼻孔中發出了一聲無比冷峻的冷哼。

緊接着，屏風發出「啾啾」鬼叫之聲，一個披頭散髮的鬼魅也隨之出現，並厲聲喝道：「張鐵心，還我命來。」

那是一個可憐的男鬼。

慘綠燈光下，那男鬼身着血漬斑斑的錦袍，使張鐵心一眼就能斷定，那是昨宵被暗殺的恭親王世子的鬼魂。

張鐵心的確膽大得出奇，此情此景之下，他仍然屹立原地，一點也不害怕地沉聲說道：「殿下，你該懂得冤有頭，債有主這句話的意思。」

那男鬼道：「我懂，所以我才來找你。」

張鐵心道：「你來找我，是找錯了對象，找錯了廟門。」

那男鬼道：「我沒有找錯。」

張鐵心道：「有道是，生而爲英，死而爲靈，殿下，以你的身世來說，應該是靈鬼，不會是糊塗鬼。」

「我當然是靈鬼。」

「既然是靈鬼，當然知道暗殺你的人是皇甫正。」

「你就是皇甫正。」

「說來說去，你還是一個糊塗鬼，殿下，我是你父王的忠貞手下張鐵心呀！」

那男鬼冷笑道：「我知道，你就是皇甫正的幫兇。」

張鐵心也是冷冷的笑道：「這眞是鬼話連篇了。」

那男鬼道：「我雖然是鬼，卻是有人性，不像你……」

「我怎樣？」

「表面上一副忠貞面孔，暗地裡却見利忘義，替敵人當劊子手。」

「殿下，就憑你這些鬼話，就能入我於罪嗎？」

「我有證據。」

「好，請拿出來。」

那男鬼沉思一下，道：「今天，皇甫正那份假的血書，不是皇甫正的親筆。」

張鐵心說道：「你認爲那像是我的筆跡？」

「不像，但我敢斷定，那是你故意用左手寫的。」

「僅憑你的揣測，就能算是證據？」

「我還有。」

「好，請說。」

那男鬼道：「不久之前當那假血書被發現時，你的第一句話，是怎麼說的？」

張鐵心道：「我已經不記得。」

那男鬼道：「那我可以提醒你，當時你是說：『這……是在哪兒發現的？』對不對？」

「不錯。」

「這合情理嗎？譬如說，有人送信來給你，你不問是誰送來的，而是問在那兒發現的，可能嗎？」

「爲什麼不可能，事實上，我已經這麼說過了。」

「但我却認爲，只有你自己在暗中搗鬼的情況之下，才有可能於匆促中說出那樣的話來。」

「殿下，你這樣亂入人罪的說詞，等於是從鷄蛋中挑骨頭。」

「不服氣？」

張鐵心長嘆一聲，道：「殿下，如果你認爲這就是罪證的話，任誰也不會服氣。」

那男鬼居然笑道：「好，不服氣沒關係，我還有具體的證據。」

接着，由衣袖中掏出一張白紙，一支筆，一隻盛着調好了的硃砂的小杯，道：「認識這些嗎？」

「認識。」

「是你自己的東西？」

「不錯。」

「你起居室中爲何會有這些東西？」

「我準備用來畫符辟邪。」

「由於我的橫死，怕我這厲鬼作祟？」

「不錯。」

那男鬼笑道：「眞是遺憾，你的辟邪靈符還沒有畫好，我這厲鬼就找上你了。」

張鐵心也笑道：「那不要緊，我這人，不但名字叫鐵心，也天生

一副鐵膽。」

「這是說，你從來不怕鬼？」

「對。」

「我想，你一定怕這個……」

那男鬼的衣袖中的「法寶」可眞不少，現在，他又掏了一件出來，也就是那份威脅着要殺小郡主的假血書。

張鐵心漠然地沒接腔。

那男鬼又道：「這個你一定認識？」

張鐵心道：「當然。」

「我已比較過了，你調配的硃砂顏料色澤和所用的紙張，都跟這假血書一樣。」

「所以，你認爲這是我吃裡扒外的具體證據？」

「你能否認？」

「我當然要否認。」

「說理由。」

「巧合。」

那男鬼好像苦笑了一下，道：「好像也有理由，我也同意，世間難免很多的巧合，至於這樣的紙張，也很普通，人人都可以用……」

張鐵心截口笑道：「眞想不到，你這個厲鬼，倒也很通情達理的。」

那男鬼道：「我這個厲鬼，不但通情達理，也絕對公正廉明，對於搜集罪證的功夫，更是高人一籌。」

「聽你這語氣，好像還有什麼更具體的證據？」

「不錯。」

「還有多少你自以爲是的鐵證，一併拿了出來吧！」

那男鬼抬手向仍然躺在逍遙椅上的唐義一指，道：「這個唐義，明裡是你的僕人，其實卻是你的死黨，你的一切，唐義已經完全供了出來。」

張鐵心身軀微微一震，沒接腔。

那男鬼又道：「這是人證，比任何物證都管用得多。」

張鐵心仍然沒應腔，那男鬼又笑道：「張鐵心，你這份沉着的功夫，實在令人佩服。」

張鐵心冷笑道：「我也不能不佩服你的精明，古劍，別裝神扮鬼，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好，這勞什子玩藝兒套在身上實在不好受，我早就想扔掉它了！」

男鬼的嗓音忽然變了，變成古劍的嗓音，話聲才落，他身上的僞裝也隨之卸落，恢復了他本來面目。

張鐵心道：「也請把燈光的顏色改過來吧！」

古劍道：「不用費事，那不過是用了點特別調配的藥粉，已經快要燒完了。」

這也許是一項巧合，古劍的話說完時，那慘綠色的燈光也開始消褪了而漸漸恢復正常，張鐵心皺眉沉思，沒接腔。

古劍接着注目問道：「能不能告訴我，你是怎麼斷定我是古劍？」

張鐵心道：「這原因很簡單，第一，我根本不信世間有鬼神，第二，當我摑唐義的耳光時，已經覺察他的穴道被制……」

「第三呢？」

「第三，唐義的身手有多高，我自己心中有數，這兒，除了你『千面殺手』古劍之外，能夠完整無損的將他制服的人，找不出第二個人來。」

「你很會說話，明裡捧我，暗地裡卻捧你自己。」古劍含笑接道：「一個僕役的身手已是如此高明，那你自己豈非是高人中的高人。」

張鐵心道：「別廢話了，古劍，我也有話要問你。」

「行！問吧！」

「你怎會懷疑到我是問題人物？」

「問得好，我也可以分兩點來說，第一，就是你那『這是在那兒發現的』那句話，引起我的懷疑。」

「第二呢？」

「第二，由於那句話引起我的懷疑，使我聯想到，暗殺世子的兇手也是你……」

「你的聯想力可眞豐富。」

「過獎，但事實證明，我的聯想沒有錯，當我仔細察查世子遇害的現場環境之後，發覺如果由你的住處暗殺世子，那是最方便，也是最不易被人發覺的。」

張鐵心默然無語。

古劍又道：「所以，我假設你就是殺害世子的兇手之後，又藉故試探唐義，唐義很差勁，一試就被我試出他有一身很高明的武功……」

張鐵心截口接道：「於是，你制服住唐義，脅迫他假傳王爺之命，將我騙往地下室去……」

「對。」古劍含笑接道：「這叫做調虎離山計，好讓我在你房間搜查證據。」

「高明。」

「也許我還不夠高明，但你可的確是相當的差勁。」

「別得了便宜便賣乖，古劍，目前就論成敗，還早哩。」

「有道理，張大總文案，還有什麼疑問嗎？」

「沒有了。」張鐵心問道：「古劍，你對那小郡主的生命好像一點也不關心。」

「誰說的？」

「那麼，你該明白，小郡主的生命，已經危在眉睫，你還在儘說些廢話幹嗎？」

古劍「哦」了一聲，笑道：「我忘了告訴你，其實，我不說你也該明白，我還有一位神出鬼沒的賢內助。」

張鐵心道：「你說的是江小玉？」

「不錯。」

「今宵小郡主死定了，即使江小玉再精靈一百倍，也救不了她的。」

「我說小郡主絕對死不了。」

「咱們賭點東道，你敢不敢？」

「我不跟一個將死去的人打賭，但我可以提醒你一聲，江小玉是苗疆奇人金花鬼母的徒弟。」

「我早就知道。」

「那麼，你也該知道，金花鬼母是當今武林中役使毒蛇毒蟲的大行家。」

張鐵心臉色一變，沒吭聲。

古劍笑道：「現在，你明白了？」

張鐵心淡然地道：「我不明白。」

古劍道：「那我再提醒你一聲，小玉身邊還有一條已通靈的鐵綫蛇，你應該早聽說過，鐵綫蛇是香蛇的尅星，你是應該知道的。」

張鐵心沒接腔。

古劍又道：「至於香蛇，你更應該知道，那是苗疆雲霧山的特產，其大小長短如一支竹筷，通體透明，奇毒無比，雌蛇有異香，即使將其殺死，晒乾，磨成粉末，其香也歷久不散。」

張鐵心仍沒有接腔，但臉色却越來越難看。

古劍笑了笑又道：「你是有心人，你不但有雌香蛇的粉末，也有一條活的雄蛇，於是你以雌香蛇的粉末製成香囊，伺機塞入小郡主的床頭，然後準備於今宵放出雄蛇，循着雌香蛇粉的香氣進入地下室中毒殺小郡主，由於那雄蛇軀體小，又透明無色，而進行速度之快，必然能輕易地通過甬道，進入地下室中，達到你的目的。」

他的話鋒一頓，又道：「這的確是一個天衣無縫的殺人計劃，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偏偏遇上江小玉這個大行家。」

張鐵心的臉色已恢復了正常，冷冷地一笑道：「既然江小玉已經知道我的陰謀，卻爲何還要轉彎抹角，裝神扮鬼的。」

古劍道：「江小玉當時雖然已識破這一陰謀，却還不知是你的傑作，所以，她連恭親王面前都沒有說明，只是悄然抽走那香囊，跟我暗籌對策。」

張鐵心長嘆一聲，道：「這眞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門外傳來江小玉嬌笑道：「張大總文案，現在，你那條雄蛇已作了我那鐵綫蛇的點心，我還沒有向你致謝呢。」

話落人現，勁裝佩劍，綽約多姿的江小玉，已俏立門口，跟江小玉一同出現的還有一位滿臉悲憤神色的恭親王。

古劍含笑招呼道：「大哥，小玉是否已全部告訴你了？」

恭親王點首笑道：「是的，弟妹已全部告訴我了。」

接着，向張鐵心厲聲叱道：「張鐵心，本王跟你何怨何仇！」

張鐵心似笑非笑地道：「你我之間，無怨無仇，嚴格說來，你對我很不錯。」

「那你爲何殺我兒子？」

「我是奉命行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你是奉皇甫正的命令？」

「不錯。」

「好，本王先劈了你！」恭親王憤然拔出佩劍，却被江小玉止住，古劍沉聲說道：「小玉妳護送大哥回地下室去。」

恭親王猶在掙扎不肯走，並大聲嚷叫道：「不！兄弟，我要親自看你替我兒子報仇！」

古劍道：「大哥快走，我保證完成你的心願。」

江小玉也在恭親王耳邊悄聲說了些什麼，恭親王才讓小玉護送着離去。

張鐵心目注古劍冷笑道：「古劍，你眞的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

「是嗎？」古劍笑道：「該說的都已說完了，你我之間好像不須要說廢話。」

「我深有同感。」

「那你還等什麼？」

「等你進招。」

「夠意思，兵刃都不用，要我先進招，居然比我還要狂。」

張鐵心冷笑道：「你算是什麼東西！」

古劍眉梢一揚，揮劍進擊，一面笑道：「我當然不算是東西，是專殺鼠輩的『千面殺手』……」

話聲中已接連攻出九劍，但九劍都是虛應故事的虛招，以示他不願佔先進招的便宜。

但他的九劍才使完，只聽「錚」地一聲響，寒芒閃處，森寒的劍尖已刺向他的胸前，而且使的還是他師門分光劍法中一招「流星起月」。

更絕的是，張鐵心手中本來就沒有兵刃，身上也沒有佩帶任何兵刃，現在，手中却突然有了兵刃，就好像變戲法變了出來一樣。

兵刃來得意外，招式更出人意外，也幸虧是閱歷豐富的古劍，如

果換了一個身手差一點的人，恐怕不死也得受重傷哩。

古劍心頭一凜之下，吸氣飄身，橫移三尺，險煞人地避過那要命的一劍。

但張鐵心身隨劍轉，接連攻出分光劍法中的九招絕式，一劍比一劍狠，一劍比一劍快。

古劍一面見招拆招，一面笑道：「想不到你也是姚百化的徒弟……」

張鐵心道：「不，我的劍法是皇甫正傳授給我的。」

古劍道：「那麼，論師門，論淵源，你算是我的師侄。」

「我跟皇甫正沒有師徒名份。」

「怪不得你的分光劍法那麼差勁。」

張鐵心的劍法忽然一變，「刷刷刷」一連攻出三招既辛辣，又奇絕的三劍之後，冷笑道：「這三劍又如何？」

古劍道：「這是崆峒派的靈蛇劍法，已算有八成火候。」

張鐵心道：「你很有點見識。」

古劍一面展開反擊，一面笑道：「但我最欣賞的，還是你手中的寶劍。」

「你也知道它的來歷？」

「當然，那是當今武林中僅有兩支奇門寶劍之一，名爲冷霜丸，不用時，可以捲成鴨蛋大小的劍丸，握在手中。」

張鐵心忽然一個倒翻，穿窗而出，道：「到外面來，咱們可以放手一搏。」

古劍跟踪而出，展開一連串以快制快的搶攻，並朗笑道：「張鐵心，我的青鋼長劍昨宵被鐵木青青的紫電寶劍削斷了。」

張鐵心截口道：「你以爲很光彩？」

古劍道：「不怎麼光彩，所以，現在，我先要奪下你的寶劍，砍下你的狗頭，替我那世子賢侄報仇。」

「作夢！」

「不是作夢，馬上有事實證明。」

說話之間，已將張鐵心接連迫退了二丈以上，好在現在他們已到了室外的花園中，有足夠讓他們二人活動的範圍。

其實，張鐵心並非庸手，儘管他已被迫而連續的後退，却是神態從容，並不慌亂，這時，已有八個大內侍衛聞聲趕到了。

古劍揚聲道：「張鐵心是暗殺世子的內奸，現已東窗事發，這兒不須幫忙，各位請速回原位，愼防他的同黨滋事。」

「是……」

那些大內侍衛暴喏聲中，又紛紛離開去。

古劍忽然劍法一變，施展他夫人江小玉的「降魔劍法」來。

降魔劍法是佛門絕藝，也是江小玉的另一位師傅白石庵主的獨門絕藝。

先前，古劍使的是分光劍法，由於張鐵心懂得劍招，儘管張鐵心身手較差，還能勉强的支撑下去。

現在，古劍這劍法驟變之下，張鐵心立即陷入岌岌可危的情況之中。

古劍得理不饒人，一式「天網伸張」，劍化千鋒，待張鐵心被圈入綿密的劍網中，才清叱一聲：「撒手！」

「噹」地一聲，張鐵心的寶劍被震飛三丈之外，人頭也跟着滾落一旁。

古劍飛身接下那支寶劍，張鐵心的無頭屍體才「砰」然一聲倒地。

緊接着，一聲慘呼，並傳來一陣人體由屋上滾落聲。

情況很明顯，有人不知厲害，向單身闖入虎穴的鐵木青青進攻而慘死於鐵木青青手中。

古劍連忙循聲飛撲。

當他飛登屋面時，鐵木青青已在八名大內高手的包圍之中。

也不難想見，方才慘死於鐵木青青手中的，也必然是大內高手之一。

由於鐵木青青那一手產生了震懾作用。所以，那八名大內高手雖然已將鐵木青青包圍，却都不敢再行冒險躁進。

古劍精目橫掃，沉聲勁喝：「各位請退到十丈開外去。」

那八名大內高手很聽話，一齊退了開去。

其實那八名大內高手之所以立即退了開去，也不是完全由於他們很聽話。

如所週知，作官的人都是「識時務者爲俊傑」。他們都已親自看到，目前這個外表美而又艷的鐵木青青，有如張飛賣刺蝟——人强貨扎手，同伴中已經有人送了命，如非上命所差，誰願跟自已的性命過不去，所以，有了古劍的那句話，他們也就樂得退到旁邊去乘凉了。

鐵木青青嬌笑說道：「古劍，你是越來越神氣了，連大內侍衛也可以給你呼來喝去的。」

古劍沉聲問道：「別廢話，妳方才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鐵木青青道：「就是說你的運氣很不錯的那句話？」

「唔……」

「你不懂？」

「不懂才問。」

「好，給你解釋，今天，包括劉家的那一場在內，你已連勝兩場。」

「我連勝兩場，憑的是眞本領。」

「我的想法不同。」

「所以妳不服氣，特地自己趕來找回場面是嗎？」

「服不服氣，都是廢話，我也不是特別趕來找回什麼場面，而是順道這兒來告訴你一聲，你的好運已走完了，你信不信？」

古劍含笑接道：「我絕對不信。」

鐵木青青道：「明天，就有事實證明了。」

古劍屈指輕彈新獲的「冷霜丸」寶劍的劍鋒道：「不是現在？」

鐵木青青冷笑道：「明天也不算太遲。」

古劍道：「好，明天就明天吧！」

鐵木青青注目問道：「古劍，你二師兄也到了北京？」

鐵木青青口中的古劍二師兄，也是曾經被鐵木青青母女以「奼女心法」所迷，而一度成爲她們床頭膩友的「多情劍客」冷無情。

古劍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地含笑反問道：「是不是想重溫一下舊夢？」

鐵木青青冷冷一笑道：「你怎麼說我都不在乎，我只是提醒你，目前，你的力量太單薄了，所以，你必須趕快將你的兩個師兄都找來，否則，明天以後，武林中就不會有『千面殺手』古劍這個人了。」

「有這麼嚴重？」

「信不信由你。」

「好，我拭目以待。」

「告辭……」

話聲未落，人已躍身而起。

古劍揚聲厲喝：「讓她離去，不許阻截。」

鐵木青青的冷笑遠遠傳來，道：「攔得了嗎？」

古劍也揚聲冷笑，道：「讓妳多活一天又何妨……」

古劍的話雖然說得輕鬆，但他的心頭却是沉重得很。

鐵木青青方才所說的話沒錯，目前古劍的實力實在是太單薄了。

因爲，儘管目前的恭親王王府人多勢衆，但包括那批大內高手在內，在面對像鐵木青青母女和皇甫正那樣的强敵，那批人所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那眞正的主力，却只有古劍、江小玉兩小口子。

至於董雙城、白敏芝二人，她們二人的身手固然高於那批大內高手，但也不是獨當一面的大將。

所以，古劍的心中，實在很希望他的兩位師兄——「笑彌陀」劉烈、「多情劍客」冷無情二人能及時趕來相助。

但他比誰都明白，這希望很渺茫。

原因是四個月之前，消滅修羅教的那一連串的血戰中，天龍子因爲認爲劉烈和冷無情的表現還不如他們的小師弟古劍，而對兩人深感不滿。

尤其是對於冷無情，儘管是名爲「無情」，實際是到處留情而混上一個「多情劍客」的綽號，更是大爲不悅。

也所以，當四個月之前，修羅教被消滅之後，天龍子即勒令他們兩人閉關進修，連古劍與江小玉的婚禮都不許他們參加。

試想，在這樣情形之下，古劍能希望他的大師兄、二師兄趕來助陣嗎？

何況，姚百化正要向天龍子尋仇，劉烈與冷無情在那陣仗中，固然派不上什麼用場，但爲長輩們跑跑腿是可以的。

所以，即使劉烈、冷無情二人已經啟關了，目前也不可能前來助陣。

興念及此，古劍禁不住苦笑了一下，同時，也牽掛着乃師那邊的情況。

當然，古劍對乃師的一切，深具信心，何況還有江小玉的兩位恩師白石庵主、金花鬼母等人助陣，即使東山再起的姚百化功力再高，也不難將其擺平。但身爲人徒，這種關心也是人之常情。

「劍哥，你在發什麼呆？」

江小玉一聲嬌喚，將古劍拉回到現實中來。

他擧目橫掃，屋面上祇剩下他孤單單的一個人，因而自我解嘲地一笑道：「這夜色不是很好麼……」

江小玉道：「夜色是很好，但你那王爺大哥替你準備的御賜美酒也不錯呀。」

「好，今宵不醉不休。」

「痛飲一番是可以，可不許醉酒。」

古劍輕攬愛妻纖腰，涎臉笑道：「夫人閫令，敢不遵從。」

* * *

由於小郡主已逃過一劫，儘管恭親王仍然在爲世子的橫死而暗自傷神，但心頭的壓力已減輕了。所以，大致說來，這一頓的消夜盛宴，氣氛還算是相當輕鬆的，固然說不上開懷暢飲，卻是酒到杯乾。

也因此，古劍、恭親王二人已於不自覺間，有了六成醉意，如非是一旁的江小玉及時制止，哥兒倆還要繼續喝下去哩。

也就當哥兒倆已有六成醉意之間，一位侍衞裝束的中年人在門外急聲說道：「啟奏王爺，卑職有緊要事奉稟。」

這位侍衞裝束的中年人，也就是三十六名大內侍衞中的領班——御前三品帶刀侍衞李大功。

李大功是奉命審問張鐵心的助

手唐義口供的。

因此，恭親王一怔之下，沉聲問道：「是否還有同黨？」

李大功道：「回稟王爺，唐義已說明，王府中已沒有別的同黨。」

「那麼，你何事緊張？」

「回王爺，事關王爺家眷安全……」

恭親王截口喝問：「怎麼說。」

李大功苦笑道：「回王爺，唐義說：必須王爺親自赦免他的死罪他才肯說。」

恭親王道：「好，你帶他來。」

「是，唐義已被帶到。」

「砰」地一聲，本已被古劍廢去功力的唐義已匍匐在門口，連連磕着響頭。

恭親王喝聲道：「唐義，抬起頭來。」

唐義抬起頭來，由於響頭磕得太勁，額頭上皮破血流，加上塵土，顯得狠狽之至。

恭親王眉峯一皺，道：「唐義，剛才本藩跟李侍衞的話，你都聽到了？」

唐義道：「是的。」

恭親王說道：「本藩答應赦免你的死罪。」

「多謝王爺！」

「別廢話，快將你心中秘密說出來。」

「是，王爺，張……鐵心曾經說過，除了世子，小郡主之外，第三個……」

「第三個是誰，快說。」

「是……是大郡主……」

大郡主是恭親王的長女，早已出嫁，並且已有了兩個小孩子，郡馬爺還是一位三品武官，這兩天來，由於恭親王心痛世子慘死，小女兒又受到生命的威脅，竟然沒想到那位出嫁的大女兒了。

當然，嫁出去的大女兒已經算是外人，這也未嘗不是恭親王沒想到他長女的原因之一。

現在，經唐義一再提起，不由使恭親王身軀一震，拿在手中的白玉杯也掉落地下，摔得四分五裂。

唐義又恭聲說道：「王爺，他們預定對付大郡主的日子，本來是預定明天，但由於今宵對小郡主的陰謀失敗，很可能會提前採取行動。」

恭親王強振精神，長嘆一聲，道：「老天爺，但願他們還沒有採取行動……」

古劍連忙接道：「大哥，急不如快，咱們馬上趕往郡馬府去……」

話沒說完，人已穿窗而出，沉聲說道：「小玉好好保護王爺……」

恭親王忙道：「你知郡馬府在那兒？」

江小玉道：「大哥，劍哥不是去郡馬府……」

「那是去哪兒？」

「外面來了強敵。」

「是皇甫正？」

「不知道……」

屋頂傳來了古劍的朗笑道：「好，該來的都來了，咱們提前解決也好。」

古劍說的是場面話，但也等於向江小玉示警，強敵都到了，都到齊了，趕快送王爺進入地下室。

江小玉自然深知她夫婿的言外之意，二話不說，就拉着王爺往地下室的通道跑，並扭頭對李大功說道：「李大人，情況十萬火急，請督促貴下屬，按預定任務，嚴守自己崗位。」

李大功恭應道：「下官遵令……」

從容破敵　苦心開導

古劍所說的該來都來了，那是些什麼人呢？

他目光一觸之下，所看到的是，鐵木青青鐵木燕兒母女倆。

站在鐵木母女左邊是一名妖冶絕倫，約莫花信年華的紅衣女郎，右邊卻是一男一女，那男的身穿黃衫，初看之下，好像是前晚在陶然亭跟古劍鬥過一場的那個黃衫人，但略一端詳，却原來竟是——劉府的總管呂文才。

男的既然是呂文才，那女的自然是劉府女主人，文素媚了。

呂文才、文素媚二人分明被廢掉武功，並送往九門提督衙門，怎會在這兒出現？因此，古劍說完了那兩句話之後，緊接着却「咦」了一聲。

鐵木青青笑問道：「古劍，你覺得很奇怪麼？」

古劍「唔」了一聲。

鐵木青青又道：「你們這刁斗森嚴的恭親王府，我們竟然如入無人之境。」

古劍含笑接道：「這一點，我倒並不奇怪，因爲我交代他們，不必攔截。」

「哦……」

「先放你們進來，然後來一個甕中捉鼈，不是很省事麼？」

「好主意。」

「還用妳說。」

「好，我不說……那麼，你之所以感到奇怪的，又是那一點？」

古劍笑了笑道：「我所感到奇怪的是你們五員大將，卻只有一個男的，形成陰盛陽衰，而且，唯一的一個男的，又是被廢掉武功的人。」

鐵木青青「哦」了一聲，道：「原來你說的是這個，你自己不提起，我還幾乎忘了哩。」

接着，又笑問道：「你以爲這個男的就是呂文才？」

古劍一怔道：「難道不是？」

「是，也不是。」

「妳總不是爲了打啞謎而來吧？」

「當然不是，但我必須先將這個啞謎解開，免得你死了還是一個糊塗鬼。」

「要不要我先向妳道謝？」

「馬虎一點，免了。」鐵木青青含笑接道：「古劍，呂文才就是皇甫正的化身，你明白了沒有。」

古劍漫應道：「是嗎？那麼他以前有很多機會暗算我，他爲何不下手？」

鐵木青青道：「除了向你王爺大哥報仇的事，他可以自己作主之外，其餘的都是奉命行事，我沒有叫他暗算你，他怎敢？」

「妳又爲何不叫他暗算我？」

「這可以分兩點來說，第一點，昨晚上已經說過了。」

「就是爲了報答我們四個月之前，沒有殺妳們母女倆的情份？」

「不錯。」

「第二點呢？」

「第二點，是咱們教主不准殺你。」

「妳說的是天香教主姚百化？」

「不錯，你應該叫他師伯……」

「他不配，黃山門下，沒有這樣的敗類。」

「但他對你們小兩口都特別器重，準備好好地栽培你們。」

古劍披唇一哂，沒接腔。

鐵木青青又道：「現在，我不妨坦白告訴你，此刻，有九成九的可能，武林中已沒有天龍子這號人物了。」

古劍心頭微震，但表面上卻泰然自若，他笑着道：「這是說，姚百化已經上了黃山去了？」

「不錯。」

「連妳自己都只能說九成的可能，而沒有絕對把握，我又怎能相信，何況，我對家師的自信，卻是十成十的。」

鐵木青青俏臉一沉，道：「古劍，你最好是相信我，也聽我的話，否則……」

古劍截口笑問道：「否則怎麼樣？」

「你一定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皇甫正插口笑道：「不，總護法，應該說是見不到今天的太陽，因爲，現在已經快天亮了。」

鐵木青青「唔」了一聲。

江小玉這時飛登屋頂，俏立古劍身伴，嬌笑道：「究竟誰見不到今天的太陽，待會兒便有事實證明。」

古劍也冷笑接道：「對，事實勝於雄辯。」

鐵木青青沉聲說道：「古劍，你不接受我的勸告？」

「不接受。」

「你估量一下，憑你們小兩口子對我們五個，你有幾成勝算。」

古劍笑道：「鐵木青青，我提醒妳一聲，兵貴精不貴多，何況，你們五個之中，有兩個已經是被廢掉了功力的廢人。」

鐵木青青嬌笑道：「對了，你不提起，我幾乎忘記了啦。」

古劍一怔道：「妳忘了什麼？」

鐵木青青道：「你以爲，皇甫正、文素媚還是廢人？」

「難道不是？」

「你忘了，我們母女也曾經是被廢掉過功力的人。」

「妳們的功力，恢復得這樣快？」

「當然，因爲，我們有一位功參造化的教主。」

古劍心頭暗驚，沒接腔。

鐵木青青嬌笑道：「別怕，咱們教主沒到這兒來。」

江小玉接問道：「這是說，你們身邊，有立即恢復功力的靈藥？」

「不錯，而且，靈藥正好在她身邊。」鐵木青青抬手向一旁的紅衣女郎一指，道：「對了，我特別替你引見一下。」

她一頓話鋒，又含笑接着道：「她姓牟，名百合，也是你古劍的同門。」

古劍截口笑道：「是姚百化的弟子？」

「不錯。」

「也是姚百化侍姬之一？」

「你很聰明。」

「妙極，妙極。」

「當然妙極。」鐵木青青嬌笑道：「你師伯是一個最懂得享受的人，你想想看，融徒弟與侍姬於一體，公餘之暇，燈前笑語，紅袖流香，那是何等美妙的賞心樂事。」

「高論，高論。」

「別打哈哈，古劍，還有一點，如果我不說明，你是絕對想不到的。」

古劍笑道：「那就痛痛快快的自動說出來，說個明白吧。」

「我現在就說到了。」鐵木青青含笑接道：「牟百合也就是九門提督貝銘的六姨太！」

古劍啞然失笑道：「哦，那我將呂文才、文素媚二人送往九門提督衙門，也就等於是一種變相的『送羊入虎口』啦。」

「更巧的是，恢復功力的靈藥，正好就在牟百合的身上。」

「巧極，巧極！」

鐵木青青冷笑道：「這回我要糾正你，不是巧極。」

古劍笑問道：「不是巧極，那又是什麼？」

鐵木青青道：「是天香教應運而興，冥冥中有百靈扶助。」

話鋒一頓又起：「你想想看，如果當時不是你心存婦人之仁，因而偷襲得逞之後……」

古劍截口道：「我也要糾正妳，當時，可不是偷襲。」

鐵木青青道：「就算不是偷襲吧！如果你當時得手之後，將他們一刀了結，現在不就可以減少兩個勁敵嗎？」

「有理，有理。」

「只因爲本教冥冥中有百靈扶助，才鬼使神差，造成目前的結果。」

古劍又笑道：「我想，從現在起，冥冥中的百靈，再也不會扶助貴教了。」

一直冷眼旁觀的鐵木燕兒，白了乃母一眼道：「娘，妳眞有耐性。」

鐵木青青苦笑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教主曾經一再叮囑，我不能不盡盡人事。」

鐵木燕兒又白了乃母一眼：「現在，您該死心了吧。」

「是的，我該死心了。」鐵木青青目注古劍沉聲道：「古劍，好話壞話都已說盡了，你劃下道來吧！」

江小玉搶先嬌笑道：「有道是，笨鳥先飛，就由我先領教妳老人家高招吧！」

鐵木青青冷冷的笑道：「好，很好……」

話聲中，一聲清越龍吟，紫電寶劍已經出鞘了。

皇甫正忽然插口說道：「啟稟總護法，屬下的禮品是否可以送出了？」

鐵木青青道：「你的仇家已躲入龜巢中去了，你的禮品如何送法？」

「由古劍轉交。」

「也好。」

此情此景之下的所謂禮品，當然是絕對不是什麼好禮品。

事實上，古劍早已注意到，皇甫正身邊瓦面上，有一個黑忽忽的布包。

但他却沒有想到那是皇甫正帶來的禮品。

直到皇甫正俯身拾起那黑忽忽的布包時，古劍心頭一震地掠過一抹不祥的陰影。

這時，皇甫正已陰沉地一笑道：「古劍，你一定已經猜到了這是什麼禮品。」

古劍注目反問道：「是一顆人頭。」

「誰的人頭？」

「九成九是大郡主的。」

「猜對了，大爺有賞……」

話聲中，那個黑布包已經向古劍扔了過來。

古劍接過布包，隨手向下面一拋，道：「接着，暫時不許告訴王爺。」

皇甫正緩步走向古劍身前丈遠處，冷笑道：「根本不須要告訴那老賊，待會，他們全家老少全都會在陰間聚首。」

由於距離縮短，現在，古劍看得更清楚了。

目前的皇甫正，除了換了一襲黃衫之外，完全是呂文才的本來面目，既沒有易容，也沒有戴人皮面具。

因此，古劍沉聲問道：「皇甫正，這就是你本來的眞面目？」

皇甫正反問道：「你看，我的臉上有什麼僞裝嗎？」

「沒有。」

「那你何必多此一問？」

「但我必須要問，你是朝廷欽犯，混跡在京城之中，像劉家這樣大戶之中，你不怕被人查究？」

「也好，讓你死前增長一點見識，大爺眉宇之間，曾經由極高明的大夫動過手術……」

古劍苦笑着，「哦」道：「原來如此。」

由於古劍、皇甫正的對話，使得江小玉與鐵木青青二人之間的劍拔弩張的局面，也爲之暫時弛緩下來。

這時，鐵木青青一聲嬌叱：「江小玉爲何還不亮劍進招！」

一聲清越龍吟，青虹耀眼中，江小玉嬌笑道：「這不是已經亮了劍嗎？」

鐵木青青不禁脫口讚道：「好劍。」

江小玉道：「妳應該知道它的來歷。」

「好像傳說中的『青霜寶劍』？」

「不錯。」

「以前沒有見妳用過？」

「是的，是恭親王臨時由皇宮中借來，它在我手中，還不到頓飯時辰。」

鐵木青青默然不語。

江小玉却趁機以傳音入密功夫向古劍說了一些什麼。

只見古劍目光一亮，道：「眞的？」

江小玉嬌笑道：「信不信由你……」

鐵木青青道：「後事交代好了麼？」

「這正是我要問的話啊。」江小玉笑笑接答道：「鐵木老人家，你那兵刃上的優勢已經失去了，內心感受如何？」

鐵木青青又冷笑一聲：「我老人家毋須兵刃上的優勢，也照樣能

宰了妳，接招！」

話出招隨，一式「橫掃千軍」，只見一道紫虹，向江小玉疾捲而來。

江小玉嬌笑一聲：「來得好。」青霜寶劍一揮，一式「攔江截斗」，硬接硬架。

只見青紫兩道光華一閃，傳出一聲裂帛的暴響。

隨着那聲裂帛暴響，一青一紫兩道耀眼精虹一觸即分，一分又合，像游龍夭矯，像雨中閃電，令人眼花撩亂，目不暇給。

這是一場奇招迭出的精彩惡戰，也是一場互拚內力的激烈血戰，由雙方寶劍下那長逾三尺的劍炁上，不難想見，兩人之間的生死，都是繫於間不容髮之間的先機之上。

她們兩人是否還有什麼殺着不曾施展，旁人沒法知道。

她們目前所顯示的，却是勢均力敵，好像誰都沒有佔到一絲便宜。

屋頂的的搏鬥，由於活動範圍有限，一般人往往都有碍手碍脚之感。

但目前這二位，却好像不受地形的影響，儘管她們精招百出，劍氣沖霄，殺得如火如荼，但是，活動的範圍一直在原地的丈許方圓之內。

這些，已足以證明，這二位的武功，都已進入收發由心，納須彌於芥子的最高境界了。

由於雙方都是以快制快，片刻之間，激戰已逾百招以上。

一旁的古劍朗聲笑道：「嬌娃對老蟹，紫電對青霜，好一場難得一見的精彩惡鬥。」

鐵木青青怒叱道：「古劍，少逞口舌之利！」

古劍歉笑道：「失禮，失禮，妳眞正看起來，不但一點也不老，而且，還依然具有天下臭男人都迷得七葷八素的魅力，方才，我之所以有『嬌娃對老蟹』那一說，無非爲了對仗工整，隨口胡謅而已。」

皇甫正忽然揮劍進擊，並沉叱一聲道：「狂徒看劍！」

「錚」的一響，古劍手中的冷霜丸寶劍挾着一道耀眼精芒，迎頭疾擊，並朗聲笑問，道：「認識這寶劍嗎？」

冷霜丸本來是張鐵心的，而張鐵心與皇甫正又是關係非淺，因此，皇甫正當然認識冷霜丸寶劍。

也由於皇甫正認識冷霜丸，並且知道冷霜丸的厲害，儘管心頭一驚，却不能及時收招閃避，險險逃過劍毀人亡的厄運。

此情此景之下，皇甫正當然沒法回答古劍的問題。

但古劍於一招取得先機的情況之下，得理不饒人，「刷刷……」一連八劍，將皇甫正迫退八步，並笑道：「皇甫正，不能再退啦。」

皇甫正的確已不能再退，他背後離屋頂邊緣已不足五尺了。

他皇甫正絕對不是省油的燈，前晚在陶然亭邊的那一戰，也證明他的功力跟古劍比起來，決不遜色。

目前之所以一交手就是一面倒的局面，是由於兵刃的劣勢加上古劍使的不是本門劍法，而是江小玉師門的劍法。在深感意外之下，失去先機所致。

所以，他奮力接下古劍的一輪搶攻之後，不但不再後退，而且立即以分光劍法中的連環三絕招展開反擊。

以分光劍法對付分光劍法有精湛造詣的古劍，自然沒法收到預期的效果，但總算將由於失去先機所造成的頹勢暫時穩住了。

但是得理不饒人的古劍又笑道：「皇甫正，我不用飛刀，就用這三尺鋒刀來殺你……」

「古劍，最好是你連飛刀也用上。」

插口截斷古劍的話是妖艷絕倫的牟百合。

牟百合是話到人到，話聲未終，已由側面向古劍攻出了十三劍。

好個「千面殺手」！現在，他算是顯出了眞本事。

他獨鬥皇甫正，固然佔盡上風，增加一個功力跟皇甫正在伯仲之間的牟百合後，以一敵二，也依然有攻有守地從容瀟灑，並含笑道：「皇甫正，叫你的夫人也一起上吧！」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皇甫正，我特別提醒你一聲，有什麼壓箱底的本事，趕快使出來，今宵，你們那位總護法自顧不暇，可沒法分神救你了。」

古劍口中的總護法，說的當然是鐵木青青。

目前的鐵木青青，在江小玉的快速攻勢之下，雖然還沒到「自顧不暇」的窘境，却也頂多只能算是維持一個平局。

不過，鐵木青青還有兩員大將沒派上用場，那就是鐵木燕兒和文素娟。

但鐵木青青儘管在戰場上還佔優勢，却已有點沉不住氣了。

因此，古劍的話聲才落，鐵木青青已沉聲喝道：「燕兒，下令發動總攻。」

「是。」

鐵木燕兒嬌聲應了一聲之後，立即俯首發出一串清嘯。

嘯聲清越悠長，在黎明前的靜夜中聽來，更是特別發人深省。

江小玉一面繼續發動她的攻勢，一面嬌笑道：「鐵木老人家，外面妳還有多少助手？」

鐵木青青冷笑道：「不多，但足夠超度你們這批小輩。」

「他們進得來嗎？」

「妳說呢？」

「我說，他們進不來，即使有極少數人能闖進來，也一定是豎着進來，橫着出去，妳信不信？」

「老娘不信。」

江小玉笑道：「那麼，妳且分點精神，聽聽王府外的動靜。」

這時，王府外殺聲大作，金戈鐵馬聲，金鐵交鳴聲，慘痛號哭呼聲，此起彼落。

這些由兵器與血所譜成的交響樂聲，固然令人爲之心神震撼，但更令鐵木青青聞而心驚的，却是上述那些殺伐聲中所混雜的震天狂笑聲。

因爲，她明白，上述那些殺伐聲，是她的助手與御林軍短兵相接時所發出的。

她也明白，那批御林軍，儘管人多勢衆，却不是她的助手們的對手，這一點，她很自信，也很放心。

可是，那令她入耳心驚的震天狂笑聲，却使她臉色爲之大變而沉聲問道：「那狂笑的人是誰？」

江小玉道：「妳不妨多想想。」

「是『笑彌陀』劉烈？」

「是啊！這笑聲，妳並不陌生，四個月之前，曾經聽到過的。」

「古劍的兩個師兄都來了？」

「大概是吧。」

王府外那令人驚心動魄的殺伐聲已逐漸減弱，好像已近尾聲了。

其實，如果眞是「笑彌陀」劉烈、「多情劍客」冷無情二人趕來了，對鐵木青青這批人來說，可是的確大大的不利。

因此，鐵木青青臉色一變再變之下，冷笑一聲，道：「他們兩個來得正好。」

江小玉嬌笑道：「正好給妳一網打盡。」

鐵木青青冷笑道：「妳明白就好了。」

這時，下面也傳來激烈的打鬥聲。

情況很明顯，已經有少數武功高强的鐵木青青的助手攻入王府中。

負責王府內部安全的，是大內侍衛和恭親王的侍衛。

至於董雙城、白敏芝二人都在地下室中保護王爺的安全。

也由於自己的助手已有人攻入王府中，鐵木青青爲之精神一振，道：「江小玉，妳聽，是什麼人攻進來了？」

江小玉嬌笑道：「不是有人攻進來，是魚兒入了網。」

話聲中，已有兩個勁裝大漢竄上屋頂，並想撿便宜分別向古劍、江小玉二人背後偷襲。

但江小玉、古劍二人頭都不回一下，只是於冷笑聲中，分別以反手凌空點出一指。

那兩個勁裝大漢的眉心，立即出現一個血洞，連慘號聲都不會發出，就應指而倒，「骨碌碌」地滾了下去。

緊接着，又有四個勁裝大漢飛身而上，兩個一組，分攻古劍、江小玉二人。

古劍、江小玉二人仍然是頭都不回一下，不過這回不是左手反手殺敵，而是右手中的寶劍電疾地廻掃。

這一電疾廻掃的結果是：進攻古劍的兩個被攔腰斬斷。

進攻江小玉的兩個，都是腦袋搬家，先行滾落下去，而且，其中一個腦袋正好落在一個繼續飛登的勁裝大漢的身上，弄得那勁裝大漢一身都是血漬。

另一附帶的結果是，古劍、江小玉二個人這微一分神之下，幾乎挨上了對方的一劍。

還有一個附帶的小結果，那就是繼續飛登上來的五個勁裝大漢，不敢再貿然的偷襲了。

本來嘛，好生惡死，人之常情。

這些鐵木青青帶來，由姚百化所調教出來的亡命之徒，不論他們如何神勇，慓悍，如何的不怕死，畢竟都是血肉之軀，有了前頭六個同伴血淋淋的教訓，他們能無動於衷嗎！

江小玉美目的餘光已看到了那五個勁裝大漢進退維谷的尷尬神情，不由嬌笑道：「上呀！你們那六個同伴正在向你們招手哩！」

鐵木青青却沉叱了聲道：「沒用的東西，都給我下去！」

緊接着又道：「文素媚，妳也下去，督促他們向地下室進攻。」

「是。」

文素媚嬌應了一聲，同那五個勁裝大漢一齊向下面飄落。

江小玉嬌笑道：「談笑用兵，指揮若定，妳老人家不愧是大將之才。」

鐵木青青並不理會江小玉的冷嘲熱諷，又沉聲喝道：「燕兒，妳也上，三對一先殺古劍……」

下面有人截口笑道：「好主意，本俠有賞。」

「賞」字聲中，一顆血淋淋的人頭，逕向鐵木青青身邊射來。

那是剛剛下去的文素媚的人頭。

緊接着文素媚的人頭飛登上來

的，是古劍大師兄劉烈。

劉烈剛好截住正待飛身協助皇甫正、牟百合二人準備三戰古劍的鐵木燕兒，咧嘴笑道：「師妹別來無恙。」

鐵木燕兒向他接連攻出無比快速的一十八劍，並怒叱道：「誰是你的師妹。」

劉烈一面長劍揮灑，見招拆招，一面笑道：「妳眞健忘，才不過四個多月的工夫，就將我二師弟的恩情一筆勾銷了。」

接着，又大喝道：「統統住手，聽本俠一言。」

他這一振聲大喝，有如平地一聲雷，不但屋頂上的龍爭虎鬥立即中止，逐漸稀落的王府內的其餘殺伐聲，也像刀切似地一下子就靜止了。

此時，東方顯出魚肚白色，黎明已開始降臨了。

惡鬥近千招的古劍、江小玉、鐵木青青、皇甫正、牟百合等五人，晨光曦微中，已可看出他們額頭上的輕微汗漬。

古劍首先含笑招呼道：「大師兄，你好。」

劉烈那笑口常開的胖臉，居然神色一正，道：「不怎麼好。」

江小玉笑問道：「此話怎麼講？」

劉烈道：「小玉，這句話，妳夫君可以問，妳却不該問。」

「爲什麼？」

「大師兄我千里迢迢，趕到這兒來，早已暗中告訴妳，妳也必然轉告妳夫君了。」

「是的。」

「那妳爲何還要問『爲什麼』？」

「不懂才問呀！」

「眞是笨丫頭，妳想想看，晝夜趕五百里路的滋味好不好受？」

江小玉嬌笑道：「是有點不好受。」

劉烈道：「那麼方才我回答妳的夫君的話『不怎麼好』妳爲什麼聽不懂。」

江小玉嬌笑如故地道：「現在，我懂了。」

劉烈沒好氣的道：「到現在才懂，還是一個笨丫頭……」

鐵木青青截口冷笑道：「劉烈，你該不是爲了說廢話才趕到這兒來的吧？」

劉烈咧嘴笑道：「當然不是。」

鐵木青青道：「你爲何盡說廢話？」

劉烈道：「我說廢話，是對雙方都有好處。」

「是嗎？」

「當然是，妳想想看，目前情況，有沒有善罷干休的可能？」

「不可能。」

「那麼，借廢話的機會，讓雙方都調息一下，以便重整旗鼓，再作生死之搏，這不是很好嗎？」

鐵木青青冷笑道：「不是爲了等候助手到來？」

劉烈道：「沒有別的助手了，也沒有這個必要。」

接着又含笑說道：「我再說句不好聽的話，目前，就算是我不插手，妳的勝算幾乎微乎其微，又何用什麼別的助手。」

「吹大氣是不管用的。」

「待會兒，自有事實證明。」

鐵木青青冷笑一聲道：「好！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吧！」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劉烈，我外面那批助手，都是你殺的？」

劉烈道：「不！我只殺了一半。」

「另一半是誰殺的？」

「我二師弟。」

鐵木青青臉色一變，說道：「是冷無情？」

「不錯。」

「他爲何不上來？」

劉烈輕嘆一聲，道：「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才悔太多情，現在的冷無情已經換了一個人，不再是『多情劍客』，而是名副其實的冷無情。」

鐵木青青臉上一片冷漠，沒接腔。

劉烈又道：「相見不如不見，此情此景之下，他還有見妳母女的必要麼？」

鐵木青青仍未接腔。

劉烈話鋒一轉，道：「鐵木青青，咱們談點別的。」

鐵木青青道：「你認爲，咱們之間，還有什麼別的可談？」

劉烈道：「怎麼沒有，比方說，關於貴教的教主姚百化向家師尋仇的事，難道妳一點都不關心？」

鐵木青青沒接腔。

古劍插口問道：「大師兄，姚百化已去過黃山了？」

「是的。」

「結果怎麼樣？」

「多行不義必自斃，那結果，你應該是想像得到的。」

「姚百化給擺平了？」

「何止是擺平，他在悔、恨、羞、憤交加之下，舉掌自碎天靈而死。」

鐵木青青厲聲道：「我不信！」

劉烈輕嘆了一聲，道：「也難怪妳不信，姚百化這老魔頭的一身修爲，在當代武林中，的確是實至名歸的無敵高手。」

他邊說他邊探手入懷取出一面金質令牌。向鐵木青青一扔，道：「妳是天香教的第二號巨頭，也是姚百化的床頭人，應該認識這個

小玩意。」

那是天香敎主的令牌，鐵木青青當然認識。

令牌到了仇家徒弟手中，令牌主人的遭遇自不難想見。

因此，鐵木青青手持令牌，久久沒吭聲。

劉烈注目問道：「現在，你可相信了嗎？」

鐵木青青沉思少頃，才反問道：「逼死本敎敎主的，除了天龍子之外，還有那些人？」

劉烈答道：「還有江小玉的兩位恩師，但我認爲，這些對妳已經無關緊要了。」

「是的，這些對我已無關緊要。」鐵木青青一挫銀牙，道：「但我至少可以要你們幾個小輩給他墊背！」

劉烈笑道：「別說夢話了，鐵木青青，你們這些人能活到現在，我認爲已經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了。」

緊接着，又道：「小師弟，方才爲何遲遲不下殺手？」

古劍苦笑道：「我……我總覺得有點兒於心不忍，尤其是對皇甫正……」

劉烈截口訝問：「你認爲皇甫正罪不該死嗎？」

「皇甫正濫殺無辜，罪固然該死，但他的遭遇，却也是其情可憫。」

「你是說他老婆被强佔，以及以後的全家被處死的事？」

「不錯。」

「這簡直是婦人之仁，像這樣下去，你不該叫『千面殺手』應該改稱『千面觀音』了！」

江小玉插口嬌笑道：「『千面觀音』也很不錯。」

劉烈苦笑了一下，道：「小師弟，你想想看，皇甫正對大山的報仇，是否太過份？」

古劍也苦笑道：「是的。」

「至於他對恭親王的報復，更是找錯了對象。」

「是的，處死他全家的是皇帝，恭親王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

「既然你也想到這些，爲何還有什麼於心不忍的想法？」

「我是經大師兄的提醒之後，才想通的。」

「『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你懂不懂這道理？」

「懂！」

「殺惡就是行善，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作爲一個俠義中人，有時候是不能太拘泥的。」

「多謝大師兄的金石良言……」

鐵木青青冷笑道：「我認爲那都是狗屁。」

劉烈轉向鐵木青青笑道：「鐵木青青，冷靜一點，方才提到我二師弟的話，還沒說完。」

鐵木青青道：「有屁快放！」

劉烈道：「我二師弟說，希望妳們母女倆，也能像姚百化一樣，最好是學掌自斃，可以獲得一個全屍。」

鐵木青青道：「他好像還有一點香火之情。」

「我二師弟的香火之情，還不止這點啦。」

「好，說下去。」

「他說，他會替妳們母女辦理後事，並以修羅敎敎主之禮，給妳們隆重安葬。」

「還有麼？」

「還有，他說，以後每年的今天，他會親自到妳們母女墳前，獻上鮮花一束，美酒三杯……」

鐵木青青聽到了此，氣得已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儘管她的語氣很平靜，但却俏臉鐵青，眉峯之間煞氣騰騰，那紫電寶劍的劍尖上，更是冒出了尺許的炁芒來。

這已經充份顯示，石破天驚的一擊，已經迫在眉睫了。

但劉烈好像茫然無所覺，居然還煞有介事地一嘆：「百年人生原是夢，萬里江山一局棋，鐵木青青，人生本來就是這麼回事，看開一點吧！」

鐵木青青截口一聲厲叱道：「仰天躺下……」

叱聲與寒芒齊出，一道紫虹向劉烈電疾地掃了過來。

幾乎也就在此同時，江小玉的青霜劍也橫裡攻向鐵木青青，迫得鐵木青青不得不回劍自保，而劉烈却已飄飛五丈之外，並呵呵大笑道：「小師弟，我代恩師傳令，限定你們小兩口子，五十招之內完成任務。」

這時，不但江小玉跟鐵木青青殺得難解難分，古劍與皇甫正、牟百合三人，也重燃戰火了。

而且，鐵木燕兒也已經加入皇甫正那一組，形成三對一。

重燃戰火後的惡鬥，比方才還要激烈得多，只見一片刀光劍影，人影難辨。

衝霄劍氣中，傳出古劍的朗笑中道：「大師兄，我保證，二十招之內，一定完成任務……」

由於古劍心中已沒有於心不忍的感覺，並已將一身所學盡情發揮，所以，儘管以三對一，仍然攻多於守，迫得對方三人團團直轉。

至於江小玉與鐵木青青，却仍然是勢均力敵的膠着狀態。

劉烈呵呵大笑道：「好，大師兄我拭目以待就是……」

古劍那冷霜丸寶劍上的炁芒忽然暴增一尺有餘，並淸叱一聲：「

躺下！」

精虹電掣中，兩聲慘號同時發出，一顆人頭滾向鐵木青青跟前。

鐵木青青心頭一震，驚呼一聲，疾退丈外處。

刀光劍影齊斂，太陽由東方天際昇起來。

金色朝陽之下，皇甫正已變成一具無頭的屍體，鐵木燕兒、牟百合二人的左胸上各自插着一把深入及柄的飛刀。

鐵木青青是被江小玉的鐵綫蛇所噬，刹時之間，臉色已變成一片慘綠，但她仍然以紫電劍拄在瓦面上，沒有躺下，並淒然一笑道：「我居然能見到今天的太陽，老天爺好像對我已經很不錯了。」

劉烈、古劍、江小玉等三人都是一臉肅容，沒有接腔。

鐵木青青又道：「劉烈，叫冷無情上來，讓我見他最後一面。」

劉烈歡笑道：「現在，我老實的告訴妳，我二師弟沒有來。」

「原來你是在騙我！」

「但我現在沒有騙妳，而且，剛才我所轉述的二師弟的話，也全是眞的。」

「就是那給我辦身後事，每年今天，在我墳前獻花，獻酒？」

「是的。」

「好……請代我謝謝他……」

鐵木青青話剛說完，人也「砰」然倒下。

＊　＊　＊

小花廳中，水陸雜陳，正酒酣耳熱。

這應該是眞正的慶功宴了。

但席面上的氣氛，却仍然是低沉得近乎沉悶。

當恭親王將借自皇宮的青霜劍正式贈與江小玉之後，古劍才正容說道：「大哥，我有幾句本來不該說的話，但却有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恭親王苦笑一下，道：「那就快點吐了出來吧！」

「好，我這幾句的對象是皇帝，希望大哥能照實的轉稟。」

「噢……」

「至於我要說的幾句話的理由，我想不用解釋了。」

「好兄弟，請說吧！」

古劍沉思了一下，又神色一正，說道：「大哥，我是一個江湖人，不懂官家的事，但我深信，眞理是沒有朝野之分的。」

恭親王道：「我同意。」

古劍道：「路須讓一步，味要試三分，這是人人都懂得的話，但能做到的人却是少之又少，我想，官家也必然懂得。」

「唔……」

「如果官家也能做到，培養祥和，不但有益於官家本身，天下黎民百姓，更是受益良多。」

恭親王突然起立，緊握着古劍的健腕，搖晃道：「兄弟金石良言，我一定轉稟皇上，我也相信，皇上一定會誠心採納的。」

接着又含笑道：「經過我這位兄弟的苦心開導，我的心境也開朗得多了。來，我敬各位一杯，今天不醉不休……」

（全文完）

湖海恩仇記／楊 無 忌・文
可 飛・圖

雷霆三絕斬

留盒遺患 慘遭追殺

「伙計，來一碗陽春麵。」

「好的，客官何不來一壺酒擋擋寒氣？」

「不必。」

「那……客官稍待一下，陽春麵馬上就來了。」

這兒是雙江口，位於武夷山的西麓，距離江西南豐縣的路程約莫一天左右。

雙江口是一個小鎮，鎮上的客棧，自然不會太多。

的確不多，「向陽居」是全鎮唯一的一間客棧，也是唯一的一間酒館。

今天是個大陰天，寒風料峭，冷得令人有點發抖。大陰天，又是這般的寒冷，途經的旅客自然要來這兒投宿了。

「向陽居」的生意一向不算太好，不過，有時候也會使伙計忙得透不過氣來。

今天，伙計就有點忙了，因爲食堂中五張桌子就有四張坐滿了客人，他們一個勁兒的要茶要菜，伙計自然忙得喘不過氣來。

這種情形往常也曾經有過，並沒有什麼特別出奇，如果眞要找出不同於往常之處，就是這般旅客絕非常人。

他們全都一身勁裝，背負兵刃，神態兇猛獰惡，好像不是什麼善男信女，像這等神情打扮的人，自然不是常人了。

後走進「向陽居」的，卻是一個年紀約三旬的青衫文士，他向食堂流目一轉，然後在那張唯一空著的桌旁坐了下來。

他要來了一碗陽春麵，低著頭的吃著，待一碗麵吃完，他沒有再看別人一眼。

不看人不算犯法吧？

這就難說了，有時望人犯法，有時不望人也會犯法，青衫文士不望人就犯了法。

因爲有人不放過他。

那是一隻酒杯，挾著一股勁風飛了過來。

由那股强勁的速度推想，雖然只是一隻酒杯，他必然可以碰破青衫文士的頭顱。

當它距離青衫文士不足五寸之時，它忽然來勢一緩，然後平平整整的擺在桌面上。

青衫文士神色一呆，抬頭向楞在一邊的店小二道：「伙計，我說過不要酒。」

「別裝了，朋友，光棍眼裡不揉沙子，將東西拿出來，大爺就放你一馬。」

說話的是一個沙啞嗓門，說起話來像在敲打破鍋似的，那種難聽就不必說了。

只不過他卻有一副唬人的身裁，這一站比起別人都要高出了一

個頭位。

其實說他以身裁唬人那是冤枉了他，就憑剛才擲酒杯的那份功力，在當代武林也可算得是個高手。

武林高手的身份必然與常人不同，他居然向落拓江湖的窮酸要東西，這豈不是怪事了？

青衫文士感到有點意外，吶吶半晌，說道：「你要我拿東西出來，拿什麼？」

彪形大漢嘿嘿一陣冷笑道：「別裝瘋賣傻，朋友，咱們跟著你不止一天了，只要你將那隻小鐵盒子交出，大爺包你能夠長命百歲。」

青衫文士錯愕了半天，忽然臉色一沉道：「原來你們都不是好人。」

彪形大漢道：「好人？嘿嘿，好人值幾個錢？咱們別說廢話了，你拿是不拿？」

青衫文士搖搖頭道：「不行，寒家萬貫家財，只剩下這一小點東西，說什麼也不能給你的。」

彪形大漢道：「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要是讓爺們自己動手，那還得加上一點搭頭。」

他說話之間，伸手向身旁的兩名黑衣大漢一揮，那二人立即兇霸霸的撲了過來。

青衫文士大吃一驚，急忙抓緊了包袱，意欲奪門而逃。

也許老天爺在幫他，忽然轟的一聲巨響，店門居然被人一腳踢開，一股風雪裹着一條人影，像狂飆一般的捲了進來。

青衫文士暗忖，就這麼一會兒工夫，竟然下起雪來，不管怎樣，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他逃出了店門，在風雪交加中放步狂奔，簡直就像一頭喪家之犬似的。

他撇開北通南豐的大道，向東北山間的小道急馳，他認爲只有這樣才能擺脫那般賊人的追躡。

計劃的確不錯，只是他忽略了這是一個風雪交加的嚴寒之夜了，經過一段時間的奔走，連方位也迷失了。

那就糟了，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何況是一個風雪之夜！

好在他已經擺脫了賊人，眼前祇好先找一個能避風雪之處渡過夜晚再說。

忽然他歡呼一聲道：「有人家，這當眞是天無絕人之路。」

是的，那是一幢竹籬茅舍，是人家總不會有錯。

他加快速度，奔近茅屋，腳下還沒立穩，神色已是一片錯愕。

敢情茅屋之內正傳出一陣悲泣之聲，在這風雪之夜，倍覺淒厲刺耳。

他稍躊躇，終於走近柴扉，伸掌向門上拍去。

「姑娘……姑娘……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呀？」

他聽出是女人悲泣之聲，因而鼓起勇氣叫門，希望能夠給對方一點幫助。

悲泣之聲停止了，片刻之後，柴扉呀然而開了。

開門者確是一個女人，由於蓬首垢面，使他很難斷定她的年歲。

雙拳一抱，他向那個女子拱手一禮道：「發生了什麼事？姑娘，如果有需要在下之處，姑娘但請吩咐。」

「你是……」

「在下桂半篙，因貪趕路程，迷失了方向……」

「原來是桂公子，請進。」

「多謝。」

茅屋不大，只是草堂一個，臥室兩間，外加廚、廁各一以及一個儲物室而已。

室雅何須大。

只要收拾整潔，纖塵不染，令人看得舒服就夠了。

這間草堂確令人看得舒服，一切什物收拾得是那麼整潔有緻。

「桂公子，請坐。」

「姑娘，勿須客套，妳是不是發生了什麼困難？」

「這個……」

她的確有了困難，只不過不便求助於一個陌生男子罷了。

而且，她縱然當眞求助，桂半篙只怕也是無能爲力。

* * *

「鷹兒……」

「爹，我來了！」

一股蒼老而微弱的呼聲，由左側房中傳出，女子向桂半篙瞥了一眼，道：「公子請稍坐，小女子去去就來。」

桂半篙道：「姑娘請便。」

約莫盞茶時刻，女子再度來到草堂，道：「桂公子！」

「姑娘有什麼指教？」

「小女子姓黃，單名一個鷹字。」

「原來是黃姑娘。」

「小女子有一點不情之請，希望桂公子能夠俯允。」

「好，姑娘請說。」

「家父病入膏肓，只怕……」

「啊！姑娘，小生實在替妳難過，府上除了令尊和姑娘，還有別的親人麼？」

「寒家除了相依爲命的父親，就別無其他親人了。」

「原來如此，姑娘要小生作什麼，請妳儘管說吧！」

「家父要求與公子一見。」

「好，小生理當拜見。」

「家父如有所求……」

「只要小生能力所及，絕不使令尊失望。」

「多謝公子，請！」

一盞點著獸脂的油燈，發著淡黃的光芒。

靠裡的一張木榻，鋪著厚厚的獸皮，榻上躺著一位枯瘦如柴的白髮老者，看神情的確已達油盡燈枯的境地。

桂半篙雙拳一抱道：「小生桂半篙拜見老人家。」

白髮老者向他打量了半晌，然後指著座前的小凳道：「請坐！」

桂半篙坐下道：「多謝老人家。」

白髮老者道：「桂公子，老夫能夠知道……你的師承嗎？」

桂半篙一怔道：「師承，老人家是說……」

黃鷹道：「公子，家父是問你是屬於那一個門派的，令師是誰？」

桂半篙哦了一聲道：「小生是鄉下人，雖是讀了一點詩書，並不想搏得什麼功名，家師粗通拳腳，也教了小生一點莊稼把式，老人家也許不信，小生卻是句句實言。」

白髮老者點點頭道：「老夫相信，但不知你是怎麼樣走到這兒來的？」

桂半篙道：「先慈在彌留之際，曾囑咐小生到關外尋父，日間小生在雙江口的小店進食，竟遇到一羣惡人要搶奪先慈留下來給小生的一隻鐵盒。」

白髮老者忽然精神一振，道：「鐵盒？桂公子，能夠給老夫看看麼？」

桂半篙不明白老者何以對鐵盒二字如此的重視，他略作遲疑，終於解開包袱，取出一隻小巧精緻的鐵盒道：「就是這個，老人家請看看。」

白髮老者向鐵盒瞥了一眼，搖搖頭道：「收起來吧！桂公子，令堂留給你的必然是珍貴的東西，所謂財不可露眼，今後你要小心在意，不過……」

桂半篙道：「不過怎樣，請老人家指示一下。」

白髮老者道：「鷹兒，妳告訴他吧！」

黃鷹道：「是，爹。」

語音一頓，雙目向桂半篙一瞥道：「根據江湖傳言，當今武林某一個門派失落了一件重要法寶。」

桂半篙道：「是一個鐵盒？」

黃鷹道：「不錯，是一隻鐵盒，不幸的是你已被捲入了這次江湖是非之中了。」

桂半篙道：「原來他們以爲小生獲得了那件寶物，這不要緊，今後我將鐵盒給他們看看，他們就不再誤會小生了。」

黃鷹淡淡一笑，道：「你看得太簡單了，縱使將令堂留給你的鐵盒送了給他們，只怕他們也不肯相信。」

桂半篙哼了一聲道：「眞金不怕火，他們能將小生怎麼樣！」

黃鷹說道：「這就難說了，也許他們會將你關起來，然後嚴刑拷打，逼問鐵盒的下落。」

桂半篙臉色一變道：「如此蠻不講理，還成什麼世界。」

黃鷹長長的一嘆，道：「弱肉强食，自古皆然，在江湖之上，只有强者才能講理。」

桂半篙怔愕了半晌道：「那該怎麼辦？黃姑娘。」

黃鷹眉峯一皺，她的目光卻向床榻之上望了過去，沒有回答桂半篙，這本來就是一個不易回答的問題。

白髮老者卻咳了一聲道：「只有一個法子，咳，只有一個。」

桂半篙問道：「只有一個什麼法子？老人家。」

白髮老者道：「如果你自己也是一個强者……」

不錯，弱肉强食，如果自己也是一個强者，就不會被人欺負了。

至少有力欺侮强者的畢竟很少，不多。

不過，如何才能夠使自己變成一個强者？

在江湖道上，在武林之中，要使自己變成强者，也只有一個法子。

習得高深武功，就可以叱咤江湖。

只不過學習高深武功，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黃氏父女明白，桂半篙何嘗不明白？

白髮老者忽然又哼了一聲道：「在愚父女居處方圓十里之內，除了迷失道路的，一般江湖朋友，沒有人敢潛入半步。」

桂半篙道：「這是爲了什麼？」

白髮老者道：「因爲他們愛惜自己的生命啊！」

桂半篙道：「愛惜他們自己的生命？莫非此地有什麼可怕的猛獸毒蛇？」

白髮老者道：「不，他們只是不敢違抗愚父女的規矩而已。」

桂半篙愕然的道：「老人家父女原來是武林高人！」

白髮老者淡淡一笑，道：「高人不敢當，只不過能夠勝過愚父女的並不多見。」

桂半篙嘆息了一聲道：「可惜……咳，相見恨晚。」

白髮老者道：「老夫倒是有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不知道你願不願意？」

桂半篙道：「老人家請說。」

白髮老者忽然語氣一變，說道：「人生百年難免一死，老夫並不留戀什麼，只是留下一個孤苦伶仃的鷹兒，使老夫放心不下。」

黃鷹掩面悲泣道：「爹……」

白髮老者哈哈一笑，道：「上蒼畢竟對咱們父女不薄，在這等風雪交加的寒夜，竟替咱們送來一個佳賓，這也是一個『緣』字，你說是麼，公子？」

桂半篙答道：「老人家說得是。」

白髮老者道：「桂公子，老夫要將鷹兒交給你，你可願意？」

桂半篙道：「這個……」

白髮老者道：「鷹兒可以保護你，使你不受惡人的欺侮，她也終身有靠，獲得理想歸宿，這是彼此有益之事，難道你不願意？」

桂半篙道：「老人家誤會了，小生只是覺得沒有養家糊口的能力，將來牛衣對泣如何對得起你老人家？」

白髮老人道：「鷹兒很能吃苦，由咱們父女的現況，你應該看得出來，我想她不會拖累你的。」

桂半篙道：「既然如此，小生答允就是。」

白髮老者道：「好，鷹兒，快去洗一洗臉，換一件乾淨的衣服，爹馬上替你們主持婚禮罷。」

黃鷹面色一紅道：「不要這麼急嘛，爹！」

白髮老人長嘆了一聲，道：「不能等了，鷹兒，爹只是强提一口眞氣，再說，你們成婚之後，今後同闖江湖就不會有什麼不便之處了。」

黃鷹不忍違背老父的心意，只得含著淚水退了出去，片刻之後她回來了，桂半篙不覺目光一亮。

這位姑娘人高馬大，比桂半篙足足高出三寸，但她的膚色白如凝脂，眉目如畫，竟然是一位絕色佳人，只可惜身裁高了一些，難免令人感到美中不足。

她洗過了臉，梳過了頭，也換過了一套衣衫，雖是荊釵布裙，脂粉不施，也能予人一股清新艷麗的感覺。

進房之後，她只向桂半篙投下了嬌羞的一瞥，立即含情脈脈的垂下頭來。

白髮老人點點頭道：「江湖兒女不必講那些繁文縟節，你們只要拜過老夫，再對拜三拜，就算完成婚禮了。」

他們果然按照老人的交代完成了婚禮，但新娘子卻是忽然一聲悲嚎，縱身向床上撲去。

敢情白髮老人了無牽掛，已含笑而逝了。

在簡單婚禮之後，又是簡單的葬禮，待辦妥了一切，晨曦已經悄悄的溜進來了。

此時，他們在草堂中靜坐著，燕爾新婚，並沒有給他們帶來多少喜悅。

良久，黃鷹幽幽道：「大哥……」

桂半篙道：「什麼事？妹子。」

黃鷹道：「爹去世了……」

桂半篙道：「不要擔心，妹子，我會照顧妳的。」

黃鷹道：「多謝你，大哥，不過爹剛去逝，百日之內不能陪你。」

桂半篙道：「這個我知道。」

黃鷹道：「我想咱們在這兒守孝百日，我再陪你到關外去。」

桂半篙道：「好的。」

黃鷹道：「在咱們守孝期間，我想教你一點防身之能，你看如何？」

桂半篙道：「妹子，我已經三十歲了，還能學習武功麼？」

黃鷹道：「除非獲得稀世靈藥，練成高深武功是不能夠的，但防身自保仍不難辦到。」

桂半篙道：「那好，我原不願傷人，能夠防身自保就夠了。」

於是，長日無事之中，黃鷹教了他一套「倒轉陰陽」身法，及一套「攝雲手」擒拿術。

桂半篙智慧極高，不足兩個月已將這兩項驚世絕學練得得心應手。

黃鷹大爲高興，又教了他一套威力絕倫的刀法「千堆雪」。

以他現在的武功，足可以躋身當今武林高手之列，只是內功還是差了一點。

黃鷹也自然教了她本門內功心法，但內力的增强，就不如學習招式的那麼立竿見影的容易收效了。

是初春了，春寒雖然還是那麼料峭，枝頭已露出了一點嫩芽兒。

黃鷹卻於此時做了幾樣佳餚，擺上一壺美酒，嬌怯怯的對桂半篙叫了一聲：「大哥。」

桂半篙哦了一聲，道：「妹子，妳好美呀！」

她換了一套紅色的衫裙，一頭烏髮也梳得油光水亮，如果以同等身材的女人來衡量，縱然走遍天下，只怕再也找不到比她更美的女子了。

她嫣然一笑，斟滿了酒，舉杯對桂半篙道：「大哥，冷落你很久了，爲了表示歉意，小妹敬你一杯。」

桂半篙啊了一聲道：「不錯，百日已過，咱們夫妻該圓房了，妹子，讓我來親親你。」

黃鷹白了他一眼，然後低頭一笑，說道：「別大聲嚷嚷，叫人聽到了，多不好意思。」

桂半篙哈哈一笑，道：「好，

好，我不說了。」

匆匆飯罷，桂半篙就急不及待的把黃鷹擁入洞房，當她羅襦盡解之後，桂半篙不由一呆道：「勿怪妳單名一個鷹字，原來妳的胸前當眞生有一隻鷹。」

黃鷹臉色一沉道：「你瞎說，誰生有老鷹了，這只是用針刺上去的。」

桂半篙問道：「爲什麼？妹子，爲什麼要刺一頭老鷹在雙乳之間？」

黃鷹道：「這個……咳，以後再告訴你。」

現在的確不是談話的時候，桂半篙也就不再問她了。

良宵是最易消逝的，他們只不過閤了一下眼皮，紅日就已經溜進窗子來了。

他們起床之後，黃鷹就執拾了兩個包裹，並將一柄紅毛寶刀交給桂半篙道：「大哥，這是爹在一名海盜手中得來的，不止是鋒利無匹，而且削鐵如泥，你留著用吧。」

桂半篙道：「多謝妳，妹子，妳呢？妳用什麼兵刃？」

黃鷹道：「一般兵刃太輕，我用不稱手，所以我就用這個。」

那是一根三截棍，每根都是精鋼鑄成，全重八十二斤，是武林中罕見的重兵刃。

黃鷹天生神力，舞動八十二斤的三截棍，像舞動木棍似的，絲毫都不吃力。

然後，他們飽餐一頓，鎖上房門，再到白髮老人的墳上拜別，才聯袂向黎川縣奔去。

剛剛走出山口，一聲哈哈長嘯忽然傳了過來。

「看來小伙子是碰到了奇遇了，不過，我老人家這份恩情可不能不報了。」

阻路的是一名尖嘴猴腮的灰衣老者，由他眼神猜想，這個灰衣老者可能是一名武林高人。

走在前頭裡的桂半篙腳下一窒，道：「前輩是跟在下說話嗎？」

灰衣老人道：「此地除了咱們和你的媳婦別無他人，我老人家自然是跟你說話。」

桂半篙道：「可是咱們素昧生平，前輩是找錯了人吧！」

灰衣老者道：「怎麼，你想過河拆橋？哼，老夫如果怕你賴賬，鐵算盤的字號，定是白叫了。」

桂半篙自然不知道鐵算盤是何許人物，黃鷹對這位人人見著頭痛的老怪物却不驚，踏前兩步道：「原來是何前輩，失敬，但不知拙夫欠了你什麼賬？前輩不妨說個明白。」

鐵算盤目光一抬，向黃鷹打量了一眼，那張骨多肉少的臉頰忽然一變，道：「姑娘，啊！不，少夫人是來自亡魂谷麼？」

黃鷹冷冷道：「咱們來自何處，你不必管，你只說明拙夫欠了你什麼了。」

鐵算盤連連搖首道：「對不起，老夫認錯人了，認錯人了。」

他邊說邊退，待退出十步之後，忽然翻身一躍，以狠奔豕突的速度，向山下亡命的狂奔而去。

桂半篙愕道：「妹子，這鐵算盤是怎麼啦，他好像對妳十分害怕？」

黃鷹說道：「你別瞎說，他憑什麼怕我？」

桂半篙道：「妳看他那副神色。」

黃鷹道：「他胡亂認錯人，自知理虧，才變作那等模樣。」

桂半篙道：「妹子說得也是。」

黃鷹道：「不要管這些了，咱們得趕緊一點，要到橫村才有食宿之處。」

桂半篙道：「好的。」

這裡全是山區，縱然放開腳步倒也不怕驚世駭俗。

此後他們經黎川北上，一直到達到南昌，並沒有遇到什麼阻攔。

只是桂半篙的心情，卻一天比一天感到沉重。

他很少行走江湖江湖閱歷自然不多。

不過對江湖人物，武林豪俠，卻也看得出來。

他自然看得出來，因爲這般人的氣質與常人並不一樣。

這般異於常人的黑白兩道，似乎時時都在跟著他們，使他的心情受到沉重的壓力。

爲什麼？莫非是鐵盒風波？

當他們在南昌投店之後，桂半篙忍不住長長吁了口氣，說道：「妹子，我當眞拖累妳了。」

黃鷹一怔道：「沒有呀！你拖累了什麼？」

桂半篙道：「妳又不是看不出來，這一路之上，他們像冤魂不散似的。」

黃鷹微微一笑，道：「原來是爲了這個，你不要瞎猜，也許他們看我不順眼，或者只是一個巧合，不管怎麼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們要跟由他們去跟吧！」

的確，黃鷹雖然是身材高大，但誰都不能否認她是一個大美人。

對美人看不順眼的，也只有一種人，瞎子。

只是她雖然艷比桃李，但神色之上，永遠都較冰山還要冷峻，除了桂半篙之外，對任何人她都不會稍假辭色。

不過，她是一個好女人，也是一個好妻子。

她的確是一個好妻子，無論床

上床下，她都千依百順，而且武功高，能力强，在男人的事業或家庭瑣事上她還是一個好幫手。

桂半篙是幸運的，他竟然無意之中獲得這麼一個打著燈籠都找不到的好妻子。

不過，幸運不是時時在照顧人的，有時它會在人們興高采烈之時悄悄溜走，而使你啼笑皆非。

桂半篙是幸運者，但離開南昌之後，幸運好像捨他而去了。

* * *

虬津是個山鎮，在永修縣城的西北，由這兒去武漢是一條捷徑，因此山鎮雖小，往來的旅客倒是十分之多。

桂半篙與黃鷹也走這條捷徑，在日落西山時份，虬津鎮已經遙遙在望。

桂半篙說：「妹子，妳看看。」

桂半篙指著前面的鎮集，道：「我好像聞到了酒香。」

黃鷹道：「大哥，你弄錯了，那不是酒香，只是四條野狗發出的臭味罷了。」

桂半篙一怔道：「妳在說笑話吧！妹子，妳怎會聞到狗臭，而且還看到四條野狗？」

黃鷹微微一笑，道：「我沒有騙你嘛，你看！」

桂半篙果然看到了，的確是四條。

不過，那是四條人影，決不是狗。

其實黃鷹也沒有說錯，人之異於禽獸者幾稀，有時候甚至人不如狗。

黃鷹沒有說錯，她却惹來麻煩了，因爲她的嗓門大，語音很清晰的送進那四人的耳朵中。

被人罵作臭狗、野狗，是可忍孰不可忍，這四人怎能不找她的麻煩？

更糟的是這四人都是當今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不要說罵他們是臭狗野狗，就算無意中看他們一眼，說不定就會大禍臨頭。

黃鷹惹來橫禍，桂半篙難免有些不滿，只是當他看清楚來人之後，他的不滿立即煙消雲散，還投給她一絲嘉許之笑意。

敢情這般人原是找碴子來的，便對他們來個嬉笑怒罵，豈不大快人心。

不錯，這般人是找碴子來的，因爲其中一個是鐵算盤。

鐵算盤跟他們照個面，他說是認錯人，莫非他還要辨認一次？

雙方距離丈許之際，他們停了下來，其中一名年約五旬的漢子，乾乾瘦瘦的，但雙眼開闔之間，卻射出兩縷十分凌厲眼神。

他向桂半篙夫婦打量一眼，目光最後落在黃鷹的臉上。

「妳罵咱們是狗？」

「這可是你們自已說的。」黃鷹冷冷的道：「好狗不擋路，你爲什麼要擋咱們的路？」

這一下乾瘦的漢子幾乎被黃鷹氣炸了肺，只見他目露兇光，嘴唇輕抖，顯然怒極。

不過，他是一個武林高人，武林高人的氣度自然要比常人寬厚幾分。

「妳八成不知老夫是誰，才敢如此無禮。告訴妳吧！三英霸天南徐氏就是咱們兄弟。」

「嗯！好響亮的名頭，可惜……」

「可惜什麼？」

「沒聽說過。」

「小賤人，妳好大的膽量，老夫便廢了妳！」

話不投機半句多，最後只有訴諸武力了。

其實黃鷹知道鐵算盤，自然也知道三英霸天南徐氏兄弟，只是今日之事必然無法善了，她當然不願意浪費唇舌了。

乾瘦漢子是三英中的老大徐煥英，語音一落，已是一掌拍出。

掌帶輕嘯，勁風如潮，三英名震天南，果然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可惜他遇到了天生神力的黃鷹，這個觔斗他們是栽定了。

黃鷹沒有避讓，單掌一豎，迎著徐煥英的掌風緩緩推了出去。

她祇用七成眞力，但掌心所吐出的暗勁，與一堵銅牆鐵壁沒有兩樣。

徐煥英的功力再高，也碰不過銅牆鐵壁，因此他的掌力被封住退還，一連倒退五步，才能拿樁站穩。

現在他終於明白了，終於明白人家看不起他們徐氏兄弟的道理。

不過羞刀難入鞘，徐氏三英叱咤風雲，是三名人人敬畏的人物，要是就此拔腿一走，往後江湖就不必混了。

於是，他們拔出了長刀，口中一聲暴吼，再度縱身猛撲。

徐家老二、老三也配合行動，一左一右，分兩路向中心突襲。

桂半篙大喝一聲，道：「好傢伙，武林高人竟然以多爲勝，你們還要不要臉？」

他摘下了紅毛寶刀，竟欲馳援黃鷹，但身形還沒有移動，就被人攔了下來。

「別忙，小伙子，咱們倆研究研究。」

攔路的鐵算盤，此人當眞冤魂不散。

桂半篙道：「研究，咱們有什麼好研究的？」

鐵算盤道：「當然有，要不我爲什麼要來找你？」

桂半篙道：「我好像聽你說過認錯了人，你怎麼還冤魂不散？」

鐵算盤道：「我原以為是認錯了人，後來想一想實在沒有認錯，只好又找上你了。」

桂半篙道：「找我作什麼？你說。」

鐵算盤道：「江湖上講的是一個『義』字，所謂受人點滴，必須湧泉以報，這話你不能不承認吧！」

桂半篙道：「唔！我雖然不是江湖中人，不過這話聽來也有點道理。」

鐵算盤道：「那好，我在雙江口救了你，你又因此而獲得一個媳婦，大丈夫飲水思源，這事你總不能否認吧！」

「你在說笑話吧？你何時在雙江口救過我？」

鐵算盤說道：「好小子，你想過河拆橋，哼！如果不是老夫一腳踢開了店門，替你阻止那般牛鬼蛇神，憑你就能夠逃得出麼？」

桂半篙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我雖然沒有請你幫忙，總算得了你一點好處，你要怎麼謝你？你說！」

鐵算盤哈哈一笑，道：「很簡單，只要將鐵盒子給咱們就兩不相欠了。」

桂半篙眉頭一皺，道：「這就怪了，我娘留給我一個鐵盒子是桂家祖傳的東西，跟江湖上扯不上半點關係，你們要這個作什麼？」

鐵算盤道：「你娘留給你的，你娘是誰呢？」

桂半篙道：「你管我娘是誰，她老人家已經去逝了。」

鐵算盤哼聲道：「姓桂的，少跟老夫耍嘴皮子，你交是不交？」

桂半篙道：「不交。」

鐵算盤道：「你既是不見棺材不流淚，老夫只好成全你了。」

他拿出一隻鐵算盤，準備向桂半篙動手，正在此時，忽然聽到一聲震撼人心的慘叫。

有人慘叫，他自然扭過頭去看，但這一眼看去，他竟然由心底生出一股寒意。

他是一個鐵算盤，也是一頭老狐狸，此等人不但是精打細算，對於卅六計的最後一計，也應用得最為得心應手。

他只是看了一眼，二話不說就拔腿開溜，桂半篙還沒弄清楚明白他做什麼，他已經逃出了十丈之外了！

一聲苦笑，桂半篙只好不再理會他了，當他回頭向黃鷹一瞥之際，他的神色也為之一呆。

黃鷹像一座山嶽，好好的立在那兒，但她身前景象有點慘不忍睹。

地上躺著二條屍體，四處血漬斑斑，另一條人影在向遠處拚命的逃亡。

她勝了，而且是戰果輝煌。

桂半篙走近黃鷹道：「妹子，妳果然高明，只是出手狠了一點。」

「不，大哥，我原是叫他們知難而退的，誰知他們竟然使出了惡毒的暗器，你看……」

桂半篙順著她所指之處一瞥，發現地上洒著一片黑色的沙子，他不明白那些是什麼暗器，因而詢問道：「妹子，那是什麼？」

黃鷹道：「毒沙，是江湖上最為惡毒的暗器，我留下他們的大哥已經夠仁慈了。」

桂半篙嘆息了一聲道：「好啦，妹子，事情已經過去了，就不必提它了，咱們做點好事，將他兩人埋了吧！」

他們埋好了兩具屍體，然後再繼續上路，一直到達武漢，再也沒有碰到什麼麻煩。

武漢是內陸中最繁盛的商埠，名勝古蹟十分之多，桂半篙喜愛山水，因而就留連了下來。

這天他們在黃鶴樓飲茶，黃鷹一時內急，找地方方便一下，待回到茶樓，竟失去桂半篙的蹤跡。

她原以為桂半篙只是偶然離開，但茶樓裡的茶客幾乎全部湧向門外，還有些在向江邊指指點點，好像發生了什麼事似的。

黃鷹奔到門外，舉目向江邊一望，發現一名頭髮斑白的老者挾著一個人正向江邊狂奔，由被挾持者的衣著推斷，必然就是桂半篙了。

丈夫被人挾持，黃鷹的氣惱就不必說了，口中一聲長嘯，飛身向江邊猛撲。

可惜人家早有預謀，她還沒到江邊，那人已經躍上一艘江船，但見順流逐波，瞬息千里，她縱然脅生雙翅，也奈何別人不得。

幸福當真拋棄了桂半篙，他終於作了階下之囚。

不，應該是說船中之囚，他被人下手點了穴道，再挾著上了江船，此時，除了能看能說，全身都已動彈不得。

他看到了向他下手的老者，不由嘆了一口氣，「又是你，老丈，你當真是陰魂不散。」

「不錯，又是我，其實你應該明白，老夫如果叫你們逃出去，豈不砸了鐵算盤的招牌麼？」

原來挾持他的老者，竟然是幾度向他找碴的鐵算盤。

除了這位陰魂不散的老狐狸，還有一個與他相似面貌的年歲稍輕的黑衣老者，此人一直一言不發，目光卻緊緊盯著江岸。

桂半篙知道黑衣老者害怕黃鷹追來，因而咳了一聲道：「老丈，

你們只怕惹了大禍了。」

鐵算盤道：「咱們惹了什麼大禍？」

桂半篙道：「三英震天南徐氏是老丈的朋友吧，寒荊如非手下留情，地上會躺著三具屍體，莫非老丈認為你們的武功及功力比徐氏三英高強得多？」

鐵算盤臉色一變，道：「你是在嚇唬老夫麼？」

桂半篙道：「小生說的是實情，寒荊天生神力，武功高不可測，一旦追上了老丈，咳……」

鐵算盤叱喝道：「住口！」

桂半篙道：「怕了？這不要緊，只要你們放了小生，我要寒荊不向你們報復就是了。」

鐵算盤哈哈一笑，道：「老夫日日計算別人，你倒跟老夫打起如意算盤來了，依我看，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長江流速快如閃電奔馬，你那媳婦無論功力多高，決不能快過江流。」

桂半篙道：「這話也有道理，不過，你總不能永遠待在江中吧？」

鐵算盤道：「這個你就不必費心了，老二，那個丫頭追不上的，你來搜搜他。」

黑衣老者點點頭，他先打開桂半篙的包裹，找出了一隻小巧精緻的鐵盒。

「大哥，你看看是不是這個？」

鐵算盤接過鐵盒打開一看，裡面只是一匹美麗的翡翠玉馬。

這隻玉馬是上好的漢玉雕成，手工十分細緻，算得上是一件稀世珍品。

鐵算盤並不稀罕這些，略作查看之後就放回盒中，道：「不是這個，再搜搜他的身上。」

黑衣老者很仔細的搜完桂半篙的全身，搖搖頭道：「什麼都沒有。」

鐵算盤臉色一沉道：「姓桂的，鐵盒放在那裡？」

桂半篙道：「小生祇有這隻祖傳下來的鐵盒，還有什麼鐵盒，小生就不知道了。」

鐵算盤哼哈一聲道：「跟老夫耍花招，你是打錯了算盤，那隻鐵盒是不是在你媳婦那裡？」

桂半篙道：「就算是吧！難道你敢向寒荊去要？」

鐵算盤道：「這個麼……老夫自有打算。」

黑衣老者道：「大哥，快到靠岸的地方了。」

鐵算盤道：「好，你帶著姓桂的，咱們上岸。」

撐船的是一對年老夫婦及兩名精壯少年，這般人可能跟鐵算盤是一路的，當桂半篙被挾持登岸之後，他們沒作半點耽擱，仍向下游急駛而去。

在一片樹林之中鐵算盤牽出兩匹事先備好的坐騎，由黑衣老者帶著桂半篙，經由楊邏鎮、李家集，返向黃安縣境奔去。

鐵算盤果然是頭老狐狸，黃鷹縱使跟蹤急追，也無法想到他使出這麼一招。

只不過人算不如天算，距離黃安縣約莫兩個時辰的路程，鐵算盤看了一下天色，道：「老二，咱們歇一下，天黑之前準可趕到黃安縣城。」

「可以，先把人留下來。」

這兩句話來得十分突然，鐵算盤兄弟同時為之一驚。

運目向發聲之處一望，原來是一個面目陌生的中年大漢。

此人身穿藍衣，約莫四旬左右，懷中抱著一柄帶鞘的長劍，懶洋洋的依在店門之旁。

鐵算盤道：「朋友，咱們好像並不相識。」

藍衫中年人道：「你說對了，咱們的確素不相識。」

鐵算盤道：「你適才說把人留下？」

藍衫中年人道：「我是這麼說的。」

鐵算盤道：「衝著咱們兄弟？」

藍衫中年人道：「你又說對了。」

鐵算盤道：「朋友這是存心找碴了，你知道咱們兄弟是誰？」

藍衫中年人道：「鐵算盤何琛，金琵琶何瓊沒有錯吧？」

鐵算盤道：「知道咱們兄弟的字號，還敢向咱們找碴，朋友必是一位高人了，請教！」

藍衫中年人撇撇嘴道：「高人？嘿嘿，不敢當，只不過是賢昆仲這點字號，同樣上不了檯面，所以咱們不必講字號，留下人走路，在下也不想傷了和氣。」

鐵算盤躍下了坐騎，冷冷道：「要人可以，朋友總得露兩手讓咱們看看。」

藍衫中年人道：「說得也是，請賜招。」伸手拔出長劍，緩緩走向場中，那份沉穩的氣度，使得鐵算盤心頭一凜。

何氏兄弟久走江湖，任何一派的高手，他們可以如數家珍，就算沒有見過面，至少也有個耳聞。

藍衫中年人必然是一位高手，卻對這位高手一無所知。

不知道敵人底細是最可怕的，因此鐵算盤神色凝重，他的成名兵刃鐵算盤也取了出來。

當雙方相距八尺之際，藍衫中年人忽然發出一聲長嘯，劍光洒出一道銀虹，向鐵算盤繞體猛襲。

此種劍法十分少見，它像水銀瀉地一般，幾乎無孔不入。

好在何琛並非弱者，鐵算盤橫飛直舞，終於勉强將藍衫中年人的一輪攻勢接了下來。

藍衫中年人長劍一收，又是那副懶洋洋的神態，道：「交是不交？」

話是說得有氣無力，但卻陰沉、冰冷，令人有一股寒到心底的感覺。

鐵算盤的確是寒到心底了，他雖是接了藍衫中年人的一輪攻勢，卻已勢窮力拙的使出了全力。

最使他心寒的是他的前胸、小胸，以及左右雙臂的衣衫各留下了一條劍痕，實際上他已經敗了，而且連敗四次之多。

照說他應該交人的，只不過鐵算盤是何等人物，怎能就此認敗服輸？

於是，他回頭對金琵琶何瓊道：「老二，將小子綁在馬上，咱們兄弟聯手跟這位朋友玩幾招。」

好一個名滿江湖的高人，打不過竟要倚多爲勝。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不對，因爲他是高人。

高人多半都是輸不起的，他不甘心將得來不易的一點虛名就這麼輕輕的斷送。

金琵琶何瓊明白，藍衫中年人也知道其中的道理。

這樣，場中的空氣立刻緊張了起來，因爲雙方都要求勝算，勢將盡力一搏。

這回藍衫中年人沒有先動，是鐵算盤兄弟首先出招。

金琵琶、鐵算盤夾著一縷閃爍不定的銀芒，在夕陽中映出一片奇觀。

在這片壯麗的奇景之中，還滲雜著一股叮叮噹噹的兵刃撞擊之聲，如果說它是美麗的樂章也未嘗不可。

唯一缺陷是它的殺氣太重了。

這也難怪，他們本來就是想殺人。

約莫盞茶時間，一條人影忽然衝霄而起，惡鬥結束了，鬥場之上除了鐵算盤兄弟，還留下了一隻藍色的衣袖。

看來是鐵算盤兄弟勝了。

藍衫中年人不只是鎩羽而逃，似乎還受了一點傷。

不過，鐵算盤兄弟並沒有勝利的喜悅，他們拾起地上的衣袖看了一眼，一言未發就縱騎向黃安縣奔去。

經過一陣急趕，他們終于在暮色蒼茫之中進了縣城的客棧。

匆匆晚餐之後，他們就閉門密談起來了。

「大哥，你看到了？」

「是，在他的臂膀之上刺有一隻黑鷹。」

「大哥，咱們放了姓桂的吧！」

「你害怕了？」

「大哥，不是長別人的威風，單憑姓桂的妻子，咱們就鬥她不過，現在又惹上了人人畏懼的黑鷹。」

「別怕，老二，姓桂的妻子雖然厲害，只要她的丈夫在咱們手中，她就得乖乖聽咱們的擺佈。」

「話是不錯，但……」

「你聽我說，老二，江湖傳言黑鷹門因爲內鬨已經冰消瓦解了，這還有什麼好怕的？」

「不，老大，適才那隻黑鷹的尾部，你是否看得清楚？」

「看清楚了，三羽一鈎，是黑鷹門三級弟子中的高手。」

「是的，那人只是黑鷹門的三級弟子，如若單打獨鬥，咱們兄弟誰也不是他的對手，如果他還有同門，甚至還有高過他的同門在，咱們……」

「別洩氣了，老二，我倒有個法子。」

「哦！什麼法子？」

「利用姓桂的要他媳婦去對付黑鷹。」

「放了姓桂的吧，老大，咱們兄弟雖非十分富有，總算過得去，何必再貪那非分之財？」

「話不是這麼說，咱們兄弟已是濕手抓麵，擺不脫這干係了，縱使放了姓桂的，別人還是不會放過咱們的。」

「那……」

「別擔心，老二，咱們連夜趕回家再好好的安排。」

* * *

白雀園是河南商城以西的一個山鎮，鐵算盤兄弟就住在離鎮五里的算盤谷之內。

他們擄來了桂半篙，但桂半篙卻不在這山谷。

這是鐵算盤的打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別人遲早會找到這座山谷來的。

鐵算盤心機之深，果然人如其名，他這一招的確高明得很。

「稟主人，有人闖谷。」

「是什麼人？」

「一個女子。」

「好得很，老二，咱們去看看。」

鐵算盤兄弟匆匆趕向谷口，還沒有走出多遠，慘叫之聲不斷傳來。

金琵琶眉峯一皺，說道：「腳下快一點，老大，要不，咱們谷中弟子災情慘重了。」

他們兄弟施展盡了腳力，沿途遇到了不少狠奔豕突的部屬，最後在距離谷口一箭之地，終於迎上了闖谷的女人。

「愚兄弟迎接來遲，請桂夫人包涵一二。」

來人果然是黃鷹，她原想一見面就給他們兄弟一頓教訓的，現在人家這麼禮貌有加，她倒不便立刻翻臉了。

她自然是來救丈夫，因而冷哼了一聲，道：「我丈夫呢？」

鐵算盤道：「桂大俠很好，請夫人到寒舍待茶，老朽再作詳細的解說。」

黃鷹道：「不必，立即交出我丈夫，咱們不究既往，否則，姑奶奶決不會讓你們有一個活著。」

鐵算盤一嘆道：「妳太激動了，桂夫人，愚兄弟雖是一時糊塗，犯下了滔天大禍，不過咱們總是風雨同舟的一家人，妳爲什麼不聽咱們的解說解說呢？」

黃鷹一怔道：「風雨同舟的一家人？我不懂你的意思。」

鐵算盤說道：「天下武林同道都在追尋一隻鐵盒子，這件事情桂夫人不會不知道吧？」

黃鷹道：「知道又如何？」

鐵算盤道：「桂夫人當然知道天下人都認爲尊夫就是那隻鐵盒子的得主，不幸的是老朽兄弟將桂大俠請來……」

黃鷹道：「我丈夫的確有一隻祖傳的鐵盒子，你們必然已經估爲己有了。」

鐵算盤苦笑一聲道：「愚兄弟雖非富有，對尊夫的一隻祖傳翡翠玉馬還不至於放在心上，只是這玉馬卻害苦了老朽兄弟了。」

黃鷹冷冷的道：「這就是你們所說的風雨同舟？」

鐵算盤道：「老朽沒有吃到羊肉卻弄來一身羶，與尊夫同時成爲天下武林追殺的目標，爲了自救，咱們只好風雨同舟，共渡危局，桂夫人以爲如何？」

「你們是想咱們夫婦跟你聯手，對付天下武林的追殺？」

鐵算盤道：「老朽兄弟這片基業，等閒之人休想踏入谷中半步，如若貴夫婦能與敝谷聯手，相信天下武林人沒有人敢正眼一視。」

黃鷹道：「不，道不同不相爲謀，咱們不願跟你們聯手。」

她語音才落，一片兵刃撞擊之聲已由谷口傳了過來。

鐵算盤道：「桂夫人武功極高，但你們人單勢孤，決難與天下武林爲敵，如果有這片基業就不同了，咱們進可以攻，退可以守，這是兩相有利的事，希望桂夫人能加以考慮考慮。」

黃鷹略作沉吟道：「好吧！我可以考慮，我丈夫呢？這件事情我還得跟他商議一下。」

鐵算盤道：「夫人儘管放心，桂大俠安全得很，其實貴夫婦武功卓絕，是當代武林一對奇葩，愚兄弟願意追隨驥尾，也好在江湖上留下一點虛名，今後貴夫婦就是老朽兄弟的主人，這片基業也是夫人的了。現在强敵當前，請夫人先退强敵再與桂大俠相見如何？」

奉承人人喜歡，高帽子人人愛戴，這是人性的弱點。

黃鷹只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小婦人，正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人心險詐的年齡，碰到鐵算盤這樣的老狐狸，怎能不中他的圈套？

於是她被鐵算盤擁回谷口，將她作爲退敵的工具。

來人分作三起，總人數約莫六十餘名。

這六十餘人全是名噪江湖的高手，每一個都幾乎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中間一夥人數最多，一共有三十六個。

這三十六個稱爲三十六友，是當代武林威名卓著的門派。

他們以名門正派自居，卻很少過問江湖之事，只是一經他們插手，就會不計後果的週旋下去，想不到他們也在這裡出現，問題的嚴重就可想而知了。

左邊的一股約莫二十五人，他們包含很多門派，有僧、侶及俗家之人，是一個臨時湊成的雜牌隊伍。

右面的一夥祇有四個，但這四個的份量似乎比另兩起六十一人還要可怕得多。

因爲其中一個曾跟鐵算盤兄弟交過手，就是失掉衣袖的藍衫中年人。

他還是一身藍衫，神色還是那麼懶洋洋的，不過他偶然會射出一股凌厲的目光，向鐵算盤兄弟瞥上一眼。

他們只有四個人，但鐵算盤兄弟却認爲他們才是最危險的人物。

就當前的三夥人來說，每一夥人都有摧毀鐵算盤兄弟的力量，每一夥都能叫他們灰飛湮滅，雞犬不剩。

但最具震懾威力，還是那看似人數較少的一撮。

當然，這情形只有鐵算盤兄弟心裡有數，因爲祇有他們發現過藍衫中年人手臂上刺著一隻黑鷹。

總之，無論鐵算盤打算得如何精明，這三夥人他全都惹不起，唯一依賴的就是只有那黃鷹——桂夫人了。

黃鷹不一定退得了如此强大的敵人，至少他可以將一切責任扣到黃鷹身上。

因此，他誠惶誠恐的向黃鷹一揖道：「怎麼辦？夫人，找碴的如此之多。」

黃鷹道：「一羣土雞瓦狗吧了，有什麼好怕的？」

鐵算盤道：「夫人說得是，老朽有一點拙見，不知夫人能不能採納？」

黃鷹道：「你說說看。」

鐵算盤道：「這三起敵人之中，以中間的那一夥最爲强大，他們是名震武林的三十六友，咱們如若能夠一舉將他們擊潰，其餘的就會不戰而退了。」

黃鷹道：「殺雞儆猴，這計劃倒是不錯。」

鐵算盤道：「不過對付三十六友必須夫人親自動手，若以兄弟這點莊稼把式，實在派不上什麼用場。」

黃鷹道：「好，我去對付他們。」

鐵算盤道：「多謝夫人，只是這卅六友是十分兇惡的敵人，夫人不能留下他們，否則就會留下了無窮的後患。」

黃鷹道：「這個我知道。」

鐵算盤身形向外一轉，向三十六友雙拳一抱道：「各位，咱們素無過節，你們如此勞師動衆，究竟是爲了什麼？」

三十六友的老大齊雲竹冷哼了一聲，道：「你這是明知故問了，交出了鐵盒子咱們不爲已甚。」

鐵算盤哈哈大笑道：「齊大俠原來是爲了這個，那你是找錯了人，不要說咱們兄弟沒有，就算有也要看看咱們的主母答不答應。」

齊雲竹一怔道：「你還有主母？莫非就是那個女娃兒？」

鐵算盤道：「閣下說話小心一點，三十六友雖是名滿江湖，家主母可沒有將你們放在眼中，開罪了她，你們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齊雲竹向黃鷹打量了一眼，道：「能夠有你們何氏兄弟這麼一雙奴才，貴主母必定是一位絕世高人了，你說說看，她是誰？」

鐵算盤道：「她是誰，你就不必管了，不過老朽曾經提醒過你，對家主母說話你們應該多加一點小心。」

三十六友是何等人物，怎經得起他一再以言語相激，因而其中一人忽然大喝一聲，道：「過來，大塊頭，大爺如果不將妳擺平就枉稱三十六友了。」

大塊頭就是諷刺黃鷹身材高大，所謂禍從口出，他這一句諷刺之言，立即挑起了黃鷹的殺機。

巨雲自天而降，三節棍當頭下砸，那股威勢如同五雷轟頂一般。

三十六友估不到黃鷹的攻勢如此的凌厲，在猛吃一驚之後，立有二股兵刄迎空反擊。

一陣兵刄撞擊之聲，接着是扣人心弦的慘呼，只見血雨四洒，肢體橫飛，十招甫接，三十六友就送掉了三條性命。

在當今之世，三十六友任何人都是頂尖兒人物，現在以三敵一，居然接不下黃鷹一招。

他們呆了，在此等奪人心魄的氣勢之下，他們怎能不呆？

黃鷹沒有發呆，三節棍再次以橫掃千軍，向餘下的三十六友攻了過去。

這是一場武林罕見的搏殺，她以一敵衆，却兇猛得像一個煞神。

三十六友功力極高，他們却無法抵抗黃鷹的絕頂內功及天生神力。

三截棍所到之處，立即血肉橫飛，她以摧枯拉朽之勢追奔逐北，只不過片刻時間，活生生的三十六友已經沒有留下一個。

這是一場撼動武林的傑作，江湖道上的朋友立即送了她一個渾號「女韋馱」之名不脛而走。可以說是一夕之間，黃鷹已成名江湖。

她自然不知道這些，因爲她成名之際，仍沒離開算盤谷。

鐵算盤居住的山谷原是一個無名谷，「算盤谷」也是江湖朋友送的。

由於鐵算盤是一頭老奸巨滑的老狐狸，所以，算盤谷從沒發生驚人的血腥事件。

現在谷口擺着三十六具血肉模糊的屍體，連老狐狸也發呆了。

其實他呆的眞正原因，並不是爲了這個，也不是看到了三十六具屍體才開始的。

他早就在發呆。

那是黃鷹橫掃三十六友之際，另兩夥找碴的悄悄逃走了，他却心神震撼，目瞪口呆，全身都在不停的戰慄！

直到黃鷹拖着三截棍向谷口走來之時，他才如夢初醒的迎了上去。

一記長揖，然後一陣諂笑，道：「夫人神功無敵，老朽眞是大開眼界了。」

黃鷹冷冷道：「殺人並不好過，如非害怕他們找我丈夫的麻煩，我不會趕盡殺絕的，事已至此，唉，你將他們好好的埋了吧。」

鐵算盤道：「是，夫人！」

黃鷹道：「現在你該帶我去見我的丈夫了。」

鐵算盤道：「老朽遵命。」

他叫金琶瑟何琛清理現場，然後帶着黃鷹向小道急奔，翻過幾重山頭之後，遙指着一幢小巧的木屋道：「此地景物清幽，人跡罕至，是一個修心養性的好所在，桂大俠要獨個兒住在此地，老朽實在拗不過他。」

黃鷹道：「甚麼，是他要求獨個兒住在此地？」

鐵算盤道：「是啊，老朽雖是將大俠請來，却不敢對他絲毫不敬，他要住在此地，老朽也是無可奈何。」

黃鷹道：「我不相信，難道他不要我？」

鐵算盤道：「老朽也是這麼想法，但勸說桂大俠不聽，老朽只好任他了。」

黃鷹不再聽他嚕嗦，足尖一彈，去勢如電，直向那幢小巧的木屋狂奔而去。

鐵算盤雖是隨後追趕，似乎並不着急，他那嘴角之旁還牽起了一股狡詐的微笑。

黃鷹自然看不到鐵算盤的奸笑，縱然看到，她也不會理會的，因爲她只是一心想見到她的丈夫，其他一切都無暇顧及了。

「大哥！大哥！」

距離木屋還有十丈，她就拉開嗓門叫喊，當眞是聲聞數里，四山齊鳴。

令她詫異的是，她如此大聲急呼，竟然毫無反應，莫非桂半篙……

一股不祥預感襲上心頭，她瘋狂一般的向木屋衝去。

大門是虛掩的，她一掌便已震開。

「大哥……大哥……」

她再出聲呼叫，但空山寂寂，草木無聲，那裡有半個人影？

木屋祇是一明兩暗，結構簡單得很，她逐間查看，結果還是一個失望。

最後，她在書桌上看到一張留條。

她識字不多，不過留條上大意她還是看得明白的，而且，她認出這張字條的確是桂半篙的筆跡。

字條上這樣寫：「妹子，我發覺人在江湖之上必須得有高深的武功，否則，就會受人欺侮，甚至弄得寸步難行，爲了使你不致受到拖累，我想潛地潛修，以增强功力，多則五年，少則三年，我會到算盤谷找妳的，而且，要與何氏兄弟合作，保護算盤谷不受外人侵擾，桂半篙留字。」

淚水在悄悄的飛洒，她却在喃喃自語道：「大哥，你太儍了，爲甚麼不等我，爲甚麼不跟我商議一下？大哥……」

「發生了甚麼事？桂夫人，桂大俠呢？」

鐵算盤來了，看神色，他似乎頗爲驚訝。

黃鷹沒有說甚麼，只是將字條向鐵算盤一丟，身形一轉，逕向一間臥房走去，一聲輕响，連房門也關了起來。

鐵算盤沒有看那張字條，好像其中的內容他早已明瞭似的。

如果黃鷹現在看他一眼，必然會發現他一臉得意之色。

可惜，黃鷹沒有望着他，而且將自己關了起來。

鐵算盤笑容一斂，再輕輕哼了一聲，道：「咳，咳，夫人，眞想不到桂大俠會看不開，有夫人跟他一道，何須學甚麼高深武功，不過事已至此，夫人就不要難過了，三五年之後桂大俠一定會回來的。」

黃鷹拉開房門，她那美麗的嬌臉上還殘留着淚痕，跟着眉兒一揚，冷冷道：「我要去找他，那怕是踏遍千山萬水……」

她語音未落，忽然感到一陣噁心，同時哇哇一聲，一連吐出幾口酸水。

鐵算盤看得心頭一喜，他那皮多肉少的面頰忍不住露出一片笑意。

「夫人，這千萬使不得，妳要是這樣，不是害了老朽，也害了妳自己，桂大俠會不高興的。」

「哦，爲甚麼？」

「第一，山川如此之大，妳到那裡去找桂大俠，如果桂大俠回來又找不到妳，他必然會投入茫茫人海之中，這一失散，只怕終身都不易見面了，依老朽的拙見，只有在算盤谷等候桂大俠，才是萬無一失……」

「唔，還有麼？」

「第二，人生在世，必然有一個根，所以有人說落葉歸根，算盤谷就是桂大俠與夫人的根，因而桂大俠才要夫人保護本谷，使之不受外人的騷擾，夫人如是放棄本谷，豈不是違反桂大俠的心意麼？」

「這個……」

「還有一有項最重要的，夫人只怕沒有注意。」

「甚麼重要的？」

「夫人可能已有身孕，這樣行走江湖也會十分不便，如若有甚麼閃失，將來怎向桂大俠交代？」

「這……看來我祇有聽他的了。」

「做妻子的原來就應該聽丈夫的，咱們回去吧，夫人。」

黃鷹人生閱歷不夠，她太年輕。

加上她心地純艮，深愛她的丈夫，像她這樣一個少婦，怎能擺脫一個老狐狸的擺佈！

回到算盤谷，鐵算盤將她安置在一座小院之中，精舍數楹，僕婦三五，她過的是十分寫意的生活。

每日清晨，鐵算盤必然會帶着她的兩個老婆到精舍向黃鷹請安，眞像奴才對主人一般，倒使黃鷹有點過意不去。

這天鐵算盤剛剛赴精舍請安回來，兩名大漢及兩名婢女忽然匆匆奔來。

鐵算盤看他們神色有異，不由

一怔道：「出了甚麼事？」

一名大漢說道：「稟谷主，三夫人她……她……」

鐵算盤道：「三夫人怎樣？快說！」

那名大漢道：「三夫人與桂公子昨晚一起失踪了！」

鐵算盤霍的站了起來，臉上神色倏變，顯然惱怒已極。

「谷主息怒，小的該死！」

「你們找過了？」

「找過了，附近方圓數十里地都找遍了。」

「好吧！此事不準向任何人提起，如消息洩漏，你們應該知道是甚麼後果。」

「小的知道，咱們不敢。」

「好，下去。」

「是。」

待這般人退出大廳，他才怒哼一聲，道：「小賤人竟敢背叛老夫，我一定要將她碎屍萬段！」

跟在他身邊的金琵琶道：「他們逃不遠的，讓小弟去抓他們回來。」

鐵算盤道：「不，黃鷹有身孕，咱們必須在她行動方便的時候，利用她替咱們辦幾件大事，小賤人逃不出咱們掌心的，此事待以後再說吧。」

金琵琶道：「是！老大。」

* * *

在白雀園與虎灣之間，峻嶺重疊，懸崖處處，除了蛇虫猛獸，幾乎甚麼都沒有。

但它却有一個十分隱蔽的山洞，處於羣山萬壑之中。

這是一座天然的石洞，再由人工穿鑿而成！

一股清泉流經石洞再衝到壑底，飲水倒是不慮缺乏。

只要有食物，有傢俱，就是一個世外桃園的家庭了。

這兒的確甚麼都有，桂半篙就住在石洞之內，而且除了他以外，還有一艷麗無雙的少婦，兩名清秀伶俐的婢女，以及兩名精壯的大漢侍候他。

不過，這却是一個樊籠。

雖然他享受的像一個豪門公子，但他却無法離石洞一步。

他自然也想離開，只是武功被封，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在時時有人嚴密看守之下，他又如何能夠如願以償呢？

那麼在百無聊賴之中，他只好讀讀書，寫寫字，來打發這漫長的時間。

其實他並非當眞的寂寞，有如花美女，日日夜夜都陪伴着他。

她就是那艷麗無雙的少婦，婢女男僕都稱她爲三夫人。

這位三夫人年紀不大，二十出頭。

論姿色，她與黃鷹該難分上下，只是她身材嬌小，嬌小的女人是易於獲得憐愛的。

而且，她長於媚功，舉手投足之間，都散發着一股迷人的魅力。

她除了具有一身頗爲高明的武功，更難得的粗通文墨。

因此，她整天跟着桂半篙讀書寫字，使這座荒山石洞响起了朗朗的讀書聲。

她的閨名叫施琅琅，跟她那銀鈴般的朗朗讀書聲一樣的好聽。

對桂半篙，施琅琅不只是千依百順，而且是曲意逢迎，對這位高級囚犯，她似乎極爲欣賞！

只不過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桂半篙壓根兒就沒有給她半分顏色。

其實她並不需要桂半篙給她甚麼看得順眼的顏色，至少現在是這樣，因爲她並不是眞的欣賞桂半篙，自然更說不上愛他了。

有時她那張宜嗔宜喜的嬌臉，忽然之間會佈起一層殺機，只不過殺機一現即隱，桂半篙很難看得出來。

只有一樣她是認眞的，那就是她每天必須跟着桂半篙習字。

她的字原已是習得不錯，她却喜愛桂半篙的風格，因而刻意模仿，數日之間竟被她模仿得維妙維肖，到達了幾可亂眞的程度。

當她偸偸寫了一張字條，交人送走之後，她讀書習字的興趣忽然大減，對自己的修飾打扮倒十分注意起來。

她原是一個天生的尤物，這一刻意扮飾，更是艷光四射，神韻欲流。

這天傍晚時份，她穿了一件桃紅綉金短衫，翠綠洒花百褶長裙，帶着一陣香風，來到了桂半篙的石室。

「桂公子，你看看我這一套衫裙可好看麼？」

「唔！」

「嗨，桂公子，你是怎樣啦！我叫你看看，你聽到了沒有？」

桂半篙抬起頭來，面無表情的瞥了她一眼，一個字也沒有說，依然低下頭去，輕輕的吟哦起來。

施琅琅臉色一變，忽地踏上一步，一把抓起他手上的書本，往地上一摔道：「姓桂的，別給臉不要臉，你竟敢對姑奶奶如此冷淡！」

桂半篙冷冷道：「哦，妳說我應該怎麼樣才是？」

施琅琅道：「莫非你忘了自己的身份，忘記了這是甚麼地方？」

桂半篙道：「我是人質，這是匪窩，沒有錯吧？」

施琅琅勃然大怒，玉掌輕揮，啪的一聲脆响，桂半篙被她一記耳光打得滾倒下去。

他緩緩的爬了起來，抹掉了嘴角的血絲，搖頭嘆息道：「惟女人與小人難養也，何況是一個土匪婆子，我不跟妳一般見識，妳走吧！」

這位公子當眞口不擇言，身在虎穴，竟敢當面罵施琅琅是土匪婆子。

一片凌厲的殺機由施琅琅的雙目中暴射而出，她的右掌也緩緩的提了起來。

她的功力原來比桂半篙高出很多，縱使桂半篙的武功沒被封閉，也接不下她全力的一擊。

現在更不用說了，只要她一掌拍出，桂半篙就災情慘重了。

這是必然的結果，桂半篙的內心十分明白。

但是威武不屈是書生的本色，面對死亡危機，他的神情絲毫不變。

一聲幽幽的嘆息，施琅琅已經提起的右掌，又緩緩的垂了下來，凌厲的目光也變爲一片柔和。

「你不怕死？」

「如果怕死就可以不死，那麼我會怕的。」

「咳，你是個軟硬不吃的傢伙，眞叫人無可奈何，只是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如果換了別人，你會吃虧的。」

「妳能夠說出這幾句話，可見妳良知未泯，不過卿本佳人，奈何作賊？小生實在替妳可惜。」

施琅琅神色一呆，忽然櫻唇一噘道：「你胡說，我幾時作賊？」

桂半篙道：「那我問妳，你們將我擄來關到這裡，此種行爲還能不算作賊？」

施琅琅道：「這只能說是強盜，比作賊的總要高明幾分。」

桂半篙哈哈一笑道：「高論，喂，妳到底要怎麼樣？總不能關我一輩子吧？」

施琅琅道：「想得美，關你一輩子我還不願意呢，嗨，公子，咱們逃……」

桂半篙一怔道：「咱們逃……」

施琅琅道：「怎麼，你當眞想我關你一輩子？」

桂半篙道：「不，我只是不明白妳的意思。」

施琅琅道：「咱們逃，就是我帶着你逃出去，這有甚麼不明白？」

桂半篙搖搖頭道：「不，我不能跟妳一道逃。」

施琅琅道：「爲甚麼？」

桂半篙道：「妳是有夫之婦，我不能承擔拐誘罪名。」

施琅琅道：「誰說我是有夫之婦？」

桂半篙道：「他們不是稱妳爲三夫人麼？」

施琅琅道：「不錯，我是有這麼一個銜頭，不過此僅銜頭而已，那老狐狸也配作我的丈夫？」

桂半篙道：「這我就不懂了，莫非……你……」

施琅琅道：「將來你會懂得，你說，你願不願意跟我逃走？」

桂半篙道：「這個……」

施琅琅道：「公子，有一件事你只怕還不明白。」

桂半篙道：「甚麼事？」

施琅琅道：「鐵算盤將你擄來此地，是在打亡魂魔女的主意。」

桂半篙道：「亡魂魔女是誰？」

施琅琅哼了一聲道：「你是在裝瘋賣傻了，亡魂魔女是妳妻子黃鷹，你以爲我不知道。」

桂半篙道：「黃鷹是我的妻子沒有錯，她幾時又叫亡魂魔女了？」

施琅琅道：「你們不是由亡魂峯下來的麼？」

桂半篙道：「甚麼亡魂峯，那不過是雙江口附近的一個孤峯而已。」

施琅琅道：「哎，你這個人眞是的，甚麼都不知道，你的江湖是怎麼混的。」

桂半篙道：「我是一個讀書人，原來就沒有混過江湖。」

施琅琅道：「好，我問你，你們在雙江口的居處，方圓二里不容外人接近，這一點你可知道？」

桂半篙道：「這一點倒是不假。」

施琅琅哼了一聲道：「她如若不使點霹靂手段，別人會那麼聽話？」

桂半篙道：「我明白了，這就是亡魂峯與亡魂魔女的由來。」

施琅琅道：「你總算明白了，再想想，如果鐵算盤用你挾持亡魂魔女，她會不會受鐵算盤的擺佈？」

桂半篙一凛道：「那就糟了！」

施琅琅撇撇嘴道：「你也知道糟了，還願不願意跟我逃？」

桂半篙嘆息一聲道：「看來只好聽妳的了，不過，咱們走得了麼？」

施琅琅道：「放心吧，你就待在這裡，我去收拾那四個男女，順便將你的紅毛寶刀取了回來。」

桂半篙道：「施姑娘，妳千萬不要殺人。」

施琅琅一怔道：「眞是一個書呆子，好吧，我不殺他們就是。」

片刻之後，她提着兩隻包袱回來了，將其中一隻交給桂半篙道：「這是你的。」

桂半篙接過包袱，打開一看，衣物及其紅毛寶刀都在，只是少了裝玉馬的那隻鐵盒子。

施琅琅道：「你那隻玉馬已被

鐵算盤拿去了，往後咱們再設法討回，現在先離開此地再說吧。」

桂半篙道：「好吧！」

她們走出石洞，一陣寒風吹來，桂半篙禁不住打了一個寒顫。

此時約莫初更，月影凄迷，寒風怒吼，在此等荒山之夜，一般常人的確有點難以忍受。

因此，桂半篙道：「此時此刻，倒也用得着武功了，施姑娘，請妳幫我解開穴道。」

施琅琅道：「對不起，公子，這是鐵算盤的獨門手法，如果我能解，早就給你解開了，好在你只是不能提聚眞氣，別的都沒妨礙，還待以後再說吧！」

在此等情形之下，不待以後再說還能怎樣？好在不到半個時辰，桂半篙已經不再寒冷了。

他是在爬山，爬久了一點就會流汗，那裡還會寒冷呢？

他們是向西走，跋涉終宵，還是在亂山叢中打轉，當紅日湧上東山之際，桂半篙實在走不動了，他找到一塊草地，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倒了下去。

他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十分之甜。

不知經過多少時辰，他睡足了，但一陣飢餓却使他醒了過來。

舉目向四周一看，他竟然目瞪口呆也。

他的頭腦非常清醒，記得他是睡在亂山叢中的草地上。

此刻却羅帳春暖，燭影搖紅，現在他竟是在一個陳設不錯的房間之內。

莫非黃粱一夢，他正在神遊虛無縹渺的幻境之中？

不，他不相信作夢，也不信看到的一切會是虛無縹渺幻境中。

施琅琅是一個功力頗高的女人，必然是被她帶來此地的。

不管怎樣，現在最要緊的是要找點吃的，飢腸轆轆實在是不太好受，桌上有一個紗罩，裡面放着不少食物，雖然是冷的，他也顧不得了那麼多。

在一頓狠吞虎嚥之後，總算將飢火壓熄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要弄明白他身在何處，房門是由外面反扣着的，他用力推了幾下，竟然紋風不動。

糟了，莫非自己仍爲階下之囚？

不管怎樣，總要將處境弄個明白，於是他拉開了嗓門叫了起來的。

「有人麼？開門啦！」

他的呼叫立即獲得了反應，只不過那反應是粗暴而冷酷的，使得桂半篙大爲反感。

「喂！閣下說話客氣點，我要出去，難道有甚麼不對？」

咻呀一聲，房門開了，但一隻蒲扇般的手掌同時向他的右頰揮了過來。

見面就是一耳光，此人眞箇是無禮已極。

桂半篙自然不讓他打着，本能的左臂一伸，一把扣着來人的腕脈。

來人是一名身着勁裝的彪形大漢，他分明看到桂半篙五指箕張，扣向他的腕脈，他竟然躲避不開。

他自認一身功力不錯，想不到會將腕脈送到一個窮酸秀才的手裡，這份窩囊就不必說了。」

其實桂半篙眞力無法提聚，彪形大漢隨時都可以掙脫被扣着的手腕，他如果繼續動手，桂半篙就要吃不完兜着走了。

可惜他在驚愕之際，沒有想到這些，桂半篙也不爲已甚，迅速收回了手指。

「有話好說，幹嗎一見面就動手動脚的？」

「閣下深藏不露，原來還是一位高人啦！」

「好說，小生是一個讀書人，只習得一點莊稼把式，哦，我們不談這些了，請問施姑娘現在何處？」

「大小姐正要見你，請隨在下來。」

「好，朋友請帶路。」

在一座燈火通明的大廳上，聚集着十餘名臉色冷漠的武林中人，上首並列着兩張虎皮交椅，坐着一對鬢髮如銀的年老夫婦。

兩旁男左女右，雁行排列着九名男女。

這般人除了一副冷肅的神色之外，還有一個相同之處。

十一對像利刃般的眼光，一起投向桂半篙，像是要刺進他的心窩，看穿他的肺腑，使他赤裸裸的無所遁形似的。

桂半篙幾曾見過這等的場面，不由的心頭一緊。

不過他只是呆了一呆，立即洒開大步，向大廳昂然而入，然後雙拳一抱，作了一個羅圈揖道：「小生桂半篙見過各位。」

沒有人理他，這般人好像天聾地啞，只有帶他來的那位彪形大漢奔向上首，對坐在虎皮交椅的白髮老者悄悄的說了幾句。

白髮老者雙眼暴睜，向桂半篙冷冷一瞥道：「你叫桂半篙？」

桂半篙道：「不錯。」

白髮老者又問道：「你的妻子名叫黃鷹？」

這是一句簡單的問話，這句話却像由牙縫中勉强迸出來的，令人聽來覺得蹩扭得很。

而且，像是問案，像是審問犯人，桂半篙自然不願好好的回答

了。

「老人家管的事太多了，我的妻子是誰關你老人家甚麼事？」

白髮老者臉色一變中說道：「你想找死是嗎？」

桂半篙冷冷道：「如果你想用死來威脅小生，那你就打錯了算盤了！」

白髮老者勃然大怒，指着一名藍衫中年大漢道：「侍候侍候他，看他的骨頭如何硬？」

坐在右側的施琅琅說道：「慢點，爹，桂公子是我們的客人，爹多少要包涵一點。」

接着她走到白髮老者的身側，附着耳邊悄悄的道：「此人吃軟不吃硬，縱然拆下他的骨頭，也是沒有用的，倒不如交給女兒，只要下點功夫，準能套出內情。」

白髮老者道：「好吧，不過妳是封了他的眞力，譚三却栽在他的手上，這小子絕不簡單，長昇還得去試試。」

試試只是測驗桂半篙的武功，施琅琅自然不便反對，於是那名藍衫大漢任長昇走了出來。

雙拳一抱，任長昇冷酷的面頰微微掀動了一下，道：「請賜招。」

桂半篙道：「你想打架？對不起，君子動口不動手，想打架找別人去。」

任長昇呆了一下，道：「以武會友在武林中平常得很，閣下何必拒人千里之外？」

桂半篙道：「小生乃是讀書人，你找錯了對象了。」

任長昇怒叱道：「在黑鷹門中使刁，這是你自尋死路！」話落招出，掌力帶起一股勁風，向桂半篙的左肩撞了過來。

這一掌並不太快，如果桂半篙願意躲避，就算再快一點，也必然傷他不到。

只是他沒有躲避，這一記沉重的掌力，自然撞上了他的肩頭。

一個元寶翻身，他被撞得連續幾個翻滾，肩骨雖然沒有打斷，嘴角却已淌出血絲。

他傷得不算太輕，任長昇却不願就此放過，踏前幾步，脚頭一挑，他又被踢得飛了起來。

這一脚踢得更重，如果再往下一摔，就算不是當場死亡，他這條命也是只剩下半條了！

但，一條纖細人影忽然像閃電般撲了過來，凌空伸手一抓，再輕輕的落了地面上。

出手搶救的當然是施琅琅，想不到這位姑娘的身手竟然如此之高。

她將面如金紙的桂半篙放於地上，目光一抬，瞪住任長昇道：「你想破壞咱們的計劃？」

任長昇心頭一凜，道：「大小姐言重了，屬下怎敢？」

施琅琅道：「你不敢却給了他如此沉重的一脚，如果再往下摔，你能保證他還能活着麼？」

任長昇道：「這個……這個……屬下以爲……」

施琅琅撇撇嘴，回頭對白髮老者道：「爹爹，你怎麼說？」

白髮老者道：「不能怪長昇，這小子太倔强了，好啦，妳帶他去治傷吧。」

施琅琅道：「多謝爹爹，不過他傷得太重，女兒要向娘討一粒保命金丹。」

白髮老者略作遲疑，終於由腰際解下一個朱紅葫蘆，倒出一粒金色丹丸道：「拿去吧，孩子，希望這金丹不致浪費。」

施琅琅接過金丹道：「娘放心，女兒會讓他說出實情眞話來的。」

施琅琅回頭扶起桂半篙，晃身向一幢紅樓奔去。

「小青……」

「來了！小姐。」

「將他放在我隔室的房中去。」

「是，小姐。」

小青是一個十分伶俐的丫環，約莫十六七歲，她雖是有點訝異，仍接過桂半篙，將他放在一張錦榻之上，然後倒來一盆熱水，用毛巾替桂半篙清洗嘴邊流出的血絲痕漬。

經過一陣療傷，桂半篙的生命算是保住了，但因傷勢過重，距復原還得一段不算太短的時日。

第二天的傍晚，桂半篙由昏迷中甦醒過來，雙目剛剛睜開，就看見一張俏麗的面孔。

她是施琅琅，正在替桂半篙塞好肩頭的被子，此時他們兩張面孔十分接近，桂半篙陡然睜開雙目，使她有點窘態，也有點羞喜。

「你終於醒來了，謝天謝地。」

不管她對桂半篙安的是甚麼心腸，希望他及早醒來倒是半點不假。

只是桂半篙不領她這個人情，雙目一閉，似乎不願再看她一眼，同時冷哼了一聲：道：「走開一點，我要起來。」

施琅琅微微一笑道：「別這樣，桂公子，你受傷過重，還是躺着的好。」

桂半篙不再理她，伸手掀開被子，挺身就待下來。

掀被子容易，他只有微微用了一點力，腰際就傳來了一陣劇烈的疼痛，好像那兒的骨頭已經全部折斷，他如何能夠起來？

額頭疼出了汗水，他沒有哼出一聲。

他已經變得動彈不得的廢物，臉上的神色却顯得剛毅無比。

「爲甚麼不殺了我？還是想得到那隻的鐵盒子？」

「桂公子，咱們不談這些，待你養好了傷再說。」

「別貓哭耗子假慈悲，我不會領妳的情。」

丫頭看不過眼，哼了一聲，道：「小姐昨兒救了你的性命，還向老夫人要來保命金丹，才能保住你的傷勢，不領情，哼，你的心肝莫非是鐵鑄的？」

這些桂半篙全然不知道，現在他知道了，面頰上還是那麼冷漠無情。

施琅琅道：「公子，我明白你的心意，認爲如果我不是將你劫來，這些罪你就不必受了。」

桂半篙道：「難道不是嗎？」

施琅琅道：「我不能反對你的想法，不過你忽略了另外一點。」

桂半篙沒有說話，只是冷冷的哼了一聲。

施琅琅道：「你應該知道鐵算盤不是好人，他眞的會殺掉你的。」

桂半篙還是沒有說話，不過他的臉色却比適才緩和得多了。

此後在施琅琅主婢細心照料之下，他的傷勢已漸有起色，不過他却在自己的四週築起一道無形的藩籬，使他們無法在情感上作半分進步。

現在施琅琅的眉頭才當眞皺了起來，她實在不知道如何收拾這個殘局。

小青忍不住的櫻唇一噘道：「小姐，咱們這樣值得嗎？」

施琅琅臉色一整道：「當然值得，否則，我就不會受他的窩囊氣了。」

小青道：「如果他當眞只有一隻祖傳的鐵盒呢？」

施琅琅道：「就算是這樣，還是值得的。」

小青道：「小婢不懂。」

施琅琅道：「咱們是一箭雙鵰，除了要找回本門失掉的令符，還要查明他妻子的身份。」

小青道：「莫非小姐懷疑他的妻子是老門主的千金？」

施琅琅點點頭道：「咱們的確有此懷疑的。」

小青問道：「小姐必然已看出甚麼來了？」

施琅琅道：「有兩點，第一，老門主天生神力，黃鷹也是，第二，她單名一個鷹字。」

小青道：「這不能作準，說不定只是一個巧合。」

施琅琅道：「不錯，所以咱們要查個明白。」

小青道：「如何查法？」

施琅琅道：「我想起一個法子……」

小青道：「甚麼法子？」

施琅琅道：「黃鷹如果當眞是老門主的千金，她的兩乳之間必然劃有本門的記號，桂半篙是她的丈夫，他自然看到這個記號了。」

小青道：「就算曾經看到過，他也不會告訴咱們。」

施琅琅道：「不必使他用言語，咱們可以由他的神色判斷出來。」

小青道：「小婢還是不懂。」

施琅琅道：「妳的胸前也有本門的記號吧？」

小青道：「本門中人人都有，小婢自然不會例外。」

施琅琅道：「那好，如果給桂半篙看到妳胸前的記號，妳猜他會是怎樣一種表情？」

小青臉色一紅：「不，小婢害怕……」

施琅琅道：「這有甚麼好怕的，他又不會吃人。」

小青低着頭道：「人家就是害怕嘛，求求妳，小姐，找三姑她們吧。」

施琅琅道：「三姑也是女人，難道她就不怕？」

小青道：「她見識過男人，自然就不會害怕了。」

施琅琅道：「小青，妳聽我說，三姑她們的確見識過男人，但那男人却是她們的丈夫，有了丈夫的女人，她的身體是不能讓別人看的，再說一個女人最後總會讓男人看的，何況只是給他看一眼，決不讓他碰妳一下，妳就不必推三阻四了。」

小青吶吶道：「小姐，咱們不能想別的法子？」

施琅琅道：「還有甚麼法子，妳說說看？」

小青道：「譬如咱們跟他閒聊，趁他不留神時候突然說出一句驚人的言語。」

施琅琅道：「好吧，我去試試，要是不管用，妳就不許推辭了。」

小青不得已點點頭：「但願上蒼保佑，否則小婢只好豁出去了。」

找桂半篙閒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這位公子就像一截木頭。

木頭不會說話，除了你劈他一斧頭，它才會發出一聲哼的。

施琅琅沒有用斧頭，她用的是柔絲，以緊箍慢纏的手法向桂半篙節節迫進。

人心是肉造的，何況桂半篙是一個滿腔熱血的青年。

經過一段時間，施琅琅的柔絲手段獲得了滿意的進展，桂半篙的藩籬解除了，紅樓上也洋溢着一片歡笑聲。

＊　＊　＊

這是一個靜謐的夜晚，月光由樹葉之中洒落下來，在地面上映出了片片銀花。

樹蔭之下坐着一對青年男女，他們正在天南地北的交談着，最後……

「姑娘……」

「甚麼事？公子。」

「我的傷已經好了……」

「不，公子，你至少還得休息十天半月的才會完全復元。」

「我不想再待下去了……」

「是想念尊夫人黃鷹？」

「是的。」

「其實你替她擔心是多餘的，當今武林能夠奈何她的並不多見。」

「我知道。」

「那你就不必替她擔心了，應該替你自己想想才對。」

「我？」

「是的，你的傷勢還沒有痊癒，江湖上找你碴的又十分之多，你就此一走，我又如何放心得下！」

「這個……」

「好啦，公子，只要你傷勢復原，我不留你就是，哦！尊夫人怎麼單名一個『鷹』字的？女人用這樣的名字很少，莫非她跟鷹字有甚麼關連？」

「跟鷹字有關連？姑娘這是少見多怪了，名字只是一個人的代號，叫阿貓阿狗的未嘗不可的。」

施琅琅原是全神貫注桂半篙的反應，想不到他回答得竟如此的冷淡。

她自然不會就此罷休，略作沉吟，道：「這並不盡然，有些人的名字是具有特殊意思的，譬如小青吧，她原名青鷹，因爲她胸前有一個黑鷹的表記。」

桂半篙心頭一動，他知道自己已然墮入一種離奇怪誕的境遇之中了。

不過他的神色依然毫不變，同時淡淡一笑道：「妳說的也有道理，只是寒荊的身上並無那種表記。」

施琅琅現在是徹底失敗了，她的眉峯也不由的皺了起來。

丫頭小青走上前來，道：「小姐，夜色已深，公子應該歇息了。」

施琅琅啊了一聲道：「咱們一聊起來就沒有完了，我幾乎忘記了你的傷勢了，小青，你快扶公子回房去歇息。」

桂半篙道：「不敢勞動小青姑娘，小生自己能走。」

施琅琅道：「幹嗎這麼客氣，難道還將咱們當作外人？」

最難消受美人恩，桂半篙既然

無法推辭，只得由小青扶着他走。

小青是一個俏丫頭，也是一個清秀脫俗的少女，像這樣的一個姑娘，必然沒有接觸過男人。

她的確沒有，否則她扶住桂半篙的時候，就不會緊張得發抖。

其實這只是原因之一。

另外一種原因，是她聽到一股嚴厲的傳音。

「記住，小青，無論妳用甚麼手段必須達到咱們的目的，否則，妳就不必來見我。」

命令嚴厲，語氣冷酷，無論施琅琅平時怎樣對她不錯，她畢竟是一個下人。

她沒有忘記她是個下人，因而也意識到眼前的危機，如若是不能達成任務，她只怕惟有死路一條。

於是她扶着桂半篙，緩緩的走向他的住處，在到達房中時，她忽然嘆出了一口氣。

桂半篙道：「累了吧，小青姑娘，我不要緊，妳走吧。」

小青道：「不要攆我嘛，我不累。」

桂半篙道：「分明妳在嘆氣，還說不累。」

小青道：「你說的原來是這個，那不是累，只是可憐咱們的小姐而已。」

桂半篙道：「妳說她可憐，我却看不出來。」

小青櫻唇一撇道：「你這人眞沒良心，她爲你擔盡責任，費盡心機，你却一點都看不出來，這樣還不算可憐？」

桂半篙道：「我知道她救了我，自然對她十分感激，只是擔盡責任這句話我不懂。」

小青道：「我知道你不懂，否則你當眞成了沒有心肝的人了。」

桂半篙道：「那妳就解釋解釋吧，她怎麼爲我擔盡責任，費盡心機？」

小青道：「讀書人應該明理，你就不能想一想麼？如果不是她，你還能活到現在？」

桂半篙道：「妳是說她爲了救我，還擔當着某一種責任？」

小青道：「你總算想通了，希望你不要恩將仇報。」

桂半篙道：「這個……唉！也要看我有沒有報恩的能力。」

小青道：「當然，她總不會要你去水裡替她撈月亮吧？」

桂半篙道：「好，要我作甚麼？」

小青道：「只問你兩件事，一件爲公，一件爲私，希望你實話實說。」

桂半篙道：「那兩件事？」

小青道：「本門失落一隻鐵盒子，據江湖傳說，是你們夫妻所得，它既然不在你身上，必然在你妻子那裡了？」

桂半篙道：「沒有這回事，只因爲小生在客棧裡把玩祖傳的鐵盒子被人看到發生了誤會，後來，以訛傳訛，害得小生夫離妻散，還吃了不少苦頭。」

小青道：「這話是眞的？」

桂半篙道：「我沒有騙妳，妳要是不信我也無可奈何。」

小青說：「好吧，咱們說第二件事，小姐的胞妹失踪了，希望妳替她找找。」

桂半篙道：「好，不過茫茫人海，我一個人十分不易，我答應幫她找，却無法限定時間日期。」

小青道：「她有一個特殊的記號，除了咱們主婢，一般女人決不會有這樣一個表記的。」

桂半篙道：「哦，甚麼表記？」

小青道：「一隻黑鷹……」

桂半篙一呆道：「妳們當眞也刺有一隻黑鷹？」

小青臉色一紅，緩緩的解開她的胸衣。在那兩顆新剝鷄頭肉間，果然刺有一隻黑鷹的印記。

她掩上胸衣，垂着頭輕輕的道：「你沒有看到過別人……」

桂半篙道：「有，她就是我的妻子黃鷹。」

小青猛一抬頭，睜着一雙水汪汪的美麗眸子道：「當眞麼？公子？」

桂半篙道：「自然是眞的了，只是拙荊從沒提及到她有一位姊妹。」

他語音未落，房門咴呀一聲的輕響，一條人影閃身而入。

小青嬌羞滿面，向來人悄聲道：「小姐都聽到了，妳要找的正是他的妻子。」

小青口中的小姐，自然是施琅琅，她沒有理會小青，却以萬分激動的神情，一把抓住了桂半篙的臂膀道：「妹夫，我的妹子呢？咱們失散之時，她還不足四歲，由於年歲太小，她自然不記得我這位胞姊了，你快說，妹夫，我那苦命的妹子現在那裡？」

桂半篙道：「我在武昌黃鶴樓被鐵算盤暗中下手擄去，此後就沒有見到黃鷹了，我想她會去找鐵算盤的，此事還得請大姊打聽一下。」

施琅琅道：「你說的不錯，這事交給我辦理，小青，好好侍候姑爺，不得有半點怠慢不週。」

小青道：「小婢遵命。」

待施琅琅離去之後，小青向桂半篙瞥了一眼，道：「姑爺，時辰已晚，你該歇息了。」

桂半篙道：「我的確有點累了，妳也去歇息吧！」

小青道：「姑爺不必管我，我一點不累的。」

她說着話，同時也走了過來，先替桂半篙理好了被子，再伸手替他解除衣褲。

桂半篙道：「小青，這些事讓我自己來吧！」

小青道：「適才小姐吩咐小婢侍候姑爺，小婢縱然生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違背小姐的命令。」

桂半篙道：「妳雖然是一個丫頭，我却是一個男人，男女有別，妳還是侍候妳的小姐吧！」

小青忽然目光一抬，一臉堅毅之色道：「姑爺，小婢能不能問你一項問題？」

桂半篙道：「當然可以。」

小青道：「姑爺是讀書人，必然知道甚麼叫非禮勿視了？」

桂半篙道：「小青姑娘，妳是說我看了不應該看的東西？」

小青道：「難道小婢寃枉你姑爺麼？你剛才……剛才……」

剛才小青姑娘酥胸半露，讓他看了一個徹底。

當然她是自動敞開的，故洩春色，沒有人對她作半點免强。

給桂半篙看到了，這是事實，而且他對那蓓蕾二點，嬌艷欲滴的景象，猶如諫果回甘，仍有無窮的響往。

這是「食色性也」的自然現象，不能說他喜歡那兩點蓓蕾就不是君子。

不過是君子就要有勇於承認的氣魄，他剛才的確是犯了非禮勿視之嫌。

於是他長長一吁道：「小青，就算是那樣吧，妳也用不着這樣吧！」

小青羞紅滿面的輕聲說道：「這話怎麼說？姑爺，莫非你看不起咱們做丫頭的？」

桂半篙道：「妳誤會了，小青，我只是……」

小青道：「我知道，只是因爲你有妻子，其實小婢沒有奢求。」

桂半篙道：「還有一點只怕妳還沒有想到，咱們的年紀相差太多了，實在不太相配。」

小青哼了一聲道：「這一點我早已想到了，沒有想到的是姑爺，請問，一個女人的身體，只有誰能看望？」

桂半篙說道：「這個……我不是故意的……」

小青道：「如果你不是故意，當我解開衣衫之時，你就應該閉上雙眼，或者扭過頭去，但你却直着兩眼看個沒完。」

這是事實，桂半篙無法推翻，一時之間，竟然啞口無言。

小青幽幽一嘆，道：「姑爺，這是緣，今後無論天荒地老，小青都是你的人了，且你跟二小姐正處於一個十分可怕的陷阱之中，咱們應該想個辦法。」

桂半篙愕然道：「妳說我跟黃鷹的處境危險？」

小青道：「是的，姑爺……」

她語音未落，忽然臉色一整道：「有人來了，快躺下去。」

桂半篙並沒發覺有人來了，但知道小青必有所見，因而順從的躺了下去。

小青替他褁好了被角，然後提高了嗓門道：「姑爺睡吧！明早小婢再來侍候你。」

她從容的走了，却留給桂半篙許多疑問。

他已經知道施琅琅這一夥人是黑鷹門的，但他却不明白黑鷹門是怎麼樣的一個組織。

據小青說她跟施琅琅的胸前都刺有一隻黑鷹，黃鷹也有一個，莫非她也是黑鷹門的人？

其次，聽小青的口脗，好像她知道黃鷹在那裡，而且他們夫婦正處於十分險惡的環境之中。

造成險惡環境的，自然是黑鷹門了，如果施琅琅當眞是黃鷹的同胞姊姊，那麼黑鷹門爲甚麼還要對他們夫婦不利？」

他無法分辨眞假，也無法挽救他們遭遇的危機，唯一可以信賴的只有一個小青了，他眞希望立刻找到她查問一個明白。

他到那裡去找小青呢？

小青必然就在這座紅樓之內，可以說近在咫尺。

只是就他所知，黑鷹門的高手極多，以他這點功夫，實在是寸步難行，那麼他與小青就是咫尺天涯了。

他不是一個善用心機的人，此時却被種種難題困擾着。

他也不是江湖人，此時却窘迫於江湖恩怨之中，人生的際遇，竟是這般的難以測忖。

因而今晚雖是良夜悄悄，他却無法成眠，直到更鼓四傳，他才迷迷糊糊的睡去，待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了。

睜眼第一個看見的是小青，他心頭一喜，忍不住啊了一聲的叫了起來。

「啊！小青，差點急死我了！」

小青咧嘴一笑，道：「是想大小姐麼？那不要緊，今早她已來過三次了，待會兒她還會來的。」

桂半篙道：「別瞎說，小青，我是想妳。」

小青悄聲道：「小聲一點，快洗了臉吃早餐，我還有重要的話告訴你。」

桂半篙道：「我洗臉也可以聽，妳說吧。」

小青還沒說，一陣輕悄的脚步聲已傳了過來。

「起來了？妹夫，昨夜你睡得

還好吧！」

「多謝大姊，昨夜睡得太好了，所以到此時才剛剛醒來。」

「那就好，小青，拿早餐來，我陪姑爺吃一點。」

小青取來早餐，他們吃着聊着。

「妹夫，你跟我那個妹子是幾時結婚的？」

「不久，還不到半年。」

「哦，你一定是碰到了奇遇了，否則，你一個讀書人，怎能娶到我那妹子？」

「大姊說對了，我的確碰到了奇遇。」

「我想應該這樣的，而且必然是一個動人的故事。說給我聽聽吧！妹夫。」

「經過的情形是這樣……」

他不善心機，也不會說謊，應該毫無保留的說了出來。

不過，他雖不善心機，却是一個懂得事理的讀書人。

黃鷹有一個爹，是桂半篙親自埋葬的，黃鷹的爹應該就是施琅琅的爹，她爲甚麼只問黃鷹而不問爹？

其次，她們是同胞姊妹，却是兩個不同的姓氏，如果因爲是年幼失散，所以跟着別人姓，倒也說得過去，但施琅琅對這一點，至少也應該有所說明。

最重要的一點是施琅琅父母健在，好像還是黑鷹門的門主，她的父母自然也是黃鷹的父母，那麼他們爲甚麼還不召見他這位嬌客！

有了這些不合理的疑問，桂半篙自然有所保留了。

「是一個風雪之夜，我在武夷山中迷失了，幸好找到一間茅屋，就這樣遇到了黃鷹了。」

「她是一個人？」

「是的，當時她正在病中，我略明醫理，就替她治好了疾病。」

「眞苦了她，後來你們結了婚，她還敎了你武功？」

「小弟不是練武之材料，習了等於沒習，希望大姊不要見笑。」

「不，妹夫，你千萬不要妄自菲薄，以你的身手，已經可以列入當代的高手之林了。」

「當眞麼？大姊，妳可不能騙我。」

「我爲甚麼要騙你，難道你不知道習的是甚麼武功？」

「黃鷹沒說我怎會知道？」

「那我就告訴你吧！你習的是孤烟門的武功，即當今之世，除了本門，孤烟門的武學應該是震撼江湖、出類拔萃的。」

「哦，其實我並不想習武，是黃鷹逼着我學的。」

「你眞是一個書呆子，孤烟門的武功堪稱武林絕响，習得一招半式就可以揚名江湖，你身負絕技武功，還說不想習武？」

「我說的是實話，唉，大姊，有沒有派人去找黃鷹？」

「放心吧！早已派人去了，你歇著吧！待會兒，我再來陪你聊。」

「大姊請便。」

施琅琅走了，卻留下小青陪他，也許是體貼，也許是監視，不管怎樣，有一點她沒有想到的，俏丫頭重視自己的淸白，她被迫露酥胸之際，同時也將她的心交了出來。

此時別無他人，俏丫頭的臉色忽然顯得十分沉重。

「姑爺，孤烟門輕功之高，一向執武林牛耳，你既然習得該門之武功，輕功一定不會差到那裡去。」

「按理應該是這樣的，可惜我是在頂巨石白做戲，吃力不討好。」

「就算是這樣，咱們也得試試。」

「小青，我不懂妳的意思。」

「本門今晨已派人去找二小姐去了，咱們必須儘快逃出，阻止二小姐落到他們手中。」

「啊！小青，妳怎麼會這麼說？是我要他們去找黃鷹的。」

「我知道，如果二小姐當眞被他們找回來，咱們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爲什麼？妳快說。」

「此事說來話長，我所知道的，也不太多。」

「那妳就揀緊要的說吧！」

「十幾年前，本門發生了一次鬩牆之變，門主身負重傷，只與夫人帶著年僅四歲的女兒逃了出來，在這次劇變之中，本門的精英幾乎喪失殆盡，黑鷹門因而一蹶不振，終於被迫退出江湖。」

「黃鷹的爹就是那位門主？」

「是的。」

「領導叛變的是誰？」

「就是現在門主施公博。」

「施琅琅的爹？」

「是的。」

「那麼，施琅琅跟黃鷹並非同胞姊妹？」

「不錯，而且還是仇家。」

「好奸詐，當眞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小青，咱們快逃。」

「現在不行，必須等候天黑。」

「不，小青，天黑之後防範必然嚴密，妳就說帶我到處走走，或許能矇混過去。」

「這樣絕對不行，咱們沒有馬匹，縱然能夠矇混過去，又能逃得多遠，不要心急，她們就算找到二小姐，今天也趕不回來，哦，你躺著，待我試試。」

「試什麼？小青。」

「替你解穴道呀！」

「施琅琅都無法解開，妳能？」

「她是騙你的，是她下的手，她爲什麼解不開？」

「啊！想不到這個女人竟是如此的陰損。」

「別生氣了，咱們要爭取時間。」

桂半篙知道生氣解決不了什麼問題，只好躺在床上讓小青去試試。

俏丫頭功力不弱，片刻之間就將他封閉的穴道衝開，然後微微一笑道：「幸不辱命，快運功試試。」

桂半篙運功一試，眞力果然暢通無阻，遂一躍而起道：「謝謝妳，小青。」

小青咧嘴一笑：「謝倒不必，只要以後別忘了我，我就心滿意足了。」

桂半篙伸手將她拉了過來，道：「別這麼說，小青，我只是覺得委屈了你，心中有點過意不去。」

小青輕輕的偎近他懷中，低垂著頭道：「這沒什麼，你歇著吧！記著，大小姐要是前來跟你聊天，你可不能讓她看出已經恢復眞力。」

桂半篙道：「我知道，現在要去那裡？」

小青道：「我還得準備一下，你先養養神，咱們晚上見。」

小青走後，施琅琅沒有再來，除了一名送飯送飲食的小僮，再也沒有人前來干擾，這倒好，他眞的害怕見到了施琅琅，自己一個控制不住，就可能露出破綻。

待天色漸漸黑暗，他的心情也緊張起來，期待原是不易忍受的，而他期待的又是禍福莫測的逃亡。

二更剛起，房門忽然輕輕一響，一條人影像風兒捲起的樹葉般輕輕的飄了進來。

「姑爺！」

「哦！小青。」

「這是你的紅毛寶刀，咱們快逃。」

「好的。」

今晚月黑風高，對逃亡者頗爲有利，加上小青輕車路熟，帶著桂半篙避實就虛，逃過了不少關卡，終於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中逃了出來。

經過一陣奔跑，離開了黑鷹門已達十里以上，桂半篙長長的一吁道：「看來咱們是逃出來了，小青，這裡是什麼地方？」

小青道：「這兒是趙河，在方城縣的西南，咱們由此地南下，大約趕到泌陽就可以接到二小姐了。」

桂半篙道：「妳能確定黃鷹是走這條路麼？」

小青道：「錯不了，二小姐走這條路，是我偸聽門主跟夫人說的。」

桂半篙道：「那就不會錯了。」

小青道：「姑爺，我記得前面那家獵戶有兩匹馬，咱們去借來用一下。」

桂半篙道：「人家肯借嗎？」

小青道：「有錢能使鬼推磨，兩匹馬算得了什麼？你在這兒等一等，待我去將馬匹牽來。」

桂半篙道：「咱們一起去，我也好幫妳一下。」

小青道：「你還是在這裡等我吧，叫人家看到你倒有些不便。」

桂半篙覺得小青的顧慮實在有點多餘，他們既是兩人同逃，她一個人在獵戶出現與兩人同去不會有什麼差別的，不過，她既然認爲這樣比較方便，只好由她了。

片刻之後，小青果然帶來了兩匹鞍轡俱備的駿馬，於是，他們連夜南下，沿山道向泌陽縣境急馳。

次日晌午，他們趕到了「豐朋鎭」。

小青看了日色一眼，道：「累了吧？姑爺，咱們塡飽了肚子，好好的睡一覺，你看可好嗎？」

桂半篙道：「今天不走了？」

小青道：「咱們已經人困馬疲，怎能再走？而且，此去泌陽還有六七十里，在城門關閉之前，咱們必然無法趕到，倒不如今晚歇在這裡，明天一早趕路。」

桂半篙眉峯一皺道：「我也希望好好的歇歇……只是……」

小青道：「放心吧，姑爺，黑鷹門追不上咱們的。」

桂半篙見小青好像很有把握，只好點點頭道：「好吧！」

他們要了兩間睡房，飯後，就各自回房安歇，直到月影映窗，桂半篙才醒了過來。

此時，夜深人靜，但在這寧靜的深夜，卻有兩種聲音貫入他的耳鼓。

第一種是松濤，窗外松林如海，在强勁夜風震撼之下，發出了一片動人的聲浪。

桂半篙很欣賞那悅耳的松濤，他雖是醒了過來，仍然躺在床上靜靜的欣賞著。

他這一靜聽松濤，卻聽出第二種聲音來了。

那是一陣憤怒的叱喝，却有點怕人聽到，因而聲音由喉頭迸出，陰森低沉。

這是一種使人頭皮發炸，心口發悶的語聲，桂半篙幾乎要用被子蓋著他的頭部。

結果他沒有，還是悄悄的爬了起來。

因爲他聽這難聽的叱喝，是施琅琅發出來的。

莫非小青出了什麼意外，要不，施琅琅怎麼會前來？

他悄悄起來湊近壁板縫中一看，眼前所見竟使他目瞪口呆。

敢情小青並沒發生意外，而且高據上座，一幅王者的氣概。

她是坐在一張木凳之上，雙目圓睜，戟指著兩名勁裝大漢厲聲斥責。

自然，這種厲聲已經抑壓到最低限度了。

這兩名大漢全身創傷，其中一人竟是黑鷹門的高手任長昇。

小青只是一個丫頭，任長昇卻是黑鷹門主的得意弟子，丫頭居然斥責門主的弟子，這豈不是一件怪事？

再說，小青還是一個逃亡者，一個黑鷹門的叛徒，任長昇爲什麼對她如此的害怕？

莫非他們是來緝捕小青，反而被她制服？

這兩人身帶重傷，自然是經過一番的搏鬥，但小青的房中並無打鬥的跡象，他也沒有聽到有任何打鬥之聲。

桂半篙猜不透所見的跡象，但有一點他已經明白，小青跟任長昇是一夥的，因爲他們正在交頭接耳的密談著。

最後小青站了起來，向著桂半篙的房間指了一指，任長昇與另一名大漢，先向小青所指之處看了一眼，然後轉身向房外奔去。

桂半篙心頭一動，一把抓起床頭的包裹，輕輕打開後窗，縱身一躍而出。

窗外就是松林，他如果一頭扎進那片松林，任長昇等二人必然找他不到。

這樣也可以獲得暫時的安全，只是他心有不甘。

如果這是一個圈套，他既已落入他們的手中，他們又何必多此一舉？

而且，小青何以能指揮任長昇？也令人想不明白。

再說，他雖是缺乏江湖閱歷，但自信對善惡眞假還能分辨，他不相信小青是一個反覆無常心機險惡的小人。

爲了解除他心中的疑慮，他決定冒一下險。

於是，當他躍出窗外之後，立即拔身而起，像落葉一般的輕靈，悄悄隱伏於瓦面之上。

他不過剛剛伏臥瓦面，房裡已傳出任長昇驚訝的呼聲。

「小姐，那小子逃了！」

「什麼，會有這等事？」

小青奔出房外，衝進他的房裡，他雖然沒有看到，卻聽得十分清楚。

然後是施琅琅的聲音，哼了一聲道：「這小子看似老實，原來是機警得很，追，我不相信他能逃得出咱們的掌握！」

三條人影分三個方向穿出房間，再騰身飛躍，倏然而追。

現在桂半篙終於明白了，眼前的這位小青必然是施琅琅改扮的。

那麼眞的小青莫非也事機敗露，落入他們的手中？

這就糟了，一個背叛的丫頭，還會有什麼生機。

他替小青擔心，卻有點無能爲力。

黑鷹門不亞於龍潭虎穴，憑他這點能耐，他的確無此能力救出小青，唯今之計，只有先找到黃鷹再商對策。

這一陣思考，花去約莫盞茶時間，他正待立起身形，忽然發現一條人影由松林中飛躍而出。

此人必然是任長昇或是另一個大漢，他們搜尋不到又找了回來。

接著另一邊也出現一條人影，他們在松林之前會合，兩個大漢雙拳一抱，道：「小姐，姓桂的輕功極高，請恕我兄弟無能。」

他們是在向施琅琅報告，桂半篙卻沒有見施琅琅回來，但他知道這兩人決不會無的放矢，他伏臥的身形因而不敢作半分移動。

他沒有猜錯，任長昇果然不是無的放矢，但當他看到施琅琅由簷下的暗影中緩步而出之後，他的心頭不由暗暗一驚。

原來，施琅琅並未離開，她竟然悄悄的守在後窗外的屋簷之下。

如非桂半篙思忖了一段時間，如果他繼人離去之後立即逃走，只怕他早已落入施琅琅的手中了。

這女人年歲不大，心機卻如此之深，他雖是無意中躲過了一劫，仍然驚嚇得出了一身冷汗。

此時對方三人已經會齊，施琅琅十分憤怒的哼了一聲道：「孤煙門之輕功，是當代武林一絕，姓桂的功力雖然有限，在輕功上咱們仍然差了一籌，這都是小青那賤人的罪惡，如非她解開那姓桂的穴道，咱們就不會讓煮熟的鴨子飛掉了。」

任長昇道：「小姐說得是，咱們現在該怎麼辦？」

施琅琅長嘆了一聲，道：「除了回去據實稟報，還有什麼辦法可想？」

任長昇道：「如非鐵算盤何琛拆穿了小姐那封假信，黃鷹必然會被咱們騙來的，下次再去算盤谷，決不能放過姓何的兩條老狗。」

施琅琅道：「此人一向老奸巨滑，非常精於明哲保身，今與本門作對，想是活得不耐煩了。」

（未完‧一）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鐵手無敵

上文提要： 凌越和林一凡到楓葉山莊找凌霄子，解釋凌越是無辜的，凌越沉冤得雪。「楓葉山莊」莊主江雲楓是楚香雲的仇人，凌越遂與楚香雲以夫婦的名義合力挑戰江雲楓。三人酣鬥之際，比武場地爆炸，一羣武功高強的黑衣人出現，突襲數十名生還的武林高手，又放毒氣令一衆高手神智迷糊，凌越漸感不支時，幸被一個叫江鳳儀的少女所救……



陰謀難逞泄身份　避免灾劫赴少林

「沒有就算了。」蕭文道：「這裡到處都是死屍，這兒太嘔心了，咱們該走了。」說罷便舉步離開。

紫薇和藍娟急忙跟了過去，像是生怕他立時便會被人殺了似的。

＊　＊　＊

冬日陽光懶懶地照在這片墳場上，沒有一點生氣。

一條黑色人影掠來，在場外站定。

他生得劍眉俊臉，唇紅齒白，若不是他手中握着一柄長劍，恐怕會被人認爲是個文弱書生。

他就是僥倖脫險的凌越，今晨他辭別了江鳳儀便趕來此地，希望楚香雲也會在這兒，那樣兩人又可以團聚了。

凌越俊目向四周一掠，心中有些失望，他轉頭向「楓葉山莊」望去，在一片殘壁斷瓦之上似乎有些人影在晃動。

他立時展開身形飛掠過去，才到莊外，便瞧見那些人正是江雲楓等人。

他們一共十二人，但少林派達摩堂首座慧明大師、武當派兩大高手凌霄子、凌空子三人都不在其中。

這十二人中除了華山派掌門人「擎天一柱」莫遠雲、青城派二老之一「天羅劍」羅傲天、峨嵋派掌門人的師弟五鶴大師、崆峒派掌門人「環劍雙絕」燕雲天四人外，其餘八人都是「楓葉山莊」中人：「神刀」江雲楓、「玉面辣手無影刀」江龍飛、山莊總管江濤、紅衣首席范致遠、黃衣首席遲靜、藍衣首席劉碧青、白衣首席白修雲和錦衣護衞統領阮靈劍。

凌越見衆人中沒有二位師伯，便急問道：「各位，我的兩位師伯呢？」

「擎天一柱」莫遠雲道：「凌少俠，你二師伯突圍時與我們失散，你大師伯惦記武當派安危已星夜趕回去了。少林派的慧明大師也趕回少林報信去了。」

凌越微微一點頭，又問道：「莫掌門，怎麼你們又回來了呢？」

莫遠雲嘆了一聲，道：「我們打算回到此處，瞧瞧有無倖存之人，或是在路上能否遇到僥倖突出重圍的人。唉！想不到這批黑衣蒙面人組織得這麼嚴密，這場殺劫除了我們這批人，更無一個活口，一場武林浩劫已經開始，老夫與各位商量決定，先行前往少林寺。」

凌越詫異道：「去少林寺？」

莫遠雲解釋道：「不錯，這批蒙面人既然已經開始殺劫，那下一個目標很可能便是少林派了，少林派執武林之牛耳已有一千餘年，若一舉蕩平少林，那武林之中一定會聞風歸順了，所以我等去少林，無

論如何不能讓少林寺也遭塗炭，同時，武林盟主『奉天令』也存放在少林寺中，此令也決不能失去。」

峨嵋派五鶴大師黯然一嘆道：「唉！賊人勢大，武林是難逃厄運了。」

「不！」江雲楓倏地沉聲道：「只要有我江雲楓在的一天，我就絕不讓這批人得逞，『楓葉山莊』的血債一定要討還。」

凌越聞罷，不由觸動心事，說道：「江雲楓，你也嚐到了滅莊之痛，『龍虎山莊』的血債你可還未還呢！」

江龍飛聞言怒道：「哼，凌越，昨日若不是你要執意比武，數百名武林同道也就不會被炸死在土崗前了，至少也可以讓那批蒙面人損失一些，咱們好手雲集於土崗，使得『楓葉山莊』上防衞空虛，因此才被賊人乘虛而攻，這筆賬可算在你的頭上。」

凌越冷笑道：「比武是大家決定的，你們『楓葉山莊』選的地點，被人埋了炸藥都沒能查出，你們難道就不用負這個責任嗎？」

「好了！」江雲楓喝道：「事情都過去了，爭也無用。凌越，無論你與令妻何時向我挑戰，我都接受。」

說完，轉向各派首席道：「各位，我看時間不早了，咱們趁早趕路吧！」

衆人遂一齊向少林寺的方向走去。

江龍飛緩緩走在最後，他回過頭來狠狠地盯了凌越一眼，恨聲道：「凌越，咱們遲早要比個高低的。」

凌越微微一笑，道：「在下隨時恭候！」

凌越可不想去少林寺，因爲還沒找到楚香雲呢，他很快離開了「楓葉山莊」的一片廢墟，四處尋找楚香雲的踪跡。

* * *

凌越在一片樹林中奔行，倏地從大路上傳來一句話，引起了他的注意。

「陳堂主，咱們此番在前面的『翠林老店』定能將那批漏網之徒一舉成擒。」

凌越聽到此話，不由身隨意動，身形極快地掠了過去。

四、五黑衣人在大路上急速奔行。

爲首一人赫然便是「狂雷劍客」陳天雷。

凌越心中大受震動，急展輕功，追躡而上，隱約聽到陳天雷道：「哼，此番教主親自出馬，略施小計便可成功。」

「陳堂主，到底是什麼計策竟能將這些一流高手全部擒拿？」

「我告訴你們，教主將迷藥下在酒菜之中，這幫人走了一天的路，正饑渴難耐，絕料不到是教主下的藥，後面的事不說你們也知道了。哼，想去投奔少林寺的那批禿驢，可沒這麼容易。咱們快走，也許此刻教主已經得手了。」

凌越聽到這兒，不由心急如焚，他立時將輕功施展到極至，急速無比的追過陳天雷等人，向前面的「翠林老店」奔去。

他極快地躍上「翠林老店」的屋頂，向江雲楓等人的住處奔去。

他一眼便瞧見衆人已在兩桌酒菜面前就座了，而江雲楓身旁赫然多了一人，這人便是二師伯凌空子。

「難道是他？」凌越心念未了，已見衆人舉起酒杯，不由大急，大喝一聲：「吃不得！」身形跟着躍了下去。

衆人一見凌越全都一驚，而凌空子臉色已變了數變。

江雲楓道：「凌越，怎麼你也來了？你說『吃不得』到底是爲什麼？」

凌越一字一句地道：「因爲這些酒菜都已被人下了迷藥，各位吃下去，可就會束手就擒了。」

凌空子倏地五指點出，江雲楓料不到他竟會突然對自己下毒手，猝不及防，五道勁氣已全部點中了他胸前穴道，並形成了五處血肉模糊的血洞。

江雲楓大叫一聲，栽倒在地。

凌越十指齊揚，喝道：「二師伯，想不到竟然是你！」

凌空子身形急速掠到院中，道：「沒錯，正是老夫所爲。」

華山派掌門莫遠雲跟到院中，沉聲喝問道：「凌空子，你竟然叛離武當，身入魔道！」

凌空子仰天大笑道：「身入魔道？哈哈……老夫苦心孤詣投入武當門下，謀劃了近三十年，這番發動勢必成功。我勸各位最好識相一些，加入本教，我『幽靈頭』沉默三十餘載，如今再現江湖，定要一統武林天下……」

凌越打斷他的話，怒道：「凌空子，你在做夢！所謂『邪不能勝正』，千百年來有誰能夠一統武林，唯我獨尊？就憑今夜之事的失敗，你就成功不了。」

凌空子一怔，對凌越怒目而視，道：「哼，我早就明白你這小子遲早是我心腹之大患，今日又是你敗了我的大事。凌越，你是怎麼知道此中秘密的？」

凌越冷冷道：「你的寶貝徒兒陳天雷告訴我的。」

凌空子恨聲道：「不可能！」

江龍飛從房中衝出，怒道：「不管是否可能，我都要你死！」

話音未落，寶刀劃出漫天刀影。

凌空子冷笑道：「憑你也配？」他五指凌空一抓，不知怎的就插入江龍飛的刀影中。

江龍飛大驚，回刀已是不及，急切間左掌疾拍而出！

「小心！」一條人影急躍入場中，一把推開了江龍飛，雙掌迎向凌空子。

「蓬」的一聲響，兩條人影同時分開。

凌空子連退三步方才站穩，抬頭一看，見凌越也退了三步，看來兩人功力乃在伯仲之間。

凌越適才發現凌空子雙掌暗中推向江龍飛，而江龍飛却用一隻手來接，那是必死無疑的，是以他急切間推開江龍飛，接了凌空子一掌。

凌越道：「凌空子，今夜要叫你爲數百名武林同道償命！」

「憑你也配將教主留下嗎？」數條人影躍入院中，爲首之人正是「狂雷劍客」陳天雷。

凌空子沉聲道：「天雷，咱們走！」

「師父，你……」陳天雷不明所以然。

「想走，可沒那麼容易！大夥一起上，擒下他們。」莫遠雲大喝一聲，撲向對方。

這十一名高手可算是當今武林中頂尖兒的高手了。

陳天雷帶來的人，武功雖也不弱，但豈是這些高手的對手？

驀地，凌空子長嘯一聲，嘯聲未絕，不遠處便傳來了相和的嘯聲。

凌空子極是忌恨凌越，是以他站立一旁，始終沒有動。

凌空子心裡明白，適才那一掌他是有備而發，而凌越却是無備而接的。

但兩人都退了三步，顯見凌越的功力稍高一籌，別人雖然沒看出，但凌空子心裡却很清楚。

他實在太震駭了，他絕沒有想到凌越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裡，功力竟然强過了他四十多年的苦修，這叫誰也無法相信。

凌空子當然不知道凌越巧吞了「火龍丹」之事。

凌越沉聲道：「凌空子，你在召幫手，是嗎？」

「沒錯。」凌空子心不在焉地回答了一句。

「凌空子……」

「住口！」凌空子倏地沉聲喝道：「老夫乃是『幽靈教』教主韓威雲！」

「哦，原來你叫韓威雲！」凌越冷冷道：「那麼數個月前設計陷害我的也是你吧？」

「沒錯，正是我主持的。」

凌越恨聲道：「好得很，今夜我非要你的命不可。」

話音一落，凌越長劍嗆然出鞘，這柄劍還是昨天大師伯給他的，劍氣衝霄，凌越出手就是「雲風三式」劍法。

凌越輕喝一聲，「風起雲湧」，聲落招出，捲起漫漫塵沙，劃出道道劍光。

凌空子心中一凜，寶劍出鞘，施出武當「太極劍法」，長劍連連圈出，劃出一個個劍圈向凌越圈去。

凌越心中不由凝重了，「太極劍法」乃是武當開山祖師張三丰親創，歷經各代，更加完善，一般很少施用。

此刻，凌空子一上手就使出「太極劍法」，顯然是將凌越視爲勁敵。

凌越不等第一式全部施完，劍尖一顫，抖起九朵劍花撞向凌空子的劍圈上，劍式便立刻變爲第三式「風捲殘雲」，勁氣排空，發出尖厲的銳嘯聲。

另一邊，在十一名高手的攻擊下，陳天雷所帶來的四名高手都在慘嚎聲中倒下了，僅剩陳天雷一人尚在苦苦支撐着。

陳天雷以爲凌空子此番定然下藥成功，那時只需綁人就是了，所以他只帶來了四名屬下，那曾想到會變成現在這個局面。

陳天雷每每在命喪於須臾之時，乍出奇招令對方捉摸不透，難下殺手。

倏地，一道嬌叱聲傳來：「都給我住手！」

話音中一條人影飄落院中，劍光起處，一陣叮噹之聲不絕於耳，十一名高手的兵刃全都削斷。

陳天雷乘機脫困，站在來人身邊。

陳天雷對身旁的少女道：「玉華，多謝妳了，若再晚來一步，妳可就見不到我了。」

那位身著粉紅勁裝的女子冷哼道：「誰要見你了？」

她的目光投向了在一旁激鬥的凌空子和凌越。

莫遠雲冷冷道：「姑娘是什麼人，竟倚仗寶劍逞威？」

粉裝少女重重一哼，揚聲向外道：「都給我出來，好好看着這些人，若有那個不安心看我爹與凌越比劍的，給我亂箭穿心。」

話音中，四周屋頂上突然挑起無數火把，映照着一排排手挽弓箭直指十一位高手的弓箭手，每名弓箭手手中的箭都在火光中泛出幽幽藍光，顯然都餵上了劇毒。

莫遠雲等人見狀不由噤若寒蟬，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自信快得過那連接而至的毒箭，他們都只好

把目光投向在一旁激鬥不止的韓威雲與凌越。

凌越越鬥越覺得所學武功中的精華沒有窮盡，他已將「風雲三式」連續施展了五次，而且每一次都給他一種全新的感覺。

凌越正要變換劍招時，猛然聽見了一個極爲熟悉的聲音，這聲音曾與他耳鬢廝磨了一個多月。

他抬眼望去，他的想法被證實了，是她！那個粉裝少女正是他的妻子韓玉華，他猛然想到韓玉華也姓韓，難道她竟是凌空子的女兒嗎？

就在這一疏神的當兒，凌空子長劍急刺而出，正中凌越的左肩窩。

凌越毫不猶豫的左指右劍齊出，劃向凌空子握劍的手，迫得凌空子只得撒手。

凌越似乎沒有感到疼痛似的，飛身掠起，一個起落飄落在韓玉華的身邊。

陳天雷大驚，忙揮劍刺來。

凌越倏地長劍脫手而出，刺向陳天雷的咽喉。

陳天雷急忙閃身，但仍沒能躲過這柄突然擲來的長劍，正刺中他的右胸，一陣劇痛立時令他昏了過去。

凌越雙手一把抓住韓玉華的雙肩，韓玉華沒有動，聽任凌越抓住她的雙肩。

這一下變故令十一大高手全都震住了。

韓威雲（凌空子）在旁抱起陳天雷，口中喃喃地道：「冤孽，冤孽……」

凌越吼道：「妳怎麼不躲閃？妳爲什麼不在我面前施展妳的武功？爲什麼騙我？」

韓玉華顫聲道：「越弟，你的傷……」

凌越大聲質問道：「不要叫我，說，爲什麼要騙我？」

韓玉華平靜地道：「我是爲了我爹，爲了韓家的大仇，爲了『幽靈教』的復興！」

「妳爹？」凌越目光移向在一旁替陳天雷裹傷的韓威雲道：「凌空子也就是韓威雲，是妳爹？」

「沒錯，越弟，姊姊並不想要你加入『幽靈教』，但是……」

「住口！」凌越倏地放開韓玉華，連退了四、五步還沒站穩，四周屋頂上倏地射來無數支毒箭，全都射向凌越一人。

凌越出手更快，他右手將刺在左肩窩上的長劍拔出，身形突起，長劍揮灑處，每一支毒箭都被他削斷跌落在院中。

他身形猛然一長，撲向屋頂，身形飄忽不定，一式「風捲殘雲」施出，傳來無數慘叫，一條條人影從屋頂飛瀉而下，跌落在韓玉華面前，不久便疊了起來，總共有二十餘人之多。

凌越鐵青着臉，躍下屋頂，飄落在韓玉華面前。

院中人等全都被他的殺氣所震懾。

凌越冷冷道：「韓玉華，帶着妳的屬下給我滾，最好別再讓我碰見妳！」

說完，轉身過去，肩窩中流着許多的鮮血，他絲毫不在意，他實在痛心自己竟被韓玉華騙了而不知。

韓玉華顫聲道：「越弟，你眞的這麼恨我嗎？」

凌越淡淡道：「妳快走！我不想再問妳原因了，也不想聽妳解釋。總之我自己是個大傻瓜，被妳玩弄於股掌之上尚不知。妳快走，否則別怪我不客氣了。」

「玉華，爹早說過，他不是咱們一路的，妳就是不聽！」韓威雲抱起陳天雷躍上屋頂而去。

韓玉華望着始終不回頭的凌越，終於忍不住掩面大哭而去。

良久，院中這一干高手才回過神來。

莫遠雲走到凌越面前道：「凌少俠，她已走了，你還是快些療傷吧！」

江龍飛哼了一聲，轉身走入屋中，察看他爹的傷勢。

凌越右手從懷中摸出自備的傷藥敷在傷口上，道：「莫前輩，謝謝你，我這點傷不礙事。」

莫遠雲笑道：「凌少俠也太客氣了，今夜若不是你，我們都要做韓威雲的階下囚了，眞是後生可畏。唉，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們到底是老了，不過有你這樣的年輕人在，武林就定然可以太平無事了！」

崆峒派掌門燕雲天道：「不錯，適才凌少俠帶傷將陳天雷刺成重傷，又劍斬二十一名箭手，這等神勇就是在年輕一輩中也極爲少見。」

「天羅劍」羅傲天道：「咱們這些人的性命都是凌大俠所救，這份人情說什麼以後都是要還的，值此武林大劫之際，實不該以輩份論尊卑，似凌大俠這樣的少年才俊都該得到應有的尊敬。」

凌越料不到榮譽竟如此輕鬆地便到了眼前，欣喜之餘，不由謙虛地道：「各位太抬舉晚輩了，若不是今夜在下累於私情，定非將『幽靈教』教主韓威雲留下不可。哦，江雲楓適才受了韓威雲的暗襲，不知傷勢如何？咱們進屋瞧瞧。」

凌越這番話頗爲得體，這幾位武林前輩見凌越對自己的仇人也是這般關心，心下不由十分敬佩。

衆人擁入屋中，便聽見江龍飛的話：「幽靈教教主，我江龍飛遲早會報此仇的。」

凌越急忙問道：「怎麼，江老莊主的傷勢……」

「死不了！」江龍飛沒好氣地道：「我爹傷勢如何，似乎還輪不到你來虛情假意的關懷，你心中只怕歡喜還來不及呢！」

莫遠雲忍不住道：「江少俠，這樣說可不太好吧。」

江龍飛冷聲道：「哼，我這樣說已經很給他面子了。」

莫遠雲沒料到江龍飛竟然如此駁他的話，心中一怒，冷冷道：「哼，若不是凌大俠及時趕到，你已經成了人家的階下囚了，若不是適才凌大俠替你接下韓威雲那一掌，你此刻那有命在？」

江龍飛似乎今夜已決定了不給莫遠雲面子，不聽他的勸告，仍道：「笑話，我江龍飛欠了他的情，日後自當回報，倒也用不着你華山派爲他講話。」

莫遠雲怒道：「江龍飛，這麼說你是沒把我華山派放在眼裡了？」

江龍飛道：「哼，武林六大門派之一，我那能不放在眼裡呢？只不過我奉勸掌門人一句，不該由你管的事還是少管爲妙。」

他的聲音中明顯地透出輕蔑的口脗。

莫遠雲道：「江龍飛，不要以爲這幾年在江湖中闖出了一點點名聲，就如此狂妄自大，目無尊長，憑你也配教訓老夫該不該管事，今夜若不給你些苦頭吃，江湖中人豈不以爲我華山派怕了你『楓葉山莊』了嗎？」

五鶴大師見狀不妙，連聲道：「阿彌陀佛！在江湖大亂之際，我等須緊密團結，合作無間，才能維持武林正義，兩位何必爲一點意氣之爭傷了和氣呢？」

莫遠雲冷冷道：「五鶴大師，今夜老夫非教訓他這個晚輩不可。江龍飛，咱們出去一比高下，我倒要瞧一瞧你究竟有何本事敢如此的狂妄？」

「兩位！」凌越攔在門口道：「江老莊主此刻身受重傷急需治療，江龍飛，令尊傷勢要緊，你若是再這樣意氣用事，可別後悔！」

凌越言罷，又轉向莫遠雲，道：「莫前輩，江龍飛心情不好，說話不敬之處，你瞧在晚輩面上，還是以和爲貴，何況此事因我而起，若是眞的引起『楓葉山莊』與華山派之間的紛爭，那我於心何安？」

莫遠雲橫了江龍飛一眼，道：「江龍飛，今夜就瞧在凌大俠面上放你一馬，你這小子最好自重一點。」

江龍飛聞言大怒，正欲反唇相譏，老管家江濤道：「少莊主，老莊主傷勢要緊，還是不要意氣用事的好。」

江龍飛狠狠盯了凌越一眼，轉身蹲在江雲楓的身旁，發現爹爹此刻氣息又比剛才微弱了許多，不由心急起來。

江濤問道：「各位，那一位懂醫術，不妨爲我們莊主瞧瞧。」

凌越道：「在下對醫術略知一二，願盡棉薄之力！」

江龍飛冷冷道：「用不着！」

凌越不由重哼了一聲，道：「江龍飛，你不讓我爲你爹療傷，到底是什麼用意，難道這也算是爲子之道嗎？」

凌越說着便不由分說，一把推開江龍飛，爲江雲楓察看傷勢。

江龍飛在他身後道：「凌越，你若是將我爹治死了……」

「我會償命！」凌越頭也不回地道。

他更不理會江龍飛，細心察看，發現韓威雲所點中的五處穴道都是任脈三焦經的大穴，若是再晚半個時辰，那麼江雲楓恐怕即便不死也要殘廢了。

當他將此情形說出後，衆人無不憂慮萬分。

江龍飛見凌越當眞懂醫術，也就不再說什麼了，他只是緊張地看着凌越，希望他能治好父親的傷。

凌越道：「這五處大穴都被勁氣劃爛，已不好施救……」

江龍飛聞言急道：「凌越，就算我江龍飛求你了，你……你一定要治好我爹的傷！」

凌越道：「你聽我把話說完，本來以我的功力可以直接爲他解穴，但是既然穴道已爛不宜施救，我只好採用他法，只是不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罷了。」

凌越說完，扶起江雲楓，猛然一掌擊在江雲楓背後「靈台」大穴上，令江雲楓噴出一口瘀血。

凌越倏地收掌，併指如戟，朝督脈一路點下去，出指如風，轉眼便將督脈所有的穴道全部點過。

凌越抬掌猛拍向江雲楓頭頂的「百會」重穴，這是人體最重要的穴道，也是「死穴」，平常一般的重擊都會致命。

江龍飛見狀大驚，即待出手阻攔已是不及，於是大罵道：「凌越，你這小人，我非殺……」

罵聲未絕，他卻突然一窒，因爲他瞧見父親並沒有立時死去，相反的，他父親已緩緩睜開了雙眼。

凌越吁了口氣，道：「還好，此法果然見效。江莊主，你只需靜養三日，便可痊癒了。」

江雲楓倏地長嘆一聲，道：「凌越，老夫欠你的都記在心裡，謝

謝二字老夫實在羞於出口。」

凌越道：「江莊主不必如此，濟世救人本是在下份內之事，實不足以言謝。」

江龍飛一拍凌越肩頭，道：「不管怎麼說，是你救了我爹，我江龍飛以後不會再與你為敵。」

莫遠雲道：「哼，你總算有點良知。」

江雲楓道：「天亮了，咱們用過早餐就上路吧！」

燕雲天問道：「以江莊主的身體狀況還能行嗎？」

江雲楓笑道：「凌大俠醫術高明，老夫已經感覺到恢復狀態了，這點路程不算什麼。」

眾人見狀，也放下心來。

羣雄用過早餐後，便向少林寺進發。

＊　＊　＊

少林寺領導武林一千餘年，雖然近一百多年來被「孤堡」蕭氏奪了聲威，但二十年前「孤堡」被滅之後，領導武林的「奉天令」便由少林派掌管，少林派的聲威又見響亮了。

此刻，在少林寺偏殿之中，羣雄聚會，正在商討抗擊「幽靈教」的事情。

少林派掌門人慧苦大師在首座坐下，左邊都是少林派各院各堂的掌座，右邊第一位便是凌越，第二位才是江雲楓。

凌越本要敬陪末座，不想一入殿內，眾人齊請他坐首位，他見推辭不了，只得坐下。

少林派中除慧明大師見識過凌越的武功外，其他人都是第一次見到凌越，介紹之時也只聽他自稱為武當派凌虛子的嫡傳弟子而已，此刻見各派首要和江雲楓竟推他坐首位，都十分詫異。

江雲楓微微一笑，將那日「翠林老店」之事細述一遍後，少林派中人才略為明瞭原委。

江雲楓繼而道：「凌大俠雖然與我為仇，但值此武林大難之時，咱們正道中人當以和為貴，老夫兩度為凌大俠所救，就可看出凌大俠虛懷若谷的胸襟了。所以，他坐這邊的第一位實在合適。」

凌越幾曾這樣受人重視過？此刻他心下微感不安。

凌越道：「江莊主太抬舉晚輩了，晚輩只不過適逢其會才碰巧解救了各位。無論武功、輩份、聲望都該敬陪末座才是，但各位如此抬舉，晚輩若不就座，倒顯得虛偽了。」

少林掌門慧苦大師微點頭，道：「阿彌陀佛，凌施主年紀輕輕便有如此功績，為各派中人所敬服，也可算是正道武林之福了。」

說罷，話題一轉，道：「『幽靈教』在三十多年前曾一度為害武林，當時為『孤堡』蕭廷深一舉撲滅，却不料今日又重現江湖，韓威雲想來便是當年『幽靈教』教主韓文岳之子了，想不到他竟苦心孤詣拜在武當門下，臥薪嚐膽三十載才發動攻擊，可見此番『幽靈教』有備而發，不可小覷。」

「不錯。」江雲楓道：「尤其，它發動之始便屠殺了四、五百名白道好手，無疑，他們的實力強過咱們，所以我們只有團結一致，才能保住武林正氣。」

華山派掌門「擎天一柱」莫遠雲道：「江大俠說得對，『幽靈教』既然志在天下，必然欲得少林派手中的『奉天令』才甘心，所以咱們必須集中力量，保衛少林，保衛『奉天令』！」

慧苦大師道：「阿彌陀佛，莫掌門所言不差，只要各位眾志成城、團結一心，大事可為也。幽靈魔教即使勢大，也難將武林正氣掃蕩殆盡。」

突有一個陰惻惻的聲音冷冷道：「哼，本教想要做的事，沒有不成功的。」

「藏頭藏尾的傢伙！」凌越冷笑一聲，十指齊揚，十道勁風銳嘯而出，射向樑上。

只聽嗤嗤之聲不絕，隨着木屑飄落，一條人影電閃而出，直向門外掠去。

凌越道：「想走，沒那麼容易！」

凌越說話之時，身形已掠出，十指齊揚，又是十道勁氣破空而出，那人奔行之時，急將身形一矮，向側邊一滾，避開了凌越這霸道的指力。

凌越冷笑一聲，一長身攔住了那人。

「嘿嘿，想不到十年不出江湖，居然有人能攔住我寒無影！」那人停下來。

「『奪月蝙蝠』寒無影！」在座羣雄全都驚呼而起。

「奪月蝙蝠」十八年前橫行江湖，來無影去無蹤，取高手項上人頭易如反掌，六大門派曾數度捕殺，但由於他的輕功造詣極高，無人能敵，每每都被他逃脫了。

此番，「奪月蝙蝠」寒無影竟被凌越攔下來，連少林派的大師們也不禁驚嘆於凌越的武功了。

尤其是他兩度出手所發的指力更是驚世駭俗。

「奪月蝙蝠」寒無影仔細打量凌越，奇道：「咦，你竟這般年少。嗯，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啊。」

一名中年武僧奔來，向慧苦大師耳語了一陣，慧苦大師臉上神色數變，待那僧人講完，他越衆而

出，合什道：「阿彌陀佛，請寒施主將東西交出，我便放你離去。」

寒無影嘻笑道：「苦老兒，我拿了你少林什麼東西啦？」

凌越心中一動，問道：「『奉天令』在他手上？」

「不錯，本教教主令行天下，豈能無此『奉天令』？要我交出，除非你們將我擒下。」「奪月蝙蝠」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

凌越道：「閣下請交還！否則，在下只好得罪了。」

話音未落，凌越合掌為刀，使出「落月刀法」，刀法詭異奧妙。

「奪月蝙蝠」輕咦了一聲，身形飄出，將凌越的招式化解於無形：「哼，小子別以為能攔下我，就了不起了……」

「奪月蝙蝠」倏地住了口，連連變換着身形。

羣雄但見人影晃動，卻看不見兩人的身形，更瞧不清那個是凌越，那個是「奪月蝙蝠」寒無影。

此刻「奪月蝙蝠」心中却是駭異萬分。

因為，凌越的掌刀始終不離他咽喉三寸，只要他稍一疏神可就立時血光迸濺了，這種危險的情景對「奪月蝙蝠」而言是出道江湖以來第一次遇見的。

少林掌門慧苦大師道：「凌大俠的武功果然不同凡響！」

正當慧苦大師說話之時，猛然間那團混沌的人影霍然一清，但見凌越與「奪月蝙蝠」面對面而立。

「奪月蝙蝠」倏地一聲長嘆，頗為淒涼地道：「我敗了，這是奉天令！」

說罷，他把一支奇形令牌交在凌越的手中。

身形一晃，便立即躍上了屋頂，消失在黑夜之中。

羣雄略一沉默，便同時發出一陣掌聲。

莫遠雲笑道：「好！十八年來，能夠纏鬥『奪月蝙蝠』之人，凌大俠當是第一人！」

慧苦大師向凌越合掌一禮，道：「今夜多謝凌施主賜以援手，否則，我們少林就栽定了，天幸凌大俠重新奪回了這『奉天令』。」

凌越微微一笑，還禮道：「大師謬讚，『奪月蝙蝠』既是『幽靈教』中人，是我們的公敵，在下豈能讓他帶走這『奉天令』呢？」

說罷，將「奉天令」遞還給慧苦大師，又問道：「請教大師，這樣一塊奇形令牌，何以被看作是莅行天下，萬人敬服的武林盟主之令呢？」

慧苦大師微微笑，解釋道：「本來武林中並無『奉天令』，但百多年前，江湖中新興了一個幫派，這便是『孤堡』。『孤堡』武功怪異，出現江湖僅一年便威震天下，它廣收門徒，行俠仗義，成為武林中一支重要的正義力量，成為天下第一大派，堡主蕭氏更成為了武林盟主。

「『奉天令』便是蕭氏出示的，據說這令牌中藏有一個秘密，是與武學有關的秘密。百多年來，由於『孤堡』的存在，江湖興盛了百多年，這其間曾有許多邪派想攻破『孤堡』奪下『奉天令』，但都失敗了，於是武林中人更相信『奉天令』中確實有一個關於武功的秘密，而蕭氏就是憑藉這秘密一統武林百餘年的。

「二十年前，『孤堡』堡主蕭氏第七代弟子蕭廷深多行不義，殘殺正義之士，遭我們六大門派及兩大山莊一舉滅之，『奉天令』便落入了我們少林手中，想我們少林自家尚有七十二絕藝，又何需學別派的武功呢？是以這『奉天令』便陳放於藏經閣中，想不到今日竟被『奪月蝙蝠』潛入本寺盜取，若不是凌施主在此，恐要被他得逞了。」

凌越心中暗道：「這不起眼的黑木令牌又會藏有什麼秘密，想是蕭氏騙人的鬼計而已。」

羣雄正要重新落座，倏地一條人影飄落殿中，竟有「奪月蝙蝠」去而復返。

慧苦大師臉上神色一變，堂堂少林寺在「奪月蝙蝠」眼中竟如無人之境，任他來去自如。

「奪月蝙蝠」向凌越施了一禮，道：「請教閣下姓名？」

凌越詫然道：「在下凌越。怎麼，你回來就是為了問在下的姓名嗎？」

「奪月蝙蝠」道：「當然不是，在下以為凌大俠不會如此輕易放過我，定會在某處設下埋伏捕殺在下，要知道十餘年來，江湖中無人不想取在下的人頭。」

「奪月蝙蝠」說到這裏，不由苦笑了一下，道：「不想在下錯估了凌大俠的胸懷。哼，我寒無影生來有兩大嗜好，第一乃是交朋友；第二便是金銀財寶，寒某闖蕩江湖十餘年未遇上一個能與我比拚輕功身法和武功的人，當然也就談不上交朋友了，想不到此番寒某為了金銀出山為『幽靈教』教主賣命，却遇上了一個，所以在下只好捨去第二個嗜好了，寒某願交你凌越這個朋友……」

莫遠雲譏笑道：「可惜凌大俠却不願交你寒無影這個朋友。」

「不。」凌越起身道：「在下願交你寒無影這個朋友。」

寒無影一笑，道：「凌越，似你這等胸襟廣闊之人，我再次來此時就想到你會交我這個朋友的。凌越，武林中有你的一天，我寒無影就一天不出江湖。」

慧苦大師冷冷道：「寒施主如此不將我們少林放在眼中，你再不走，老衲可就要無禮了。」

寒無影上前對凌越耳語一陣，隨即向凌越拱手道：「凌越，你我後會有期。」

說完，身形晃動之間，便失去了踪影。

凌越呆了半晌，他簡直不敢相信「奪月蝙蝠」寒無影的話，但事關重大，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凌越道：「大師，可否帶我前往戒律堂首座慧性大師的臥房？」

慧苦大師一怔，奇道：「凌施主此言何意？」

羣雄也是詫異莫名，全望向凌越，而坐在左邊第三位的慧性大師神色却是一變，但隨即恢復常態。

凌越一笑道：「大師請帶我去，我自有道理。」

慧苦大師道：「慧性師弟，你領路帶大家一起去吧！」

衆人跟着慧性來到他的臥房，慧性率先入房道：「這便是貧僧起居之處，不知凌施主來此有何用意？」

凌越打量了一下房間，伸手到床頭處摸了一遍，心中立時有了底，回頭一見慧性，不由笑道：「慧性大師生活倒是簡樸，不愧是高僧……」

「僧」字未了，凌越猛然間連點了慧性九處大穴。

羣雄皆是一驚，慧苦大師道：「凌施主，你這是何意？」

慧性大師也道：「凌施主，這可是玩笑？」

凌越提高聲音道：「玩笑？現在我站在隨時都可能引爆的火藥上，我還會開玩笑嗎？倒是你慧性大師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

慧性大師聞言，不由臉如死灰。

羣雄乍聞凌越所言，全都一驚！

慧苦大師急問道：「凌施主，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凌越道：「適才寒無影告訴我，少林派中這位慧性大師乃是幽靈魔教的臥底，而且這位慧性大師還悄悄將炸藥埋在各位大師的房中和各處大殿下面，而所有導火索便牽到這床頭下。」

說到這裡，凌越掀開褥子，露出許多導火索，道：「只要各位大師在房中時，或是在大殿中與各路英豪會聚之時，那麼，他便可回到這兒點燃導火索，即可送大家歸西了。」

凌越這一席話說得衆人無不大爲驚訝，恐懼萬分。

慧苦大師怒道：「慧性師弟，你身爲少林門人，且居戒律院掌座之職，竟然私通敵人，妄圖毀掉少林千年基業，你該當何罪？」

慧性大師冷冷道：「凌越，算你運氣好，若不是今夜『奪月蝙蝠』寒無影背信棄義，哼，你們此刻早該化爲灰燼。至於少林寺，哼，在下本就是受教主重託，潛入少林二十載，只可惜功虧一簣。」

說罷，牙關緊，頭一歪，竟咬舌自盡了。

慧苦大師呆怔半晌，方才命人將導火索盡數除去，並在各處挖出炸藥。

慧苦大師倏地向凌越拜了下去。

凌越大驚，急道：「不可！」

但慧苦大師仍要下拜，凌越無奈，道聲「得罪」，便運起神功，托住慧苦大師，使他不能拜下。

慧苦大師連連運功數次仍無法拜下，不由長笑一聲站立來，向凌越道：「凌施主眞是好功力，老衲甘拜下風。凌施主今夜救了少林派，保住少林千年基業不致被炸爲灰燼，老衲代表少林派多謝凌施主的大恩大德，此恩此德少林派無以爲報，當爲凌施主效犬馬之勞，共殲幽靈魔教。」

凌越忙道：「大師此言差矣！這番恩德該是『奪月蝙蝠』寒無影的才對，在下只不過做個傳話的而已……」

慧苦大師搖頭道：「非也非也。若非凌施主下交『奪月蝙蝠』寒無影，他絕不會說出這一大隱密的，所以，這番功德仍屬凌施主。」

江雲楓笑道：「兩位不必再說了，我看今日大家團結一心，共抗魔教，當集中力量才對，老夫提議成立『武林盟』，推選出『武林盟』的盟主，由他來領導大家掃蕩『幽靈教』。」

莫遠雲道：「此議極佳，我華山派完全贊同。」

燕雲天也道：「我崆峒派自然也無異議。」

各派全都表示願意結成「武林盟」共抗「幽靈教」。

慧苦大師道：「凌施主少年才俊，有仁有義，武功又高，正是盟主之選。」

「不錯，」江雲楓道：「凌大俠武功高强，正是幽靈教教主之敵手，捨他還有誰能夠與韓威雲一較高下呢？凌大俠正是最合適的人選。」

凌越急道：「不可，萬萬不可。在下才疏學淺，怎比得上各位前輩經驗豐富，計謀百出，在下實在……」

「好了，凌越，」莫遠雲道：「你武功最强，又有恩於大家，有仁有義，至於經驗嘛，有我們這些老傢伙在，自然不會叫你吃虧，你若是不允，便是瞧不起咱們這些老前輩的了。」

羅傲天道：「不錯，莫掌門句句眞言，你最好答應。」

於是羣雄爲了結盟之事熱鬧了幾日。

＊　＊　＊

這日，羣雄齊集大殿商討對敵之策。

凌越道：「本座認爲，以目前本盟的實力不宜與『幽靈教』直接接戰。咱們派往各派之人尚沒回音，而『幽靈教』又隱密不動，實在令人焦急。」

江雲楓道：「盟主不必焦急，只要各派人手陸續趕來，咱們的實力就大增了，那時由盟主率領各路英雄，定能大破『幽靈教』。」

凌越略一點頭，正欲開口，一名僧人急步奔了進來。

凌越一怔，急問：「了凡師父，怎麼你這麼快就趕回來了？」

這名了凡的僧人正是奉命前往武當恭請凌霄子率高手前來少林相聚的。

了凡道：「啓稟盟主，大事不好了，『幽靈教』佔據武當，武當派衆高手全被幽靈教教主擒拿了。」

羣雄乍聞此言，全都楞住了。

凌越起身道：「各位，救兵如救火，本座立即趕往武當，解救我師伯等人。」

「不可！」慧苦大師道：「幽靈教既已佔據武當，那兒定然高手如雲，盟主豈可孤身冒險？人是一定要救的，但須商定一個萬全之策，大家一起前去。」

莫遠雲道：「是呀，你一個人前往，實在太危險了。」

凌越一擺手道：「這事我已決定了，解救我師伯等人之事是不宜人多的，萬一救不着人，反要失陷折兵，我單身前往，若是救不出大師伯，還可全身而退。」

江雲楓微微點頭，道：「不錯，盟主所言極是，如果大家都去救人，那少林寺必然空虛，若被幽靈教教主乘虛而入攻佔少林，那就更是不妙了。」

凌越道：「江總護法所言極是，少林寺乃本盟的根據地，若失了它，咱們如何消滅幽靈教？你們全都留在這兒，護寺要緊，我這就立即動身了。」

慧苦大師見狀，情知挽留不得，便合掌道：「阿彌陀佛，盟主既然心意已決，老衲也就不再多勸，望你此行千萬小心，可爲則爲之，不可爲則要全身而退，須知天下武林之重任全繫於盟主一人的身上。」

凌越道：「大師，你身爲副盟主，在本座離開之時可代行盟主之權，千萬守住少林，各位珍重了。」

羣雄齊聲道：「屬下恭送盟主！」

慧苦大師望着凌越遠去的身影，忽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慨然道：「阿彌陀佛，『幽靈教』如此猖獗，若無凌盟主領導武林正義之士，只怕難與幽靈魔教相抗。」

一名僧人奔至慧苦大師前，道：「啓稟掌門，山門外有一個樣貌極似盟主之人和兩名少女執意要進少林。」

羣雄齊齊一怔，慧苦大師率先而行，來至寺門處，只見一名白衣少年手持折扇，負手而立，身側兩名帶劍少女隨侍着。

＊　＊　＊

羣雄全是一驚，這白衣少年像極了凌越，若不是那名僧人有言在先，只怕衆人都會以爲這人便是凌越盟主了。

白衣少年向慧苦大師施了一禮，道：「想來大師便是少林掌門慧苦大師了，晚輩蕭文。」

慧苦大師合什還禮道：「不知蕭施主前來少林有何貴幹？」

蕭文微微一笑道：「久聞少林寺大名，近日又傳聞武林各派在此結盟，而盟主又是凌越，晚輩心慕凌盟主已久，且又知凌盟主與晚輩長相酷似，更想一見。」

慧苦大師欠身道：「蕭施主所言不虛，武林各派已結成『武林盟』共同對付『幽靈教』，如果蕭施主也是武林正義之士，不妨加入本盟，共禦『幽靈教』，本盟盟主不巧已離開此地，蕭施主是無法如願了。」

蕭文淡淡一笑，道：「晚輩雖是正義之士，只可惜不會武功，加盟也無濟於事，晚輩只想見凌盟主一面，若他不在，晚輩可以在寺中等他回來。」

江雲楓疑道：「蕭文，你有何事必須見我們凌盟主？要知少林寺隨時都有可能兵戈四起，若你眞不會武功，留在這裡恐怕沒有好處。」

蕭文仍是嘴角掛笑，道：「不妨事，晚輩雖然不諳武功，但有這兩位高手保護，也就萬無一失了。」

莫遠雲笑道：「蕭文，這兩名少女眞能保得住你的安全嗎？」

紫衣少女紫薇道：「莫遠雲，不要以爲你是華山派掌門人就把我們姊妹倆看輕了，若要贏你也易如反掌。」

莫遠雲不由氣得七竅生烟，道：「哼，妳若是十招之內能沾到我的衣裳，便算妳贏了我。」

慧苦大師忙道：「莫護法，還是以和爲貴，少生事端……」

（未完・六）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劍王傳奇

上文提要：劍王孫秋笙爲芳舞從良大醉一場，翌日又帶金麗直闖賭坊砸場子，逼得丁人鳳不得不出面，但丁人鳳卻帶來了一口巨大鐵箱，裡面赫然蜷曲着裎裸的芳舞。芳舞告訴孫秋笙，她已服下三種劇毒，生存無望，但孫秋笙不惜耗費內功爲其袪毒，正當緊要關頭，丁人鳳走了進來，急壞了金麗，如瘋似的與之拚命……

脂粉竊賊施暗襲　劍王中毒困破廟

還能迸出生命中最後的一句話。

他道：「好……好劍法。」

然後，他的表情就僵硬了，永遠的僵硬！

＊　＊　＊

這裏並不是徐州，而是西北八十里外的一個市鎮。

這市鎮不大不小，但卻有不少可以花錢的地方。

這市鎮內最著名的食肆是錦上苑。

錦上添花，紙醉金迷，便是人間樂土。

在這裏，無論吃吃喝喝，甚至只是到這裏逛一逛，都能花掉不少銀子。

吃喝昂貴是不在話下的，怎麼只是逛一逛，也能花掉身上的銀子？

道理簡單極了，因爲錦上苑的小二全是技倆一流的「空空妙手」，要是有人存心搞事，或者是故意溜進來然後又拍拍屁股溜出去，身上的銀兩極可能會不翼而飛。

所以，錦上樓並不是個簡單的地方。

然而，一個更不簡單的人，就在今天的黃昏帶着一個絕不尋常的女子，施施然地登上了錦上苑二樓的雅座。

他們就是「劍王」孫秋笙，還有來自南宮世家的千金小姐南宮金麗。

但卻不見芳舞。

芳舞呢？她到什麼地方去了？

＊　＊　＊

當天，芳舞的確是中了劇毒的，孫秋笙若不施以內力把劇毒逼了出來，她必死無疑。

但事有緩急。

逼出劇毒雖也是急不容緩之事，但如不能先行解決了丁人鳳，局勢定必更危險，更不可解救。

孫秋笙是聰明的，也是奸狡的人。

他佈下了一個騙局，一個連南宮金麗都沒有察覺出來的騙局。

終於，丁人鳳上當了。

他以爲孫秋笙已在運功，正在爲危在旦夕的芳舞逼毒。

但那是孫秋笙在故弄玄虛，誘騙他上當。

等到他驀然驚覺墮入陷阱的時候，一切都已太遲。

孫秋笙出其不意地擊敗了他，驟眼看來，似乎勝得並不光明磊落。

但要殺丁人鳳那樣的惡魔，又何必光明磊落？

丁大老闆畢生謀算別人，最後也給孫秋笙謀算了一把，這本來就是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只要解決了丁人鳳，以後要怎樣爲芳舞逼毒都是輕而易舉之事。

反正稍遲片刻，芳舞也不致於毒氣攻心，非死不可。

一天後，芳舞從鬼門關裏活過來了，但她再也不願意跟隨孫秋笙。

她已不再是三年前的芳舞。

三年對一個女子來說，可以是眨眼即逝的歲月，但往往也足以決定她以後一生的命運。

孫秋笙明白。

芳舞已不再是芳舞，一切都已改變，悄悄地改變，無情地改變。

能夠殺了丁人鳳，她已很感激。

她只是對孫秋笙說：「將來有緣再會。」

將來，她把今天的事委諸將來……

孫秋笙無言以對，他瞭解芳舞，遠比丁人鳳更瞭解芳舞。

她說的話就像是她的心腸一般硬。

女子也並不是沒有心腸硬的。

孫秋笙只好離別了她。

他知道以後已沒有人敢欺負芳舞。

於是，他又帶着自己的劍和背後的一個女人，繼續踏上了他的征途。

南宮金麗曾問他：「你是不是漫無目的四處飄泊？是不是這樣就叫闖蕩江湖？」

她知道他不是個漫無目的的人，但卻偏偏明知故問。

孫秋笙也知道她是在明知故問，但卻也裝作很認眞地考慮着，考慮着……

他似乎正在考慮着應該怎樣回答這個問題。

但他卻只是一直在考慮、考慮、考慮又考慮。

漸漸地，他已彷彿不是考慮這個問題，而是好像考慮是否應該老是讓金麗一直跟着自己。

他這種充滿着猶豫的表情嚇得金麗再也不敢問下去，她害怕孫秋笙會把自己趕走。

這一天，他倆來到了錦上苑。

二樓雅座氣派堂皇，卻不見得怎樣高雅。

金麗忍不住咕噥了一句：「這地方不好。」

孫秋笙問她：「妳是來吃食物，還是來吃地方的？」

她立刻鼓起了香腮，狠勁忽發，冷冷道：「我只是想一口把你吃掉。」

孫秋笙並沒有感到意外，只是嘆了口氣：「妳想由那一個部份開始吃？由左手開始？抑或是右邊大腿？又抑或是從頭開始？」說着，把腦袋伸向她的嘴邊。

她怪笑起來，用粉雕玉琢般的拳頭，打他的頭。

居然打得「咚咚」有聲。

一個小二瞧得連眼都直了。

他連忙上前勸止：「姑娘，不要打了……打腦袋打得凶了，他會瘋掉……」

金麗沒好氣地在笑：「他本來就是個瘋子！」

小二嘆了口氣，一臉無可奈何地走了。

但他才走了三步，已給孫秋笙抓了回來。

小二一怔，忙彎腰陪笑：「這位大爺，有什麼吩咐？」

孫秋笙「唔」一聲，想了片刻才道：「這裏除了我的腦袋之外，還有什麼好吃的？」

小二又是怔呆半晌，才又繼續陪笑下去，道：「小號最著名的是爆羊肚、燴羊片、汁燒羊腦，還有羊臉子、信子和羊眼，用來下酒最好。」

南宮金麗眨眨眼問：「什麼叫信子？」

小二道：「是羊舌，用來下酒最是美味不過……」

孫秋笙道：「小二哥說的絕製羊肉大全，我全都點上一份，除此之外，還想要……」

小二忙道：「大爺還想要什麼，儘管吩咐……」

「也沒什麼，我只要要回這位姑娘的繡荷包！」孫秋笙的目光忽然冷厲如刀。

刀鋒直刮在小二的臉上，彷彿廚子正在用刀把羊臉肉一片一片的切割下來。

小二的臉立刻拉長了，拉得比羊臉還要長。

「朋友，你也不瞧瞧這是什麼地方，說話可得小心點！」

小二的臉變了顏色，語氣也變得不再像是奴顏婢膝，還有他的身邊不知何時已湧現出十幾條精壯的黑衣大漢。

人多勢衆，人人膽大。

反觀孫秋笙只是一個男的，卻還牽着一個女的，看來正是勢孤力弱，難有作爲。

小二雖然還是一身店伴裝束，但膽子一大，那份架勢便立刻判若兩人。

根據以往經驗，收拾一男一女大概只用三個大漢已是游刃有餘。

但人多一點總是優勝一點的。

孫秋笙只好嘆了口氣，問：「你願意把這位姑娘的繡荷包交出來嗎？」

小二沒有回答，只是恣意地縱聲大笑。

這種笑無異也是一種清楚的答覆。

他笑，在他左右的黑衣大漢也同時大笑，他們彷彿看見了世上最可笑的人，世上最可笑的事。

還有金麗，她笑了，笑得連眼淚也迸流出來，但卻一面笑，一面躲在孫秋笙的背後大叫：「救命哪！救命……這是黑店……這是謀人店……」

孫秋笙忍不住皺了皺眉，回頭望向這古怪而美麗的女人：「妳到底是在哭，還是在笑？」

「我在啼笑皆非。」她笑得彎低了腰。

她是迷人的女子，孫秋笙並不是不動心的。

但很奇怪，他竟一直抑壓着自己的情和慾。

他的臉才轉過去，已有七八件兵器向他身上招呼。

短斧、斬骨刀、鐵棍、尖叉、軟鞭、鋼戟……彷似大雜會耍雜技般直湧而至。

但怎及「劍王」的劍？

只是輕輕一劍，毫不在意的一劍，已把這些長長短短、形形式式的兵刃格開。

劍尖一晃，已抵在那小二的咽喉上。

小二連臉都白了，迅速把繡荷包雙手奉上。

孫秋笙接過繡荷包，小二連忙叩頭認錯，大叫：「大俠饒命！大俠饒命！」到最後，竟聲淚俱下跪在孫秋笙脚尖前。

孫秋笙把繡荷包還給南宮金麗，卻問了一句：「裏面有什麼東西？」

她答：「只是一個夢。」

很奇怪的回答，很奇怪的女人。

但那個小二更奇怪，他突然一拳打在孫秋笙的脚背上！

他自始至今，看來都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他連偷竊的技倆都不怎麼高明，不但孫秋笙明察秋毫，甚至瞞不過金麗的眼睛。

她佯裝瞧不見，只是想看看孫秋笙怎樣處置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怎樣解決這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直至這小二突然一拳打在孫秋笙脚背的時候，他倆才發覺這錯誤有多嚴重！

這小二不是一般的小二。

他這一拳看似笨拙，其實卻是一炁化三清，變幻無定，出神入化的「一炁神拳」。

一拳使出，十步之內定必難逃被擊中的命運！

當然，這只是對一般的武林人物而言。

孫秋笙是高手中的高手，是名震天下的劍王，一炁神拳再神通廣大，也不可能一擊必中。

可是，這小二卻用這不世奇功，無聲無息地，甚至是在擺佈着騙局之下，才卑鄙地向孫秋笙下手。

如此處心積慮的一擊，功效也自然不同。

孫秋笙中了暗算。

一個不可能出手暗算他的小人物，突然用出神入化的一炁神拳向他偷襲。

一拳便已擊中了脚背！左脚的脚背！

這一拳看來並不沉猛，就算中了拳，又能對孫秋笙造成多大的傷害？

南宮金麗起初也並不怎麼擔心，但很快就知道自己錯了。

小二一擊即中，也一擊即退。

一退丈二，神情洋洋自得。

他不再看孫秋笙，只是笑吟吟地望着自己右手的無名指。

他的無名指有鐵戒指，鐵戒指上有尖刺，尖刺上泛着湛藍、詭異莫名的寒芒。

孫秋笙中拳的地方也就是給這淬了毒的尖刺刺中的地方。

這一拳只擊中便已大功告成，根本不必兇猛沉重。

與其一拳震碎他的脚背，還不如在他脚背上輕輕一刺！

孫秋笙中伏了，這是江湖中最陰險的一種偷襲。

他的脚背在冒血。

血冒得並不多，但冒出來的血並不鮮紅，而是瘀黑色。

好毒的一拳！

南宮金麗吃驚了，她可沒想過「劍王」孫秋笙也會給人暗算得手，而且暗算他的人，只不過是一個店小二。

但店小二眞的是個店小二嗎？

不！當然不！這是一個陷阱，小二並不是小二，他本來是一個很有氣派的大賊。

一個採花大賊。

這小二赫然竟是康超羣！

康超羣是青年人，他年輕、俊美，他自負倜儻風流。但無論他自己怎樣看自己，有一個事實是永遠改變不了的。

他是個採花賊！自命風流的採花賊！

他不但採花，也殺人！

爲了女人而殺人，這是他經常都採用的方法。

他常作一個比喻：女人是花，要採花，必須披荊斬棘，除去一切障礙。

而那些「荊棘」就是那些在「花」身邊的人。

但他這一次暗算孫秋笙，又是爲了什麼？是不是爲了孫秋笙身邊的南宮金麗？

不！這一次他出手傷人卻與女色無關。

也許，他在殺了孫秋笙之後會把金麗據爲己有，但這並不是他出手的最大理由。

他對孫秋笙解釋：「我快要成爲兵器堡的女婿，柳堡主也就是我的未來岳丈，他不大喜歡你在江湖走來走去，因爲你總有一天會走到兵器堡的門前撒野！」

康超羣居然解釋得十分詳盡，唯恐孫秋笙不明白。

孫秋笙是心中有數的。

康超羣不厭其煩，詳細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並不是要孫秋笙瞭解事實的眞相，而是故意在拖延時間。

孫秋笙脚背中毒，時候拖得越長久，對他越是不利。

孫秋笙心中有數，但表面上完全不動聲色。

但卻有一人，突然俯伏在他脚背上，用舌頭把他脚背上的劇毒吸吮出來。

吸吮一口，吐出一口！

每吐出一口瘀血，血色漸見鮮紅。

這人是金麗，漂亮動人的南宮金麗。

康超羣怔呆住了，他楞楞地瞧着這個美麗的女人。這女人竟然願意爲孫秋笙做這種事！

孫秋笙也任由她吸吮着，彷彿這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康超羣不禁氣得發抖。

他生氣，是因爲從來沒有女人願意爲他做這樣的事。

但孫秋笙的身邊卻有一個。

南宮金麗昂然地瞪視着康超羣，彷彿正在向這個採花賊挑戰。

孫秋笙微微一笑，對金麗說道：「要解這毒，不能單靠妳的舌頭。」

金麗仍在瞪視着康超羣，臉上的表情就像是一隻憤怒的小母雞。

但這小母雞是很美麗的，美麗得足以令人爲之窒息。

康超羣盯着她，不自覺地瞧得有點癡了。

金麗忽然叱喝：「我要把你的賊眼珠挖了出來！」

這話說到一半，右手已雙指如鈎，「霍」聲插向康超羣雙目。

康超羣嘻嘻一笑，右手輕輕一撥，把金麗的玉指順勢壓下，再施展巧妙的小擒拿手，不到兩招已把她右手緊鎖……

* * *

錦上苑隔鄰是豪門客棧。

這客棧最華麗的廂院在後花園側，與錦上苑毗鄰緊貼。

只是一牆之隔，卻是兩個天地。

錦上苑那邊殺機四伏。但在這廂院裏卻是春色無邊。

一個威武的男人正緊抱着一個臉貌姣媚的少女，一對眼睛似已噴出火燄來。

那是饑渴的慾燄！

而在他懷中的少女卻是媚態動人。

這男人赫然竟是兵器堡堡主柳浣天！

柳浣天竟然也在這個市鎭裏！

他是色慾魔王，每到任何地方都要最好的女人侍候他。

他懷中的少女是這地方方圓百里內最著名的女飛賊，她偷男人的財帛，也偷漢子。

淫娃女飛盜郝寶雯看似少女，實則媚功絕頂，是色慾海中的小蕩婦。

要怎樣取悅男人，她有不傳之秘。

對付不同的男人，她有不同的手段。

有時候她弱小可憐，有時候她風情萬種，有時候她甚至會抓起長鞭，把男人抽撻得皮破血流，傷痕累累。

但這都是取悅男人，滿足男人的方法。

只是因人而施，各有各的喜好，也各有各的優劣。

郝寶雯比誰都更瞭解男人，各種各類的男人。

柳浣天是武林大亨，江湖大亨中的大哥。

他早已知道有郝寶雯這個女人，也叫自己的手下特別眷顧這個女人。

女飛賊總有失手的時候。

上個月她失手了，被囚在大牢。

柳浣天的一個秘密猛將單人匹馬闖入大牢，殺了二十幾個獄卒，然後把這些獄卒的首級擺放在知府大人的床褥上。

知府大人給嚇壞了，一病半月。

他立刻放人，以後再也不敢追究此事。

柳浣天的秘密猛將並非別人，正是把他女兒玩弄於股掌間的康超羣。

康超羣和杏嫦的事，柳堡主早就瞭如指掌。

女兒任性，做父親的根本無可奈何。

只好匆匆辦理婚事，招郎入舍，讓康超羣入贅柳家。

康超羣也樂得做其女婿，有柳浣天做靠山總比孤身一人在江湖中亂闖爲妙。

女婿風流，岳丈是淫魔，倒是一拍即合。

岳丈看上了郝寶雯，做女婿的自是義不容辭，立刻妥善安排，不到三兩個時辰工夫一說即合。

柳浣天雖然年紀較大，但畢竟是一代武林梟雄，功力絕非等閒之

輩可比。

郝寶雯本是淫娃，她知道，一旦能令柳堡主對自己癡迷起來，那怕只是一年半載，甚至只是短短兩三個月，她也可以在這男人身上得到極大的好處。

男人最闊綽的時候，往往都是在他心境最愉快的時候，因此，無論怎樣，她必須令他感到愉快。

她用最能挑動男人情慾的方法挑逗他。

她有信心可以令柳浣天陷入烈火狂燃的境界，她令他迷失方向，眼前只有她誘人的胴體和淫邪的眼神。

淫邪的眼神有很多種。

最下流最淫邪的眼神只會令人鄙夷、倒胃、遠而避之。

但她的眼神，卻是淫邪而聰慧，放蕩而美麗。

那是對男人的一種挑釁，甚至是一種挑戰。

但柳浣天是不世梟雄，雖然身處此地，但他的頭腦還是十分清醒。

他並沒有忘記，康超羣就在隔壁的錦上苑，也沒有忘記「劍王」孫秋笙已來到了這裏。

康超羣無疑是一個十分出色的年輕高手，但他可以收拾孫秋笙嗎？

＊　＊　＊

錦上苑殺機四伏。

孫秋笙已中伏，他的脚背中了劇毒，毒力正在蔓延。

這正是康超羣取勝的最大本錢。

他要殺「劍王」孫秋笙！這並不是他今天的主意，而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便已暗中下了的決定。

只有殺了孫秋笙，康超羣的名字才會在武林中轟動爆響。

殺一千個無名小卒也不及殺了孫秋笙這個「劍王」更易聲名大噪。

柳浣天的頭腦清醒，康超羣的頭腦也像是夜空高峯上的貓頭鷹，比任何人都更清醒，比任何人的眼神都更明亮。

殺孫秋笙，這一擊絕對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只要能夠成功地殺了「劍王」，不管用的是什麼法子，什麼樣的手段，都在所不惜。

刺殺孫秋笙的計策已接近成功的階段。

上天下地，再也沒有任何人能救得了「劍王」。

孫秋笙已中了劇毒，而且强敵環伺，錦上苑四周都是天羅地網。

當然，康超羣知道柳浣天就在隔壁。但他絕對有信心，毋須岳丈大人出手，孫秋笙今天已註定會變成個死人！

還有，南宮金麗也將會成爲自己的獵物！

他的手肆無忌憚地抓住金麗……

她已沒有化解這一招的能力，她整個人都已落入康超羣的指掌中。

孫秋笙看着康超羣的動作，居然沒有反應。

他完全沒有任何反應？爲什麼？是他動不了，還是不敢動？

不！都不是！他沒有任何反應，是因爲根本沒有這個需要。

當孫秋笙中了暗算的時候，他也同時瞥見錦上苑對面一座屋簷上，掠過了一個閃電般快速的身影。

快如閃電的身影，還有一件金黃的披風！

孫秋笙只在這一瞥間已知道這人的來歷。

他心中笑了，暗暗地在笑。

他知道今天一定有人會大大的倒楣！

不管是誰，只要有人在這時候得罪南宮金麗，就合該註定倒楣。

康超羣無疑是個很厲害的年輕高手，但他既已得罪了南宮金麗，也就絕不能例外。

正當康超羣的手快要抓南宮金麗乳房上的時候，金黃的披風又再閃現。

這一次，這人並不在錦上苑對面的屋簷上，而是鬼魅般溜進了錦上苑樓上的雅座。

康超羣已有警覺，急急放開南宮金麗。

來者不可輕侮！

但他這時候才放手已嫌太遲。

金黃披風旋轉而下，在這披風中似是包裹着一個人，一個臉容冷漠，秃頂銀髯的老者！

光秃秃的頭頂泛動着油膩膩的光采，他的銀髯似乎遠比他的秃頭好看。

康超羣乍然看見這老者，不禁臉色大變。

他也和孫秋笙一樣知道這老者是誰，只是孫秋笙早已看見，而他卻直至這一瞬才驀然警覺。

這老者赫然竟是已經在江湖銷聲匿跡了二十五年的「金旋風」南宮東北！

那一件金黃披風，那一個油膩膩的秃頭，還有這一身輕功「金風送爽」，再加上這一招「風裏穿雲掌」，都已証實了眼前這位不速之客，除了是「金旋風」南宮東北之外，絕不可能會是任何別的武林中人！

康超羣大駭，他在驚駭中放棄了南宮金麗，全力對付南宮東北的侵襲。

但南宮東北既已衝着他而來，

又豈容他有抗衡的餘地？

好一個「金旋風」，只見金黃披風亂舞，「風裏穿雲掌」卻在披風中連環怒擊而出。

一掌，兩掌，三掌！

一擊，再擊，三擊！

一連三掌都擊中了康超羣！一掌比一掌更快，也一掌比一掌更沉猛可怖！

康超羣一退再退！

第三退，他已是身不由己！

不再是他自己踰跟地後退，而是南宮東北掌心抵住了他的胸膛，凌厲無匹掌勁有如排山倒海般逼着他直向石牆撞了過去。

石牆本很牢固，但石牆竟被這一撞之力震得四分五裂，當場倒塌了一大半。

石牆之後是豪門客棧的廂院。

廂院中有九男九女。

陡然之間，牆塌石飛！

突然間竟有人在隔壁厮殺，一直殺到客棧這裏來。

是巧合嗎？還是這可惡的老頭兒存心這樣地搗亂？

康超羣本是不可一世的兵器堡女婿，但他連中三掌後立刻變得像是死狗般癱軟在敗土碎石中。

南宮東北喝道：「柳小狗，你在這裏搞什麼鬼？」

柳浣天的臉色立刻變了，變得有如給烈火燒烤着一樣。

柳小狗！這人竟叫他小狗！

在不明內情的人聽來，這是恣意的侮辱。但柳浣天自己當然知道「小狗」其實是他的乳名。

在他十二歲之前，凡是認識他的人都叫他「小狗」，但他不喜歡這個稱呼。

到了十三歲，柳浣天爲了這乳名而殺人。

凡是叫他一聲「小狗」的人一律殺無赦！連他的舅父、舅母、姨丈、親朋戚友一律殺！

到了十六歲那一年，他已把所有知道他叫「小狗」的人統統殺得乾乾淨淨。

想不到數十年後，竟然還有一個人在大庭廣衆之中直呼其「柳小狗」之名！

這是柳浣天絕對無法容忍的。

江湖之中還有誰知道柳浣天數十年前的乳名「小狗」？這些人不是已經給柳浣天趕盡殺絕，一個也沒留下來嗎？

不！最少還有一個！就是眼前的「金旋風」南宮東北！

柳浣天的眼睛紅了，紅得像是火燄！他發誓，一定要把這可惡的老東西殺掉！

但這人並非等閒人物，而是南宮世家第一高手南宮東北！

柳浣天要殺這老人，但這老人卻在叫了他一聲「柳小狗」之後，突然撒出一蓬五彩繽紛的粉末。

彩色的粉末詭異地散佈在廂院中。

柳浣天怒道：「堂堂南宮世家長者竟施展這等下三濫手段，簡直不要臉！」

南宮世家的「七情六慾五幻彩」奇毒無比，但據說早在百年前便已失傳。

直至今天，赫然又再呈現在柳浣天眼前！

柳浣天急退，他抱着郝寶雯，身形雙雙倒退出廂院之外。

南宮東北也急退，他退回錦上苑，護着孫秋笙，拉着南宮金麗，奪門而逃！

南宮東北的輕功令人嘆爲觀止。他倏然而來，忽爾而去，來無影，去無踪，簡直完全無法估計。

但孫秋笙卻感覺得到這老人並不如外表那麼强壯，那麼厲害。

南宮東北已有喘息聲，而且聲音混濁，也十分短促。

「他老人家生病了！」孫秋笙心想。

但南宮東北仍然硬撐着，他知道只有自己才能突如其來地把康超羣收服，也只有自己才能把孫秋笙和金麗帶出險境。

他不錯是一代武林怪傑，武功深不可測，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

現在，他老了，功力雖然有進，但人卻多病。

病能使英雄氣短。

他只能蓄銳一擊，把康超羣殺個措手不及。

他能把康超羣重創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已看穿這狡獪的年輕人武功的底子，但康超羣卻對驟然殺至的「金旋風」毫不瞭解。

出其不意，蓄銳以待的一擊，立奏奇效，但隔壁尚有大敵隱伏。

那是兵器堡的柳浣天！南宮東北早就知道這個人，也曾見他爲了「小狗」這個乳名而濫殺無辜。

只是，當年的南宮東北心境平和，胸中並無殺機，雖不値「柳小狗」所爲，但此事與自己無關，也就並不理會。

事隔數十載，柳浣天已是威震天下的兵器堡主人。

南宮東北縱使沒有生病，也決不是柳浣天對手。

南宮東北知自己內力已有阻滯，如不及時抽身而退，一旦與柳浣天短兵相接，必敗無疑。

是以他施用「七情六慾五幻彩」，但這卻是騙人的技倆。

「七情六慾五幻彩」的確早已失傳，即使南宮東北也不懂如何炮製，也沒有這種毒彩霧粉可供使用。

但他是老江湖，深知自己的功

力不比從前，是以早有準備，炮製了一些假的霧粉，以備不時之需。

在這一役，霧粉大派用場。

即使老辣如柳浣天，在這混亂場面中也不免爲其所惑。

這正是南宮東北要爭取的一刻。

形勢險峻，南宮東北必須把握每一個機會，才能帶着孫秋笙和金麗脫離險境。

不能稍慢，一慢即死！

柳浣天是老狐狸，那些假冒的「七情六慾五幻彩」只能把他迷惑片刻。

果然，柳浣天很快就看穿了這種技倆。

「南宮東北已黔驢技窮，火速追殺！」他迅速發出了命令。

命令一發出，前後最少有逾百殺手，啣尾窮追不捨！

「殺南宮東北賞黃金五千兩，殺孫秋笙賞黃金一萬兩，活擒南宮金麗賞黃金五百兩！」

活的金麗只值五百！

死了的孫秋笙卻值黃金萬兩！

這是柳浣天的賞格！也是柳浣天的命令！

* * *

南宮東北帶着半死不活的孫秋笙和憂心忡忡的南宮金麗，一直逃竄到鎮外一座破廟裏才停下。

後有追兵，形勢依然危急，但南宮東北力氣已盡，不能不停下來。

南宮金麗看着孫秋笙，只見他的臉龐已開始透出紫氣，形勢不妙之極！

南宮東北望着金麗，嘆道：「妳太任性啦！」

金麗苦着臉，但卻楚楚可人：「爺爺，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劍王，你救救他吧！」

南宮東北又嘆一口氣：「妳怎不說害苦了妳的爺爺？」

「爺爺是最疼金麗的，無論金麗做錯什麼事，你都會原諒我的，對不？」金麗把臉龐靠在老人的胸膛上，一臉凄酸，卻又是說不出的嫵媚艷麗。

南宮東北笑了，笑得慈祥，笑得親切。

不錯，他最疼愛的孫女兒只有一個，就是此刻依偎在他懷中的金麗。

孫秋笙對南宮東北來說只是一個陌生的年輕人，但他卻是金麗心目中最重要的男人。

金麗認爲最重要的男人，在南宮東北心目中也順理成章地變得十分重要。

否則，他也不會甘冒奇險，把孫秋笙在重重圍困下極力救出來。

但救人須救到底，孫秋笙中了暗算，那種奇毒是非同小可的！

要怎樣才能起死回生？

忽見老人自懷中取出一個碧綠瓷瓶，對金麗說道：「這是『一元萬象散』，藥性霸道，可解任何奇毒，但……」

金麗忙道：「爺爺，給我……無論你要什麼條件，我都答應！」

南宮東北搖了搖頭，道：「孩子，爺爺還會向妳提出什麼條件嗎？我只是說，這藥性太霸道，雖可解救奇毒，但同時也會把服用者的一身功力完全散掉，變成一個完全不懂武功的人！」

金麗呆住了。她知道爺爺不會騙她。

「劍王」孫秋笙是頂天立地的英雄好漢，他最引以爲榮的本領就是他的一身武功，他怎可能變成一個完全不懂武功的人？

金麗的身子立刻顫抖，劇烈地顫抖。

「不！爺爺，我瞭解他，他不可能變成一個廢人！」

「不懂武功並不等如是是個廢人！」南宮東北撫慰孫女兒，但卻連他的聲音也在顫抖着。

他也是個武者，他這一生和「武功」這兩個字結下不解之緣，他當然比誰都更瞭解，被廢除了一身武功對一個練武者來說，簡直是比死亡還更難以忍受的事情。

但孫秋笙的臉色已更恐怖，他已陷入半昏迷之中，只能由嘴裏發出毫無意義的呻吟聲。

形勢已極兇險，急不容緩。

若再延誤下去，他非死不可！

金麗遲疑着，她的手在顫抖。

破廟裏殘殘破破的神像，彷彿正在嘲笑她的軟弱，又彷彿正在無限憐憫地注視着孫秋笙。

孫秋笙的眼皮漸漸腫脹，又脹又紫，毒力已向他全身蔓延！

金麗終於咬着牙，含着淚，把藥性霸道絕倫的「一元萬象散」送入孫秋笙的嘴裏。

忽然天降大雨，雨點潑潑刺刺地打入破廟內。

天色一片漆黑。

破廟外人影幢幢，都是柳浣天的手下，柳浣天的殺手。

但金麗心無旁騖，她只關注一個人。

孫秋笙！

將會喪失一身武功的「劍王」孫秋笙！

* * *

柳浣天來了！

他手裏撐着一把紙傘，披上了衣服，籠罩着一臉可怕的殺機。

殺南宮東北！殺孫秋笙！强姦金麗！

這是他今晚之內一定要做的事情！

破廟已被重重圍困，外面有逾

百手持毒弩的殺手，嚴密地監視着破廟內外的任何動靜。

「南宮老頭，快給本座滾出來！」柳浣天在破廟外冷笑。

南宮東北很快就從破廟裏走了出來。

大雨滂沱，他一站出來，人已渾身濕透。

但他說的話對柳浣天來說，仍然是那麼可惡可恨，他道：「穿了衣服的小狗還是一條小狗！」

柳浣天這一次沒有動怒，最少，在外表上他冷靜異常：「南宮東北，你已不比當年盛勢！」

南宮東北道：「卻還有一身硬骨頭。」

柳浣天道：「孫秋笙是個很麻煩的武林敗類，你老人家犯不着包庇他！」

南宮東北道：「誰是眞正的武林敗類，我老人家心中有數，用不着你這條小狗提點！」

柳浣天笑了笑，神情越來越見平靜。

「曾聽人說過，早在三四年前，你曾因練功走火入魔，結果害了一場大病。」

這是試探。

「道聽途說之事，你要相信便相信，若不相信，也毋須問我老人家！」南宮東北並不透露半點口風。

但柳浣天卻是個眼神如電的老江湖。

他已看出南宮東北已不再有一代武林宗師的神采，這老人太老了，也受過很大的折磨、有傷病……

要殺此人絕對不難！

「嘿嘿！說得好！」柳浣天冷冷一笑：「問是多餘的，只有在手底下見個眞章，才會有最眞確的答案！」

不等他說完，南宮東北已搶先出手！

一掌，兩掌，三掌！

掌影快如閃電，但都是虛招！

柳浣天又冷笑：「怎不使出南宮世家的眞材實學？」

南宮東北狂吼連聲：「匹夫，休且狂妄！」

連環五刀，刀自袖中貼肉而出，竟是一把尺許長短的軟刀。

軟刀雖短而薄，但刀鋒鋒利無匹。

每一刀都削向柳浣天咽喉，那是南宮世家的「五環十字刀法」！

可惜刀法雖快，卻力虛勢浮，與昔年之南宮東北判若兩人。

柳浣天沉腕、繞步、轉身、截指、扣指，五着反擊疾撲南宮東北。

柳浣天一反擊，南宮東北立居劣勢。

兩指暴伸疾戳咽喉。

南宮東北急忙回刀削向柳浣天右腕，欲連消帶打，但卻已遲了半步。

高手比拚，遲了半步已致命！

柳浣天指尖如刀，已在電光石火間戳穿南宮東北咽喉！

鮮血激射！南宮東北兩眼怒凸，軟刀鬆脫墮地，雨水迅速把他咽喉間噴射出來的鮮血冲掉。

柳浣天已放手，不再理會南宮東北。

無論是誰中了他這一着「扣喉絕命鎖」，必死無疑。

既是一個死人，何須理會！

他最大的目標是「劍王」孫秋笙。

他知道，這年輕高手絕對是自己的尅星，此人不除日後勢難安寢。

斬草除根！孫秋笙是非殺不可的！

孫秋笙在破廟內，他與南宮金麗已成甕中之鱉！在這天羅地網下，這一對男女已是插翅難飛。

柳浣天既殺南宮東北，遂肆無忌憚地殺入破廟之中，他要殺孫秋笙，活擒南宮金麗！

但柳浣天殺入破廟，卻不見任何人的踪影。

柳浣天臉色一沉，怒道：「這地方有古怪！」

他立刻下令手下徹底搜查破廟，一定要找到機關所在！

柳浣天不愧是老江湖，一眼就看穿這古廟並不尋常。

但機關在那裏？他的手下並不能在片刻間便翻查出來。

答案是在神案下的一條地道。

這地道十分隱秘，但南宮東北知道，如不拖延一些時候，柳浣天還是很快便會追上孫秋笙和金麗。

孫秋笙中了劇毒，又服下「一元萬象散」，憑金麗之力，能否助他逃出險境，還是很難說的。

但無論怎樣，總要盡力爭取機會。

南宮東北犧牲了，南宮金麗挾帶着孫秋笙，咬着牙在黝暗的地道裏逃命。

這是她有生以來最狠狽的一天。

但她並不埋怨，爲了孫秋笙，無論吃什麼苦頭她都甘願接受！

可是，孫秋笙的身子越來越沉重，她感到越來越吃力。

而且，她已聽見柳浣天的手下終於還是找到了秘密地道的入口，而且正追了上來。

地道內前路茫茫。

金麗又急又怒，她快要哭了出來。

（未完・四）

上文提要：來如風在老爺嶺碰見梁上青和萬小彩，便跟踪他們，兩人想上山尋寶，和關洛鏢師幹起來，殺死五名鏢師，來如風見了乘機敲詐一筆才放他們走。小脚和尚路過，指來如風殺人，却被來如風反咬，袁天行給他們搞糊塗了。另一方面，和本初本想繞道回大漠，但途中被人帶到西陵堡見萬子才……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虎嘯來如風

美人侍浴爲索圖　各顯神通阻出關

一條寬石道兩邊盡是花樹，從這端直直的到正廳前，還有一座假山在院中間。

和本初心中想，這氣派比七王爺府還厲害！

要知道當時韃子兵十分橫行，萬子才的西陵堡之所以沒被破壞，那是因爲七王爺的關係，否則早被韃子兵騷擾了。

萬子才就像請財神爺似的把和本初請到大廳上，還一個勁的叫和本初坐在上位。

先送上各樣點心，全是最好吃的。

有人說吃細點最好在南方，其實眞正做得好細點的乃是山西人，山西人做的麵食便是一絕！

和本初吃過細點之後，一張大桌上已擺滿了菜餚，山西出汾酒，萬子才叫人拿陳年的汾酒送上來。

和本初也不再多問，他便與萬子才坐在桌上。

就在這時候，廳外面進來五個大漢。

這五個大漢其中四個是大毛臉，三個人長的是銅鈴眼，只有一個和本初認識，那就是大總管萬金。

和本初只對萬金點點頭。

萬子才已對和本初笑道：「和老，他們幾個是我身邊的人，也是護堡武師。」

和本初對幾人點頭，而萬子才作介紹。

「吶，我右手邊的叫張大力，他殺人不用刀。」

和本初道：「他用甚麼殺人？」

萬子才道：「他一拳打爛磚頭，當然人頭更吃不消了！」

和本初乾乾一聲笑，那萬子才得意極了。

＊　＊　＊

和本初被萬子才招待得無微不至，酒酣耳熱，萬子才雙手一拍，大廳外鼓樂聲起，只見一位俏麗的佳人，抖動彩帶，在廳上翩翩起舞，只見雲髻半散，外袍半脫，露出兩條雪白的粉臂。

這女子的一雙妙目閃動得宛似天上星星，帶着幾許勾人魂魄的銳芒，只看得和本初楞住了！

和本初的反應令萬子才十分高興，只聽他一聲哈哈，道：「和老，我這西陵堡雖比不上七王府的豪華，但卻也樣樣不缺，單是秋兒的歌舞，足可令人愉快了。」

和本初立刻笑着回答道：「萬堡主，我同意你的話，這女子的舞姿實在美。」

萬子才立刻兩手一拍，樂聲立止，他對那叫秋兒的女子吩咐道：「秋兒，今夜由妳侍候和老沐浴就寢，妳快過去準備吧！」

那秋兒斜睨和本初一眼，含笑

輕盈的轉身而去。

和本初楞住了！

「萬堡主，你如此盛情招待，和某領受不起呀！」

萬子才哈哈一笑，道：「領受得起，領受得起的，哈……」

和本初道：「萬堡主，你可否直言，你有甚麼要我和本初効勞的？」

萬子才一拍巴掌，道：「哈哈，和老眞叫痛快，沒錯，我萬子才是有求於和老，只不過……」

他看看左右，再看看廳外，忽改口道：「秋兒怎麼還不來呀！」

他話音甫落，只見大廳上麗影閃晃，秋兒已換了裝走進來。

萬子才遂笑對和本初道：「和老，你先去沐浴，完了咱們再到書房詳談！」

和本初心中不解，但他抱定既來之則安之的心理，便點頭笑笑。

大伙全退席了，和本初在秋兒的引領下往大廳後面走，他當然仔細的觀察四週。

匆匆的走過兩道院落，就在第三道院的邊廂，那秋兒已推開門回眸一笑。

和本初也微笑點頭，他更發覺廂房內有香味傳出來，跟着秋兒走進去，只見這是一間寬敞的浴室，有個巨大木盆，盆中的香水冒出蒸氣，大小毛巾各兩條搭在一個木架子上，有一張六尺長的櫈橫放在一邊，上面放着木枕與白布單子。

秋兒回身關上門，把油燈燃上，放在臨窗的桌子上。

她走到和本初面前，笑嘻嘻的爲和本初寬衣解帶了。

和本初這時候很緊張，他發覺秋兒姑娘不過二十歲模樣，而他今年五十整，他的心中有些不自在了。

「妳叫秋兒？」

「是呀！」

「我可不可以自己洗？」

「堡主知道會打死我的！」

「所以我沒有拒絕妳的侍候。」

秋兒扶着和本初走進大木盆，和本初吸着大氣坐下來，他還未取毛巾吶，只見秋兒已匆匆脫光衣衫，扭着細腰便跳進水裏去了！

和本初雙目的厲芒直逼過去，秋兒已往他的懷中貼來，那細膩的動作，和本初還是初嚐。

秋兒的撫弄是有節奏的，雖然在水中，卻仍然令和本初發出愉快的呻吟聲。

「太妙了，難怪啊！」

「和老爺子，你舒服嗎？」

「從未曾有過的舒服！」

「和老爺子，你高興吧？」

「當然高興呀，哈……」

又是一陣撫弄，秋兒取過長巾笑道：「和老爺子，能令你愉快的還有其他事情，我侍候和老爺子捏拿，如何？」

和本初立刻點點頭，道：「好，好！」

長巾鋪在長板上，秋兒扶着和本初仰臉躺在上面，男女赤裸相對，姓和的眞沉得住氣，因爲他好像古井不波，紋風不動的樣子。

秋兒就以爲和本初功夫到家。

她立即伸手去撥弄，已經開始爲和本初的上身捏拿！

和本初仍然發出低呼，他太愉快了。

在十分愉快時，人是忍不住半閉眼的。

和本初早已閉眼張口了。

秋兒那光滑如羊脂的肌膚，貼在和本初的身上滑動着，她不時碰撞和本初那東西。

秋兒碰的是軟綿綿傢伙，這令她覺得下面這老東西眞的是個老油條，要不爲甚麼在這樣的光景下無反應。

如果是一般人，只怕剛才在木盆的香水之中已火焰燃燒起來了。

然而，和本初就是沒反應！

秋兒漸漸的把雙手移到和本初的兩腿之間，細膩的也是漸進的去握住那只有三寸長的、軟如綿的東西！

和本初無反應，他閉上雙目微微笑。

秋兒用力握住，她握的似乎是一根麵團，於是……

於是秋兒用力的握，奇怪的是和本初就是不叫他的傢伙站起來。

秋兒幾乎要發狂了。

「啊……你……這……」

和本初已發覺秋兒的動作充滿了誘惑挑逗，他便也無奈的開口了。

「秋兒，壓壓妳的慾火吧！」

秋兒猛一怔，道：「和老爺子，你不喜歡我？」

和本初道：「我太喜歡妳了，我恨不得永遠擁有妳！」

秋兒道：「可是你怎麼……」

和本初道：「待會兒我說了，姑娘妳便明白。」

他仰臉坐直身子，仔細看着赤裸的秋兒，不由嘆道：「秋兒，妳眞美！」

他取長巾披上身，又道：「姑娘，妳坐在我身邊來。」

他宛似長輩對兒女的關懷，伸手拉過秋兒，更把外罩爲秋兒披上身。

「秋兒姑娘，我在年輕時候就不能人道了。」

秋兒大徹大悟，難怪撥弄半天沒反應，原來他只是「半男」呀！

她瞪大了眼睛沒開口，和本初又道：「我在年輕時候，在蒙古的大草原上騎馬，不愼被馬鞍弄傷了

我的下面，久治無效，至今不能人道，我這一方面就不行了。」

秋兒伸手摸摸和本初的臉頰，她發覺和本初還滴出兩三滴眼淚。

「你……和老爺子好可憐啊！」

和本初卻搖搖頭，道：「我不可憐，我這一生除了女色，其他事情都滿足了，哈……」

眞是不正常，他忽然間又笑了。

江湖上不正常的人太多了，和、本初這種事只不過是小小一件事而已。

* * *

秋兒與和本初走到大廳上的時候，萬子才還撫掌哈哈笑起來。

「嚄，和老呀，洗個快活澡，你容光煥發多了，快，咱們去書房暢談。」

和本初心中明白，該談「正經事」了。

他點點頭，打一個哈哈，道：「萬堡主，你有甚麼指教，儘管吩咐，咱們已是多年朋友了。」

萬子才更愉快了，他伸手拉過和本初，像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似的，便往後院走去。

萬子才的書房中燈火特別亮，有一張長方形的玉桌擱在大窗前，萬子才甚風雅，琴棋書畫古玩架，精雕藝品掛滿屋，和本初心中一緊，想不到這姓萬的眞多金。

萬子才拉着和本初坐在玉桌前，只見有一張白淨的紙已攤在玉桌上，文房四寶齊全，萬子才指着玉桌嘿嘿的笑。

「和老，我也想照樣的建造一座七王爺的陵園，內部一切機關甬道，痲煩你一些不差的繪出一張來。」

他說着，笑着，突然雙目一厲！

和本初這才明白，萬子才的目的也是爲了七王爺忽必顯的墓中寶物呀！

一聲苦笑，和本初道：「萬堡主，你要造陵園？」

「是呀！」

他哈哈一聲笑，又道：「和老，你放心，等你繪製完成，你有重酬。」

和本初道：「萬堡主，和某不圖報酬，能放我返回西域就令我滿意了。」

萬子才哈哈一聲，笑道：「一切全在彼此的誠意了，和老，我這話只說到這裏，彼此心照不宣，哈……」

和本初重重點頭，道：「當然，當然！」

他看看桌面上的文房四寶，又道：「萬堡主呀，其實七王爺的陵園十分簡單，內部似是宮殿式，卻隱含五行格局，我只把內部通道方向與進出口繪出來，照圖索道，一目了然的就可以進出了。」

萬子才立刻又問：「何時進入最適當？」

和本初毫不隱瞞的道：「一年之中只有一次機會，就是那分別建立在陵墓兩邊的八尊石像，當月光斜照而石像的倒影聯成一綫的時候。」

萬子才緊皺濃眉，道：「爲何要在那時候？」

笑笑，和本初道：「天下任何機關都有契機關鍵，運用之妙各有不同，我在圖上有說明，按步驟行事就不會有問題了！」他雖這麼說，但心中卻冷笑不已！

萬子才愉快的撫掌笑了。

他立刻命人送上銀耳參湯來，笑對和本初道：「和老，偏勞你了，我在一旁觀看，如何？」

和本初點頭動筆了。

他果然有巧匠天才，出手俐落，繪圖綫條分明，中間註上說明，大略看來，萬子才就以爲不假。

萬子才守在一邊觀看，不見和本初有任何猶豫，這就可以證明和本初沒有玩陰的！

當天快亮的時候，和本初已把圖繪製妥當，他還再仔細的察看一遍，這才對守在一邊的萬子才道：「萬堡主，這就是七王爺陵園的全圖，只不過……」

萬子才接過手，道：「和老有問題儘管說！」

和本初道：「萬堡主拿到此圖，千萬要守秘，切記不可讓七王府任何人知道，否則，我活不久！」

萬子才道：「你但放一百二十個心，和老，你打算何時上路？」

和本初道：「越快越好，最好現在就送我走。」

萬子才哈哈一聲宏笑，道：「恭敬不如從命，但卻有一事，必需和老點明。」

和本初道：「請講！」

萬子才道：「我不能派人去七王爺的陵墓前守着那個八個石像吧？和老還得指明八個石像的倒影聯成一綫的時刻呀！」

和本初道：「在八月十五月最亮，八月十六月才圓，十五子時差三寸，十六子時多半尺，萬堡主，你若想建得一模又一樣，你便自己琢磨吧！」

萬子才一聽，仰天哈哈笑了。

談了一夜，他不但不疲倦，反而精神更煥發，寶物的力量果然巨大！

* * *

和本初仍然登上他原來的大車，趕車的也仍然是原來的人，萬子才把和本初扶上車，愉快的笑道

：「和老，你一路平安呀！」

和本初笑笑，道：「謝謝萬堡主的熱情招待，和某人此生難忘！」

萬子才哈哈笑了。

和本初揮揮手，趕大車的一聲吼：「哈！」

兩匹健馬拉大車，直往遠處的官道駛去！

大車走遠了，萬子才撫髯道：「阿金！」

阿金不是別人，乃西陵堡大總管是也！

「堡主！」

「阿金吶，師爺都安排妥當了嗎？」

萬金忙應道：「堡主，萬無一失！」

萬子才回身往堡內走，他走得很輕鬆。

偶爾他還會發出一聲哈哈笑，他愉快極了！

* * *

猛古丁，官道一個急轉彎，趕大車的猛拉緊韁繩，只見一棵半倒的樹擱在路中央！

趕車的「吁」聲才出口，迎面走來七八個青年漢，其中一人大聲喊道：「這樹怎麼會倒了？」

趕大車的跳下大車，他對這八人道：「各位，咱們是萬堡主請來的客人，如今要回西域，煩勞各位動動手，把這樹移移，如何？」

那人一聽，立刻回應：「是堡主的客人吶，咱們義不容辭！」

於是，這八人立刻齊動手，很快的把擋路的大樹移開，八個人分兩邊站，還直呼：「好走，好走！」

大車上，和本初還以爲又要出事了，不料人家反倒是幫了忙。

他不由得有些納悶了，難道……

和本初在大車中沉思一陣，不由得閉目睡了。

他一夜無眠，繪圖到天明！

和本初也不知睡了多久，忽覺有人在身邊，不由得猛睜眼。

「你……」

車聲轆轆中，只見來如風以手示意，和本初不出聲了。

來如風愉快的微笑了，他取出一個小酒壺，張口喝了一大口酒。

「和老呀，你命中有大難，死期已不遠。」

和本初吃驚的道：「來大俠……救我……」

來如風一笑，道：「別急呀，容我把話說完呀！」

和本初道：「你說我死期不遠……是甚麼意思？」

來如風道：「雖說死期不遠，並不表示你死定了，因爲你在途中遇貴人！」

和本初喘口氣，道：「這貴人必是你來大俠。」

來如風哈哈笑道：「這兒除了我，還會有誰？」

和本初道：「來大俠，你乃神龍也。」

來如風嘆道：「可也命苦呀！」

「怎麼你會命苦？」

「我怎麼不命苦？比喻說，你昨日在西陵堡中吃香喝辣，還有美女侍候沐浴，而我，嗨，橫樑之上湊合着睡，又饑又餓，誰管我呀！」

和本初吃一驚，道：「你！你全看到了？」

來如風道：「羨慕死我了，哈……」

和本初道：「來大俠別打趣了，我想知道你發覺我有甚麼危難了？」

來如風道：「快了，快了！」

和本初道：「誰？」

來如風道：「除了萬子才，當然不會有別的人！」

和本初道：「萬子才想對付我？我對他已盡了力，他索的圖也奉上了呀！」

來如風道：「那圖是眞的？」

和本初道：「一些也不會差！」

來如風楞了一下，旋即哈哈笑了。

「你笑甚麼？」

「我笑這世上玄的事情眞不少呀！」

「怎麼說？」

來如風道：「不少聰明人總是故弄玄虛，以爲玄之又玄才能顯出他們的才能，你……和老，你是不是這種人？」

和本初道：「我在西域大漠只不過學了些奇巧的機關術，如此而已！」

來如風道：「你老還眞的把七王爺陵園的地圖，照樣繪給萬子才？」

和本初道：「我爲何弄假？」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如此說來，萬子才快活了！」

和本初道：「他應該快活！」

來如風道：「他也非弄死你不可！」

和本初吃驚的道：「來大俠是說萬子才他要害死我？」

來如風掀開車帘的一角，道：「而且馬上應驗。」

「應驗甚麼？」

「應驗我的話不假呀！」

和本初一哆嗦，他嘆口氣，道：「來大俠，我好像再難走出太原府的地界了。」

來如風道：「這就是我爲和老擔心的原因。」

於是，他們沉默了，車內卻也傳來悉嗦聲！

* * *

至少有一個時辰，二人沒再出聲說話。

和本初那副萎縮模樣，看上去就像拉出去砍頭的犯人，畏畏縮縮。

來如風吃着點心，那是萬子才命人送的，和本初吃不下，來如風便不客氣了。

一大片高粱地看上去有方圓五七里那麼大，趕大車的抖得轡繩叭叭響，便在這時候，青紗帳中傳來一聲吼！

「停車！」

聲音似打雷，震得兩匹健馬也揚起前蹄向空中踢。

大車立刻停住了！

聲音再由高粱地那邊傳來，道：「下車！」

趕大車的先下車，他拋下長鞭靠邊站，然後吃驚的又往地上蹲。

「車上的人下來吧！」

這是叫和本初下車了，只聽得和本初叫道：「朋友，你們是那一路的？可否出來打個交道？」

「別打交道了，下車吧！」

「各位這是衝着我和本初來的吧？」

「少嚕嗦，快下車！」

於是，和本初緩緩的走到車邊跳下來，彎背又低頭，那模樣就是被嚇着了！

「進來，進到爺們這邊來！」

和本初不敢違抗，徐徐的撥開高粱往高粱深處走。

他已進去十幾丈深了，於是，高粱深處出現了兩個人，兩個蒙面人。

和本初才站定，嘍，迎面刀光閃閃，不開口說甚麼，照面便是一刀殺！

那眞是好凌厲的一刀，照看着就是劈頭砍下來了，不料和本初的動作似靈猴，一個彈身閃過了。

側面的另一大個子見和本初閃得快，忽然一拳搗過去，口中厲吼：「還想活！」

「彭！」

「噢！」

出拳的大漢猛甩手，因爲他的拳頭被棒子打中，痛得他齜牙咧嘴！

暴旋身，和本初變了，他變成來如風了。

沒錯，來如風在車上換衣衫，他把和本初的衣裳穿在身上，便戰戰兢兢的進入高粱地。

此刻，舉刀大漢吃一驚，他叱道：「怎麼是你？娘的皮，你是來……」

「哈，來如風就是我。」

拳上挨棒的大漢吼道：「我們不是找你的。」

來如風哈的一笑，道：「你們要害和本初。」

他看看二人又道：「嘍，西陵堡的兩位看門武師呀，那塊蒙面巾可以取下來了吧！」

二人對看一眼，彼此點點頭。

「殺！」

兩個人分兩個方向往來如風撲上去了。

空中傳來一聲哈哈，高粱棵子沙沙響中，只聽得兩聲尖厲的淒叫：「噢！啊！」

立刻，鮮血飛濺，兩個武師都受傷，而來如風已冷笑着落地！

「你二人身上可有銀子？」

舉拳的大漢吼叱，他的左肩在冒血。

「齊萬斗，這小子果然是來如風呀！」

齊萬斗正是西陵堡的武師，另一個舉拳的人乃叫張大力，這二人奉命狙殺和本初，卻早被來如風盯上了。

姓齊的咬牙，道：「他在打銀子主意了。」

張大力道：「江湖傳言，這是來如風一貫作風。」

姓齊的手按出血的傷處，道：「咱們給他個鳥！」

嘍，來如風開口了。

「怎麼，沒銀子呀，沒銀子也敢對我動刀子？」

張大力吼道：「爺們要殺的人是和本初！」

姓齊的也吼道：「你爲甚麼要插手？」

來如風道：「我爲甚麼不能插手？」

齊萬斗道：「這是咱們西陵堡同韃子間的事，你管不着這一件事。」

來如風道：「放響屁不是？我與萬子才那老小子同是七王爺的好友呀！萬子才存心不良要害人，我卻是義字當頭管閒事，怎麼我不可以插手？」

張大力怒道：「別以爲咱們怕了你！」

來如風哈哈笑，道：「那麼，二位準備銀子買命吧！」

齊萬斗牙齒咬得格格響，道：「來如風，萬堡主也是你的朋友吧？」

「沒錯，咱們常在一起喝喝酒，拍肩搭背常問候。」

齊萬斗叫道：「咱們都是漢家兒郎呀，姓來的，你爲何不想想？」

來如風道：「我早就想過了，所以我才插手管，二位，你們如果沒銀子，我奉勸二位從那個方向走！」

他遙指另一方向，還對二人哈哈笑。

張大力道：「你吃定爺們了？」

來如風道：「一旦出手，我有

九成九宰掉你們的把握。」

張大力吼道：「吹牛！」

來如風道：「何不出手一試？」

齊萬斗看看張大力，他咬着牙道：「張兄，咱們走，咱們把碰上來如風的事向堡主說去。」

來如風道：「萬子才一定不會責怪二位。」

「你怎麼知道？」

來如風道：「因爲追魂手也不是我的對手呀！」

他說完哈哈大笑。

於是，張大力與齊萬斗二人含恨回身便走，青紗帳中傳來沙沙聲，二人已走遠了。

一步一步的走，來如風走出青紗帳，迎面，趕大車的站起來了。

大車上，和本初道：「來大俠，誰要殺我？」

來如風道：「當然是西陵堡的人。」

「他們撤了？」

「走了。」

和本初道：「再一回謝謝來大俠相救呀！」

來如風道：「別謝了，和老呀，我以爲你的前途多舛，想回西域實在不太容易呀！」

和本初道：「來大俠，和某有個不情之請。」

「請說。」

「請來大俠送我回西域，我給重酬予你。」

來如風先是一怔，但立刻又笑了。

「和老請我保你的太平鏢？」

「誠心的請你幫忙呀！」

來如風道：「和老，我不是保鏢的材料，當然，最主要的是我在江湖上樹了不少敵人，我自己就是『泥菩薩過河』，沒得倒拖了你下水！」

他這話還眞不假，不少人想要來如風的命。

就在和本初一怔間，來如風又是一聲笑，道：「和老也別煩惱了，我推薦一位高人給你，如何？」

和本初立刻問道：「何人？」

來如風道：「就是那『鐵膽飛刀』袁天行呀！」

「他是關洛鏢局總鏢頭呀！」

「沒錯！」

和本初無奈的道：「去長安的路程太遠了吧！」

來如風道：「如果我猜得不錯，袁天行的人仍然在老爺嶺。」

和本初吃一驚，道：「眞的？」

來如風道：「可要我把袁總鏢頭請來？」

和本初道：「那怎麼好意思？來大俠，你已三次相救我了，我……」

來如風又笑了！

他笑得自然，但看在和本初的眼裏，卻有着不同的想法，和本初在心中冷笑了！

和本初應該冷笑，因爲他早就暗中冷笑了！

* * *

和本初的大車不往西域了，大車轉往東方，來如風對和本初說得很清楚，他有把握會替和本初把袁天行請來，保證去西域一路平安。

和本初便也聽信來如風之言，跟着來如風到了一個小鎮上，暫住在一家小棧中。

那個小鎮還眞的名字響亮，叫做老虎鎮，老虎鎮只有一條街，城牆不過一丈二那麼高，宛似個大圍子！

雖然這兒叫老虎鎮，住的人卻善良。

悅來客棧的人都好客，因爲山西人好客成性，對於老板伙計的熱情，來如風很感動。

只那麼吃了一頓飯，來如風便立刻往老爺嶺奔去。

來如風這是去找「鐵膽飛刀」袁天行的，他相信袁天行必然樂於爲和本初保這趟鏢，這是一趟太平鏢。

令來如風覺得不解的，乃是和本初這人，他好像心中塞滿了古怪的念頭，有甚麼古怪，來如風當然弄不明白，但來如風直覺和本初有些怪！

來如風往老爺嶺奔的中途，有幾次他就是想到此而眉頭打結！

* * *

來如風就快奔到老爺嶺的峽谷口了，遠遠的，他發現那棵老樹下面豎的鏢旗，當然也看到了那座帳篷。

來如風心中好笑，因爲袁天行還沒嗅到七王爺寶物的味道，便已死了五個人，這對關洛鏢局的名譽多少有了污點，所幸這不是保的甚麼鏢，否則袁天行賭大了。

來如風大步往樹下走，忽聽得一聲大吼：「站住！」

來如風手搭涼棚看過去，嘍，四個鏢師奔來了。

四個人手上拎着刀，日光斜照下，刀光打着電閃般的鋒芒，他便大方的站着不走了。

於是，四個大漢圍上來了。

嗨，四個人中有兩人認識來如風，當然，來如風也認識他二人。

「喲，王鏢頭與羅鏢頭二位也在呀！」

姓王的正是王强，那姓羅的叫羅剛，二人先是一怔，旋即衝着來如風抱拳，道：「原來是來大俠呀，幸會了！」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換防了，把你二位也換來了！哈！」

他突然又放低聲音，道：「此

地危機四伏，小心吶！」

王强道：「多謝來大俠關懷，請問來大俠爲何而來？」

來如風道：「找你們的總鏢頭呀，袁總鏢頭他在吧？」

羅剛道：「有事嗎？」

「沒事我來做甚麼？」

「甚麼事？」這聲音來自帳篷中，來如風只一聽便哈哈笑了。

只見袁天行從帳篷內走出來，來如風愉快的迎上去了。

「袁總鏢頭，你果然還在這裏呀！」

袁天行道：「七王爺百日忌尚未過去，袁某人不想失信於王爺！」

哈哈一聲笑，來如風道：「聽來令人感動呀！」

袁天行道：「來如風，你再一次前來，幹甚麼？」

來如風道：「袁總鏢頭，爲你送來一筆大生意呀！」

袁天行一瞪眼，道：「怎麼說？」

來如風道：「爲人保一趟鏢呀！」

袁天行道：「七王爺這兒未過百日忌，我的人不能撤，自發生不幸之後，使我也不能再離此地半步了。」

來如風一聲笑，道：「這趟鏢與別的大不相同呀！」

袁天行道：「再是不同也無法兼顧了。」

來如風道：「你難道不想知道何人請你保鏢嗎？」

袁天行道：「既不能保，又何必多此一問？」

袁天行的話還眞令來如風心中好笑，他忍不住搖頭了。

來如風道：「唉，和本初呀，你別出遠門了，回七王府渡此一生吧！」

和老聽得清，立刻一瞪眼，道：「你說甚麼？」

來如風搖搖頭，他回轉身要走了。

袁天行立刻上前拉衣衫：「來如風，你好像說甚麼和本初……」

來如風道：「是呀！」

袁天行道：「和本初這位西域巧匠要人保鏢？」

來如風道：「是呀！」

袁天行道：「甚麼樣的東西？」

來如風道：「只不過保他平安回大漠，如此而已。」

袁天行道：「他怎麼挑在這時候回家鄉？」

來如風道：「和老離家三年多，思鄉心切，這也是人之常情呀！」

袁天行道：「太危險了，如果他的行踪被人發現，只怕七王爺的陵園不太平了。」

來如風道：「所以我才建議他，請你袁總鏢頭出馬呀，如何？」

袁天行道：「來如風，你爲何不保他回大漠？」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袁總鏢頭，你開甚麼玩笑？」

「我開你玩笑？」

「我心中十分清楚，我來如風在江湖上已堪稱到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我自顧不暇，那有本事保人平安吶，你才能夠吧！」

袁天行道：「所以你找上我了？」

來如風道：「你袁總鏢頭鞭長及遠，聲大吼得響，江湖道上你有不少朋友，甚麼樣的人物也對你稱兄道弟想高攀，你不出手誰還夠資格呀！」

袁天行道：「你說得令人全身舒坦，來如風，你果然是個十全十精的殺手。」

來如風道：「怎不說十全十美？」

袁天行道：「你不美，所以不少人想殺你，因爲你把十美變成十精，你尖酸刻薄，談笑出招，便我也對你的作爲也不禁有好感。」

來如風哈哈一聲笑，道：「袁總鏢頭呀，你把我來如風形容得入木三分吶，哈……」

袁天行道：「走，帶我去見和本初。」

來如風雙眉一揚，笑道：「袁總鏢頭接下這筆生意了？」

袁天行道：「也算是回報七王爺的一番知遇之恩。」

來如風一拍巴掌，笑道：「好，七王爺地下有知，當含笑於地下了。」

袁天行轉而對王强與羅剛四人吩咐：「守好峽谷口，我有事去辦。」

來如風對王强四人一笑，他才緩緩轉而遙看遠處的老爺嶺，半坡上，那開挖的一片陵園，好像有不少人在移動着，那一百多名韃子不知在幹甚麼。

＊　＊　＊

袁天行跟着來如風走了。

正如來如風心中所想的，袁天行非來不可，除非袁天行對七王爺的那批寶物不動心。

袁天行也是人，是個江湖人，一生過在刀口上爲的是甚麼？寶也好，權也罷，沒人眞的會棄之如糞土而不拚命爭奪的，除非這人是聖人。

這世上誰堪稱聖人吶！

來如風便自認是隻過街老鼠。

＊　＊　＊

表面上袁天行很平靜，但內心中他卻很激動，他已肯定的認爲已往那些寶物邁進了一大步！

大車仍然停在那家小客棧門外，來如風帶着袁天行走進客棧的時候，趕車的那位韃子正與和本初二人坐在一張桌子上對喝着二鍋頭，一大盤烤肉二人抓着吃。

來如風與袁天行只一走到和本初面前，和本初似乎吃一驚，他吃吃的道：「你……們來了！」

來如風道：「哇，你老倒會享受呀，我來如風可跑斷了腿呀！」

和本初忙起身抱拳道：「來大俠，你是熱心之人，七王爺的摯友呀！」

他又伸手拉住袁天行，道：「袁總鏢頭呀，和本初早就應該想到你了。」

袁天行道：「想我？」

和本初道：「和某急於想回家鄉，卻不料江湖上有那麼多人在打我的主意，我心中明白，他們都是爲七王爺的那批寶，這其間還眞多虧來大俠出力救了我，總鏢頭，我如今計窮了，還是得來大俠提醒，才把你總鏢頭請來，且看在七王爺的份上，送我回大漠，我會回報你。」

袁天行哈哈笑，道：「應該的，應該的，我只聽來老弟的話，義不容辭的便匆匆來了。」

來如風已坐下來了。

來如風不說話，既喝酒又吃肉，還對趕車的韃子咧嘴哈哈笑。

那韃子也回笑，好像這些事與他無關似的。

就在袁天行與和本初暢談時，來如風站起來了。

來如風拍拍肚子，道：「呀，我也吃飽喝足了，各位，我是個大忙人，得走了。」

袁天行心中大樂，笑笑道：「來老弟，休忘了長安城東大街的關洛鏢局，我歡迎你常去作客呀！」

他這是叫來如風盡快的走了，也可以說在轟走來如風，來如風一聽便笑了。

和本初伸手拉住來如風，道：「來大俠，你要走？」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是呀，我爲朋友也算盡了力，跑斷雙腿無怨尤呀，如今你老有袁總鏢頭保駕，我敢說，你這一路能順風到塞外，還需我多事？」

袁天行道：「對，有我袁天行護送，你放百二十個心，擔子擱在袁某的肩上了！」

來如風忽對袁天行道：「袁總鏢頭，我想知道，老爺嶺那面，你人不在，你會怎樣安排？」

袁天行淡淡一笑，道：「來老弟，自從出了那件事之後，我又加强安排人手，更把話送到那些看守陵園百日的守衛那裡，應該不會再有不長眼睛的人敢動邪念吧！」

來如風哈哈笑了。

和本初看着來如風飄然離去，眼芒帶着幾分難以理解，他在心中可不斷的嘀咕！

「來如風啊，來如風，你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物，難道你眞的不爲七王爺的寶物而動心？」

只不過這些話和本初是不會說出口來的，但也不由他不對來如風的作風感到迷惘！

「西域巧匠」和本初是個十分機智的人，如果連他也會迷惘，事情必然有蹊蹺！

就在和本初目送來如風離去的時候，「鐵膽飛刀」袁天行已對和本初哈哈一笑，道：「和老，咱們這就上路，如何？」

和本初點頭，道：「這一路就依靠袁總鏢頭了。」

他對趕大車的又道：「套車，準備上路吧！」

趕大車的抹抹嘴巴，立刻往客棧外就走。

終於，和本初坐上大車了。

袁天行沒坐在大車上，他騎馬跟在大車後，這光景他眞的在護送和本初回塞外了。

＊　＊　＊

袁天行護送大車出了老虎鎭，他叫趕大車的快快行，且打算第二天就趕到雁門關。

趕大車的當然聽袁天行發號施令，把大車前面的兩匹健馬當成他的仇人似的，長鞭不住的「叭叭」抽打在馬背上，口中還直吆喝着！

這頭一天就趕路走了兩百八十里，一路上，也奇怪，袁天行竟然一句話也不說。

他不是不說話，他心中在琢磨，總要有個絕佳機會才能對和本初開口。

當然，他要說的必是老爺嶺上的七王爺陵園，因爲袁天行早就在那兒察看不下十幾回，一點可疑地方也沒看到，如果想進入陵園，那兒卻又有上百名韃子兵緊守着！

袁天行早就想到和本初這位西域巧匠！

來如風找他爲和本初護送回塞外，袁天行幾乎想對來如風連聲稱謝！

此刻，袁天行在馬上看着大車。

他當然不是在看大車，大車有甚麼好看！

袁天行是看大車的帳篷，因爲裏面坐的是和本初，他好像看到了和本初如同看到七王爺的寶物似的，不時會發出會心微笑！

於是，第二天他們便在天剛亮的時候又起程了。

袁天行打定主意了。

他決心要在天黑前出雁門關，然後向和本初索一樣東西，那也可以作爲他爲和本初護送的代價，袁

天行以爲，他只要要求，和本初非答應不可。

＊　＊　＊

太陽斜照，黃沙迎面刮過來，天上無雲，但卻起了風，風從那裏來？爲甚麼是熱風？

這種事少有人去關心，人們過慣了。

人們只關心眼前自身的事。

袁天行就只關心眼前，因爲在他的前面有個騎快馬的人，太遠了，他無法看清是甚麼人！

袁天行也發現他後面有個騎馬的人，那人是個女的，只不過距離也遠，他不打算回頭迎去查問人家。

就這樣又馳了五十多里遠，袁天行吃驚了，因爲原本前後只有兩個同路的人，卻突然在不知不覺間變成前後四個人了，四個人好像自家人一般併轡而馳！

袁天行心中狐疑，立刻吩咐趕大車的漢子把大車停在路邊別走。

大車只一停間，車內的和本初便問道：「總鏢頭，怎麼停車了？」

袁天行道：「和老安心在車上，出現扎眼人物了！」

和本初半帶吃驚的道：「甚麼樣的人物？」

袁天行道：「且容袁某迎過去瞧瞧！」

說話中，袁天行撥馬便回頭，直往後面兩騎迎上去。

袁天行剛離開，車內的和本初已發出冷笑聲，那趕車的漢子低聲道：「和老爺子，前後一共四個人吶，跟咱們快大半天了。」

和本初在車內道：「我早就發覺了，哼，就不信他們不對寶物動心！」

他聲音有力，語出鏗鏘，顯然是內家高手。

袁天行漸漸的看清後面跟踪的兩個人了，那是男女兩人，他便也有些吃驚！

「怎麼會是他們？」

現在，雙方只不過五七丈遠，袁天行已哈哈笑着迎上去了！

「哈……怎麼會是二位呀，還以爲甚麼歹人暗中打歪主意，想從袁某手中對和老不利吶！」

迎上的兩人並非別人，三江萬船幫幫主「白衣仙子」江彩雲與「十方瘟神」成青是也！

江彩雲笑道：「袁總鏢頭，聽說和老回塞外，咱們能不趕來護送一程嗎？」

袁天行笑道：「二位的消息眞叫靈通，這消息知道的人還眞不多，你們是……」

成青冷然指着遠方，道：「袁天行，你遙看前面。」

他的個性怪癖，七情六慾不掛臉上，說話就如同口中吐出刀似的令人不愉快。

只不過袁天行並不放在心上，只淡淡的道：「在我前面的二人會是誰？你二位知道？」

成青道：「當然知道，咱們一塊兒來的！」

袁天行道：「誰？」

成青道：「五台山小腳和尚與花子幫的席美姬二人。」

袁天行吃一驚，他心中想，自己尚沒對和本初下手，這幾個厲害人物已趕到了。

他心中在罵一個人了。

這個人就是來如風，因爲護送和本初這件事，只有來如風一人知道，而且還是來如風出的主意，除了來如風，別人是不會知道的。

袁天行故意輕鬆的打了一個哈哈，道：「二位，咱們都是七王爺生前的摯交座上嘉賓，七王爺不幸逝世，爲了他陵園安寧，不爲宵小覬覦墓中寶物，袁天行義不容辭的護送和老回塞外，而你們……」

「白衣仙子」江彩雲吃的一笑，道：「我們也是爲了個義字呀，總鏢頭，多了我們這些人護送，大伙應該都放心了，你說是不是？」

袁天行乾乾一笑，道：「對，當然更安全。」

他說着再回頭往前方的遠處看，不由皺眉，道：「小腳大師與花子幫的席幫主爲甚麼趕在前面，難道他二位已知道我護送的和老定是出塞嗎？」

江彩雲道：「和老要回塞外，這已是多人知道的事情，老實說，和老除非不走出七王爺府大門半步，否則，各路人馬是不會放過他的！」

「十方瘟神」成青便在此時插上一句，道：「就如同你袁天行一樣的不會放過和本初。」

他是個冷酷殺手，說出的話也一樣冷酷！

袁天行便一瞪眼，沉聲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成青道：「大家心裏都明白。」

袁天行臉皮一緊，道：「明白甚麼？」

成青道：「袁天行，當初你那麼大方的答應無酬爲七王爺護陵封陵，你眞的爲了報答七王爺的知遇之恩？」

袁天行道：「沒錯，咱們江湖人講的就是義字。」

成青一聲冷笑，道：「袁天行，你少來這一套吧，你心中想些甚麼，天知地知你知我們大家都知。」

袁天行怒叱道：「你胡扯甚麼？」

江彩雲大笑了，道：「眞是的，寶影子還未見着，你們就吵起來了，如果面對那麼多寶物，只怕就要動刀以死相搏了。」

袁天行怔怔的道：「你們……」

江彩雲道：「袁總鏢頭，老實說，你已不只一次的在老爺嶺四週察勘形勢，你以爲咱們不知道？」

袁天行道：「我有查探的必要，也是爲了防備有人偸入禁地呀！」

江彩雲不由嗤之以鼻的道：「還嘴硬不是？袁總鏢頭，若想由你一人得寶，那會害死你自己的，你琢磨！」

袁天行道：「如此說來，各位這是爲寶而追上來了？哈哈……你們承認覬覦七王爺的寶物了！」

成青道：「袁天行，難道你此刻還不承認？」

「承認甚麼？」

「當然是承認覬覦七王爺的寶。」

江彩雲也冷然的道：「甚麼七王爺，韃子！」

袁天行一瞪眼，吼道：「無禮，七王爺生前拿咱們可不見外，當成知心朋友，怎麼的，人一死人情也完了？」

成青一聲大吼，道：「可惡，你的心眞的倒向韃子了，你這可耻的漢家郞！」

江彩雲道：「袁總鏢頭，你絕非聖人，你難道眞的不爲韃子的那批寶物而動心？」

袁天行道：「那是你們以爲！」

江彩雲看看成青，又道：「袁天行，你不上路了！」

袁天行道：「老夫已義無反顧了！」

江彩雲道：「韃子征服中原五十年，你難道沒看到漢人的日子是怎麼過的？七王爺的寶物又是從甚麼地方掠到手的？你……」

袁天行道：「不論你等有甚麼陰謀，袁某絕不同流合汚，哼！」

成青忽然引吭一聲長嘯，聲音直入雲霄而歷久不絕，便也引得一里外有兩人拍馬疾奔而來。

是的，「俏佳人」席美姬與小腳和尚來了。

那小腳和尚只一到，便哈哈笑對袁天行道：「總鏢頭呀，怎麼不走了？」

他此言一出，席美姬道：「走？我以爲昨天就不該再走了！」

袁天行愣然，道：「你們……早跟上了？」

小腳和尚道：「是呀，只不過令我們四人奇怪的只有一件事。」

袁天行道：「甚麼事？」

小腳和尚道：「那個刁鑽古怪的來如風，原本與你袁總鏢頭攪和在一起，我自離開老爺嶺峽谷口之後，暗中便盯上那可惡的小子，你護送和老事，也是我盡速轉告他三位的，我們及時趕上了。」

袁天行大怒，叱道：「你這個披着和尚袍的傢伙，實在可惡！」

不料小腳和尚回叱道：「袁天行，你才可惡，你知不知道我爲何出家五台山？」

他似乎愈說愈激動，臉紅脖子粗的又道：「河間有個張大戶，雖然驟馬成羣，卻也有良田近千頃，站在地頭上，看不到地的那一邊，袁天行，我就是張大戶的獨子張發仁，可是自從來了韃子兵，我家全完了，我還是由長工救走的，我自小落難五台山，學武功爲的就是要殺韃子，你以爲我接近七王爺是套交情？狗屁，找機會報仇才是眞。」

袁天行一聽冷冷道：「那是你的事，與我何干？」

席美姬冷冷道：「袁天行，你難道不是覬覦寶物？」

「絕非！」

小腳和尚道：「你連你那死了的五個鏢師也不管，獨自一人護送和本初，袁天行，你還不承認覬覦寶物？」

成青怒道：「也好，咱們四人出手砍了他，帶着和本初去尋寶。」

他此言一出，席美姬的打狗棒「咻」的一聲虛掄，人已落在馬下面。

小腳和尚的禪杖打橫拿，一歪身也落了馬！

「白衣仙子」江彩雲從馬鞍上抽出兩把尖刀，也往馬的下面落，她還發出冷厲的笑聲。

面對袁天行的乃是成青。

成青把快刀平放在胸前，斜目逼視着袁天行，他這樣子只待躍身而上了。

袁天行並不取他的那件五十四斤重的鐵膽，他淡淡一笑，道：「你們……眞的打算弄走忽必顯的寶物呀！」

他不稱七王爺，而直呼其名了。

四人一聽之下，都瞪眼，彼此互看着。

袁天行哈哈一聲笑，又道：「老夫以爲你們四人在試探我是否眞的會護送和本初回塞外了，原來咱們是志同道合的，哈……」

江彩雲道：「你承認也爲寶了？」

袁天行道：「難道你們不是？哈……」

「哈……」

「哈……」

五個人都笑了。

袁天行見江彩雲四人收回傢伙，便笑道：「四位，你們可有甚麼打算？」

（未完・四）

上文提要：三枯救了溫柔，和王小石密語，羅白乃問師父班師，三枯救溫柔的杖法是甚麼招式，師父說是「天行健」，他並不理解。方恨少、唐七味也在談論三枯的褡褳，要什麼有什麼，但未見他開過、用過。過了「黑森林」，王小石一行人抵達「認眞棧」投店，三枯與棧主溫六遲是素識，王小石似也與他有淵源……

朝天一棍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桃開奇花結異果　寶地契機衆人悟

難道王小石取道「六龍寺」、「黑森林」、「認眞棧」等地，爲的就是要重返他出生和出身之地，在那兒重溫他的棲息？

* * *

人在世間，總會有個地方讓他棲止，讓她休息。

只是這棲息之處何在？那怕只是方寸之地，只要有，便在風雨凄涼、山長水遠的人生路上，可以放下重擔，卸下行囊，好好的休歇養息，好好的思省鬆弛自己，養精蓄銳，再重新去面對挑戰打擊。

要是你已有了這方寸之地，那是好事，恭喜你。但若是你還沒有，請趕快培養找出，尋覓，經營那麼一個所在，否則在過度的壓力與衝激之下，你的心力遲早難免要衰竭。

人最寶貴的是健康。

人最重要的是快樂。

人要輕鬆才能快樂。

人最快樂時在施予。

* * *

王小石現在就很快樂。

因爲他一向能保持輕鬆。

而且此際他正在施予。

施予的方法有很多種，以金錢解人之窮困是一種，以武力保護弱小也是一種，以智慧學識爲人排難解憂，亦是一種。

這種事，王小石常做，且還做得不亦樂乎。

此際他做的，只是語言上的開導，因爲羅白乃在思省了幾天之後，終於忍不住過來問他：「我有一事，弩在心裡已久，你可不可以爲我解一解？」說着，他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眨一眨，又眨一眨，很眞誠可愛的樣子。

王小石看了就笑了：「你說說看，我解解看，你考考我看，我試試看。」羅白乃就說：「那天『大四喜』突擊我們，三枯一面應敵，一面大聲叱喊什麼：『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的，那到底是什麼意思？是咒語嗎？還是氣功？獅子吼？在那時喊出來，有什麼意思？那什麼這兒來那兒打、那裡來這裡打的，可有特別的意思麼？」

王小石却又道：「但你當他說了句白話、空話，也無可不可！」

這回羅白乃倒是奇道：「這裡邊不是有大學問嗎？怎麼又可當是廢話了？」

王小石笑道：「不是說過了嗎？平常心就是道。大道理常就是廢話。可不是嗎？大概你師父必然曾諄諄勸導過你：好好練功，他日基礎才能深且厚吧？」

羅白乃點了點頭，「但我不一定聽得進去。」

王小石又說：「那麼教你認字的夫子也必然教誨過你：好好讀書，他日才可有大作爲吧？」

羅白乃只好答：「是的，可我不一定相信：許多做大事、發大財、練成絕世武功的人，都不一定唸過很多書。」

王小石道：「這就是了。你師父和老師教你的話，你都不一定聽信，可是，裡邊却有着大道理啊。不能令人信服的大道理，豈非與廢話無異？這樣說來，六龍三姑邊打邊說的話，也可能只是些毫無意義的贅語而已。」

羅白乃眼裡的兩朵星光又霎呀霎的，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說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聽到了什麼、別人做了什麼、彼此之間能悟得了什麼才是要害。」

王小石含笑道：「你可說着要害了。不過，其實，也無所謂要害不要害的。要說要害，那兒都是要害。你說只斬我一隻手指，那不是要害吧？但對我的手而言，那是要命的要害了：少了一隻手指，便連拳頭都握不成了，還拿什麼劍？寫什麼字？你隨隨便便的站在這兒，既不是山海關，也不是兵家必爭之地，當然不是要害；但對一隻螞蟻而言，那就是大大的要害了，因爲你可能正踩在牠的身上。同樣的，說是要害，也言盡不實。你一刀捌我心口，當然是我的要害了，可是就算我死了，這世間沒少了我不行的事，日出月落，星移斗轉，黃河依樣洶湧澎湃，泰山依然一柱擎天，又有何改變？那又算是什麼要害？所以，沒有要害，也沒有什麼不要害的。」

羅白乃又聽得似懂非懂，却聽一人道：「說起要害，你看到我那要命的要害了吧？」

* * *

說話的是溫六遲。

他是向王小石突然說了這麼一句話。

羅白乃開始進入「認眞棧」的時候，對這店和這店老闆都很不以爲然。

他以爲這只不過是一家隨隨便便的客棧罷了。

他也以爲這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客棧老闆而已。

直至他住下去了，才漸發現有些不一樣。

一般店家只對住店裡花錢付賬的大爺恭敬巴結，對隨從、家丁都瞧不進眼裡。

如果說這一行王小石、三枯、溫柔等是「主」，那麼，自己師徒兩人則絕對是作不了「主」的「隨員」了。

這點羅白乃心知肚明，十分清楚。

不過這店裡的人却很不一樣。

店裡的人上上下下都無分「尊卑」、「長幼」、「大小」、「富貧」，只要住進店裡來的，他們都視如貴賓，待之一樣的好。

且殷勤有禮。

這點可謂少有。

在江湖上原就最分名位，這種做法算是絕無僅有。

再住下去，羅白乃就發現這兒有更多的不同。

例如店家因顧慮到客人在房裡舒適走動時的不便，所以準備好方便在房中踱行的布鞋，又在沐浴間、潮濕之地擺好了木屐，讓客人不至弄濕或弄髒了脚和鞋子，這點便令羅白乃師徒首開眼界。

細微之處，也照顧周到，這才令班師和羅白乃嘆爲觀止。

譬如上毛厠方便，一般所用的手紙都十分粗糙，幾乎可以說：多用幾次，便要擦出血來。但這家客棧却連這個都照顧到了，所提供的是細軟綿軟的紙，簡直可媲美能在其上題字寫字的宣紙和能在其間刺繡的絹帛。

班師師徒二人享受這客棧種種方便，樂陶陶之餘，又發現住店的收費不算太昂貴，不禁笑駡低啐過這開店的人：

「這店家眞傻！這樣開店，怎麼不去服侍自己的爺去！把客人都驕縱慣了，看他是不是還免費供吃供住的，還起座泥頭塑像立座碑來紀念他！」

「這下可好了，客人以爲有便宜可佔，把這兒當家不走了，眞是傻瓜蛋！」

他們嘀咕多了，王小石聽到了一次，就笑着問了一句：「你們看，這兒旺麼？」

班師當然不用看便作了回答：「人可多呢，簡直水洩不通。」

王小石提示道：「店家只是細心一些，對客人多些兒關照，就招來了這麼多的客人，而且輾轉相傳，口碑愈好，風評愈佳，這就賺不少錢財，就拿這兒來擴充營業，加强福利，到頭來，客人受益，店家盈利，可不是兩家便宜，大家高興麼？」

羅白乃聽了，還要「死雞撐飯蓋」的說：「這家店和這傻店家的……都能賺呀？」

王小石一笑說了這麼一句話：「能賺！當然能賺！每年還賺不少，且愈賺愈多呢。記住：世上是沒有會賺錢的傻瓜的。」

* * *

世上是沒有會賺錢的傻瓜的。

正如世上不會有白送給你的江山，從來未克服過困難的偉人，白吃的午餐……一樣。

但還是例外的。

世上畢竟會有瞪着眼的瞎子，

事實擺在眼前也照樣歪曲的謊言，有一張嘴卻不能說(眞)話的啞巴。

有的。

甚至偶爾也會有白吃的午飯。

還有平白送給你的江山。

像世裔承襲的皇位便是一例；當然，也有的是似巴不得把自己本來鞏固的基業砸毀砸爛方才甘心的皇帝和領袖，他們的作爲也如同將江山奉手送人予人。

可不是嗎？

* * *

「可不是嗎？那棵桃樹開得多麼盛，多麼旺，多麼美，多麼香，多麼燦爛，多麼迷人，」這兒的老闆溫六遲感嘆地道：「本來，我就是爲它而來的，可是，而今又得爲它而去了，它就是我店子裡的要害。」

王小石當然聽不明白他的意思，但却頗能領會他的感傷。

溫六遲是和三枯大師在看那一樹桃花時，臉靨十分桃花。

他似乎看得痴了。

醉了。

羅白乃仰首望她(她要比羅白乃高一整個頭)，也望得如痴如醉。

王小石雖然並不瞭解溫六遲爲何感慨，但十分明白：一個人要是有感觸，你最好就讓他有感而發的訴說一番。

這樣，他會好受些，你會明白些，他對你也會感激些。

大家都好的事，不妨做，而且該多做。

王小石此際的原則是：該做的，就做；該說的，就說。從前，他還年少，許多事未明、未懂，他的原則是：該學的，就學；該進的，就進。日後，他準備進入壯年時，原則就變成了：該放的，就放；該玩的，就玩。到了老年，原則就應是：該退的，就退；該閒的，就閑下來好了。

人每個時期，該做那時期的事：時候到了不去做，就會追悔；時機未到卻硬要做，做了也無味。

每個時季都有不同的情懷與興趣，正如四季不斷更遞的風景和變遷。

每個時候都有不同的契機，而且每個人都不同，每一次都不一樣。

剛才是該答的時候，所以王小石就回答了羅白乃的疑問。

現在是該問的時候，於是王小石便問：「爲什麼？這兒這花發生了什麼事？」

溫六遲悠然反問：「你覺得這桃花有何特別之處？」

王小石深深吸了一口氣，用力眨了眨眼，彷彿這就不只把這株桃花的香味兒吸進肺裡，還把它的艷姿也關入了眼簾內，如此便可永誌不忘，深心記取了。

然後，他以剛才溫六遲的口吻說：「這株花開得特別盛，特別旺，特別點，特別美，特別艷，特別燦爛，也特別迷人……」

他以溫六遲的語詞如此形容，係因他知道：唯其如此，才能迅速勾起溫六遲的深刻感受，以致產生契合共鳴，使對方更能說出他心底裡想說的話。

果然，溫六遲道：「這花是很出色的，它除了花開特別多，特別旺、盛、香、艷之外，它還有一個奇事兒……」

王小石問：「什麼奇事？」

溫六遲道：「它開的是桃花。」

王小石道：「當然了，它是桃花樹，開的當然是桃花，總不成開成桂花吧？」

溫六遲道：「但它長的是李子。」

王小石叫了起來：「什麼？」

溫六遲重覆：「它開桃花，結李子。」

王小石一時難以置信：「有這等事？」

溫六遲道：「確是。我就是看中這桃花在此地開得如此艷盛，結得又是異果，所以才在此處設店。」

王小石極爲同意：「看來這確是風水寶地，才放有奇花異果。」

王小石不解：「是桃花李果。這應是桃李春風、桃李滿門才合理。你這兒客似雲來，客房常滿，越做越旺，是吉花祥果才對。」

溫六遲嘆道：「男兒不能太有志氣，有者易受挫折。女人不可太美，太美易落風塵。連花樹也不能太奇，太奇則易遭劫。」

王小石不明白：「遭劫？」

溫六遲道：「你聽過這兒的花『石綱』吧？」

王小石冷哼道：「又是朝廷在這兒設應奉局，強搶天地自然天下百姓的珍奇異物，說是奉獻給天子的玩意兒？」

溫六遲也冷哼道：「都說是呈獻給開封府，但中間到底給誰搜刮了，有誰知曉？那兒知道？但這兒的官員惡霸趁機逞暴，掛着供奉天子名義，見奇的事物就佔，見好的事物就搶，見珍見寶更恣意掠奪，祇苦了天下黎民百姓！」

王小石頓時已明白了一半，道：「這株桃花已給看中了吧？」

溫六遲道：「便是。你看，樹身已加封了勅檄令，誰也不得近前，誰也不可以碰。」

王小石嘿聲道：「這樹獻給皇帝？怎麼個運法？連根刨起，還是砍爲數截？這樣花還會開嗎？果還能結嗎？樹還能活嗎？這是人幹的

事嗎？」

溫六遲道：「他們硬是不管。他們就是要花，要果，還要店。他們連這客店也給封了，說是十日之內就要結業遷離，說這店沾了皇上的祥氣才能興旺，而今要全歸國有，朝廷自會派人接管。」

王小石不禁勃然大怒：「他們這算獻寶予天子？我看他們是趁火打劫，見這店能賺，想藉機侵佔才眞！」

溫六遲只冷笑不語。

羅白乃側垂着頭，眼往上瞧，看樹看花，忍不住道：「桃樹結子，那有什麼稀奇？龍生九子，生到第十就成了蛇子。我家鄉兩寶鎮還有隻母狗生下了隻小貓，有隻貓產下小鼠呢！敢情是牠平時近貓多了，又或是那貓兒貪饞吞得多老鼠了唄！這樹使得這兒封店結業，到底是祥物，寶樹是惹禍的東西呢！」

溫六遲道：「我這算好的了，至少先警後兵。在拉灣村裏，有哈家池子，長了幾株玉蓮，葉面上可以坐幾個小孩，這兒的小人知道了，往上報，應奉局就馬上派人來封了屋，逐走了哈大馬一家大小，一家子本來融融樂樂，而今全成了流浪漢，鬧得賣兒、賣女，妻離人散，苦不堪言。古打小屯還有一孫家，平常是做織機稱著，他造的織布機拉活起來，連叫聲也如音籟，動聽過人，人稱他爲『孫叫機』。就因爲他女兒閨房裡種了一盆吊蘭，可長於高空之中，全不沾泥塵，只靠莖鬚長垂，吸大氣水養而存活。應奉局的朱勔父子一旦得悉，馬上派人來封了那一株蘭，見孫家女兒漂亮，也擄走了，說是獻給皇上。孫叫機忍不下來，說了幾句唬話，便給格殺當堂。一家子也從此破了。所以，這些異物說來只是原來事物的變裂，是祥物還是不祥，可也難說得緊。」

王小石道：「我們這一路來，也聽聞了，目睹了不少慘事。你說的至少還眞有寶物異物，但這一帶許多人家，可能只結怨於小人，可能只因有人要强取豪奪，便讓人以獻呈天子之名，進行掠奪侵害之事，眞箇不可勝數。」

羅白乃仍好奇的問：「溫老闆，這花樹『蒙寵』了，你的店也給封了，你怎麼辦呀？」

溫六遲嘿笑一聲：「天大地大，那兒去不得？只是心裡捨不得。我已委人說項，要眞的事無迴圜餘地，那就一走了之，留戀也與事無補了。」

說着的時候，忽聽一陣颯颯連聲，院子裡好像有什麼掠過似的，可能來自天上，又似是自地下傳來。

大家聽不仔細，但卻覺餘香仍在。

三人心中驚疑，溫六遲目注院落，忽然「咦」了一聲，目中充滿了感慨與感情。

王小石與羅白乃隨而望去，只見院靜花香，除了一地嫣紅的淒遲落花之外，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繼而以詢問的目光投向溫六遲。

溫六遲笑了一下，笑容甚爲感傷苦澀。「那花樹。」

二人又看那花樹，却不覺有異。

「那花樹已走了幾步。」溫六遲用手比劃原先那樹的位置，「本來它在那兒，現在它却在這裡，它已經開始逃亡了。」

他笑了一下又道：「許是它畢竟是靈物，不想落在殺人奪寶、爲非作歹者的手裡吧！」

三人望着院子裡的桃花，有的震動，有的驚詫，有的郁然不樂。

* * *

傍晚時分，夕照在晚風裡就像洩了氣一般，而且就洩在雲氣裡，既不奪目，且帶點病氣，所以就更加艷麗好看，而且還可迫視她的動人處。

份外的好看。

桃花本來該在春陽時細覽，看朵朵搖曳笑春風，最是嬌嬈。

王小石從未試過在夕照裡看桃花，今天是因心情抑郁，憂結難舒，便踱到這院子裡，看到桃花，才想起今午溫六遲對他說過桃花的事，不覺有點痴了。

他一路逃亡過來，領着九、十人，遇關過關，見敵化敵，也沒遇上什麼大風險，看來，他這場逃亡直比流浪還逍遙。

其實不然。

他心中一直都有沉重的壓力，且有重大的計劃要待進行，而且，帶着這麼幾位兄弟姊妹，更不能有閃失，當領袖，實在是一件累人的事啊。

眞想從此不當首領，去當個不爲人知的小老百姓！

別人看他輕鬆自在，其實，他不過是知舉重若輕，懂化險爲夷罷了。

他人見他歡笑如故，若無其事，以爲他放得開，不躭心，其實他只是以笑代泣，狂歌當哭，一天笑他一大場，百年須笑三萬六千場而已，不然又怎樣？面對考驗、挫折、困難，他只知道立身處世的十六個字：

收拾懷抱，打點精神，奮鬥意志，恬淡心情。

這時他便是顧慮一些情節，猶豫顧慮於：「到底該不該幹？幹是不幹？」的情節上，於是負手踱起

步來，一踱，就不意踱到院子裡桃花樹那兒去。

踱到那兒，見夕暉餘艷染桃紅，不覺迷惚起來，恰一陣風徐來，桃花嫣紅落紛紛，王小石看得張開了口，痴了一陣，一時忘了煩惱，渾忘了菩提，忘了所思所慮，眼前只有桃花千朵艷、千種凄、千般妖嬈都不是。

＊　＊　＊

這時候，溫柔也正好踱出院子裡。

這是一個美好的黃昏，倦慵的入暮。

溫柔是給那渾沒着力的夕照所吸引，而步出院落的。

她覺得那無力再挽，沒着力處的夕陽，很像一個熟悉的身影，向她召喚。

那是誰呢？

她就跟着夕日的步伐行去，走過去是爲了多瀏覽一會這臨別秋波的晚陽。

這晚陽帶着點餘溫揮別山海人間，許是因爲今晚有星無月，濃霧密露，甚或還有場晚來風、陣來雨吧，它自知是這天來最後一抹餘暉，於是更有恃無恐的有氣無力了。

所以特別的美。

美得帶病，且十分脆弱。

溫柔終於想起來了。

她想起這殘陽如赭像是誰了！

朱小腰！

當然是朱小腰！

她那麼怠，那麼倦，那麼乏，那麼病態而又那麼俠烈那麼艷！

溫柔覺得她在召喚她。

她爲了看她而走了出去。

反正無礙：她正閑着沒事，只在想，那一次黃昏，她化好了粧，梳好了粧，塗上艷色的胭脂，去金風細雨樓會白愁飛……想到這兒，她就不願再想下去。

因爲寃有頭、債有主，那還好辦，可是，現在都不知什麼寃，什麼仇。

白愁飛有沒玷污她的清白，她也未完全肯定。

白愁飛害了蘇夢枕，她也沒替大師兄報這個仇。

王小石救了自己，但也促成那大白菜，鬼見愁的死，她也沒法計較。

這筆賬該怎麼算？她不知道。

她最怨誰？她不清楚。

她最想看誰？依稀覺得，好久沒回家了，爹他可安好？

她最想做什麼？她想看桃花，因爲殘陽照在花樹上，那就像有很多個很多個朱小腰，向她招着小手舞着腰，有時還加上一個失足。

朱小腰有個痴心爲她失魂落魄的唐寶牛。

我呢？

（我是不是比別人醜？）

不是。

溫柔馬上爲自己作出否認。

（我是不是比他人不幸？）

不算。

溫柔還覺得自己很幸運，可惜幸運不等於就有了幸福。

（我是不是不像其他的女子那般溫柔？）

這……

（有可能。）

（可是我一向是很溫柔的，我本來是很溫柔的，只不過是人家不解我的溫柔，解不了我的溫柔罷了。）

溫柔雖然檢討出一個要害來，但關鍵在找到了，竅門也在握了，但她隨即把責任推到那些不解溫柔的人身上去。

是以她才能輕輕鬆鬆的出去，要多看一會兒夕陽、桃花、朱小腰。

一陣風掠過。

許多小花折着小腰急墜。

在桃花掩映中，她忽然看到了個人。

一下子，她覺得這人很熟稔。

却又很陌生。

她竟在這一刹間叫不出他的名字。

但這人就像已生生世世，天荒地老，卿卿我我海枯石爛的依偎相守在一起的一般親近、自然、分不出彼此。

彷彿：他就是她，她便是他，他是她的，她的是他。

溫柔迷惑了一下。

花如雨落。

她一下子分不清天上、人間。

直至他笑了。向她招呼。

他的笑容很可愛，門齒像四隻鵝卵石。

她這才省起：他不是朱小腰。

他叫王小石。

他是小石頭！

＊　＊　＊

就在那一陣徐來晚風裡，夕陽斜暉再是一亮而黯，花樹搖曳，花飄如雨中，他就乍見艷瞥像一朵桃仙花妖乍驚乍喜可俏可麗的那張臉。

啊溫柔。

從這一刻起他就再也不能自制，墮入花塚一般溫柔如陷似阱的情字裡。

桃花是不是一種運？

也許她祇是一種劫？

＊　＊　＊

爲什麼蜜運、艷遇總會跟桃花聯在一起呢？而不是月桂花、菊花、紫薇、蘭花、七里香、含羞草、金盞花乃至蒲公英、鷓鴣菜呢？

許是因爲她的形與色吧！

桃花開得非常愛情，不但盛，而且密集，更加嬌艷，十分熱情。眞正的激情便是這樣一把盛放的。

如果懂得望氣，學過密宗，便會知道：當一個人正在戀愛的時候，身上升起的氣體是緋紅色的，色澤當眞十分接近桃色。

當感情性欲如膠如漆，欲仙欲死時亦如是，不過更加深紅艷麗些而已。

同樣的，所以相學上有望氣之法：當你體外、頭上三寸至半尺之地籠罩一種黃氣，那便是財運來了，當你頭上升起紫色雲氣，那若不是在宗教情操，靈力修爲上有大境界，就是掌有實權的不世人物了；若是灰白青氣罩頂，則就百病纏身，不敢恭維了，餘此類推。

五色令人迷，顏色會改變運氣，遠道是有色顯現的，是以密宗求財，拜的是黃財神，淨土宗信徒求紅鸞星動，拜的是桃花仙。

能讓人動情、傾心，使自己愛人、被愛，彷彿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所以當有人得知自己是有桃花運或正走桃花運，儘管表面上不動聲色，心裡總是樂開了，好像有莫大的福氣從天而降的樣子；有人甚至壓抑不住的眉開眼笑起來，色迷心竅，可見一斑。

這使得許多江湖術士、相師都能抓中要害、投其所好，甘言美辭換來豐厚酬金。

不過，正走桃花運的人很少去想一想：這桃花到底是運還是劫？是禍是福？是好或是壞？是色香心動還是意亂情迷？是一生一世還是要絕要命？

話又說回來，眞的要面臨一場惡變的時候，還管那麼多幹什麼？有那麼多的理智，那麼强烈的分析審察，那就不叫愛了。

愛是衝動的。盲目的。

無私中綻發出大自大私的。

激情的。美的。

就像：桃花。

還有她的顏色。

桃花紛飛而落。

王小石這便瞥見了溫柔。

溫柔這就望見了王小石。

＊　＊　＊

溫柔「嗳」的一聲用指尖指着王小石叫道：「你也在這兒呀？」

王小石也同時說了一句：「妳也在這兒啊？」

「你也在這兒呀！」一共是六個字，除了尾聲有點聲腔不一之外，其餘全部完全是一模一樣的，只不過，溫柔說快了半瞬間（本來，以武功論，王小石的反應比溫柔快多了，可是，乍見溫柔，王小石却比溫柔慢了半步，才回過神來，這許是女子在這方面要優於男人的天性吧），以致兩人同說了一句話，一前一後，一男一女，一驚一疑，一遲一早，像和唱合拍一樣，到語音末了落了時，還「呀」、「啊」不同，像一首合奏和鳴般的曲子收拍，十分悅耳好聽。

兩人都笑了。

臉上也映得很有點桃色起來。

王小石負手。

溫柔在踢挑地上的落花。

王小石道：「你來這兒……」

溫柔道：「看花。」

王小石：「哦……」

溫柔挑起了一隻眉毛，垂着目，問：「你來又爲了什麼？」

王小石：「看……樹。」

溫柔：「哦？」

王小石訕訕然：「今天桃花開得好美。」

溫柔抬首：「這夕陽也美。」

王小石低頭看落花滿地：「所以照得花兒更美了。」

溫柔道：「是美。」

王小石道：「很美。」

王小石又負手看這看那。

溫柔又用她的脚尖挑地上的落花。

好一會，沒有說話。

是沒了話說？還是無須語言了？

溫柔長睫忽顫了顫：「對不起。」

王小石奇道：「什麼？」

溫柔鼓起勇氣的說：「那天的事，對不起。」

由於溫柔是個幾乎不道歉祇會撒蠻的女子，所以王小石兀自驚疑未定。

溫柔低聲的說：「那天在六龍寺里，平白無故的摑了你一記耳光，對不起。」

王小石這才明白了。

溫柔忽又嫣然一笑，眼眶裡居然有些潮濕：「這樣打你一記耳光，你都不閃不躲不還手……你……你對我眞好。」

王小石笑了，說：「是妳出手太快，我要避還眞避不了哪。」

溫柔噗嗤的也笑了：「你這人要說謊還眞不會圓謊。我要是打得着你，我早就是像我爹了——我爹也未必打得着你。」

王小石道：「令尊是『老字號』裡最厲害的高手之一，別人的毒頂多是以『無色無味』爲至高修爲，可是，令尊的毒却又回到了『有色有味』的大境界：也就是說，所聞到的花香、飯香、松香、霉味、酸味、苦味，全都可能他所放的毒，也就是無味、無處、無物不是毒的地步。他要是同我放毒，我只怕無還手之能呢！」

（未完・廿七）

上文提要：方溫中替毛幹打敗令狐智後，和大相國寺的廣仁大師到毛幹等人的住處一聚。原來廣仁是當年的「大閃刀」花冲，他的妻女在秦川幫火燒花家後失踪，他在十八盤嶺的大決鬥殺掉很多秦川幫的人，然後遁入空門。談完此事後，方溫中和毛幹等人約定在長風客棧會合，再找武林才子林浩然商量滅秦川幫之事。毛幹等依言赴約，却被人帶到船上……



胭脂奴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辛　士・文
可　飛・圖

獨當一面鬥强敵　羣豪協力齊除魔

毛幹大吃一驚，道：「李相公，是你？」

動作可眞夠快的，毛幹不等大船上有所反應，牛耳尖刀一揮，早割斷纜索，丁成濤暴伸右足，向那搖櫓大漢踹去，却不料那壯漢也十分了得，長木櫓一送，擋住丁成濤的一踹，「呼」的一拳，搗向丁成濤的面門……

江水勁急，小舟已與大船相隔十丈以外，只聽大船上李相公高聲叫道：「割下他們四個項上人頭，每人賞白銀一萬兩！」

但那小舟上的兩個壯漢，一人對付丁成濤，船頭上的那人奮力摸向蔡龍王，四個人捉對撲打，在一萬兩重賞之下，那兩個壯漢還眞的豁上命幹！

舟中央站着兩個人！

秦二壯不願以二對一，所以在一旁戒備着並不出手。

另一個毛幹，自認水上功夫不佳，不如一旁歇着，因爲他覺得不論是丁成濤或是蔡龍王，任何一人皆是一方霸主，他絕不相信二人會收拾不了小舟上的兩個。

就在一陣撲打中，眼看着兩個壯漢挨了不少拳脚，漸有不支現象……

突聽毛幹笑道：「二位當家的，最好弄個活口，咱們也好問問口供。」

他話聲才落，突聽兩個壯漢互打一聲口哨，擰腰翻身，「噗通」聲中，水花飛濺，兩個人同時鑽入水中，看上去似乎是消失不見……

蔡龍王對丁成濤一笑，道：「我操他老娘親，他們想在關公面前耍大刀，魯班門口比斧頭。」

丁成濤咧着鯉魚嘴巴大笑道：「蔡兄，該下水了，兩個短命的該潛過來了！」

蔡龍王道：「是該下去了！」

只見二人一抖身上外衣，彈腿空中，頭下脚上，筆直的落入水中，那種姿勢之美妙與俐落，還眞的叫秦二壯與毛幹二人嘆爲觀止，幾乎，二人落水連水花也不見揚起來，早已消失在水中。

夜間，江面上相當平靜！

而夜間的水下却漆黑一片！

然而，就在舟上二人目注水面時候，突然覺得舟底有「叮叮咚咚」的撞擊聲，好像有人在下面敲打一般，而使得毛幹與秦二壯二人面面相覷。

也不過一杯熱茶工夫，只見附近水面「嘩啦」一聲，蔡龍王一手挾着一個壯漢，一手還抓着一條金光燦燦的大江魚，登波踏水來到小船邊。

不旋踵間，丁成濤也游了過來，只是他却是兩手各抓了一條金黃色大魚，連他的左脅下也挾了一

條。

四條大江魚，看起來全是肥實實的，被二人抛上小舟，丁成濤縱身回到小船上，道：「他娘的，想不到那小子還眞的骨頭硬，水底下狠狠挨了我幾腿，却還是奮力抱來，他既不想活，我也不放過，讓我抓住他一隻脚，幾個扭滾，再一脚踏在他小子腿襠裡，就那麼一下子就了賬了。」

他嘻嘻一笑，又道：「正好遇上魚羣，反正空手沒事做，這才弄來幾條充當下酒之用。」說罷哈哈大笑！

蔡龍王這時把挾的壯漢交與舟上的毛幹，把魚也擲在舟中，雙手一按船邊，早坐了上來。

突聽毛幹低罵一聲，道：「我操，早死了嘛！」

蔡龍王一把抓住那人的頭髮，低頭看去，就在明月的照耀下，他發現那人的口中正往外汩汩流血不止，不由驚奇的道：「老子只在這小子腦殼上敲了幾下子，他就會死了？」

秦二壯板起那壯漢的臉，搖搖頭道：「嚼舌而亡，算是個狠角色！」

毛幹一聽，奮起一脚，把那壯漢踢落江中，破口罵道：「什麼東西，還想當義士呢！」

丁成濤早站在船尾，雙手握住彎彎的木櫓，一面把拴在船板上的繩子往櫓端一鈎，立刻搖了幾下，把船穩住，一面笑問道：「咱們該怎麼辦？」

毛幹道：「回長風客棧去。」

蔡龍王吃過李相公的虧，當即反對道：「咱們明明看到那個叫李相公的在大船上，而他也知道咱們住在長風客棧，如今再要回去，一旦碰上如何是好，咱們還是換個地方好些！」

秦二壯不知厲害，當即道：「如果遇上，秦某倒要領教一下這李相公的手中鋼丸。」

毛幹也道：「咱們同方大俠約定三日後在浦口長風客棧相遇，如今正是第三天，約莫着方大俠也該來了。」他招呼丁成濤，快把小舟攏岸，一面又道：「只等咱們上了岸，馬上去長風客棧一探，當然咱們不必在長風客棧住下，只要往來路官道上迎上去，應該可以遇上方大俠的。」

秦二壯點頭，道：「此不失爲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於是，小舟在丁成濤的操櫓中，很快的靠在岸邊，四人立刻棄舟上岸，又繞了幾條小道，才又來到那條通江大街的長風客棧。

這時候長風客棧門口的燈籠仍然十分明亮，在這種大碼頭開設客棧，不到三更是不會關門的。

如今雖說已是二更天，但長風客店的大院門，仍然有半扇開着，從外面望過去，客棧內的燈光甚亮，似乎有人仍然在座。

四個人進到大院，一直走到店門口，毛幹伸手推門……

也就在他手剛剛推門的時候，突然間，客店的門被裡面的人打開來，燈光下看得眞切，可不正是李相公與趙相公二人還會是誰！

哈哈一笑，李相公道：「剛才江面上，在下忽略了一件大事，事後想想不妥，這才急急忙忙的同我這伙計二人趕着來侍候各位。」

趙相公早一個箭步，飛撲到長風客棧的大院子裡。

毛幹拔出牛耳尖刀，沉聲道：「你小子忽略何事？」

李相公道：「本相公突然想起，你們在小舟上面也有兩個水怪，那黃河渡口的丁大俠與太湖水龍王蔡大俠，水中功夫何其了得，我們派出的兩個，雖然也是水中俊傑，但與兩位大俠相比，必然捉襟見肘，不是對手，這才急匆匆的趕來。」

趙相公愉快的接道：「要想侍候各位，可也十分不容易，穿過八百里秦川，越過兩千里大中原，最後趕到這六朝金粉的秦淮河畔，才算找到各位，說起來可眞是不容易啊！」

秦二壯道：「你們想怎麼樣？」

呵呵一笑，李相公道：「原來太行山馬嶺關秦家寨的秦寨主也來了，這眞是令人費解，在我等眼裡，秦寨主應是正大光明門派人物，怎麼會同這些跳樑小丑黑道梟雄混雜一起……」

秦二壯怒喝道：「不用多說了，誰好誰壞，我比你知道得清楚，他們再壞，但比起你們秦川幫來，要好上不知多少倍，而你們却專門殺人放火，目的只是想稱雄獨霸武林，你們消滅異己，所採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擺擺手，李相公道：「秦大俠，你老誤解了，秦川幫並沒有鯨吞整個武林的野心，因爲武林乃武林人的武林　秦川幫只是自告奮勇的把武林大一統而已，也許有一日秦大俠會體諒我們秦川幫的用心良苦吧！」

毛幹冷冷一笑，道：「奶奶個熊，什麼叫武林大一統，秦川幫爲了這武林大一統，就可以掠寨殺人，而且還是雞犬不留，難道爲了大一統，就在金沙灘開設人頭店，割頭賺錢？」

趙相公嘿嘿冷笑，道：「這是武林大一統的必然手段，也叫做掃除障碍的必經途徑。」

李相公也指着毛幹，道：「尤其是你毛大俠，你可眞夠折騰人

的，不過這話也說回來了，你也算命長，幾次三番讓你溜掉，我偉大的毛大俠，你知道你這一溜，帶給小店何種痛苦嗎？」

毛幹杏仁鬥雞眼直翻騰，當然除了打算逃走的路外，他也準備豁着拚，因爲他發覺自己的那把牛耳尖刀，勉强可以與對方的鋼丸一拚……

却又聽李相公接道：「你毛大俠除了帶給鎖龍嶺無法安靜的騷擾外，更偷竊了我們的長白雪玉，甚至因爲你的不合作，而使得人頭小店的聲譽大跌，因爲寶雞巴大雷以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購了你的項上人頭，而日期却被我們一延再延，買主已經大表不滿，就快要砸小店招牌了。」

蔡龍王早按捺不住一肚子火氣，立刻破口大罵道：「操那個娘的，你們是一羣什麼東西，竟然隨意把別人的頭賣來賣去，有本事的就不要使用那兩個鐵疙瘩，大家憑本事放手一搏！」

秦二壯冷然沉聲，戟指李相公道：「年輕人，勝負之數未定，却先擺出一副篤定的樣子，就算人不忌，也會遭天忌，何必一定要學當年屈大勇那種不可一世的霸王樣！」

趙相公大怒道：「姓秦的，你敢出言無狀，辱及老幫主！」

秦二壯冷笑道：「秦川幫存心不良，總想以武力吞噬整個武林，如今眼看着就要開打對殺了，還說什麼出言無狀，小伙子，你出手吧，先讓老夫接你幾招如何？」

趙相公道：「好！本相公一定會叫你秦大俠如願，但本相公有個要求，還請秦大俠包涵。」

秦二壯道：「你說！」

趙相公邊說邊往毛幹身邊移動，道：「容我二人先把這位毛大俠的人頭取下來！」

却見趙相公伸手入懷一抖，就見一塊油布攤開來，李相公早閃身擋住毛幹退路，光景是要對毛幹的項上人頭，採取分工合作，一個管割，一個管包！

毛幹一哆嗦，牛耳尖刀早平舉在胸前。

秦二壯怒喝道：「鼠輩好狂！」只見金光急閃，兩隻銅鐗已握在手中。

丁成濤與蔡龍王二人心裡明白，如果這時候再同面前兩隻狠講什麼江湖道義，那就是拿自己性命開玩笑。

丁成濤的銀竿已斷，但那竿端的尖刄小刀仍帶在身上，蔡龍王的一隻短鋼叉也早拔在手中。

這二人閃身到了毛幹身前，成品字形一站，那樣子如同三位一體，還眞令李相公一怔。

適時的，趙相公眼前金光一亮，秦二壯已攔在他的前面，忿然道：「眞正是目無餘子，張狂到極點，看老夫饒得了你！」

他話聲中右手銅鐗怒指南天，左手銅鐗狂浪鬧海，光束飛旋中，已成十字形擊打向手捧油布的趙相公！

趙相公「嘿」聲倒翻七尺，身形落地，手中油布已換成兩粒鋼丸，只見兩隻鋼丸分握在他的左右手，冷凜的道：「李相公，眼下這些大俠之流，既然不要命，咱們又何不一起收拾，偏就是東家多慮。」

他說的東家，當然是指的屈仙姑，如今從他這幾句話中，就不難聽出秦川幫的陰謀！

突然李相公道：「既然局勢形成這樣子，唯有快刀斬亂蔴，切記下手要乾淨俐落，辦完事得馬上走路。」

秦二壯早聞聽秦川幫新武器的霸道，所以一上來盡把注意力集中在趙相公兩隻鋼丸上，不敢稍有大意！

趙相公對於李相公的話，只應了一聲，右手鋼丸「絲」的一聲已拋出手，燈光下，月影中，一條綫金色閃芒，勁急有力的自側面向秦二壯身上捲來，有如一把無影刀一般，令人難以捉摸！

秦二壯的銅鐗共重四十八斤，長不過二尺半，臂力不强的人，是難以使用的。

如今面對趙相公的鋼丸金綫，秦二壯有意試試鋼丸威力，所以他並不避閃，只見他左手銅鐗奮力擊向繞來鋼丸，右手銅鐗却毫不留情的砸向趙相公面門。

却不料趙相公右手鋼丸不變，身形暴彈八尺後躍，而使得右手鋼丸勁力加强數倍。

只見「刷刷」響聲，璀燦光環閃耀中，鋼丸已繞纏在銅鐗在上面，秦二壯發覺趙相公右臂後扯，金綫上有一股莫大的尖銳力量，自銅鐗上穿透過來！

秦二壯「嘿」的一聲，左手加力，快速無比的又是幾次繞纏，就着身形，借着趙相公的拉力，在銅鐗上面火花碎芒的噴洒中，身子騰空而起，右手銅鐗，已挾着劈山砸岳威力，和身衝向雙脚弓立、身子後仰的趙相公。

於是，趙相公左手鋼丸猝然出手捲來，這時雙方距離既近，秦二壯飛撲的速度又快，趙相公手中鋼丸的丈長金綫，只在接近左手三四尺處，才被秦二壯砸來的銅鐗橫裡擋住，但却也使得秦二壯幾乎斷頭！

因爲，秦二壯右手銅鐗原本是追打趙相公的，却不料趙相公的左手鋼丸比右手的還要快，而使得秦

二壯不得不橫鐗去擋。

也就在鐗綫相接，鋼丸回纏中，秦二壯一眼發現捲回來的鋼丸金綫，其長長度足以把自己連身纏住，一旦如此，自己就得當場被金綫繞斷！

急切間，上躍不及，身子一挫，立時屁股沾地，就在金綫「咻」的一聲自頭頂繞過的時候，秦二壯的頭上長髮，被那金綫掃下一大把來，秦二壯紮髮藍帶，也掃落地上，只是秦二壯的雙鐗全脫離了金綫的纏繞。

於是，秦二壯就地一個後翻斗，人已站在兩丈外。

披着一頭散髮，秦二壯急忙審視左手銅鐗，也許由於銅鐗粗的關係，只被金綫剝去一層皮，看來並無大礙，心中不由產生一種踏實感，從銅鐗上面的痕跡看，大約對方鋼丸上的尖刄，一定十分銳利。

趙相公也是一怔，因爲他發覺秦二壯的兵器並未損傷，且反應之快，令人出乎意料！

於是，兩隻鋼丸又回到趙相公手中，緊接着他暴喝一聲，身形有似一隻狂旋的陀螺，也像狂風中的滾風車，同時間拋出兩隻鋼丸，挾着一股窒人的勁氣，有形又似無形的捲向秦二壯來。

銅鐗交叉又閃，兩條金芒瞬間幻化爲二十四道流光，而流光與流光之間，結合成一堵堅如銅牆鐵壁的堡壘，一座滴水不入的堡壘。

於是空中飛旋的兩隻鋼丸，就在火花飛濺與一陣彈跳中，發出擊石般的「噹噹」連响……

趙相公繞着秦二壯一陣旋動中，無法把鋼丸繞上秦二壯的身體，他正要收起鋼丸重新攻擊的時候，却不料秦二壯的銅鐗仍然在上下翻飛遮擋，而他的人早移到趙相公身前三尺地方。

他怒喝一聲，雙鐗向趙相公面門舞成一道金牆銅壁，而雙脚早連環踢出十八脚，逼得趙相公猴叫連連，躲避不迭！

不旋踵間，趙相公一個空心觔斗上翻，總算脫出秦二壯的威脅。

趙相公一落實地，一擰身，面對秦二壯那種虎威凜凜，氣壯山河而又一身是膽的模樣，心中也是一慄，但他年輕氣盛，悍不畏死的孤傲，使他的凶頑之心更加熾狂……

冷冷一笑，趙相公道：「眞不愧太行馬嶺關的一方霸主，手底下還眞有那麼三兩三。」

秦二壯怒目而視，道：「秦川幫調教出你們這些狗才，一副滅絕人性的醜模樣，莫非你們都不是人生父母養出來的？」

趙相公大怒，道：「姓秦的，今夜收拾了你這老小子，然後再收拾你那個秦家寨老窩！」他話聲一落，左手鋼丸筆直的奔向秦二壯的面門，身形隨之撲上，他人尚在中途，右手鋼丸在他的項上盤旋一匝，却勁急無比的繞向秦二壯的雙足，光景是要秦二壯躲也不易躲，而任其撲擊纏繞一般。

秦二壯大怒，他不退反進，左手銅鐗一揮，右手銅鐗跟進，人已平飛而起，口中大叫：「小子，看打！」

却不料趙相公雙手鋼丸全變了樣……

只見他右手繞向秦二壯脚面的鋼丸，「叭」的一聲擊地反彈而回，朝着秦二壯的腿彎處襲上，而左手的鋼丸突然變擊爲繞，成了一招四式，兩隻鋼丸盡在秦二壯身上招呼！

所幸秦二壯平飛而起，早躲過下面的鋼丸，而上面的鋼丸，却中途變纏，已捲住他的銅鐗與身體！

急切間，秦二壯怒喝一聲如雷！

只見他鬚髮怒張如戟！

秦二壯已覺出有一股火辣的辣味道，自大腿處往上身走動，動得相當快速……

於是，他的雙鐗快不可言的一分爲二，奮畢生之力，把即將繞緊在身與鐗的金綫張開！

立刻，就在趙相公的冷笑聲中，兩溜金色碎芒，在秦二壯的身體兩邊爆烈開來，一股細細的血槽，也在秦二壯的大腿隨着他的紫色綢褲的破裂而向外翻捲！

趙相公的冷笑聲中，他那剛剛收起的右手鋼丸，緊接着抖手又自側面捲來，手法之俐落，有如大羅神仙的細仙繩，如來佛的金箍帽，生生想把秦二壯活細分屍！

適時的，秦二壯右手銅鐗疾收暴砸，整個身子却追撞向門面大開的趙相公，人未到，已疾伸右泛踹去！

却聽趙相公仰天長笑一聲，雙手鋼丸威力不變，身子却像幽靈般的一陣扭動，躲過秦二壯的右手銅鐗，左足上撩，去撥攔襲來的右足，一招兩式，連躲帶攻，眞的是恰到好處！

這時候，雙方鏖戰，極快的遠攻近交，已過了三十餘招，趙相公似是有恃無恐，秦二壯一心牽繫在敵人的兩隻怪鋼丸上，把個全盤戰術運用集中在一點之上，這種形勢，如果繼續發展下去，誰吃虧，誰有利，乃是可以想見的事。

秦二壯如今不但腿傷，而且已全身冒汗，薄衫濕透，這種情況之下，他是越打越有氣，心神浮動中，似已殺出個性來，鐗法上就有些失眞而遲鈍！

趙相公仗着手中怪鋼丸，配以奇妙的身法，盡在秦二壯的四周閃

擊不歇！

終於，趙相公的兩隻鋼丸再次雙雙出手！

兩隻鋼丸，兩個方向，甚至高低分明的席捲而來。

急掠的身形猝向上彈，秦二壯雙臂箕張，雙鐧豎立手中，光景是在迎擋空中的金錢！

半空中，突然發出「噹」的一聲，只見兩隻明晃晃的鋼丸在空中相擊，然後反彈而向反方向疾飛，就在趙相公的就地一個跟斗中，就在秦二壯身形下落裡，兩隻鋼丸疾向秦二壯暴捲過來，那樣子是不讓秦二壯有喘息機會一般！

就在此際，秦二壯雙鐧一陣上下翻飛，倏然間十二鐧幻化成二十四束金光，連人帶鐧，不顧一切的撞向彈立而起的趙相公！

秦二壯人已騰在空中！

趙相公暗暗心喜，但爲了有效的發揮出金錢的纏繞威力，他也和身彈縱而起……

於是，半空中的兩隻鋼丸有如天外流星般分左右向秦二壯身上擊纏！

兩隻銅鐧挾着呼嘯勁風，左右迎擊而上！

一剎間，空中的人影突然變成三個！

而三個人影却又全是眞實的！就在三條人影互擠互撞悠然而錯過的時候，好大一蓬血雨，自空中洒落一地！

那凄厲的哀叫聲，令人毛髮直立……

＊　＊　＊

落地之聲是同時的，但有一處是「叭」的悶响，細看之下，只見一顆血淋淋的人頭，滾在地上，那是一個看起來十分體面的人頭，它帶着一頂瓜皮緞帽，還緊緊的扣在滾動的頭上，當人頭停下來的時候，只見那雙極爲生動的眼睛，睜得十分平和，而並非是驚恐莫名狀！

頭是趙相公的，他之所以顯得和平而篤定，那是因爲他已勝券在握，就等撿收成果，當然就顯得不驚不懼，一副心安理得的樣子，直到人頭落地，他還是那副表情！

雙鐧拄地，張着嘴巴直喘大氣，秦二壯面對含笑而立的「中原大俠」方溫中，道：「方大俠，你來得可眞是時候！」

收起七星寶劍，「中原大俠」方溫中道：「秦兄可是說在下不該中途插手，有損秦兄清譽？」

秦二壯道：「命都快沒有了，還談什麼清譽，尤其是對付秦川幫的這批殺胚，更不必講什麼江湖道義，武林規矩。」

哈哈一笑，方溫中走至身首異處的趙相公身前，隨手拾起地上的兩隻鋼丸！

突聽秦二壯道：「快！毛幹他們三人與另一個叫李相公的，正不知追殺到什麼地方了！」秦二壯正要追去，不料大腿上面與剛剛繞上肩頭的兩處傷口痛得徹骨，而使他一咬牙・緊緊的皺起雙眉！

方溫中燈下一看，不由驚道：「秦兄傷得不輕，快回客屋中歇着，我去看看毛幹他們在什麼地方。」說完仗劍衝出客棧。

毛幹與丁成濤、蔡龍王三人，品字形的先把李相公圍起來時候，三個黑道梟雄有個不約而同的共同想法，那就是把李相公與趙相公二人先行分開，而且分得越開越遠也越好，爲的是不叫二人合力一氣，因爲不論從武功招式或手中武器而言，李趙合力，其威力必然倍增。

也因此，當李相公的右手鋼丸一飛而出，擲向面前的蔡龍王時候，蔡龍王不等金錢纏上鋼叉，一個貼地滾翻，人已欺近李相公，他立刻叉挑足踢，和身衝上。

李相公右手鋼丸却順勢在頭上一盤，流星一般把蔡龍王與丁成濤二人全罩在他的鋼丸威力之下，同時左手鋼丸疾出，在身形旋轉中，攔腰繞向毛幹。

毛幹眼明手快，牛耳尖刀在近身金錢上一撥，瘦小的身子早自金錢下面溜過，而他面對的方向，也正是長風客棧的大門口。

於是，他一聲長笑，人在空中，幾個怒翻騰躍，人已到了客棧門口。

却聽他的身後，李相公喝道：「毛大俠！你怎麼又要開溜？」

毛幹根本不用後看，因爲黑影的衣袂振飄聲極爲清晰的傳入耳中，顯然李相公已捨棄丁蔡二人，啣尾追來。

毛幹發力狂奔，有如飛蟒離洞，兔起鶻落，直往江岸衝去。

在毛幹身後，三條人影如餓狼狂豹，又似蒼鷹逐雞，奮翅鼓翼，快疾無與倫比！

轉眼間，毛幹已站在江邊，只要他縱身一跳，除非李相公會那水下功夫，而且還得功夫了得，否則，毛幹的項上人頭，他是無法手到擒下。

李相公一看情形，不由暗中一急，心中祈禱，希望毛幹不會下水。

表面上，李相公呵呵笑着道：「滔滔江水，處處漩渦，難道毛大俠要往江中跳？」一面回頭看，丁成濤與蔡龍王二人，又形成了品字形，把自己圍在岸邊。

毛幹淡然一笑，道：「老子寧可喝飽一肚皮江水，作一個淹死鬼，也不願把這顆五官俱全，生氣勃勃的大好人頭，送給你們秦川幫的手中，讓你們去賺取巴大雷的骯髒銀！」

李相公道：「毛大俠，你這又何必呢？老命反正已經在我們金沙灘人頭店裡賬本上登記有案了，又何不大大方方的引頸就戮呢？你看看，自秦川駱峪、寶雞、黃河岸，渭水邊，甚至自汴梁到這五光十色的秦淮河畔，你已經把多少人牽扯進這萬劫不復之地，難道你還不大大方方的雙手把人頭送上來？」

毛幹哈哈笑道：「娘的老皮，你說得可眞夠輕鬆，就好像老子項上人頭是根汗毛，隨你小子伸手來拔那麼輕而易擧，但你小子可知道嗎？老子這是爲了整個武林，老子要在你們秦川幫人頭店窮追不捨中，走遍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三山五岳、蠻荒八漠，把你們秦川幫的陰謀詭計暴露在天下武林人物的面前，叫你們人頭店早日關門大吉，秦川幫二次瓦解，這麼說，你小子總該明白了吧！」

李相公仰天大笑，聲如鷹嗥般道：「好！聽起來可眞夠慷慨激昂，一副血性男兒，赴湯蹈火，見義勇爲的表現……哦呸！」李相公突然一口痰吐向毛幹又道：「你是什麼東西，還以爲別人不知道？你又是個什麼德性做相，難道別人不曉？我的毛大俠，你那身賊骨頭，根本無需本相公加以介紹，就讓人一目了然，看透到你的骨髓裡面了，你眞的是爲了天下蒼生，你眞的爲了武林浩劫？毛大俠，天知地知，你知大家知，你懷裡揣的……」

毛幹豈容李相公脫口而說出身懷寶玉之事，當即大喝一聲，牛耳尖刀破空劃出一道冷電激流，光焰電閃中，迎面撩向李相公胸前。

李相公哈哈一聲，右手鋼丸擊射而出……

於是，又見金錢破空之聲，隨之就見李相公斜身側縱，手腕帶動金錢，金錢拖曳鋼丸，一閃而捲向撲來的毛幹。

丁成濤原想聽一聽李相公的口中機關，却被毛幹中途打斷，但以目前情形，秦川幫又現江湖總是實情，所以他在李相公發動之時，一支短叉早揮截而上！

蔡龍王倒握他那隻鋼叉，伺機一旁，準備把握任何機會，給予李相公致命一擊！

又是一陣互相撲擊，毛幹盡是把牛耳尖刀在金錢上撩撥，而使得李相公幾乎得逞却又未能如願……

終於，李相公左手鋼丸也出手了，而兩支鋼丸一經彈出，李相公的身形立刻在空中暴彈翻轉，直如穿花蝶兒一般，上下左右，跟着兩支鋼丸游動，而使得三條人影成了繞圈急轉，就在急轉中，又做出各種不同美妙已極的姿勢動態！

只見每個人時仰時俯，時躍時滾，加以沉喝哼咳，端的令人嘆爲觀止！

不旋踵間，李相公一聲裂膚般冷笑，只見空中鋼丸旋轉不定中，突然分繞上毛幹與丁成濤的身上！

同時間，李相公一個倒栽觔斗，躍起兩丈餘高，光景只要他一落實地，毛幹與丁成濤即將骨肉離散，重傷當場！

也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蔡龍王連大氣也不出，一柄鋼叉又勁又急的飛擲出手，緊跟着他躍身而起，和身撲上，雙臂怒張，金剛怒目，衝抱而撲！

蔡龍王實在會把握時機，因爲李相公雙手兩隻鋼丸，已經在他的後翻中繞向毛幹與丁成濤二人，但李相公倒翻的地方不佳，那兒距離江岸水邊，不足三尺，要說他絕不會翻落江中，但他却忽略了一旁窺伺的蔡龍王，加以他人尚未落下地的剎那間，發覺身後勁急嘯聲，一支鋼叉向他的身上插來！

李相公冷哼一聲，右手一撥金錢，剛巧被他撥中飛來鋼叉，正自慶幸呢，突覺眼前烏雲一片，就在他雙脚剛剛觸地，正要運臂旋力繞殺毛幹與丁成濤二人……

「小王八蛋，陪老子下江中洗澡去！」

是蔡龍王的聲音，聽起來可眞夠得意的。

於是，「噗通」一聲，水花四濺，就見蔡龍王與李相公二人，雙臂摟腰，難捨難分，如膠似漆般的投入長江滾流中，消失不見……

江岸上，毛幹收起牛耳尖刀，右手托住左臂，痛得眼淚奔流而出，他右手前臂傷勢剛癒，如今左大臂被李相公的金錢怒纏，金錢自皮肉而觸及骨頭，如果不是蔡龍王及時撲上，他這條左臂必然在他的閃避不及下，當場被李相公的金錢勒斷。

另一面丁成濤也口中發出「絲絲」聲，他的右臂竟然與毛幹的完全一樣，不過他的尖小鋒利的小刀，却在他力阻金錢中，斷爲兩截。

毛幹與丁成濤二人高矮一樣，胖瘦不同，只是丁成濤臂上肌肉多，金錢尚未及骨，李相公就已被擁入江中！

水面上，連個水花都沒有看到，江面上相當平靜，看上去眞的是江水悠悠，不急不徐，自然趨勢，流走人間一堆愁！

不過，人間的愁永遠是流不盡的，因爲人間的愁，是人們自己製造的，如果有一天，人世間眞的沒有愁，也沒有煩惱的時候，那麼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人了！

有人說，人世間的「愁」，是一

種奢侈品，因爲它是最有權勢人們的專利品，更是最有銀子人們的副產品，也只有他們的愁，才充滿着血和淚，對於一般只渴望三餐溫飽於願足矣的人們而言，他們又有什麼値得一提的「愁」呢？

有權勢的人，連夜裡做夢都擔心，有朝一日失去權勢，不知是個什麼令人難堪的滋味！

有錢的人，更是在千方百計把既得的，永遠也花不完的財富，牢牢的看守着，唯恐財去人「不」安樂！所以有錢人的兩隻眼睛，幾乎就生在頭頂上，怕的是看見窮人打他的主意！

於是，這個世上的擾攘就永無止境！

秦川幫不但爭權且也爭寶，因爲當年屈大勇就曾不斷的灌輸他的手下，人活在世上，想轟轟烈烈一生，權與財二者是最重要的條件，武林中人，如果想雄霸天下，就得狠着點把所有武力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爲了掃除障礙，殺人放火，又算得了什麼！

於是，武林中才有二十年前的一次浩劫，如今又見舊戲重演，豈不令人發「愁」！

遠處望去，就像一個江豬，自江心往岸上游來，漸漸的，月光下有了更清晰的影子，一個人，一個頭戴瓜皮帽的人，一動不動的自水面移過來，還沒到岸呢，岸上却又跑過一人，毛幹一眼就認出是「中原大俠」方溫中。

一見二人受傷，方溫中立刻邊問，邊替二人包紮傷口。

毛幹往江面一指，道：「方大俠你看，蔡龍王大概擒住人頭店裡的李相公了。」

方溫中轉頭望去，幾丈外的水面上正有一人平躺着漂過來，在那人的下面，有一個人頭浮着。

細看之下，可不正是那蔡龍王挾着人頭店裡的李相公，雙雙漂游到江岸來。

水面上，蔡龍王低吼一聲，就見他雙臂猛力一舉，李相公的身子已拋在岸邊毛幹身旁。

毛幹一咬牙，罵道：「小王八蛋，三千里追踪，如意算盤打在毛大爺的腦袋上，如今毛大爺豈肯輕易放你！」

蔡龍王彈身縱到岸上，抖落一身江水，狠聲道：「這個小王八蛋可眞難伺候，人在水中，他還想用那玩意兒來扭纏老子，一氣之下，老子送他直入江底青泥巴裡，你們看，他小子可眞的吃了一肚皮的青泥巴呢！」

突然間，毛幹的牛耳尖刀在李相公的頸上一劃，緊接着飛起一脚，早把李相公的人頭踢落江心，在濺起的一溜水花中，消失不見！

方溫中心中不以爲然，人死何必毀屍？但他還是沒有開口，只淡淡的道：「三位，何不把屍體也丢入江中，趕快去長風客棧，看樣子，咱們得連夜離開這裡，趕往鎭江歸燕坡林家莊！」

蔡龍王道：「方大俠說的對，既然各位已對這李相公驗明正身，屍體自然是無用了。」伸出右脚一撩，一具無頭屍體早翻落江中，載沉載浮，向下游漂去……

已是三更天了，長風客棧的人早知道院內的打鬥，但誰也沒有開門走出來觀看，江湖仇殺，武林決鬥，躲之唯恐不及，誰還願意招惹與已無關的是非？

方溫中四人尚未走近長風客棧，迎面秦二壯已緩緩走過來，他那一對銅鐗，雖然傷痕纍纍，但還是擋過敵人鋼丸金錢的攻擊，當然，若不是「中原大俠」方溫中及時趕到，秦二壯還眞是凶多吉少。

如今他强忍肩頭與大腿傷口錐骨痛楚，一瘸一瘸地緩緩走來，方溫中早一個箭步衝過去，雙手攙扶，道：「秦兄正應該回房中歇息，怎可遽爾走來！」

於是，五個人又來到長風客店，敲開店門，方溫中把自己座騎交代小二馬上上料，然後對蔡龍王道：「浦口不比荒野，院中有一屍體，只好煩蔡兄把他投入江中，免招無謂麻煩！」

蔡龍王一笑，道：「方大俠說的也是，反正蔡某人一身是水，不在乎加添些顏色，我這就去了。」

望着蔡龍王的背影，店小二連大門也不敢走出去。

方溫中四人先走入店中，毛幹掏出他那效力奇佳的白色粉藥，把秦二壯的傷也加以包紮。

秦二壯立覺痛苦減半，血也不見外流了。

方溫中立刻吩咐小二，準備一些吃的。

就在蔡龍王自江邊回來的時候，五個人略加端正，又胡亂吃些東西，天色已是四更天了。

於是，方溫中招呼小二把五匹坐騎牽在門口，一錠五兩銀子放入小二手中，道：「多下的留着吃酒，院子裡血跡冲乾淨，口風可要緊一些，知道嗎？」

那小二連連作揖，道：「小的知道，小的記下了！」

* * *

沿江邊往東馳，江水滾滾，方溫中一馬當先，五人只要到了鎭江對岸的瓜州，從那兒僱船過江，約莫着午時以前，就可以趕到鎭江以南的歸燕坡。

月色明淨，江水如帶，江岸一片平疇綠野，在這夏夜的江風拂面中，每個人精神抖擻，雖然是魔掌遮月，却遮不住青天，正就是，青山遮不住，江水畢竟東流去！

五騎快馬御風駕霧般，沿着江邊官道急馳，六七十里路程，早飯時候，他們已到了瓜州。

那瓜州地方不大，原本是個大漁村，就因爲江對岸有個鎭江大城鎭，所以因地理而沾光，慢慢形成了個小鎭，附近碼頭上正拴着一系列渡船，按時按班的駛向對岸鎭江。

方溫中五人，就在渡口附近稍作歇息，各人又吃過早飯，早有岸上船伕過來拉生意。

方溫中對於南方水上買賣不熟，示意叫蔡龍王前去找船，如果適當，就由蔡龍王去僱。

那蔡龍王生長在太湖橫山，長年與水爲伍，當然對於江南水上各種船隻，也是瞭如指掌。

於是，他隨着那船伕來到江邊，也只是說了幾句行話，那船伕早領着一人來到蔡龍王身前。

只見那人對蔡龍王一陣瞧，突然噗地一聲跪在地上道：「原來是蔡老寨主駕到，小人不知，還望蔡老寨主多多寬諒則個！」

蔡龍王雙手叉腰，大剌剌的道：「起來說話！」

那人頭上摘下草帽，半截短褲光脚丫，漂白的短上衣，看起來在這羣船伕中像個老大。

只聽他對蔡龍王道：「本來蔡寨主是不識小人的，因爲前年小人本欲隨我一個拜兄，投靠太湖橫山寨的，就在那年小人在橫山住了十幾天，因爲家母過世，才離開的。」

蔡龍王道：「你那拜兄叫什麼名字？」

「他叫鄺六，小人叫周通。」

哈哈一笑，蔡龍王道：「橫山是有個叫鄺六的，他現在統領六艘船在湖上做買賣，如果這兒混不下去，過些時把你的人拉到太湖去！」

周通大喜，又一連作揖的道：「蔡老寨主幾人可是要過江去，那好辦，一切由小人爲各位爺安排。」

蔡龍王一笑，道：「一切要快，我們這就要上船了。」

那周通跑到岸邊，一陣吆喝，早有七八個赤背光脚，頭戴斗笠的船伕，把一艘大船緊拉在岸邊，三尺寬的大木跳板安放在岸上，一頭還用繩索綁着，這才迎着蔡龍王幾人走去。

這時候蔡龍王早領着方溫中四人走來，每人把馬韁交給走來的船伕手上，就見船伕把馬牽入船上牢牢的拴在甲板上的一列船孔上。

於是，方溫中自懷中摸出兩錠銀子，塞在周通手中。

周通初時一再拒絕，無論如何不肯收取，且說用不了這麼多銀子，但却在蔡龍王喝叫中，還是收下了！

周通心裡十分明白，面前的蔡老寨主，說穿了就是水上大王，難聽一點，就是水寇，如今聞知拜兄已領着六艘船在太湖做買賣，不難想得到他們那些買賣是幹什麼了。

周通接過銀子，高聲吩咐船上的人，小心侍候，不得有一絲怠慢，這才恭送五人登上這艘三桅過江大船。

周通是吃碼頭飯的，當大船離岸的時候，他高擧雙臂，連連揮動，一副依依難捨的樣子，直到大船遠去，他才一聲「我的媽呀！」跌坐在江邊上！

當然他是不會說出剛才那個高大威猛，金剛怒目，繞腮短鬚，血盆大口的大個子，就是太湖水盜頭子，因爲那對他只有害而無益，天下沒有人會以爲認識個水匪頭子是件光榮的事。

三桅大船一離江岸，早有五六個船伕熟練的把帆扯起來，這時候金陽彩霞洒滿一江，雖不似流金礫石，却已熱氣襲人，江風不大，三帆不滿，船頭指向鎭江而行，方溫中五人，早各自盤膝坐在艙中了。

大約不到一個時辰，船伕低頭向船艙中道：「各位大爺，船要靠岸了，這時候正可以趕着登上鎭江望江樓，吃新鮮江鯽醉蝦與老酒，那可是絕大享受。」

方溫中久居中原，江南風光，山清水秀，令人嚮往，如今又聞船伕道出鎭江望江樓的酒食，不覺食慾大振，眞想登望江樓，擧杯對江高歌，嚐一嚐醉蝦鮮魚的美味！

只可惜，情況不對，心情不佳，那還有閒情逸緻品酒賞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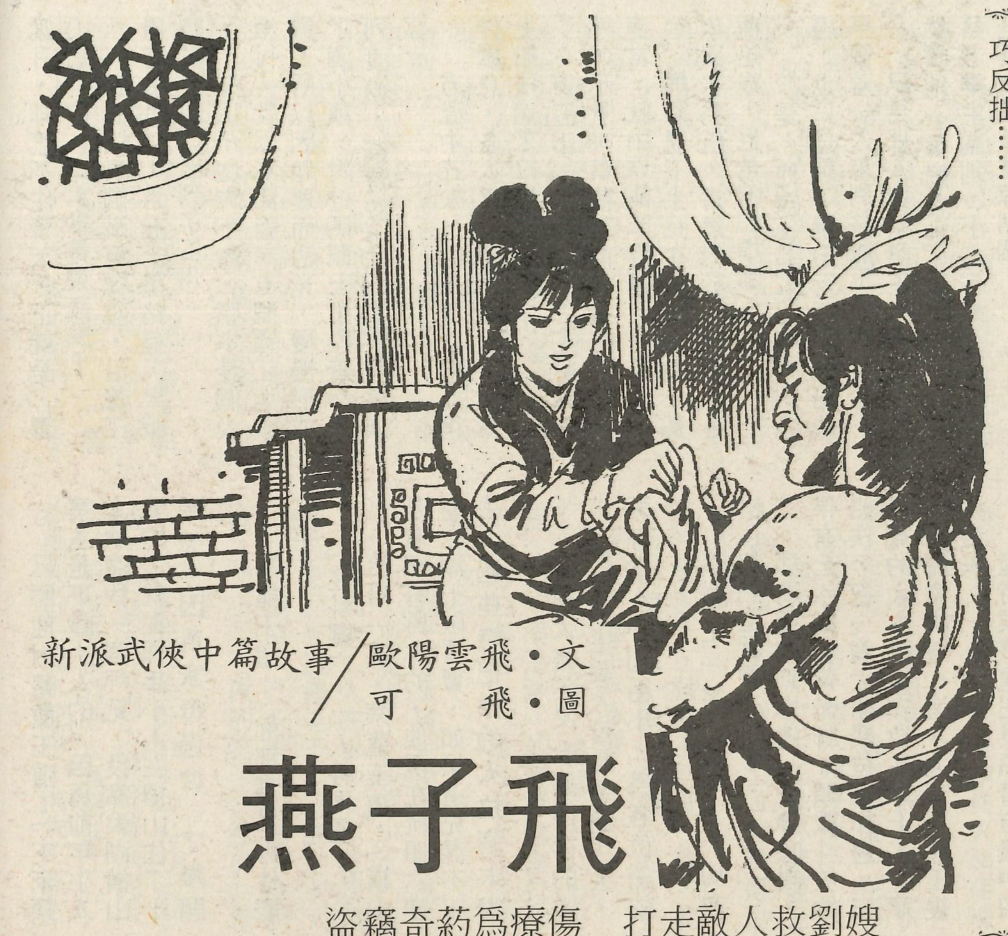
五騎快馬，沿着江邊官道疾速的馳着，仰望當空，約莫着再有一個時辰就是正午了！

一行自江邊甘露寺那座小山馳過，山道兩旁，樹蔭成行，烈日不透，而鎭江的街道，有幾條也是沿着山道而建，看起來林木茂密，山石相連，人行其中，有如置身在山蔭道上一般，充滿了詩情畫意！

那歸燕坡就在鎭江以南大約六里地方，一座看上去青綠一片的山坡中，有一條清溪小灣，溪中水清，溪岸綠田，一座山坡前面，好大的一所莊院，山坡上燕子穿梭不斷，且發出清脆的呢喃，動聽悅耳，莊院四週，老樹繞環，翠綠蔭涼，這時候，高陽如火，而使得大場子上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倒是沿着場邊一排楊柳樹下，正坐着幾個老者在閒磨牙，指手劃脚，說古論今呢！

（未完・九）

上文提要：皇后禮佛安然離去，坐在鳳輦的皇后是柳青青喬裝的，山本等人不知是計，被燕子飛、孫九峯等人追殺，見山本等逃進太師府，孫九峯號令校尉將太師府包圍起來，强行搜捕，搜不出山本等人，却被太師反告一狀，皇上認爲提督失職，把孫九峯革職，由嚴元伯兼代。皇后進香之事，部署嚴密，豈料反而弄巧反拙……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盜竊奇葯爲療傷　打走敵人救劉嫂

柳青青立即過屋關懷道：「怎麼了？子飛。」

燕子飛道：「左肩上覺得很痛，可能是發炎了。」

柳青青幫他脫下外衣，解開包紮住傷口的白布，見傷處業已浮腫，滾熱發燙，不禁花容色變，急忙打來一盆清水，一面小心擦拭，一面道：「子飛，忍着點，我先把傷口的血漬擦乾淨，然後再上藥。」

說痛還眞痛，痛徹心脾，燕子飛咬牙忍痛，道：「奇怪，負傷之後好像一直不怎麼疼痛，現在却突然痛起來了。」

「那是因爲太忙，精神緊張的關係，如今一旦放鬆下來，自然倍感痛楚。」

「離開護國寺後，妳曾幫我上過金創藥，似乎沒有多大效果。」

「嗯，好像一點效果也沒有，我看前田惠艮的天龍斬八成有問題。」

「妳是說淬過毒？」

「但願沒有，否則我柳青青絕不饒他！」

如意這時從窗外悄悄溜進來，道：「青姐，妳多慮了，事情沒有那麼嚴重。」

緊走幾步，行至床前，雙眼直勾勾的看着燕子飛的傷。

柳青青停下工作，望着她，道：「如意，妳哥哥的天龍斬眞的沒有淬毒？」

「當然是眞的，家兄爲人雖然霸道一些，但絕非居心惡毒之人。」

「那子飛的傷怎會浮腫潰爛，金創藥彷彿全無用處。」

「天龍斬雖未淬毒，却塗了一層特殊藥劑，一般金創藥收效甚微，必須拖延一段較長的時間方可完全癒合。」

「這怎麼行，所有的案子眼前正當密鑼緊鼓階段，子飛可千萬不能躺下。」

「沒有關係，小妹正是爲他送藥而來。」

柳青青聞言大喜，如意已取出一包藥粉，在傷口處小心敷灑。柳青青道：「是不是前田惠艮後悔了，叫妳前來送解藥？」

如意喟然一歎，苦笑道：「實不相瞞，是我偷來的。」

「什麼？偷的？這樣說來，令兄到現在還不曉得妳與子飛交往的事？」

「唔，因爲我們前田家與犬養家、山本家的淵源太深，家兄一向忠心不二，倘若他得知我與二位暗中交往，勢必會掀起軒然大波。」

「如意，紙是包不住火的，遲早會被令兄識破，與其將來反目成仇，倒不如早點坦誠相告好，大家

經常兵戎相見，我很躭心會鬧出人命來。」

如意又是一聲喟歎，神情更加沉重、憂感，道：「唉，孽！孽！最近我很相信命運，一切皆天定，半點不由人，誰叫我是扶桑人，誰叫我是前田家的女兒，又誰叫我情有獨鍾，偏偏愛上了燕子飛，這是命，命，命啊！只要青姐不怨我恨我，肯施捨一點點愛與情給我，小妹就心滿意足了，其他的事，就讓時間去解決吧。」

言來甚悽愴，感人至深，如意目前的處境也確是如此，親情、愛情、友情間充滿矛盾，充滿痛苦，只有時間或許能解開這個結，別無良策。

柳青青顯然也受了她的感染，心情也跟着沉重起來，對這位情敵，產生一種令她自己也難以捉摸的感情，她很欣賞如意的坦誠，對燕子飛的感情堅貞不移，而又沒有獨佔的慾望，尤其令她感動。

如意正在小心翼翼的爲燕子飛包紮傷口，關愛之情，溢於言表，道：「子飛，謝謝你，饒了家兄一命，並且代表家父家母，再謝謝你！」

燕子飛緊握着她的玉手，道：「如意，別這樣說，就私情而言，妳對我恩重情深，在可能範圍之內，子飛絕不會傷害前田兄。但站在公義的立場，深盼令兄能知所收斂，勿再濫肆殺戮，不然，我很躭心，前田兄即使不被子飛所殺，有朝一日也會死在別人手中。」

如意愁雲滿面道：「子飛，只要你無殺他之心就夠了，此外你我皆無能爲力，是福是禍，是死是生，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傷口已包紮完畢，燕子飛痛楚大減，如意告訴他，解藥療效神奇，一夜之間便可復原如初。

爲了平抑一下如意鬱悶的情緒，柳青青特意交代廚下，送來幾樣可口的小菜，三個人便在屋內吃喝談笑起來。

大家吃着，喝着，海闊天空的談笑着，自始至終，均未論及公事。

無可置疑，整個案情，如意必然瞭若指掌，尤其是石貴妃失踪一案，更居於關鍵性的地位，只要她輕輕一點，便可豁然開朗，她却一直未置一詞，燕、柳不願使她爲難，也絕口不提。

直至深更半夜，三人始興盡而散，如意悄然離去，燕、柳也隨即分房而眠。

這一覺睡到日上三竿才起來，燕子飛發覺如意的藥的確奇效如神，痛楚早已消失，柳青青細加審視，傷口亦告癒合。

二人踏着輕快的步伐，攜手下樓，共進早餐。

忽聞門外傳來一陣串鈴聲，有人放開嗓門吆喝道：「君子問凶，小人卜財，鐵口直斷，能知過去未來。」

隨着叮叮噹噹的串鈴聲，有一個手執招帖的算命先生步入花廳，走向燕子飛。

算命先生身着道袍，前後襟上各繪着一幅八卦，一頂奇形怪狀的帽子戴得很低，臉上又髒兮兮的，根本看不出是何許人。

柳青青不待算命先生開口，便搶先說道：「若是缺盤纏，欠酒資，自己到櫃枱上去拿，江湖術士，走方郎中之言我們沒興趣。」

算命先生取下帽子，在臉上抹了一把，原來是師瑤前，燕子飛一楞，道：「死要錢，你怎麼改行了？」

師瑤前歎了一口氣，道：「不是改行，是逃禍。」

「逃什麼禍？」

「逃避別人追殺。」

「誰要殺你？」

「石家。」

「那個石家？」

「除了石太師家，誰有這麼大的勢力。」

「石太師爲何要對付你？」

「說來說去，還不是爲了打聽有關石貴妃身世的那碼子事。」

燕子飛精神猛一振，道：「說正格的，此事非常重要，進行的怎樣了？」

師瑤前湊上前來，壓低聲音道：「本來已經有點眉目，可惜事機不密，被石家聽到風聲，派人到處追殺我，至今尚未找到被太師府趕出來的那位女佣人。」

「會不會已經被殺了滅口？」

「應該沒有。」

「這位女傭人叫什麼？」

「大家都叫她劉嫂。」

「住那兒？」

「劉嫂是個寡婦，自己又沒有生育，只有一個內姪叫阿貴，聽說住在昌平縣，消息來源顯示，劉嫂無親無故的，很可能去投靠阿貴。」

「可有阿貴的詳細住址？」

「沒有。」

「昌平不算小，怎麼找？」

「據說阿貴是個屠夫，就在縣城裡賣肉，假以時日，一定可以找到。」

燕子飛聽到這裡，拉着柳青青就走，道：「青青，走，咱們跑一趟昌平縣。」

師瑤前死要錢，忙道：「燕大俠，事情僅完成一大半，這筆帳咱們怎麼算？」

柳青青寒着臉道：「死要錢，爲了計算方便，多弄幾個銀子，乾

脆陪我們跑一趟昌平縣吧！」

師瑤前大搖其頭道：「不不不！石家我可惹不起，寧願少賺一點算了，半價優待——五十兩。」

燕子飛不耐道：「隨你的便，自己去拿吧！」

石貴妃的身世，對整個案情關係重大，時間寶貴，燕、柳沒再多言，立即奔離別有天，去提督府借了兩匹快馬，直奔昌平縣。

來到縣衙，找到捕頭一問，縣城裡果然有一個叫阿貴的屠夫。

陳捕頭對二人執禮甚恭，問明來意後便領着他倆去找屠夫阿貴。

屠夫阿貴的肉店，在城東的一條街尾，正午之前，正是生意鼎盛的時候，阿貴上身赤裸，忙得滿頭大汗，古銅色的臂膀油光發亮，臥蠶眉，大嘴巴，聲洪氣壯，一看即知是一個粗線條的硬扎漢子。

店內有一位五十來歲的婦人，正在忙前忙後的整理雜物。

砧板前突然出現兩位不速之客，一個瘦小乾癟，鼠目鷹鼻，一個魁梧昂藏，粗獷結實，後者手中拿着一對大鐵錘，前者開口說道：「喂，賣肉的，你是不是叫阿貴？」

阿貴道：「是啊，這位大爺可是要買肉？」

「不買肉，是來要人的。」

「要人？要什麼人？」

「劉嫂。」

「你……你是誰？」

「老夫逍遙客，這位是鐵大錘，江湖好漢，武林豪客。」

那位老婦聽到這裡，臉色驟變，忙不迭地溜到後面去了。

屠夫阿貴習慣性的拿起屠刀，搖頭道：「那個劉嫂？我不認識。」

鐵大錘粗聲大氣的吼道：「媽的，少耍滑頭，老子調查得一清二楚，劉嫂是你的親姑媽。」

「我沒有姑媽。」

「剛才那個老太婆是誰？」

「是……是我娘。」

「叫她出來答話。」

「我娘是個啞巴，不方便。」

「啞巴也滾出來讓老子瞧瞧。」

「沒有這個必要。」

「叫她出來！」

「辦不到！」

阿貴堅不答允，激怒了鐵大錘，大鐵錘猛然在砧板上一砸，砧板上的猪骨猪肉雜碎等登時跳起來一尺多高，買肉的客人一見來了兩個兇神惡煞，嚇得四散奔逃，阿貴呼喊了幾聲，留不住一個客人，不禁勃然大怒道：「簡直欺人太甚，我跟你們拚啦！」

屠刀挽起一片寒芒，劈面猛砍鐵大錘。

阿貴只是一個屠夫，儘管粗壯高大，膂力過人，畢竟敵不過武林高手，屠刀才遞出去一半，便被鐵大錘磕飛，顫巍巍的嵌在身後木柱上，鐵大錘動作奇快，一隻鐵錘壓在他肩頭，另一隻鐵錘高高舉起，作勢欲砸，喝道：「叫劉嫂出來，如敢說半個不字，就砸爛你的吃飯傢伙。」

鐵大錘一臉殺機，阿貴天生的牛脾氣，拒不從命，鐵大錘虎吼一聲，正要砸下去，老婦人從後面氣急敗壞的衝出來說道：「我就是劉嫂，有什麼事找我好了，快放開我姪兒。」

逍遙客跨步走進店內，抓住劉嫂，道：「妳眞的是劉嫂？」

老婦頷首道：「我是劉嫂沒錯。」

「曾經在太師府裡幫傭，喜歡多嘴多舌，搬弄是非？」

「老身是在太師府裡做過十幾年的老媽子，你們找我幹嘛？」

「找妳的人不是我們兄弟，而是老太師。」

「爲了一句閑話，已經被逐出太師府，難道非要置我於死地不可？」

「是非只爲多開口，這也怪不得誰，妳就認命吧。」

噗通！一聲，劉嫂跪倒在地，涙流滿面的哀求道：「大爺饒命，大爺饒命，你我遠日無寃，近日無仇，千萬高抬貴手，勿作他人幫兇。」

鐵大錘放開阿貴，趨前說道：「我們是沒甚麼仇恨，只是受人錢財，爲人消災，將來在閻王爺面前可不要亂告狀。」

逍遙客嘿嘿冷笑一聲道：「當然囉，既然是生意，並非沒有商量的餘地，只要出得起高價，可以考慮放妳一馬。」

在絕望中又現出一線生機，劉嫂道：「要多少錢？」

鐵大錘道：「石太師殺人的價錢是二百兩，放人比殺人麻煩得多，最少要三百兩才行。」

「這……太多啦，打死我也湊不出一百兩來。」

「可以找妳姪兒拿。」

「阿貴這個肉攤子，剛夠他一家人餬口，那來多餘的銀子。」

「找人去借呀。」

「我是個孤苦無依的老太婆，無親無故，只有這麼一個姪兒，根本無處可借，請大爺發發慈悲，放過我吧！老婆子就算做牛做馬，也會想辦法給兩位湊足三百兩銀子，雙手奉上。」

「去妳的，閻王錢也可以欠，湊不出三百兩妳就去死吧！」

劉嫂涙流滿面，磕頭如搗蒜，聲嘶力竭的苦苦哀求，鐵大錘却無動於衷，大鐵錘高高舉起，呼！地一聲砸下去。

阿貴想要撲救，被逍遙客一掌打翻在地，眼看危如燃眉，命在旦夕。

合該他命不該絕，來了救星，半空中傳來一聲焦雷也似的暴喝：「住手！」燕子飛應聲而現，一把扣住了鐵大錘握錘的腕脈。

逍遙客反應奇快，彈身就要往上撲，柳青青已及時趕到，將他堵住，道：「朋友，咱們前後交手多次，憑你們這兩塊料，能勝得了我與燕子飛？」

這話單刀直入，正中逍遙客的要害，的確，逍遙客有自知之明，絕非燕、柳二俠的對手，他是老江湖，勝負之局不戰已明，逞強無異自取滅亡，當下後退三步，朗聲說道：「燕子飛，俗話說得好，光棍不吃眼前虧，老夫今天認栽了，快將鐵兄弟放開，一切好商量。」

燕子飛沒料到他會這麼痛快，仍然緊扣着鐵大錘，道：「閣下快人快語，本俠也不跟你拐彎抹角，只要兩位肯聽燕某的幾句話，保證既往不究。」

阿貴死裡逃生，連滾帶爬的躲到牆角去。

劉嫂嚇出來一身冷汗，與阿貴縮作一堆。

逍遙客想了想，道：「燕朋友不妨說說看。」

「大體而言，兩位並非十惡不赦之徒，充其量只不過是武林末流，江湖混混而已，追隨石家父子，純粹是貪圖幾個臭錢。」

「人爲財死，人生本來就是這麼回事，你這幾句話，老夫聽得進去。」

「追殺劉嫂的事就此結束。」

「不結束也得結束，老鐵的命還抓在你手裡哩。」

「本俠的意思是回報石家，說劉嫂已死。」

「這恐怕行不通，石大勇不見人頭，不付銀子。」

「那就說找遍昌平縣，並無劉嫂其人。」

「這大概是唯一的選擇。」

燕子飛放開鐵大錘，肅容滿面道：「善惡到頭終有報，不報今朝報明朝，希望二位別再來昌平縣，別再爲難劉嫂，即刻離開石家，遠走他鄉，劉嫂若是有個三長兩短，駱飛絮、白頭翁的下場就是你倆的榜樣。」

剛才鐵大錘被制，逍遙客不得不虛與委蛇，現在一鬆手，那還有聽人教訓的雅興，燕子飛話甫出口，二人便已不告而別。

燕子飛亦未介意，轉對劉嫂道：「劉嫂，我有幾句話想請教，務必要實話實說。」

煩惱只爲多開口，劉嫂早已嚇破了膽，尚未開口問話，便連連搖頭道：「不知道，不知道，老身什麼都不知道。」

柳青青上前三步，以女性特有的委婉語調道：「劉嫂，不用怕，妳的安全我們會負完全責任，這位是縣衙的陳捕頭，如果妳願意，可以搬進衙門裏暫住，我們所以找妳問話，主要是想搜集石太師的罪狀，好治他的罪。」

燕子飛補充道：「只要罪證確鑿，就可以拿他下獄，妳也就不必再提心吊膽，躲躲藏藏了。」

劉嫂傻傻的望着燕、柳二俠道：「石太師官大權大，財大勢大，又有一位做貴妃的寶貝女兒，兩位年紀輕輕的能扳得倒他？」

陳捕頭道：「這位柳姑娘，還有那位燕大俠，是皇上面前的大紅人，這件案子就是皇上叫他們辦的，只要有憑有據，當然扳得倒。」

燕子飛、柳青青俠名滿天下，阿貴也有個耳聞，力勸姑媽道出實情，劉嫂猶豫頗久，最後終於鼓足勇氣道：「其實，老身在太師府，只不過是個供人使喚的老媽子，由於一直被分派在小姐身邊侍候，除了知曉石貴妃的一些瑣事外，其他的什麼也不曉得。」

柳青青道：「我們亟需知道的就是有關石貴妃的事，快說石玉娘是否石太師親生？」

劉嫂斷然決然的道：「不是，絕對不是，老太師自從生了大少爺以後，在一次騎馬的意外事件中，傷到下體，老身曾親耳聽到一位太醫告訴他，從此以後，再也不能生育，果然以後沒再生一男半女。」

「那麼，這位石玉娘是幾時進入太師府的？」

「十年前，也就是大小姐十歲的時候。」

「就只有她一個人嗎？」

「還有一個小姑娘，就是陪她進宮的如意，他們雖名爲主僕，實則親如姐妹。」

「石貴妃的眞實身份如何，妳知道嗎？」

「不清楚。」

「她是如何來到太師府的？」

劉嫂思索了一會兒，道：「好像是正陽樓的大掌櫃金百萬，在雙什麼……啊，對了，在雙龍居請老太師去觀賞歌舞，石太師見大小姐能歌善舞，人又生得標緻，像一朵鮮花一般，當場就認作義女，第二天一早，貴妃與如意便被一起送進府裡來了。」

燕子飛道：「是誰送來的？」

「金百萬。」

「從此就由妳來服侍他們，直至進宮爲止？」

「不錯，兩位小姐的起居飲食全由我一人負責，老太師再三交

代，關於石玉娘的身世，不准對任何人提起，對外一律說是太師親生，倘若洩漏消息半點，他就會要我的命。」

柳青青道：「事情既然如此嚴重，妳怎麼會說出去呢？」

劉嫂嘆息一聲，道：「貴妃進宮後，我被派到別處工作，有一次下人們在一起閑聊，不小心說溜了嘴，走漏風聲，石家父子當時就要殺我，老身心知不妙，連夜逃出太師府，才免於一死。」

「後來呢？」

「到處躲躲藏藏，過了一段居無定所的苦日子。」

「幾時來到昌平？」

「飄泊的日子實在難熬，最近才來投靠阿貴，誰想到石家還是不肯放過我，又追到昌平來，今天要不是三位及時相救，可能已經被他們殺掉啦。」

燕子飛道：「自從石玉娘進入石府後，可有那些人來看過她？」

劉嫂想了很久，道：「除了金百萬常來探望大小姐外，五年前還來過一位番邦人氏。」

「扶桑人？」

「對，是扶桑人。」

「叫什麼？」

「是扶桑的一位狗王爺，顯得很親熱很親熱的樣子。」

「這位狗王爺是不是姓犬養？」

「對啊，是姓犬養，因爲犬養就是狗養，所以下人們私底下都管他叫狗王爺。」

「妳剛才說，有一位太醫曾親口告訴老太師不能再生育，是那位？目前是否仍在太醫院？」

「是王太醫王德哉，好像還在太醫院。」

「好，謝謝劉嫂，請陳捕頭特別注意她與阿貴的安全，我們要立刻趕回京裡。」

對劉嫂的處境，柳青青甚表同情，臨別前特地留下二百兩銀子，以便度過難關。

二人馬不停蹄，揚鞭急趕，一回到北京城，便趕至太醫院。

太醫院的郎中數不在少，費了好大的勁，總算找到王德哉。

王太醫已是年近古稀之人，耳朵又不怎麼靈光，好不容易才將來意說清楚。

石如山位極人臣，權傾天下，王德哉可惹不起，起先堅不吐實，經燕、柳指明利害，曉以大義，這才答應道出實情，將燕、柳引至一間密室內。

燕子飛道：「王太醫，石太師騎馬受傷的事有多久了？」

「很久很久囉，差不多有二十二三年了。」

「確實無法生育？」

「睾丸已碎，如何生育。」

「這事除王太醫外，可有旁人知曉？」

「老太師曾一再叮囑，不得對外人言，小老兒當然不敢告訴任何人。」

「據子飛所知，太醫診病，均有記錄可查，可否將當年的資料找出來一閱？」

茲事體大，王德哉遲疑難決，禁不起燕、柳二人的苦口勸解，終於被說服，打開一個塵封已久的櫥櫃，取出石太師當年的病歷記載。

燕子飛逐字逐行的看下去，果然清清楚楚寫明石如山騎馬受傷，睾丸碎裂，已喪失生育能力，當即收入懷中，道：「王太醫，這份珍貴資料本俠帶走了，假如需要什麼手續直管吩咐，那怕是聖旨，我燕子飛也可以請得到。」

王太醫神色惶恐，語調顯得有些結巴，道：「手續倒不必，更不敢驚動聖駕，只是這些東西千萬不能給外人看，一旦傳到石太師耳中，說不定會惹來滅門之禍。」

燕子飛一本正經道：「你放心，當我拿出這份資料時，也就是石如山東窗事發，俯首認罪，接受制裁的時候，他絕對沒有報復的機會！」

* * *

王太醫的這份資料彌足珍貴，單憑石玉娘並非石如山親生這一事實，就可以坐實他的欺君之罪，置石太師於萬劫不復之地。

然而，對石貴妃失踪一案却毫無助益，反而變得更加錯綜複雜。

畢竟，石家沒有理由劫持石貴妃，當時，石大勇尚在禁軍總教頭位上，此人再無能也不會像搬石頭來砸自己的脚。

更何況，石大勇事後還送來大把黃澄澄的金子，請燕、柳二人偵辦本案，就算是天字第一號大傻瓜，也絕不會幹花錢請人來找自己罪狀的事。

倒是孫家有充分的理由作此巨案。雖然威遠侯爲人耿介正直，孫九峯也不失爲是一位正人君子，但兩宮爭寵，宦海浮沉，乃性命交關的大事，不能以常情常理來論斷。

尤其，南口曲宅的那一幕，至今印象深刻，也因而想到了陳恭、柯友德，隨即展開緝捕行動。

誰料，陳、柯竟如石沉大海，非但未如期自行報到，連半點音訊亦無，整整找了三天，搜遍所有他二人可能藏匿之處，却毫無所獲。

第四天一早，燕、柳正準備出門去繼續搜捕，那知，甫出花廳，在曲橋上遇見一位店小二打扮的年輕人，一照面就說：「兩位可是燕子飛燕大俠，與柳青青柳姑娘？」

燕子飛一怔神，道：「我就是燕子飛，這位小兄弟要找本俠？」

店小二道：「不是小的要找，是我們店裡的一位客人要找兩位。」

「是什麼人？」

「一位老夫人。」

「老夫人？她有沒有說是爲了何事？」

「並未詳細說明，僅謂事情緊急，請兩位務必前去一談。」

「何不乾脆將她帶來別有天？」

「老夫人說有所不便。」

「可曾道出她自己的身份名諱？」

「這位客人不肯透露。」

老夫人？除余老夫人之外還會有誰？

如係余老夫人，大可直接前來，何須費此周折。

燕、柳互望一眼，心知事有蹊蹺，立隨店小二離開別有天。

經過兩條大街，左轉，前行五十丈，再右轉，進入橫巷內的一家小客棧，店小二將二人領進角落上的一間客房裡。

立見一位年約五旬開外，慈眉善目，雍容華貴，神態端莊，溫文爾雅，一看即知極有教養，但眉宇之間又愁雲深鎖的婦人，正端坐房中，雙眸很快的打量了二人一遍。

燕子飛恭謹有禮的報出自己和柳青青的姓名，道：「敢問老夫人如何稱呼？」

婦人支開小二，關起房門後始道：「老身是前田惠良的母親，也是如意的娘。」

前田夫人的出現太突兀，燕子飛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却又不敢說破，力持鎮定道：「前田大娘就住在這家客棧裡？」

「我們從扶桑來京後，一直住在城內自置的宅子裡，地方還算寬敞清靜。」前田夫人說話的語調緩慢，神情自若，在在顯示是一位極有教養的貴夫人，而且字正腔圓，娓娓而談道：「老身是昨夜才住進這家客棧的，目的是想在此與兩位會面。」

燕子飛道：「大娘也住在京城的事，如意怎麼從未提起？」

前田夫人輕輕一嘆，道：「惠枝這孩子，從小就倔强好勝，凡是她喜歡的東西，一定要弄到手才甘心。可是，自從她看中你的那一刻起，却陷入極端痛苦與矛盾中。一方面躭心自己爭不過柳姑娘，另方面又躭心我們這個家會因而破碎，滿腹酸楚，一腔憂苦，也只有我這個做娘的是她唯一可以傾訴的對象。」

柳青青道：「老大娘，如意對子飛恩深情重，我們現在也親如姐妹，青青說過，我很樂意見子飛和惠枝姑娘共結連理，請老大娘勿再爲此煩心。」

前田夫人拉住柳青青的手，滿含熱淚道：「柳姑娘的大度，令惠枝銘感在心，很後悔過去曾用了不少心眼兒，曾不止一次向我表示，除非柳姑娘先嫁給子飛，而又有容她的雅量，她願與妳共事一夫，否則，她絕不會搶在妳前面，與子飛拜堂成親，寧願落髮爲尼，常伴古佛青燈。」

柳青青的眼圈也濕了，幽幽道：「她想得太多啦，如意對子飛有救命之恩，該讓的是我，不是她。」

老是談些兒女私情，使燕子飛頗爲尷尬，忙將話題岔開道：「大娘還沒有說，如意爲何沒將妳老人家的住處告訴我們？」

「老身剛才已經說過，惠枝的心事只有我一人清楚，她不敢向她父親、哥哥透露半點口風，在這種情形下，她當然不便道出實情。怕的是倘若兩位前去拜訪老身，或者登門找她，都會使如意感到難以自處，萬一與她父兄不期而遇，我們這個家很可能會引起軒然大波。」

「如此說來，大娘住進客棧，純粹是爲了避開惠良父子二人？」

「正是這樣，在家裡顧慮太多，又不便在別有天公然相見，只有用這個笨法子。」

「老人家到底有什麼事？」

（未完‧四十二）

上文提要： 古照今獨自夜探東洋浪人的別墅，水道生和「快腿包」一路跟踪，古照今偷聽到浪人的談話，可惜用日語交談，他聽不明白，反被惡犬發現，狼狽逃走，而藏在林中的水道生則差點被誤會是竊聽者。翌日，水道生帶着三刀會的雷子鳴到七巧賭坊，雷子鳴欲邀古照今重回三刀會辦事……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七巧賭坊

苦苦哀求悉隱情　詐賭不成惹官非

雷子鳴道：「如果大當家要你重回三刀會呢？」

古照今道：「我一樣拒絕，雷爺，請代爲求情，古照今不會再回去三刀會的！」

雷子鳴重重的道：「三年相處，我雷某人竟然未看出老弟是個如此固執的人。」

古照今道：「固執的人多是不近人情，雷爺，我不是，如果三刀會遇上什麼困難，我會拔刀相助，但叫我回去，就別再多言了。」

雷子鳴怔怔的道：「三刀會有什麼值得你老弟拔刀相助的事？」

他忽的哈哈一笑，又道：「老弟，三刀會的勢力你應知道，咱們人多勢衆，誰敢招惹，你省省力氣吧！」

他說完站起身來，又道：「水先生，今天白來了，咱們可以走了！」

他往外走，又道：「難道叫人攆走？」

水道生也起來了，他的心中有無奈。

他認爲這是機會，他早就想單獨與古照今一談了。

想着昨夜之事，水道生更不走了。

「雷爺，你先走一步，我還有事要問問古兄弟。」

雷子鳴看着古照今，哈哈一聲便出門而去。

那眞的是含恨而去，走地有聲。

古照今想起身相送，却被小雪拖住了。

哈大姐對於雷子鳴的離去，只是對一邊的翠竹吩咐：「代我送雷爺。」

翠竹已隨之走出去了，她笑得花枝亂顫，十分逗人。

* * *

哈大姐不歡迎水道生的。

「你怎麼不走？」哈大姐淡然的道。

水道生道：「我說過，我有件小事想問問古老弟。」

哈大姐道：「你又有什麼狗皮倒灶的事呀！」

水道生道：「很重要的事！」

哈大姐道：「那麼，你快問吧！」

水道生看看對面坐的三人，古照今、小雪與哈大姐，他似是無奈的嘆了一口氣。

「人啊，眞是走錯一步，滿盤皆輸，我……」

哈大姐得意的笑了。

水道生道：「到了眼前這光景，我以爲誰也無法再把你古老弟帶離此地了。」

古照今道：「我心靜如止水。」

哈大姐冷冷道：「就知道是你在作祟，姓水的，如今你已承認失敗，那麼，就別再嚕嗦了！」

古照今用力抱了一下小雪，道：「水先生，我以爲咱們之間已經了無牽連可言，你……」

水道生道：「你告訴我兩件事，說完了我走人，從此不再來纏你！」

古照今道：「你請問。」

水道生道：「第一，昨夜是你去了小川與田野二人的住處龍華別墅，是嗎？」

古照今已知道被圍困在桃花林中的人是水道生了，他立刻一笑，道：「不錯。」

水道生道：「你走得快，我倒楣，差一點被他們來個亂刀殺。」

古照今道：「原來桃花林中的人是你們呀。」

水道生道：「你在別墅中發現了什麼？」

古照今道：「我發現他們在開會。」

「說些什麼？」

「說的是不少，可是他們一窩東洋人，說的話我一句也聽不懂，所以……」

水道生道：「所以你白跑一趟，是不是？」

古照今看看哈大姐，淡淡的道：「不錯，既然聽不懂，我當然要回來了。」

水道生道：「你拉屎我擦屁股，算我倒楣。」

他頓了一下，又道：「那麼，這第二件事情，我求你，古老弟，你千萬要說明白。」

古照今道：「衝着咱們曾有過一段交情，水先生，咱們當着哈大姐的面，我實話實說，而且有問必答，水先生，你問什麼？」

水道生的精神來了，因爲悶在心中幾天的事情，這一回他將知道實情了。

他先問哈大姐，道：「哈老闆，妳怎麼說？」

哈玉芳正在高興，只要古照今不被人挖角，她此刻什麼也答應。

笑笑，哈大姐道：「問吧，古兄弟答應了，我是不會再反對的。」

她這是給足了古照今的面子了。

古照今的手一緊，那是小雪捏他的。

他知道小雪心中對他又是佩服極了，這一捏便是表示她的高興反應。

水道生開口了：「古兄弟，請你告訴我，你們在大海上遇到了什麼問題？船回來了，人也回來了，那麼你們前後兩次的貨物呢？」

古照今道：「唉，你問這個呀，這與你沒關係的事情，你問這幹什麼？」

水道生道：「怎麼沒有關係？有呀！」

古照今道：「什麼關係？」

水道生道：「你們運宜興泥壺兩次都失敗，東洋人便找上我了，我的飛龍號大海船已由李長春率領着出海了，我不想把生意搞砸，當然想自你們這裡知道些海上的情況，對不對？」

古照今道：「海上是有海盜，只不過他們有包鐵大船，如果對撞，咱們的船再大也完蛋。」

水道生一怔，道：「什麼樣的包鐵船，我怎麼從沒聽人說過？」

古照今道：「水先生，你眞想把事情弄明白？」

水道生道：「那是當然了！」

古照今道：「大海上有個大荒島，咱們在海上被兩條包鐵大船自兩邊夾在中間，他們的船高，威力又强，一旦受制，咱們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只有聽人擺佈了。」

水道生大驚，道：「哎呀，這還了得？」

哈大姐道：「還有更叫你吃驚的事吶。」

水道生忙問：「什麼事？」

哈大姐對古照今道：「古兄弟，乾脆把咱們知道的全部告訴他好了，也免得他三天兩頭朝咱們這兒跑。」

古照今道：「大姐，包括咱們尚未查明白的嗎？」

哈大姐道：「不錯，至少也叫他這以後的幾天裡睡得不好。」

古照今點點頭，笑笑道：「好，我這就對水先生把事情全部抖出來。」

水道生的兩隻耳朵也抖動了，他眞怕聽少了任何從古照今口中說出來的字。

古照今道：「水先生，我實在不想叫你也煩心，只是你一定要問個明白，我也只好和盤托出了！」

他又乾乾的咳了一下，才慢吞吞的道：「是這樣的，那兩條包鐵大船還能用機器，駛起來比咱們加上四把大槳還快許多。」

水道生道：「所以你們被制住了！」

古照今道：「不錯，而且被押到了一個荒島上，那個荒島上住的全是東洋人，上面還有不少女子是東洋藝妓，好像在上海也有。」

古照今忍不住對一邊的小雪望了幾眼，他的心中却又是一痛，因爲只一提到那荒島，他免不了會想到那名藝妓花枝。

他與花枝纏綿在山洞中，那眞是令他有飄飄欲仙的感受，而花枝是俏麗可人的，似那樣迷人的女子，實在不應該死得那麼慘。

想到花枝，古照今頓了好一陣

才又接道：「荒島上的東洋倭寇們眞凶殘，他們已在荒島上殺了不少人，天知道他們殺的是些什麼人！」

水道生道：「你們又怎麼逃掉的？」

古照今道：「我們是第二批去的人，只一到了荒島上，便立刻發現了杜老三杜當頭他們在作苦工挖山洞，那眞的是叫人難以忍受的苦工，白天挖山洞，夜間睡荒洞，一天兩餐吃的是每人一條鹹魚加米飯。」

水道生道：「他們爲什麼要挖山洞？」

古照今道：「我便老實對你說，荒島上還安裝了像西洋人船上安裝的大火炮，專打海上來往的船，咱們兩條船幾乎被大火炮打中。」

水道生道：「厲害，這些東洋人想幹什麼？」

古照今道：「這就是咱們一直想知道的。」

水道生道：「這些東洋人必有大陰謀。」

哈大姐道：「還有吶，怕你聽了嚇一跳！」

水道生道：「哈老闆，我已嚇出一身冷汗了。」

古照今道：「還有一件事，你聽了千萬要忍住氣。」

水道生緊張的道：「古老弟，你快說。」

古照今道：「咱們的杜當頭曾在荒島上見過兩個人，這兩個人可不是別人，乃小川與田野二人吔。」

他此言一出，嚄，水道生幾乎自椅子上彈跳起來，他的嘴巴也張大了。

半晌，水道生咬牙道：「杜當頭沒看錯人？」

哈大姐道：「那又怎麼會呢？杜老二是認識他二人的，他怎麼會看錯？」

水道生道：「當時爲什麼不當面問小川與田野二人，他們爲何來荒島？」

古照今道：「問？哼，誰開口誰就挨藤鞭，在島上工作是不許開口說話的。」

水道生道：「你們又怎麼逃出來？而且還把兩條大船搶回來。」

古照今道：「他們以爲咱們什麼也沒有了，地處荒島再也逃不掉了，可是他們再也不會知道我的身上尚有刀，我早動了手脚，他們怎知我天天夜裡溜出去。」

當然，他是不會把花枝同他一起的事情說出來的。

古照今頓了一下，又道：「所以我便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叫大夥分別潛入海中，搶回我們的兩條船，嗨，還冒着火炮轟擊的危險逃離了那荒島。」

他有些得意的又道：「我們也放火燒了他們一條包鐵大船，我們是爲了平安的逃出來才燒那條船的。」

水道生道：「另外一條船……」

古照今道：「另外一條船不在，如果另外一條船也在，鹿死誰手就難預料了。」

水道生立刻對哈大姐道：「哈老闆，你們去找過小川與田野了？」

哈玉芳道：「沒錯，但這兩個浪人不承認，只說是爲了做生意才去那荒島的。」

水道生道：「妳相信他們二人的鬼話？」

哈大姐冷笑，道：「鬼才相信！」

水道生道：「我也不會相信，如果他們二人承認與那些人是一夥，他們立刻無立錐之地了。」

哈大姐冷笑，道：「所以我在找機會。」

水道生道：「唉，如此重大之事，怎麼不告訴我？」

古照今道：「水先生，現在不是全告訴你了？怕的是你再也睡不好吃不下了。」

哈大姐接道：「你不再找我麻煩了吧？」

古照今道：「水先生，你怎麼也接下了那兩個東洋浪人的那筆生意呀！」

水道生道：「那有什麼稀奇的，我的三條大海船也不只在海上一天了，這幾年爲我賺了不少銀子的。」

古照今道：「如果這一回你的大船平安回來，小川與田野的嫌疑就少多了，否則……」

水道生道：「如果他們寃枉我，娘的老皮，我姓水的就饒不了他們。」

哈大姐道：「你想和他們用刀？」

水道生道：「那是當然。」

哈大姐道：「你有什麼人物助你？」

水道生道：「且等消息傳來再議。」

他站起來了，那臉色十分難看，有一種凶狠的眸芒自他的雙眼中露出來。

重重的一抱拳，水道生對哈大姐與古照今二人道：「我總算弄明白了，哈老闆、古老弟，我這就去設法探消息，一待有了眉目，我會回報的。」

哈大姐道：「你以後不再找我麻煩就好了，水先生，你好自爲之。」

水道生重重的看看古照今，道

：「古老弟，由此看來，你眞的値我的兩條船了，我眞後悔。」

他沒說完，立刻扭頭而去，剎時出了七巧賭坊，進入人羣中不見了。

「哈……」

這笑聲有感染性，因爲隨着這笑聲，在一邊聽的人也忍不住的大笑起來。

哈玉芳的笑聲是得意的，她得意，那麼守在她身邊的幾個姑娘自然也笑了。

古照今雖然沒笑出聲來，但他的那張娃娃臉上擺明了他也在高興。

哈玉芳笑道：「你們看看這姓水的，他走的時候那副落魄樣子，活脫像隻落水狗。」

翠竹笑道：「更像隻夾着尾巴的狗！」

哈玉芳道：「看他來時一副得意的樣子，氣死我了，哼，咱們把消息告訴他後，他不會安心的，他夠受的了，我就不信他不關心他的飛龍號大海船。」

古照今道：「大姐，他會不會去找小川與田野二人呀，我以爲……」

哈玉芳道：「暫時他不會前去，因爲事情還在發展中，他無由找人家。」

古照今道：「大姐，咱們又該怎麼辦？」

哈大姐不樂了，因爲事情關己最煩人，她不但兩條大船白忙一個月，而且每一次在宜興辦貨，花的五千兩銀子也是自己的，貨沒運到，過了期限要退還人家訂銀兩千兩，加一倍就是四千兩，算一算，光是銀子，她已白花一萬八千兩，這是有形的損失，加上無形的損失，哈玉芳經過這一陣子折磨，她還瞎擔心了一場。

如今古照今提起來，她再也笑不出來。

哈大姐臉上一片憤怒之色，她一掌拍在桌子上，發出「叭」的一聲響。

便在這時候，佟大川、杜老三、關山河與東方亮幾人走來了。

那關山河走進門便對哈大姐道：「當家的，剛才遇上水道生那傢伙，莫非姓水的又來惹當家的生氣？」

杜老三道：「大姐如果點個頭，咱們同姓水的船在海上幹一場，娘的，殺出個結果來。」

關山河道：「哈大姐，他是奸詐小人，沒必要同這種人生氣。」

他們全都誤會了，以爲哈大姐在生水道生的氣。

大伙齊說水道生，哈大姐反而又笑起來了。

「咳，你們誤會了，你們看到姓水的了？」

佟大川道：「就在門口遇上的，那老小子連招呼也不打，急急忙忙的就走了。」

哈大姐吃吃一笑，道：「他的模樣像……」

東方亮道：「活像一隻鬥敗的老公雞。」

「哈……」哈大姐又笑了。

她又忘了自身的痛苦，聽到水道生的光景，她樂透了，天下人人都如此，一旦聽到自己的競爭者痛苦，那便有一種拿銀子也買不來的喜悅。

誰不想自己的敵人栽下去？

哈大姐就把水道生當成了敵人，只不過當她再想想自己要面對的敵人是小川與田野這些東洋浪人的時候，她立刻不笑了。

佟大川向古照今道：「姓水的又來找你？」

古照今道：「他還把三刀會的雷當頭帶來了。」

佟大川大怒，叱叱道：「那個王八小子，他唯恐天下不亂呀！」

杜老三道：「三刀會又怎樣？下次再來揍他。」

古照今道：「我拒絕再回去，話已說明白了，他們應該不會再來的。」

佟大川道：「對，好馬不吃回頭草，何況你這匹好馬已奔進樂園吃嫩草呀，哈……」

他的雙目却把眸光落在小雪的身上，小雪立刻也笑了。

* * *

哈大姐看看自己這幾員虎將，心中十分安慰，她這才換個態度，緩緩的道：「各位，你們來得正好，我想問一問你們的意見。」

關山河道：「大姐，這事明敞着是陰謀，只是咱們拿不到証明，屬下以爲，咱們應按兵不動，靜觀其變。」

佟大川道：「我以爲咱們不如找個地方和那兩個東洋人面對面的談判。」

哈大姐却看看杜老三，道：「杜叔，你腿上的傷如何？」

杜老三那天在龍華東洋人的別墅遭狗咬，咬得他的兩腿直流血，他是氣在心頭準備去殺別墅的狠狗。

聽得哈大姐的關懷，不由拍拍傷處，道：「好了，好了，咬的傷處結痂了。」

哈大姐道：「這就叫我放心了。」

她轉而問古照今，道：「古老弟，你有什麼意見？」

古照今只那麼想了一下，便笑了。

「以不變應萬變。」

古照今的話是有原因的，他說以靜觀動，也可以說是以不變應萬變，只不過古照今的話有其時間性，但佟大川還是不明白他的意思。

佟大川一楞，道：「古兄弟，你叫咱們按兵不動呀，這要咱們等到幾時，如果再晚，那幾個東洋人跑了，咱們去找誰算帳？」

古照今道：「我那以不變應萬變的方法是有時效的。」

他轉而對哈大姐道：「大姐，咱們只等三五天，在這三五天內別稍動，只派人到江邊打探消息，再派人守住東洋人的大別墅，一有風吹草動，立刻回報。」

哈大姐道：「爲什麼只等三五日？」

古照今笑笑，道：「因爲不出三五日，水道生水先生派出的大船便會回來，如果到期沒回來，我以爲水先生與我們是一個樣的上當了。」

他這話甫出口，杜老三與佟大川二人也點頭了。

哈大姐道：「對，咱們何不再等上三五天，且看水道生的大船怎麼樣？」

她看了一下在座的每個人，又道：「如果水道生的船能平安回來，而且又爲水道生賺了一筆，咱們就沒理由再懷疑小川與田野二人。」

杜老三道：「我以爲咱們應及早準備，當家的，咱們在上海灘立足二十年，什麼虧都可以吃，但這啞巴虧不能吃，是不是？」

哈大姐道：「當然，所以咱們要討回公道來，有道是『不吃饅頭爭(蒸)口氣』，想下暗手坑咱們，門都沒有。」

她對幾個身邊姑娘又道：「這幾天妳們多準備，說不定那一天我把兩個東洋浪人請過來，必要時候看妳們手段本事了。」

在她附近的翠竹笑了。

「侍候東洋人呀！嘻……準叫他們骨酥命丢。」

「哈……」說得大伙全笑了。

* * *

這一天哈大姐很高興，那不只是因爲她心中的大事有了定奪，更加上水道生的煩惱令她心歡暢，又見古照今他已死心塌地的順從，這些事加起來，她當然是高興。

哈大姐眞是能幹的，她能在這黃浦灘上呼風喚雨，撐起她爹哈老爺子留下的基業，當然有她的手段。

哈大姐得意地對身邊的翠竹吩咐：「去，把丁大發的人找來見我。」

丁大發不是別人，乃七巧賭坊的管帳是也。

丁大發有個習慣，只一聽哈大姐召喚，他是二餅子眼鏡先戴好，左脅下挾着厚厚帳本，右手抓着個大算盤，口中咕噥着數目字，爲的是把帳弄清楚。

* * *

翠竹匆匆的往賭坊奔去了，這裡，哈大姐又對冬梅道：「快去，叫他們準備一桌上好的酒菜來，今天大伙難得聚在一起。」

冬梅這就往外走，哈大姐立刻叫住她：「等一等！」

冬梅道：「大姐，上等酒席我去叫，附近那家上海松鶴樓的江浙菜最有名，許多洋人也愛吃。」

哈大姐道：「松鶴樓的菜是好，另外，把賭精、賭殺二人也叫過來，大家好生聚聚。」

冬梅笑嘻嘻的走了。

古照今忍不住的道：「誰是賭精，何人又是賭殺？」

一邊的小雪笑道：「那是咱們賭坊的兩大元老，當年老爺子手下的兩員老將，他們二位很少出場，萬不得已是不會驚動他二老的。」

古照今道：「還有這種高手在這兒，眞是失敬了。」

一笑，小雪吃吃笑道：「他們二老不住在這兒，附近不遠有個小院子，二老由丫頭侍候着，他們很少下場子，平日裡到江邊去溜鳥，日子過得挺快樂吶！」

古照今這才明白，原來賭坊還供養着這麼兩位一生拚戰賭場的人物。

* * *

大家正在閒聊着，忽的傳來幾聲畫眉叫，哈大姐已起身迎在門下。

哈大姐笑笑，道：「唷，米大叔、方大叔，你們二位來得眞快呀！」

衆人抬頭看，這二老長的一個樣。

二人的身裁也差不多，頭上戴的是一頂緞錦瓜皮帽，一塊翠玉鑲在上面，身上穿的是短衫，燈籠褲腿紮絲帶，皮鞋也是薄皮緞鑲邊的。

這二人有分別的地方是一個鬍子，一個臉上刮得精光，一個雙目奇大，另一個細瞇眼，只不過細看二人的手又有分別，那方浩的左手只有食中二指。

哈大姐迎進二人，就聽到賭精米太郎道：「我們二人正要來妳這兒的，門外遇上那冬梅丫頭，才……」

他放眼看一遍屋中，立刻走近古照今道：「聽說你身邊收了個小子，而且功夫了得，我們才過來的，嗯，妳說，是不是這小子？」

小雪已對古照今道：「這位是米大叔，那一位是方浩方大叔。」

古照今立刻衝着米、方二人重重一抱拳，道：「在下古照今，二老多多指教。」

米太郎對方浩笑笑，道：「看上去還不到二十嘛，是個小子。」

方浩道：「如今年頭不對了，不但後浪猛推咱們前浪不留情，而且英雄也出少年，我們老了。」

他二人把鳥籠放在一邊，哈大姐已對春蘭道：「把妳們幾個人叫齊了，平日你們練唱練舞，今天叫你們在大家面前露幾手，叫大家高興高興。」

春蘭一聽，拔身便往外走，小雪立刻道：「這事我也該做，我也去。」

不料哈大姐道：「小雪，如今你已與她們不同了，妳在古兄弟身邊就夠了。」

小雪看看古照今，笑道：「我的歌唱得好呀！」

哈大姐道：「唱給古老弟一人聽吧！」

「哈……」大伙笑笑。

於是，丁管帳來了，他站在門口抖動算盤，道：「老板，丁大發來了。」

他頓了一下，又立刻大聲道：「老板，大發來了。」

誰不想大發財呀，當然，哈大姐也不例外，哈大姐幾乎天天都在銀子堆裡打滾，她就是在搞發財的事。

這個丁大發的名字起得好，人人聽了都歡迎。

哈大姐道：「進來吧，我有話對你說。」

丁大發走到哈大姐面前，他放下算盤翻帳本，邊還對哈大姐道：「一應收支都理好了，老板過目。」

哈大姐道：「我不是找你來查帳，你馬上回去辦一件事情，而且立刻去辦。」

丁大發道：「是什麼事情？」

哈大姐道：「去，每人加發一個月的薪水，也好叫大伙高興一下。」

一怔，丁大發道：「大姐，大發多口一句，咱們自從兩條船損失一萬二千兩銀子之後，至今還沒賺回來，再者，加發一個月薪水，大姐呀，這支出何時賺得回？」

哈大姐道：「至少咱們還拿得出這點銀子，你只管照我的話去辦。」

丁大發無奈的點點頭，他低聲道：「大姐，有件事情我得順便向你說一說。」

「甚麼事？」

「前面來了三個大老千，他們似乎很難對付！」

淡淡一笑，哈大姐道：「甚麼樣的老千，你別管，只管先把薪水發放就是了！」

丁大發還想說甚麼，但在哈大姐的揮手下只得轉身往外走。

* * *

酒菜送過來了，由附近的松鶴樓三個伙計用大木盒擔來的。

只一瞧便知道乃是松鶴樓的招牌大菜，十式大菜樣樣引人垂涎。

三個伙計中的最後一人，提的是兩個熱了的大酒壺，他一邊把小壺放在桌上，一邊笑道：「昨日才由紹興下船的老紹酒，各位爺爺奶奶們只一嚐便知道好喝！」

他說着，一應杯碗也由另一伙計往桌上分送，那酒杯還是用銀子打造的，亮晶晶帶着乳白色，可愛至極！

哈大姐對三個伙計道：「你們回去吧，咱們吃完了自會着人把一應東西送回去的！」

松鶴樓的三位伙計哈腰打躬的退出去了。

便在這時候，另一邊的房中傳來嘻笑聲，哈大姐知道是春蘭她們在綵排歌舞，便也舉杯對大伙笑道：「來，咱們吃酒！」

古照今舉起酒杯，笑道：「早聽過紹興的老酒馳名遠近，今天要好生喝個夠！」

小雲笑道：「只要你喜歡，你可以天天喝！」

大伙舉杯乾過，又望見桌上的十式大菜，別說是吃，便看了也叫人垂涎三尺！

那賭殺對賭精笑道：「今天咱們有口福了，哈……」

便在這頭一巡酒剛吃過，忽的有個伙計自前面跑過來，這人只一到了門外，便高聲道：「老板，小子有事向老板稟報！」

「甚麼事？」

「前面賭坊……」

「別說了，叫丁管帳去辦！」

門外的人頓了一下，只好拔腿往前走去。

哈大姐雙手一拍，笑道：「該開始節目了吧？」

她這裡話甫出口，立刻傳來三琴七弦聲，隨之儷影連閃，就見春蘭、夏荷、秋菊、冬梅四美相繼的抖着彩帶翩翩而入，那翠竹的歌聲傳來，唱的竟是越調巧姐送郎，那細膩的聲音宛如黃鶯出谷，引人遐思，原來門外有四個丫頭在吹竹絲彈古琴！

就在歌聲舞影中，彩帶飄舞在桌子的兩邊，嘻笑聲聽得人忘了身置何地！

大伙舉杯暢飲，忽然間，有個白淨的中年漢子自前院奔來，這人的一手流着鮮血，好不慘然。

「大姐，大姐！」

突然，門外的琴聲斷了，歌聲原是美妙的，但一下子又傳來翠竹

的驚呼：「哎唷！」

這是突如其來的變故，隨之就見五個賭坊中的大漢往這邊退過來，五個人的身上帶着傷！

小雪一看就吃一驚，因爲這五個人也是七巧賭坊中的高手，怎會都挨了刀？

哈大姐沒稍動，她冷視着小院中！

關山河與東方亮二人不約而同的站起來了！

他們二人平日就是賭坊押陣的人物，這上海灘上黑白兩道，只提一提二人的名字，沒錢不餓肚，睡覺不露宿，不少小癟三離七巧賭坊遠遠的不敢招惹！

此刻，關山河與東方亮二人站在門下了，關山河沉聲叱道：「是怎麼一回事？」

「賭坊前面來了三個傢伙，他們不說一句話，圍在二院大廳上賭牌九，賭的是大牌九，他們出銀子要推莊，咱們明明發現他們使詐，可是一出手人家卻淸白，淸白得無可挑剔，可是明明是假的呀，不料……」說的人右手按左臂上，左臂上的鮮血正自他的指縫流出來！

關山河道：「他們動刀？」

那人道：「咱們兩次沒捉住他們玩詐的証據，便也惹火了他們三人，拔刀殺人表示咱們不該冤枉好人，可就是鼓着腮，彷彿三個啞巴！」

東方亮道：「人呢？」

那人道：「又賭上了！」

東方亮道：「走，咱們過去瞧瞧！」

忽的有個蒼老的聲音傳來，道：「別去！」

這說話的聲音乃是從屋子裡傳來，是賭殺方浩開口，大伙也把目光落在他的身上了！

這老人家嘻嘻哈哈的對古照今，道：「小兄弟，我老人家是老骨頭了，經不起別人來折騰，你小弟願不願意陪我老人家到前面去瞧瞧？」

古照今看看哈大姐，然後他站起來了！

「方老，你抬擧我了！」

哈哈一笑，賭殺把左手伸出在面前，道：「再砍一指，娘的皮，這是左手就報廢了！」

他的左手只有食中二指還在，說得輕鬆，可也透着一股走過凶險歲月的無奈。

哈大姐道：「方大叔，你這麼大年紀還要……唉，我好慚愧！」

方浩哈哈一笑，道：「哈姑娘，別這麼說，既然是碰上了，我們兩個老爺子怎好不加理會？」

他轉而對米太郞又道：「你說是不是？」

米太郞重重的點頭，道：「當然，如果你不去，我還打算前去瞧瞧甚麼的貨色敢來咱們這兒撒野！」

於是，方浩離席而起，他走到房子門口，隨手取下他的鳥籠子，古照今已跟上去了！

* * *

哈大姐這時才對幾個姑娘丫頭們吩咐快找大夫來，爲他們治傷了。

隨即她起身走到門下，對幾個受傷的手下道：「看不出甚麼來路？」

六個受傷的手下齊搖頭，傷處在冒血，只一瞧便知道對方出手的刀是利器，只挨一下刀就有個深深血口子！

哈大姐道：「聽得出是說甚麼話音嗎？」

六個人又搖頭，疼得個個齜牙咧嘴冒冷汗，就是沒人淒叫出聲來！

有一個滿臉流血的漢子道：「他們指手劃脚，好像是三個大啞巴！」

哈大姐道：「咱們來，且等方大叔回來再說！」

於是，酒菜乏味了，雖然每個人仍喝着酒，吃着松鶴樓的十大款名菜，但已不見有人開口笑了！

這時候誰笑誰是二百五！

* * *

常言道得好：「寧與千人好，莫與一人仇。」賭場結怨會玩命！

這句話只有進過賭場的人心裡明白，所以人在賭場眼要明，手要快，看到紕漏快躲開，免招痲煩！

七巧賭坊中發生動刀的事，照理應該殺了便完事，然而事情好像沒完結，這又是爲甚麼？

* * *

古照今隨着賭殺方浩來了。

別看方老爺子的左手只有兩根指頭，一隻鳥籠他擧得高，大步走到正廳裏，老人家也不看個淸楚，隨手把左手的鳥籠往面前一放，他撥開了籠門，低聲道：「想出來也可以，你已許久沒來這兒了。」

他「呼」的把鳥籠拋起，就那麼巧的掛在樑上的一根長釘上，那隻畫眉鳥也飛出來了！

古照今只一走入這正廳裏，便發現地上滴了血，而且顯然這裏是有人打鬥過的！

廳上原有三大桌正在賭牌九，經過這麼一場搏殺，賭客們應該四散奔逃才是，然而奇怪的是另外兩桌在賭得興緻勃勃，便院子兩廂也還在呼九叫六的喊叫着。

這光景又是叫人不解其意的忍不住四下裡瞄幾眼！

中央的桌上有銀子，盡是銀元寶，推莊的果然看向廳門口進來的一老一少兩個人！

賭殺走到三個自家人身邊來，他低沉的道：「讓開！」

三個漢子立刻閃在他老人家的身後面，個個吃驚的望着對面三個人！

再看另外兩家，也各是三個漢子，穿得可眞闊氣，還在胸前掛着洋金錶，金鍊子閃閃發光的垂成半圓型！

賭坊的人沒推莊，推莊的變成天門三個人！

這三十二張牌九推出一半來，十六張共分成四疊在桌中央，推莊的不開口，他直不楞的抖着手上的骰子，那光景是要方浩下注了！

方浩微微笑，手一撥便是兩隻大元寶放在門口。

出門末門的也下注，各自也是兩隻銀元寶！

莊家的骰子擲出來，方浩不看骰子點數，他的雙目直視着推莊的人！

骰子是個三點，取牌當然是天門！

賭殺忽的手按桌子，露出他的一隻左手，淡淡的道：「外加一根指頭！」

他此言一出，大伙全是一瞪眼，就見這賭殺嘿嘿一笑，道：「如果你贏，除了桌上的元寶，老朽手上還有兩根指頭，隨你挑一根剁下來！」

對面人臉上的肌肉好一陣跳動不已，却又不開口，但誰也看得出他在咬牙！

賭殺却再發出一聲笑，道：「老夫若贏，你得由老夫切下你的一根指頭！」

「八哥啞綠！賭！」

甚麼叫八哥啞綠，八哥是會唱的鳥，啞了就慘了，其實這是東洋的一句罵人話，東洋人如果聽到有人放屁，很自然的會罵出這句話！

只不過這人還是開口了，而且是東洋話加上咱們國語，聽得令古照今一瞪眼！

古照今以爲，他們只不過是三個大膽的賭徒了，但他也爲方老爺子的這股子狠勁而吃驚！

古照今以爲，如果這把牌老爺子輸了，銀子是小事，手指頭可就慘了！

就在推莊的大漢一聲吼中，老爺子的手離開了，他的臉上也露出微微笑了！

「拿牌吧，伙計！」方老對身邊的伙計吩咐。

方老的雙目仍然盯着對方瞧。

對方是兩邊的人在取牌，因爲兩邊的人各取兩張，然後打手勢，他們仍然不開口！

看吧，這兩人打着手勢，又換牌，背對着末門的人與出門的人好像在猜拳！

就在一陣打手勢後，有個漢子的手忽的放於賭桌下，他的手還沒露出來，就聽到噗嚕一聲響，一個小影子疾掠而來，還發出尖叫聲：「換牌，換牌！」

「噢！」

黑影閃掠間，那人手上的牌跌落在地上，大伙一看，地上跌落了三張牌！

黑影不是甚麼鬼怪，乃賭殺的那隻畫眉鳥是也！

賭殺雙目一厲，他轉而對末門的三人冷冷道：「你們原是一夥的？」

他再看出門，又道：「你們也是，因爲你也在暗中換牌！」

九個漢子楞住了！

賭殺嘿嘿一笑，又道：「其實你們大可不必換牌的，但因爲你們見我押了一根手指來，爲了愼重起見，你們暗中換牌！」

他說着，指指門前的牌，又道：「我的牌乃猴子坐板櫈加上雜七要銅錘，頂多配個小小的三點而已，可是你們爲了一根指頭，哈……被我的伙計逮個正着！」他指頭，那隻畫眉鳥還在叫着：「換牌！」

古照今十分佩服方老的本事，其實這個本事是用多少痛苦換來的！

* * *

這時候，另外一桌過來了一個人，這人一口東洋話，也不知說的是甚麼，只見幾個漢子齊聲吼：「怎麼樣？」

這是玩狠的了，另外兩桌的客人走了一大半，留下的不是中國人，全是東洋來的殺手！

這光景只算一算，少說也有十七、八個之多，十七、八個大漢拔刀了！

也難怪這兒殺了人，客人沒走掉，而是被人用刀逼得不敢走，硬起頭皮再賭了！

如今雙方要動刀，一個個只恨爹娘少爲他們生多兩條腿，「呼呼通通」的全跑了！

正廳上只有雙方的人馬面對面的站着，忽聽有個東洋人指着古照今，吼罵：「他媽的，他在這裏！」

這罵聲像出自東洋人一樣，聽得十分淸楚！

古照今却淡淡的道：「喂，你認識我？」

那人吼道：「你去過歐克島，原來你躲在這兒呀！」

他這麼一提那荒島，雙方的人都一瞪眼！

古照今冷笑，道：「好哇，膽子太大了，竟然找上門來，娘的老皮，原來你們就是那批海上倭寇呀！」

賭殺道：「聽說那荒島上有洋

炮，那個島叫甚麼呀？」

古照今道：「好像是歐克島。」

他見幾個惡漢往他圍上來，不由往一邊退閃，他對賭殺低聲道：「老爺子，快閃開，免得你老身上濺血！」

賭殺却在賭桌上摸了一把天九牌，笑道：「我一邊玩牌，你們幹吧！」

他好像開玩笑，不把這場搏殺當作是一回事似的！

*　*　*

賭坊中的伙計與另外守場的六個漢子知道這些人的厲害，立刻紛紛往四邊閃退，有幾個閃退到古照今的身後，另有幾個却站在賭殺方浩的兩邊，看上去宛似保護這位老人家似的！

這些人只露出他們的短刀，立刻就知道他們是東洋人，因爲那是武士們慣用的長短刀中的短刀。

大白天來賭坊中當然不方便明目張膽的把長彎刀也一齊帶來。

那個發現古照今的大漢側着身子，帶着兩個武士往古照今這面逼過來了！

古照今冷然的站着，他也冷然的道：「原來你們來自那個荒島呀，正好應該爲你們的罪行付出些甚麼了！」

嘿嘿冷笑，那人的短刀斜指地下，道：「既知來路，當知爺們爲何找來了！」

古照今道：「眞他娘的目中無人，膽子也太大了，海上打劫，岸上消贓，狂妄之擧，令人髮指！」

忽聽方浩道：「小伙子呀，你知道嗎！有句話你必未曾聽過！」

古照今道：「也許沒聽過，但老爺子說了我便自然明白。」

方浩道：「强盜沿街走，無贓不定罪。」

一笑，古照今道：「果然是他們的寫照。」

那人大怒，叱叱道：「你們膽敢殺了我們黑龍會的人呀，而且大膽的放火燒船，你們都該死，而且一個不留，爺們這是前來拿你們的命，我問你，你們那批人呢？快把他們都找來。」

古照今這是弄明白一大半了，原來賭是假，殺人才是他們前來的目的。

古照今只一瞧這場面，他自然是不怕，但還有其餘的人怎麼辦？

一邊的方浩道：「我說呢，他們詐賭的手法太笨了，原來他們有另有目的，那好，你老弟看着辦吧！」

他抬頭看樑上，他的那隻寶貝畫眉還在上面擺動着那長長的尾巴吶！

方浩只衝着這鳥兒招招手，那鳥沒往他飛，反而飛出去了。

畫眉鳥叫着飛出去了，眞叫人難以相信，這鳥兒飛到偏院中去了。

鳥飛比人走路快多了，畫眉鳥叫着飛進哈大姐的房門下，立刻間，賭精米太郎站起來了。

哈大姐也站起來了，她對米太郎道：「米大叔，前面有問題了。」

米太郎道：「是的，咱們得去瞧瞧了。」

佟大川道：「咱們不能空手去，先抄傢伙！」

杜老三道：「對，有備無患。」

哈大姐道：「咱們都去，他們怎麼竟敢上門來殺我的人？太過份了。」

她當然還不知道來的盡是東洋武士，也是黑龍會的高手，更是來自荒島上的那些殺手。

後院中，哈大姐率領着這批男女出動了，嚄，第三院的人還在賭麻將，前面的人賭單雙擲骰子帶掀寶盒，叫的聲音很遠也聽得到。

只有第二院，此刻兩廂的人也走避出來。

這兒有人亮出刀要宰活人，活人當然逃，而且快逃。

*　*　*

古照今突然想到兩個人，那兩人他非問明不可。

「喂，你們的小川與田野二人怎麼沒來呀？」

「我不認識。」

「胡說，我看見他們二人去過那荒島，也看到他們與你們二人好到不得了，你們竟不認識？」

「不認識就是不認識，別囉嗦！」

古照今道：「別爲他們二人掩飾了，王八蛋，今天咱們把命交付上天，賭一賭各人的造化吧！」

他忽的變換一個身法，在移動中厲聲道：「接招！」

眞快，只見冷芒疾閃間，他的人已越過兩個黑衣怒漢而貼在一根粗柱子前，他背貼柱子站定，那兩個黑衣漢直不楞的往地上倒去。

古照今的刀已不見了，他仍然冷視着向他逼來的三個黑衣大漢，雙目直視正前方。

這動作便是方浩也楞住了。

方浩也沒看到古照今是怎麼出刀的。

古照今動則帶着極光，靜則雙臂下垂，想看見他出刀與收刀，那只有挨刀的人才會看到。

古照今的惠州柳家三絕刀——蜻蜓點水，畫龍點睛與白蛇吐信，均屬一觸即收的快招，而且快得一般人看不見的。

*　*　*

古照今抖手便刺倒三個武士，他並沒顯出得意之色，相反的，他戰戰兢兢一點也不大意。

忽的一聲怪叱，就見自古照今的兩側四把彎刀向他狂劈而到，那種氣勢是打算分他的屍。

古照今突的旋身丈五，他在旋身中抖手疾甩，兩點寒星勁射中，右面的兩個揮刀武士大叫一聲抛刀往地上倒去，古照今便也疾掠到他二人的身邊，然後回身，雙臂又揮，揮向後左面衝殺過來的兩個黑衣武士。

「啊！」幾乎是同時出聲，兩個武士在刀劈空中轉身只一半，瞪着怪而不相信的眼神看着古照今又閃在大桌的另一邊去了。

這些動作說來慢，其實都是在眨眼之間的事。

古照今一口氣殺掉七個黑衣武士，不但震住對面十一個黑衣武士，更令賭坊中人開了眼界。

忽聽得一聲大吼：「殺呀！」

十一個怒極的黑衣武士齊聲狂叫，揮動手上的長刀直欺而上，古照今尚沒行動，就見半空中出現一塊塊的東西，那些黑衣武士正自擧刀過頂而上，不料這些黑亮的小塊來得眞快，而且打中在面頰上十分不好受。

這些衝在前面的幾個黑衣武士一掠之下，急用手在臉上一抹，便也抹出一把鮮血來了。

衆人這才發覺方浩出手了，他手上的天九牌一張張的往敵人擲射過去，古照今道：「老爺子好手法。」

方浩道：「與你小子相比，老夫差遠了。」

古照今道：「老爺子你別這麼說，我慚愧。」

對面的黑衣武士要拚命了，忽聽門外一聲叫：「大家住手！」

衆人看向大廳外，只見是哈大姐一衆全來了。

仔細觀看之下，男的女的都帶着刀。

哈大姐當先走入大廳裏，她當然先看地上的流血者，全是黑衣武士，她放心了。

哈大姐衝着古照今點頭，小雪已奔過去了。

那小雪關愛備至的道：「你還好吧？」

笑笑，古照今道：「我好得不能再好了。」

「嘻……」小雪笑開懷了。

那邊，米太郎把他的鳥籠抛掛在樑上的一根釘子上，另外一隻畫眉鳥也飛過來了。

人們如果仔細看，他二老的畫眉鳥籠不關門，那鳥兒可以隨便進出的。

鳥兒與主人心心相印的時候就可以不用什麼牢籠的。

*　*　*

「你們是幹什麼的？」

「混帳，妳這女人就是此地當家的？」

哈大姐道：「不錯，怎樣？」

那個忿怒的惡漢冷冷道：「怎樣？你們幹的好事。」

哈大姐道：「我們幹了什麼事？」

忽聽杜老三大吼一聲，道：「操那娘的老皮，你這個王八蛋，你們膽子太大了，你們在荒島上虐待咱們，你們是一羣海寇，娘的皮，你就曾用皮鞭打過我。」

他轉向那哈大姐道：「就是他們，就是他們搶劫咱們的船，這傢伙還是那條怪船的當頭。」

哈大姐聞言冷笑。

就聽那大漢哼聲連連，道：「你們知道嗎？你們的人膽子也大的，他們在我們那夜疏忽中放火燒我的船，而且還搶了船逃走，殺人燒船的奇恥大辱，今天是要你們付出代價才來的。」

哈大姐冷笑，道：「眞的是狂妄自大不講道理，亂七八糟顚倒黑白，我問你，你們搶了我的船，奪了我的貨，又關了我的人爲你們當苦工挖山洞，又怎麼說？」

那人厲吼：「支那人只能當苦工，黑龍會的人是有仇必報的。」

哈大姐一震，她向身邊的佟大川與杜老三道：「他說甚麼黑龍會？」

佟大川道：「我聽說過東洋人有這麼個黑道組織叫黑龍會的！」

哈大姐怒道：「管你甚麼黑龍會白龍會，這是咱們中國的地頭上，耍狠玩詐去你們東洋國玩，想在咱們這兒殺人，你們就得留下些甚麼！」

她手一擺，道：「圍起來！」

她身邊的男女也不少，立刻又見門外來了七八個賭坊的殺手！

原來在賭坊看場子的殺手也是分三班制的，剛才拔刀的幾個人在當值，碰上這事算倒楣，但那些下了班睡大覺的八個殺手，他們也被人叫起來了。

這七八個殺手提刀奔來，哈大姐的氣焰更熾了！

就聽她冷冷的道：「你們是放下刀來投降，還是由我的兄弟們宰光你們？」

那大漢咬牙道：「妳好大膽子，黑龍會是不會輕易放過你們的！」

哈大姐道：「那又怎樣？」

那大漢抗聲道：「必會派人來殺光你們！」

哈大姐道：「那也是以後的事了，眼前先拿下你們，我要……」

「怎樣？」

「當海盜處置，送進有司衙門去，哼！做海盜是死罪，你們還想活？」

（未完・八）

上文提要：小郭和林小玲到賭館，莊家賭林小玲身上的膏藥到了小郭的身上，結果莊家贏了。後來，他們發現原來是毛小珠和哈巴狗曾偷窺二人沐浴，林小玲氣極。藍玉、羅筠和呂永基交手時，一個蒙面人暗中相助。後來，葛四海帶小郭到破觀，欲殺死他，不料，小郭跑了，一個蒙面人却出現，道破不少案情……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押送罪犯失人質　復功掉包起糾紛

其實葛花的絕活只有一招聯手合擊的「珠聯璧合」，連這一招都已用了兩次，其他招術自然是不管用了。在他們拚命的只攻不守，再一次使用那招時，蒙面人的影子頓失，「蓬啪」聲中二人的身子飛出七步外。蒙面人上前運指如風，廢了他們的武功。

此刻二人在地上翻滾、嗥叫，大約兩盞茶工夫才逐漸平息下來。

他們望着這個看來很年輕的蒙面人，有這共同的想法：也許只有這個神秘的小子才用得上「誰敢碰我」這句話吧？

這工夫四周出現了一些人，包括阮逢時、藍玉、羅筠、林小玲、哈巴狗及毛小珠等人，當然還有梁人傑和李冲。

尤其梁、李二人已在暗中作了葛、花二人犯罪的筆錄。

但這些人一出現，蒙面人立刻長身而起，自林梢中遁去。

梁人傑大聲道：「這位少俠請留步……」但人已遠去。

阮逢時立刻去追，但不久折回，說是沒有辦法追上。

地上的葛、花二人狼狽不堪，他們這才知道，連這些人也不知道那蒙面人是誰，他們栽得眞是莫名其妙。

梁人傑道：「阮大俠請再審問一下如何？」

阮逢時道：「梁總捕頭，這是你的公事，剛才那位少俠廢了這二人的武功便不辭而別，就是要留給你們二位帶去依法處理的，阮某不便擅專。」

梁人傑道：「雖然這兩個兇嫌是被剛才這位神秘人物制住了，以前各位協助小郭，却也是爲了調查此案，功不可沒。」

「不敢，梁大捕頭要問就問吧！」

「有僭了！」梁人傑蹲下來道：「葛四海，你們二人想當武林維持會會主，我總以爲相差太遠了些。」

葛四海道：「試問，阮逢時能不能抵擋我們聯手攻擊？」

梁人傑道：「我沒見過你們聯手一擊的威力，相信必然强大凌厲無比，但是蒙面人破之却又十分輕鬆。」

葛四海道：「他可能眞是『不老仙』的什麼人。」

梁人傑道：「像『三寸金剛』呂永基和『狂劍』韋天寶那些人都協助你們，這是爲何？」

葛四海道：「因爲他們與我們師門昔年有點交情。」

阮逢時道：「只怕未必如此吧！」

花帶雨道：「信不信由你，反正我們的武功已廢，等於廢人，和死了差不多，你們再也無法威脅我們了。」

阮逢時道：「梁捕頭，二位帶人去銷案吧！」

李冲道：「如阮大俠和藍大俠無急事待辦，可否伸出援手，鼎助在下與梁捕頭把人犯押到地頭？」

羅筠甚感不耐，道：「怎麼？兩個失去武功的人你們也怕他們跑了？」

李冲道：「只怕有同伙挾持，功敗垂成。」

哈巴狗道：「梁總捕頭，我們兩個人就陪你們二位走一趟定遠縣衙，你們能付出多少保鏢費用？」

梁人傑道：「少俠……」

毛小珠道：「可別看他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德性，還長了個哈巴狗臉，他的師門可也有點名氣哩！」

藍玉道：「不知是哪一位先進？」

毛小珠道：「金駝子……」

藍玉道：「果然是名宿門下。」

金駝子一直在關外，甚少到中原來，但威名頗著。

阮逢時當然見過金駝子，只知他功夫小巧，且善使毒，但也只有一面之緣。

由於只聞其名，甚少到中原來，此人如何，大家都不大清楚。

梁人傑對毛小珠道：「這位姑娘想必也是名人的門下了？」

哈巴狗道：「當然囉！名冶劍家毛老爹還不夠响亮嗎？」

梁人傑道：「久仰毛大俠之名，果然都是名人門下。」

哈巴狗道：「要是別人請我們，我們還沒興趣哩！」

「是，是的。」梁人傑道：「只不過李副捕頭已邀請過阮大俠和藍大俠，不便改變主意，謝謝二位少俠。」

哈巴狗道：「梁人傑，人都說你庸碌無能，手底下有限，果然如此，你以爲老的就比年輕的管用？」

阮、藍二人互視一眼，他們當然不會和這些年輕人一般見識的。

只不過羅筠的涵養可沒有那麼好，她大聲道：「你們兩個小毛頭，趾高氣揚地，吹牛也不臉紅嗎？」

毛小珠道：「妳不服氣就放馬過來。」

羅筠可不管那麼多，一掠而上，藍玉趕不及阻止，却道：「阿筠，這又何必，和他們爭這口氣可犯不着呀！」

羅筠道：「我不教訓他們，他們眞以爲金駝子和什麼磨刀匠毛老爹是什麼頂尖的大人物哩！」

毛小珠大怒，揮拳攻上。

羅筠被呂永基打了個耳光，一直想找個出氣筒，她把毛小珠當作了目標。但是，雙方折騰了十二招，發現要擊敗她也不容易。

當然，「黑鳳凰」羅筠也是名人門下，非比等閒，但要擊敗毛小珠，至少百招內辦不到，就更有點暴躁。

這工夫哈巴狗在一邊說風涼話，道：「我還以爲這位女俠有多大的本事哩，原來也不怎麼高明。」

羅筠本以爲可以一二十招內教訓毛小珠，却發覺毛小珠有一種韌性，有時眼見她一招用老，却又能臨危自救。

儘管自救的情況有點拖泥帶水，一連兩次出現那情況却都沒有失招。

阮逢時連連皺眉，低聲道：「小藍！」

「阮老……」

「你有沒有看出來，這個姓毛的丫頭不簡單。」

藍玉道：「嗯！」

阮逢時道：「叫他們不要打了。」

藍玉道：「如何能叫他們不打？」

阮逢時道：「小藍，要叫停還要快一點，不然的話……」

藍玉道：「我知道，可是……」

他知道羅筠的脾氣，這樣叫她停手是辦不到的，萬一失招，她可能一頭撞死。

藍玉搓着手道：「阿筠，不要打了，反正都不是外人。」

羅筠根本不回答，她比毛、哈二人的脾氣更火爆。

她以爲有兩次差點得手，所以不服，非讓毛小珠吃點虧不可。

藍玉一籌莫展，阮逢時又不便插手。

他要插手，一定可以把他們分開來。

就在這時，毛小珠本來又是一招用老，羅筠貼上就要砸中她的右後腦，但毛小珠被石頭一絆，正好向右一偏。

這一偏眞巧，正好使羅筠這一掌擦衣而過。

正因爲這一掌該中未中，用力過老，羅筠向左前方一栽。

這一栽正好使毛小珠夠上反擊的位置，一腿掃出。

不但羅筠無法閃過這一腿，阮、藍二人也來不及救援。

就在這時，忽然有人撲來，在二人中間一落，「蓬」地一聲，中了毛小珠一腿，這一腿本應由羅筠挨的。

等於有人代她挨了一腿。

來人竟是小郭，捂着肚子哼哼道：「我的媽呀！妳想踢死人是不

是？幸虧踢在這兒，要是再稍往下一點點的話……」

阮逢時鬆了口氣，因為只有他知道毛小珠有點藏拙。

其實另一人也知道，那就是捕頭梁人傑。

哈巴狗道：「小珠，那裡都可以踢，就是不能踢他的老子！」

毛小珠啐了他一口，道：「小郭，對不起，你有沒有受傷？」

「還好！」小郭仍在摸着肚皮道：「自己人怎麼可以下煞手？」

羅筠在一邊發楞，她仍然以為剛才沒有得手是毛小珠的好運氣。

這工夫小郭見葛、花二人躺在地上，狼狽不堪，大為驚奇，道：「這是誰幹的？眞想不到。是不是阮老和藍兄？」

藍玉道：「說來慚愧，是一位年輕的蒙面人。」

「年輕的蒙面人？嘿！這可眞鮮，放走這兩個人的居然是一個蒙面人。」

梁人傑和阮逢時凝視了小郭一會，梁人傑道：「在下要把人犯帶走了，謝謝各位的鼎助。小郭，不知你願不願意陪我走一趟？」

小郭指着自己的鼻尖道：「我？」

「是呀！有個伴兒總是好的。」

「這麼多的高人在此，你不找別人却要找我？」

梁人傑道：「我怕人家有急事在身，不好意思開口，所以請你偏勞，你如果不敢去就算了。」

「不敢去？你可眞會說話。」

「那就走吧！」

「反正我也閒着無事，就走一趟吧！不過我可要先打個招呼，我不過是聾子的耳朵——擺設！遇上强手可派不上用場呀！」

梁人傑道：「我想是不會出事的，那位神秘的蒙面人能自動出手相助，一路上他也許會暗暗護送的。」

這工夫梁人傑叫葛、花二人起來隨行。

毛小珠要和小郭同行，哈巴狗當然也不例外。小玲很討厭哈巴狗和毛小珠，自然是為了那帖膏藥飛到小郭身上的事。

＊　＊　＊

走了一天，晚上來到一個渡頭，哈巴狗嚷着餓了。

本來依梁人傑的意思是要先過了河再去投店吃飯的。

野渡上有個飯舖子，也附帶五六個客房。

掌櫃的只有一臂，五十左右，在座一個麻臉婦人大概是他的常客。

野舖內已有兩個食客，三十七、八歲，誰也不認識他們。

哈巴狗叫了大餅、滷菜和花生，因為別的都賣完了。

結果只有哈巴狗一個人吃，別人却不餓，飯後由麻臉婦人擺渡過河，兩個陌生客人也隨行，一共是十個人。

麻臉婦人在後面搖櫓，葛、花二人坐在船頭上，梁人傑和李冲也在葛、花二人附近，小郭和小玲坐在中艙口處。

毛小珠和哈巴狗則坐在小郭前面。

船太小，十個人坐有點超載，麻臉婦人扯着破鑼嗓子道：「各位貴客要坐穩，可別下了餃子。」

翻了船人落水就像水餃下鍋一樣吧！

哈巴狗道：「怎麼，你們的野舖子裡不賣餃子，要到河上來下餃子？」

說話間船一偏，先是毛小珠和林小玲尖叫而偏斜。

船立刻不穩，船身向那邊傾斜，二女先落了水。

麻臉婦人大叫：「叫你們坐穩，偏偏不聽！」

這工夫船身大傾，翻了過來。

這似乎是一次意外，小郭落水後在水底張望。

他頗通水性，水中視物只及一丈左右。當然這已經是很不錯了。

他隱隱發現麻臉婦人和另一個人把葛、花二人弄走，因為水底有燈。

可惜其餘的人都不諳水性，即使會一點也僅能自保。

小郭此刻只有先去救人，他以為翻船並非意外。

由於是最後才把哈巴狗救上岸來，哈巴狗已灌了一肚子水。

他們已過了小河，爬上彼岸。

幾個姑娘十分狼狽，因為無衣衫可換，而且快到盛夏，衣衫單薄。

毛小珠嗆了很久，罵道：「那麻臉女人是水中好手！」

梁人傑道：「當然，可能那獨臂人也是。」

哈巴狗道：「怎麼？獨臂人也在水底？他不是在野舖子裡？」

梁人傑道：「我好像看到此人也在水中。」

小郭道：「另外兩個食客也是他們的同路人。」

梁人傑道：「小郭，似乎你的水性也不錯。」

小郭道：「如果我的水性好會被人家搶走人犯？」

梁人傑道：「我們在附近找找看，他們總要上岸的。」

毛小珠道：「他們會不會又回到野舖子中去了？」

「不會的，我們隔岸也可以隱隱看出野子舖中無人。」梁人傑道：「先去四下找找看。」

小郭和林小玲的一撥往南，毛小珠和哈巴狗往西。

梁人傑和李冲二人往東。

此刻大約是午夜稍過，小郭道：「看到沒有，前面有人抬了一口大棺材是不是？看來頗為沉重。」

林小玲道：「好像抬着甚麼東西。」

小郭道：「我們設法看看這口棺材。」

「你是說棺材中不是死人？」

「大膽假設而已，天色這麼晚了，既非安葬，要抬到哪裡去？」

「你是不是以為棺中會是葛、花二人？」

「我是這麼想。」

「葛、花二人有那麼重要嗎？他們已經是兩個廢人了。」

「正因為他們很重要，又是廢人，才會設法把他們弄到安全地帶。」

「我就想不通他們的重要之處！」

「我現在也說不出來，但我以為他們二人之所以重要，可能是牽扯到另外一些沒出頭的神秘人物。」

「你是說他們二人背後還有高人？」

「應該是如此的。」

「那些高人有甚麼陰謀？」

「和謀取武林維持會會主有關。」小郭道：「我們一左一右繞上去看看。到時候看情形再見機行事。」

林小玲往右，小郭往左繞去，他們追到附近時，這口巨棺已抬進了一個莊院的大門之內。

小郭和小玲一商量，決定冒險入莊一探。

他們自右後方潛入，這兒是這莊院的內宅，他們立刻小心翼翼地向前面奔去，這兒顯然是個武林世家。

來來往往的人也沒注意兩小，因為兩小的打扮不像武林中人。

當他們來到前面院門外時，突然縮回身子。

因為那口棺材停在院中，四個人在開棺。

兩小一打手勢，就上了映壁，因為這上面有籐籮花蔓，輕易藏身。

不久啟開棺蓋，弄出兩個人，正是昏睡的葛、花二人。

林小玲深深地看了小郭一眼，表示對他的料事很佩服。

葛、花二人被抬入大廳內，地上鋪了毯子，一男一女在他們二人眼下按摩。

大約一盞茶工夫，二人醒來。

此刻大廳內正位上端坐一個赤紅臉膛的中年人，他正是「金雞獨立」潘大春，這兒正是金雞山莊。

此名的由來是因為潘大春有個特徵，臉孔赤紅，額上有個肉瘤，頗似雞冠。

此人的劍法是「金雞三唱」，極為有名。

潘大春道：「兩位醒來就好，二位受驚了。」

葛、花二人站起抱拳道：「尚幸『隻手擎天』卓榮和卓大嫂在渡頭相救到達貴莊，恩同再造。」

潘大春道：「兩位也不必客氣，在下與兩位的師門也算至交。」

葛四海道：「在下以為，梁人傑等人必然到附近追查。」

潘大春道：「梁人傑一介捕頭，他還不敢到本莊要人。」

這工夫一高一矮兩個人進入大廳，潘大春離座招呼。

這二人竟是「三寸金剛」呂永基和「狂劍」韋天寶。

二人落座，下人送上茶點，葛、花二人自也有份。

呂永基道：「潘兄，葛、花二位被廢了武功，如果三天內全力輔助施救，大概可以復原，但一定要一兩位高人護法。」

潘大春道：「所謂高人是……」

韋天寶道：「嫂夫人！」

潘大春道：「她怎麼能算是高人？」

呂永基道：「潘兄，你這就見外了，當今武林中提起『一串紅』鳳一飛，大概不比潘兄的『金雞獨立』遜色吧？」

潘大春呵呵大笑道：「過譽，過譽！」

韋天寶道：「自己人就不必客氣了！事不宜遲，今夜就開始，由我們二人為他們復功，你們賢伉儷護法。」

潘大春道：「這當然義不容辭，但護法一職由二位負責較宜。」

葛、花二人兜頭一揖，道：「三位前輩再造之恩，永生不忘。」

潘大春離座道：「不是外人，何必客氣？各位隨我來……」他領先出廳，把二人帶入一個僻靜院落中。

這是潘大春和鳳一飛夫妻二人的靜修之所。

屋子分二間，潘大春叫二人各佔一間，衣衫全脫掉熄了燈。

潘大春交代他們，這恢復功力的方法很特殊，要有信心，不論甚麼事都要沉住氣，保持應有的姿勢。

葛四海道：「遵命！」

潘大春走後不久，一個小廝在窗外，道：「葛小俠佔東內間，花姑娘佔西內間，請即準備然後熄燈。」

東西間內的人道：「知道，多

謝！」

大約一盞茶工夫，潘大春夫婦二人來到，一個小斷在門外躬身道：「莊主這邊請，夫人這邊請……」

潘大春夫婦只看了這小斷一眼，覺得面生。

只不過莊中的小斷太多，而且來來去去，時常更換，因爲有些笨手笨脚的小斷，常常被遣退辭掉。

所以二人雖不認識這個小斷，却也沒有詢問。

他們二人就照這小斷的指示，分往東西間走去。

屋內無燈，門窗自然要閉起來。

因爲運氣行功，毛孔張開，最怕風吹。

「一串紅」鳳一飛入屋閉上門後即把衣衫脫光。

她只是隱隱看到床上坐着一個人，雙腿並非盤膝，而是雙腿平放張開，小腿向內微彎而脚心向外。

這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子，大致看來如此。

鳳一飛才三十一，比潘大春小二十歲。

她本來很不願作這件事，因她並不認識葛、花二人，自然也不認識他們的師門，所以不願意作這件事。

但潘大春要求她，夫妻間不便峻拒，可以說她是心不甘情不願的。

她脫光往床上的人對面一坐，雙足心對雙足心，雙手左右伸出，摟住對方的「志室穴」，又名「志堂穴」。

這樣摟着雙方的下部就已經十分接近了。

原來潘大春和鳳一飛都是修「玉房秘訣」。

這一法門就是「房中術」，而「房中術」也就是採戰之術。

也就是採陽補陰，或採陰補陽。當然還有借陽壯陽和借陰補陰之說。

本來，房中術也是道家衆多法門之一，也不能說它是左道旁門，只不過多數人却又不能無動於衷而用之爲肉慾徵逐。

現在他們就是要先以陽壯陽，以陰壯陰。

先把二人的基礎打好，再催功恢復他們的武功。

鳳一飛感覺對方的雙手摟在她的後腰的「志室穴」上，緩緩趨近，鳳一飛以爲，不必再近了，這距離已經很好。

但是，對方似乎還在摟着。

鳳一飛甚至能感覺出，摟住她後腰的「志室穴」上的雙手手心相當粗糙，這似乎不大像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女人的手。

鳳一飛內心起疑，就乾脆收回一手往對方下部一摸，竟然摸到了勃然肥硬的東西，立刻發出一聲怒吼。

而且順手掃出一掌，人也退下床來，穿上衣衫。

幾乎同時，在對面內間中，潘大春脫衣上床，把雙足心對準了對方的雙足心，雙手交疊，向對方的心窩處按下。

突然，他和對方都發出一聲尖叫，因爲潘大春是按在女人的肉球上。

男人的胸膛不論如何結實，和女人的絕對不一樣。

女人的胸部再堅挺，一摸之下，還是像海棉一樣。

潘大俠從未摸過這麼細膩、而又挺拔的乳峯，所以尖叫是尖叫，但交疊的雙手却沒有收回來。

他自然可以猜出，這是「浪劍」花帶雨。

老婆是人家的好，這話永遠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其實女人的雙峯，容或稍有大小、形狀以及肌膚粗細之別，却也是大同小異，只是喜新厭舊的心理作祟罷了。

潘大春不忍釋手，被摸的花帶雨却不甘心，一掌摑去。

這一掌自然摑不中，因爲她的武功已失，動作自然很慢。

他閃開時，收手躍下床去，厲聲道：「甚麼人弄鬼？」

花帶雨仍不甘心被他白白摸了半天，又一脚踢來。

潘大春也不是一塊好料子，他現在有足夠的優勢佔她的便宜，伸手一撥，又在她的大腿根上又摸了一下。

花帶雨實在忍不住了，厲嘶道：「賊……一個毛手毛脚的賊……快來捉淫賊呀……」此刻也正是對面屋中發出怒吼聲之時。

左邊屋中是「一串紅」鳳一飛怒砸葛四海一掌。

右邊屋中是花帶雨兩次攻擊潘大春未中而大叫，潘動了殺機。

潘大春本也不能算是淫徒，只不過是臨時見色起意而已。花帶雨如不張揚，他當然不會下殺手，但他爲了名譽，想殺她滅口。

有時殺人滅口的理由只是這麼單純。

潘大春一掌拍出，此刻的花帶雨又怎能倖免？

慘嗥聲中，她的身子砸在牆上又彈了回來。

潘大春本要再補上一掌，忽然後窗外穿進一人，道：「潘兄，是怎麼回事？是不是發生了甚麼意外？」

潘大春十分後悔，他早該下殺手的。

如今韋天寶在眼前就無法再動手，而花帶雨雖受重傷，却還不致於立刻死去，她不死就可能會說出來。

雖然花帶雨的師門認識潘大春，潘却不算花、葛的長輩。

也許潘敢毛手毛脚，也正是爲了這一點。

這工夫韋天寶亮了燈，見花帶雨倒地昏迷不醒，大爲震驚，道：「潘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潘大春嘆口氣，道：「說來眞叫人難以相信，花帶雨的傷勢未愈，無法接受我這充沛的內力……」

韋天寶道：「不是花帶雨由夫人調理，葛四海由潘兄調理嗎？」

「是……是的，不知爲何……竟然弄錯了……」

韋天寶楞了一下，大爲犯疑，因爲潘說話有點吞吞吐吐。

此刻在對面房中，鳳一飛怒極掃出一掌，含怒出手，威力可知。

葛四海也並非淫徒，況且和花帶雨情感極篤，剛才出現的只是一種亢陽現象，人在虛弱中定力有限，極易犯此毛病。

他當然並不知道爲他調理的是鳳一飛而不是潘大春。

這一掌也把他由床上砸到地下，而且鳳一飛把衣衫穿好又要下手，因爲她以爲這是葛四海預先安排要羞辱她的。

他們夫妻甘冒得罪捕頭來救助他們，這小子居然來這一手。

更使她想不通的是，本應是男對男女對女，也就是潘調理葛，她調理花帶雨，怎麼會交換了呢？

他們似乎都忘了那小斷指示他們夫婦進哪一間房的事。

「大嫂，慢着！」呂永基聽到「蓬」然大震，衝入屋中。

屋內極暗，却隱隱發現葛四海躺在地上。鳳一飛大概已重擊了他一下，似乎又要再下動手。

「大嫂，發生了甚麼事？」

鳳一飛道：「這小子不是人，是畜牲，我們救他們，老實說也是看在二位面子上，沒想到他居然……居然……」

呂永基道：「他怎麼啦？」

「反正他是個畜牲！」

呂永基想不通葛四海如何冒犯了她，道：「大嫂，不是由潘兄調理小葛，由嫂子協助花帶雨嗎？怎麼換了人？」

「誰知道是甚麼把戲？反正他不是個好人，我才不會救這犯人哩！」

呂永基走近葛四海身邊，俯身去看且要拉起他，此刻鳳一飛正要出屋，呂永基突然怪叫了一聲。

鳳一飛回頭望去，呂永基一頭撞到牆上，發出很大的聲音。

鳳一飛愕然，呂永基道：「嫂夫人這是幹甚麼？」

鳳一飛道：「我幹甚麼？我沒有幹甚麼。」

呂永基道：「剛剛妳在我屁股上跺了一脚，爲甚麼故作不知？」

「我爲甚麼要跺你一脚？」

「會不會以爲我多管閑事？」

「你是有點多管閑事……」

「妳承認踹了我一脚是不是？」

鳳一飛一肚子火，道：「我本來沒有跺你一脚，但你既然一定要寃枉我，就算我剛才跺了你一脚好了！」

呂永基本就以爲鳳一飛蠻不講理，因爲既然要救人就要救到底，道：「既然不願援手，當初何必答應人家？答應了却又向人家下手。」

鳳一飛厲聲道：「你知不知道發生了何事？」

「不大淸楚，但至少我知道妳爲人反覆無常！」

「告訴你，這個畜牲想入非非！」

呂永基一楞，立即又大搖其頭，道：「不可能！」

「爲甚麼？」

「第一，他現在像個普通人，甚至連普通人也不如，任何人到此地步也會全神一志地恢復武功，況且他的女友比妳年輕。」

也正是這句話激怒了鳳一飛。

這話强烈暗示她已人老珠黃，送上門葛四海也不會要。

甚麼都可以忍，只有這句話無法忍下，況且她說的話也是事實。

剛才葛四海有亢陽，確有衝動的現象。

至少，那小子動慾念對她已大不敬了。

一個人只要有那勃然壯擧的現象，要說仍對對方十分敬重的話，就是口是心非了，所以鳳一飛冷冷地道：「惹火了我，我會宰了他！」

「有呂某在此，妳只怕辦不到吧！」

「你算甚麼東西？一個畸型怪物而已！」

這句話也是「三寸金剛」呂永基最忌諱的。

呂永基發出一聲低嘶，回身撲上砸出一掌。

人矮手臂當然也短，所以要攻擊必須逼近。

鳳一飛比「金雞獨立」潘大春還略高些，自不會把呂永基放在心上，閃過一掌，一脚掃到。

呂永基閃過一腿時，第二腿又到。

閃過第二腿時，一掌又到，呂永基心頭一凜：「這婆娘果然了得！」

此刻另一屋中的「金雞獨立」潘大春沒能殺了花帶雨，而說話又有

點吞吞吐吐，人作虧心事總會如此的。

韋天寶道：「潘兄，你如果不願援手，何不早說？」

「韋兄你說甚麼？」

「潘兄沒有救人却出手傷人，潘兄以爲我沒有看到嗎？」

「你看到了甚麼？」

「我看到潘兄把她一掌砸出，不知是不是我的眼睛不管用？」

潘大春以爲一旦花帶雨醒來說出一切，他就會丟人現眼。其實他最怕老婆，萬一鳳一飛知道此事，紕漏可就大了！他必須下殺手，不然，只怕無法放倒韋天寶。

這些人的交情竟是如此的脆弱，可以說完全建立在利害關係上。

潘大春突然發難，攻出凌厲的一掌。

他的武功以金雞的攻擊爲藍本，就是他的師門當初以公雞與蛇狠鬥研出的「金雞劍法」。

韋天寶未防他下殺手，差點被擊中，道：「潘兄！」

潘的第二掌又到了，凌厲兇猛，專攻要害。

韋天寶心頭一凜，原來他們夫妻非但不想幫忙，反而想打落水狗，甚至想殺他和呂永基二人滅口，因爲韋天寶剛才隱隱聽到另一屋中的怒吼聲。

屋內很暗，這對潘大春很有利，這兒他太熟悉了。

只不過，韋天寶以「狂劍」成名，拔劍之後，情況就穩定下來，他們由內間打到外間，潘大春當然也不會再徒手。

而對面房內的呂永基和鳳一飛也打了出手。

事實上這四個人的功力都在伯仲之間，相差極爲有限。

如要打出結果，至少要百餘招以上才行。

「大春，你……」

「一飛，花姑娘走了火，你們怎麼哩？」他只能這麼說。

鳳一飛道：「他是個畜牲……他對我不敬。」

潘大春想不通，怎麼會發生這事？

至少，他不會以爲鳳一飛會主動勾引葛四海，而葛也不大可能調戲他的老婆。

潘大春道：「一飛，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必問了，那小子對我想入非非，這個姓呂的又幫着他。」

潘大春道：「呂兄！」

呂永基大聲道：「潘兄，事情根本不是這樣的，我聽到屋中一聲大震，見夫人把葛四海砸昏，我去查看，夫人又踩了我一脚。」

鳳一飛大聲道：「王八蛋才踩他，別聽他胡說！」

這工夫潘大春又和韋天寶打到內間去了。

但到內間打了一會，忽然發現原來倒地昏迷的花帶雨不見了。

他本以爲是屋子黑暗沒有看清，或者是她爬到床下去了。

潘大春邊打邊踢翻了床，也不見人影，不由一驚。

他必須殺了花帶雨，一定要使這秘密埋入地下。

這工夫韋天寶也發現花帶雨不見了，大聲道：「花帶雨呢？」

在外面打鬥的鳳一飛心中一動，立刻退回屋內，發現葛四海也不見了，也把床弄翻，沒見人。

鳳一飛這麼一嚷，四人立刻停止了打鬥。

呂永基道：「葛四海不見了，怎麼？花帶雨也不見了？」

潘大春道：「花帶雨也不見了，這女人走了火，只怕會胡說八道。」

他先爲自己留個後路，以便堵住花帶雨的嘴。

韋天寶道：「呂兄，咱們也該走了。」

「對！咱們在此眞是多餘的。」

「不過，咱們總要找到葛、花二人，也好向他們的師門交代。」

這工夫總管前來報告：「莊主，部下有人發現莊內來了奸細，好像帶走了兩個人，咱們已派人去追了。」

四人一聽，知道這件事有點古怪，八成被人家耍了。

四人打爛仗，八成又是奸細造成的。

不錯，至少，那小廝模樣的少年人正是小郭，他叫潘大春夫婦進入相反的房間，就是要他們有糾紛的。

呂永基挨了一脚，那當然不是鳳一飛踢他，而是小郭。

但葛四海亢陽却是他本身的問題。

只是在潘大春和韋天寶動手時，小郭却在暗中撩撥，使他們都以爲吃過對方的虧，譬如說，他在暗中發暗勁，使任何一方的招式加速，而使另一方吃點小虧而增加仇恨。

此刻，他和林小玲二人各挾持了一人。

林小玲挾持的是已被制住穴道的花帶雨，小郭挾持的是葛四海。

他們二人不能動也不能說話，內心眞是感到窩囊透了。

怎麼會落入這兩個小崽子的手中？

小郭和林小玲想當武林維持會的會主吧？這是因爲前任會主任期五年即將屆滿，如果不能推選新會主，老會主即將順延一期。

只不過老會主「靈山冷雨」蕭松樵早就聲明過幾次，他已是將近七十的人了，不希望再幹下去，希望新人出頭。

林小玲道：「小郭，把這兩人送到何處去？」

小郭道：「交給梁人傑。」

林小玲道：「梁人傑是不是太差勁了些？」

小郭道：「也不能這麼說，他能不畏懼惡勢力，已很了不起。」

「交給他之後，會不會又被人搶走？」

「咱們就多操點心吧！」

小玲道：「花帶雨爲什麼被潘大春砸昏了？」

「潘大春是個老不修，想入非非，花帶雨罵他，他要殺人滅口！」

「可能嗎？他那麼大的年紀了。」

「怎麼不可能？花帶雨才二十幾，胴體很誘人，潘大春也才五十許。」

「葛四海呢？又爲什麼被鳳一飛砸傷？」

「葛四海身子虛亢陽，不免有些表現慾念的動作，鳳一飛有所覺察，伸手一摸，居然是特號臘味。」

「什麼？特號臘味？」

「是啊！你知道臘味有幾種？」

「像板鴨、臘鴨、燻雞、灌腸、臘肉及火腿等等都是臘味，你說的特號臘味是什麼意思？」

「就是特號灌腸嘛！」

林小玲向他揮出一拳，道：「小郭，你沒正經。」

小郭道：「你看那邊兩個人是不是梁捕頭和李冲？」

果然，來人正是兩個正副捕頭。

梁人傑看到葛、花二人不由大喜，道：「小郭，眞服了你們。」

小郭道：「玩了點花梢，也可以說是他們本身發生了點意外。」

「什麼意外？」

小郭說了一切，李冲大笑道：「難怪鳳一飛要向葛四海下手了。」

小郭道：「那也不能怪葛四海，身子越虛越會亢陽，就像見色即洩、夢遺、滑精的男人更易亢陽一樣。」

梁人傑道：「小郭，你是一個十六歲的人，你懂得太多了吧！」

小郭道：「還不是看了些書加上道聽途說。」

李冲道：「至少他不該對鳳一飛有什麼下流舉措呀！」

「應該是沒有的，只是雙手稍稍摟緊了些。而雙方的身子還有約半尺的距離，我相信是葛四海嗅到了鳳一飛身上女人獨有的肉香而產生亢陽現象。於是鳳一飛疑心之下，伸手一摸，乖乖，居然豎起了旗杆。」

李冲大笑，小玲又揍了一拳。

這工夫二人已把犯人交給了梁、李二人。

小郭道：「梁捕頭，希望不要再丟了人犯。」

梁人傑道：「應該是不會的，何況有你小郭在！」

「我？有我在又有什麼用？花梢偶爾可以玩玩，常來這一手就不靈了。」

林小玲道：「金雞山莊丟了人，他們必然出來追趕。」

梁人傑道：「對，我們快走吧！」

* * *

此刻毛小珠和哈巴狗就在小郭等人後。

哈巴狗道：「小珠，小郭這小子眞有一套。」

「還不是左道旁門！」

哈巴狗道：「就算是左道旁門也很了不起，像人犯丟失在『金雞山莊』，他就能很快地弄回來，咱們就未必能辦得到。」

毛小珠道：「的確！這小子有點歪才。」

「只不過……」

「只不過什麼？」

「妳很討厭林小玲是不是？」

「不錯！」

「女人就愛吃醋！」

毛小珠一把揪住哈巴狗的衣領提了起來道：「收回剛才那句話。」

「哪一句話？」

毛小珠又抓緊了些，哈巴狗道：「是不是『吃醋』那句話？好，我收回來。」

毛小珠鬆了手，道：「別惹怒我！」

哈巴狗陪笑道：「我怎麼敢，不過我有個辦法。」

毛小珠懶得理他，停了一會又忍不住道：「什麼辦法？」

「妳不是很不喜歡聽嗎？」

毛小珠一揚手，哈巴狗道：「我說，姑奶奶，妳能不能給我留點自尊？」

「你這種人還有自尊？」

「我是說在別人面前的時候，可別讓我難堪我就十分感激了。」

「好！」

「我有個辦法能使林小玲離開小郭。」

毛小珠淡然道：「你有什麼餿主意？」

哈巴狗道：「的確是個餿主意。」

「說！」

哈巴狗在她耳邊說了幾句話，

毛小珠冷笑道：「這有用？」

哈巴狗道：「試試看總可以吧？」

當小郭等人投了店時，毛小珠和哈巴狗二人追上了他們。

梁人傑並不太喜歡這兩個年輕人，但由於是小郭的朋友，也不便慢客。

吃了東西，梁、李兩人提早休息。

這工夫小郭和哈巴狗在他的屋中談「金雞山莊」的事，林小玲要洗個澡，帶着衣衫推開浴室的門。

但是，她把門推開後不由一驚，原來毛小珠也剛剛脫了衣衫。

毛小珠的胴體不肥不瘦，玲瓏有致。

就連小玲見了也不由心頭猛跳，就算她不屑承認毛小珠的胴體比她自己美麗，至少她不能昧着良心說對方不如她自己的。

但是，毛小珠也驚叫一聲：「討厭！妳闖進來幹甚麼？」

她一邊驚叫，一邊側過身子，林小玲忽然看到了一塊東西。

那是一帖膏藥。

膏藥本來不是甚麼特別的東西，諸如跌打損傷，肌肉痠痛，以及無名腫毒等等，都可以貼用。

但是，這帖膏藥却不一樣。

第一，這是北京「同仁堂」的丸散膏丹中的名膏藥。

這叫做「拔毒膏」，例如貼在瘡癤上可以把膿吸出來。

這帖膏藥自然也是中央呈黑色，四週是紅油紙，是正方形，但有一角拉破缺了一塊，這一點十分重要。

這帖缺了一角的膏藥貼在毛小珠的右腰上。

林小玲忽然注目這帖膏藥，目不轉睛看了半天。

毛小珠大聲道：「妳……妳出去，妳看甚麼？」

林小玲仿如未聞，盯住那帖膏藥道：「毛姑娘……妳……妳腰上的膏藥是怎麼來的？」

毛小珠低頭一看，似乎楞了一下，立刻用手捂住。

林小玲臉色陡變。

毛小珠大叫：「出去，滾出去！妳這女人不對勁！我可不是『金蘭會』和『不落家』(都是女同性戀的暗語，在清代，廣東有幾個縣流行這玩意，女子不嫁和女伴膩在一起，俗稱『磨鏡』那種人)。」

林小玲冷冷地道：「這帖膏藥本應該在小郭的左腰上，如今却在妳的右腰上，而且小郭那一帖膏藥也是缺了一角，絕對是同一帖膏藥！」

毛小珠仍然捂着那一帖膏藥，十分不自然地道：「笑話！誰都可以帖膏藥，又不是他一個人會貼。你胡說！」

「可是他身上那帖膏藥本是在我身上的……」

她說了這話後又發覺說溜了嘴，道：「反正我認得這帖膏藥，如假包換就是小郭左腰上那一帖膏藥。在他左腰上的膏藥如今又粘在妳的右腰上，三歲的小孩子也知道你們發生了甚麼事。」

毛小珠道：「妳胡說！」

林小玲厲聲道：「我一看妳的表情就知道妳作賊心虛，妳眞是一頭不知羞恥的饞貓……」

她撲上去猛攻三招，但毛小珠都閃了開去。

再攻也是一樣，林小玲怒極，衝出浴室外，小郭正好趕了來，愕然道：「小玲，妳因誰發這麼大的脾氣？」

林小玲一掌摑去，小郭閃了開去，向浴室內望去，正好看到毛小珠赤裸着正在穿衣，右腰上有一帖膏藥。

本來小郭還沒想到其他，道：「小玲，妳怎麼哩？」

「僞君子！大色狠！你玩了這個小騷貨，還裝好人！你看！看看她右腰上的缺角膏藥，是不是你左腰上的那一帖，色狠！你還要狡賴嗎？」

小郭這才下意識地打量那一帖膏藥。

小玲提到「缺角」二字，的確這缺角膏藥的缺口和他那一帖完全一樣，怎麼會到了毛小珠的腰上？

他忽然體會到這誤會的嚴重性。

而毛小珠却大聲反譏林小玲道：「這是我的事，妳管不着。」

她不加否認，而且表現得高興，別人管不着就更加証明「此地無銀三百両」，有點心虛而語無倫次了。

所以林小玲掉頭不顧而去。

毛小珠道：「瘋女人！她胡說甚麼呀？」小玲走了她才否認這件事。

小郭去追林小玲沒有追上，但他很不放心。

這工夫哈巴狗對毛小珠道：「怎麼樣？我的鬼劃符還管用吧？儘管是左道旁門，却是十分靈光的。」

毛小珠道：「你有沒有在暗中偷看我的身體？」

「沒……沒有！但相信妳表演得很精彩！」

「你怎麼知道？」

「因爲妳故意被林小玲看到膏藥，以及妳驚惶失措的樣子，十足顯示妳和小郭有那檔子事兒……」

毛小珠一下子揪住了他的耳朵道：「還說沒有偷看？」

「沒有！」

（未完・三）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